流　　冰

一

一月，鄂霍次克海天幕低垂，一片灰雾蒙蒙。也许要降雪吧，在那海天交接之处，有一道黎明前似的白色光带。天气严寒，但却没有风。灰色的天空，铅色的海，洁白的冰面，一起静止在沉寂的空间。

在山冈上，竹内美砂微微地吐了口气，这里可以一览白色的、静谧的海。

今天上午九点，美砂离开札幌，下午不到三点，抵达了这面临鄂霍次克海的纹别。下车之后，她先到预先约好的车站前的旅馆住下喝了点热茶，然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沿着与海岸平行的道路南行，来到了这里。

纹别虽然是个市，但只是人口不足四万的小城，坐车刚走上五分钟，就已经人家稀疏，从房屋之间，可以望尽凋木竖立的雪原和冰封的海。离城渐远，道路距海岸越近，左面闪出一个小山冈。汽车向着山冈的方向，沿公路拐向了左边。接着，汽车驶过一段洼地，上了山坡，眼前有一座小而整洁的灰色楼房。

途中，美砂看到的都是木结构的房屋，这座混凝土的二层楼房显得非常结实、牢固，但它孤零零地暴露在山冈之上，使人感到几分凄凉。

公路距小楼约有二百米远。当汽车驶到坡顶可以看到海的位置时，美砂让驾驶员把车停了下来。

“那就是流冰研究所吧？”

“是的。我送你到前面。”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美砂付过车费，拉了拉兔皮衣领下了车。

山冈的端头似乎是断崖，前方是一片白花花的冰面。从公路到研究所，积雪中挖有一条约五米宽的通道，车撤闪着微光。

美砂脚穿一双在札幌买的防滑高腰靴，她小心地迈着步，顺着雪道向灰色的小楼走去。

大门正面的雪中，冷杉探出头，左侧的混凝土门垛，一半被埋在雪中，门垛上半部的花岗岩上刻着“北海道大学低温科学研究所附属流冰研究所”。

美砂看了一会儿门垛上的字，推开了入口的玻璃门。

研究所内暖烘烘的，看来正放着暖气。进门左侧有一个大概是收发室的小窗，但却关着，还放着窗帘。正面是一块约十五平方米的门厅。右侧往里有楼梯，但那里也不见人影。门左侧是换鞋处，杂乱地扔着两双拖鞋。旁边的鞋箱上，放着一双大号棉靴子。

“对不起！有人吗？”

美砂向四处看了看，招呼着，但却没有回答。

难道都出去了吗？即使真是那样，在这么一座楼房里，总不会一个人不留吧，美砂又稍稍提高声音喊了一次。

可是，美砂的声音只是在静悄悄的门厅里回响，仍然听不见回应。

虽然这里是研究所，但是这样做也太粗心大意了。如果有

盗贼闯进，会怎么样呢？美砂吃惊不小，抬脚刚要往里面走，突然，背后一股冷风吹来，门开了。

美砂急忙回过头去，只见一个男人站在那里。

这个人身高将近一米八十，身体结实健壮，上身裹着一件有海豹皮的深蓝色登山服，脸被登山服上的兜帽包得严严实实，下身穿着一条茶色的劳动服裤子，脚登一双厚棉靴。看样子他是出去工作了，左肩挎着一个像手提录音机似的黑色器具，左手拎着一只白色羽毛的动物。

“哎呀……”

美砂不由得惊叫起来，转过了脸。男人手里提着的原来是只天鹅，胸部被血染得鲜红。

看来，美砂的惊叫声使男人意识到了自己手里提着的东西，他悄悄地把天鹅移到身后。

“您是……”

“啊……”

男人虽然提着一只血淋淋的天鹅，但声音却格外轻松。

“我叫竹内美砂。”

美砂赶忙鞠躬致意。

“我是带着北大低温科学研究所明峰先生的介绍信来的。这里的纸谷诚吾先生在吗？”

“我就是……”

“您就是纸谷先生啊。”

美砂又偷偷地扫了一眼天鹅，然后抬头望着纸谷说：

“突然打扰，真对不起。我是半小时之前到纹别的，直接就到这儿来了。”

纸谷点了点头，把死天鹅放在鞋箱旁边的地板上，换上了拖鞋。

“请。”

这位名叫纸谷的男人拾起一双乱丢着的拖鞋，摆到了美砂的面前。

“对不起。”

等美砂换好拖鞋，纸谷开始迈步向里走。

“那只天鹅……”

“没关系。”

纸谷只是带着那件肩上挎着的器具，登上了楼梯。

研究所虽小，却是地地道道的雪原建筑，非常牢固。美砂跟在纸谷身后，走进了二楼左面挂着“第一研究室”牌子的房间。

研究室靠门口摆着简单的供客人用的沙发等，里面放着两张桌子，桌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似乎是北极圈地图，对面的墙壁并排摆着书厨，书厨旁边挂着毛皮，好像是海豹皮。

纸谷把挎在肩上的器具放在桌子上，解开包在头上的登山服兜帽，重新自我介绍说：

“我叫纸谷。”

听纸谷一说，美砂也再一次报了自己的名字，并从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明峰先生写的。”

明片是离开札幌时明峰教授给的，背面写着：

“此人是我朋友的女儿竹内美砂，家住东京。因为想看流冰，来到了这里。百忙中打扰你们，很是不安，请带她看看流冰、研究所等。”

美砂在到这来之前，听爸爸的朋友明峰教授说，纸谷城吾从北大理学系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流冰的研究。

刚开始在一楼门里面突然遇到纸谷时，美砂见他严严地

包着登山服兜帽，拎着死天鹅，感到有些可怕，现在这么四目相对，又觉得他那精悍的脸上的那双眼睛格外温柔、清澈。

纸谷看了一会儿美砂交给他的名片，随后把它放进口袋，并随手取出香烟，用火点着：

“那么，您还想看？”

“啊？”

美砂想，他说的“还”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为看流冰来的呀！这点在名片上不是写着吗？

“是不是您太忙了？”

“不，忙倒不忙。”

纸谷用右手拿着烟，看了看腕上的表。

“已经晚了吗？”

“还来得及。”

那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呢？也许是因为气不顺，不愿意带我去吧。美砂不安地问：

“那么是给您添麻烦了吧？”

“嗯，说麻烦嘛，是麻烦。”

纸谷爱答不理地吸着烟。

美砂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困惑不解。即不是忙，也不是时间来不及，却说领我去看冰是给他添麻烦，这是为什么呢？带我参观，对纸谷来说尽管不是正式的工作，但我是从东京特意赶来的呀，而且还带着纸谷的上司——明峰教授的拜托信。

“这么说，您不能答应我的请求了？”

美砂的话中带有几分火气。

“您是由于什么原因想看冰的呢？”

“什么原因……”

美砂一时语塞。被这么郑重其事地一问，她没有回答上

来。

“听说冰很美，很漂亮，为观光……”

“果然如此。”

纸谷伸开他那粗大的手指，像弹钢琴似地在桌边上敲了起来。

“难道为观光来看冰不行吗？”

“不是说不行，只是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那么，您看怎么办好呢？”

“就这样吧，不管怎么说，我带您去。”

纸谷站起身，拿起桌子上面的手套。

“到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先去看看冰原。”

“如果耽误您的事情，也就算了，我自己去看。”

“一个人去冰原的边缘可危险。”

“可是……”

在札幌，明峰教授曾建议美砂到鄂霍次克海伸出的冰原边缘看看，所以她才来到这里。

明峰教授还说，只站在岸上看，不实际在冰上走一走，就不知道冰原的真正情趣。再说，一边听纸谷诚吾讲冰的结晶，一边观赏冰原的晚霞，那会使你动情的。

美砂为看冰原特地来到这里，但至关重要的向导却有些冷漠，这使她心里感到不安。

按平常美砂的脾气，受到这种冷遇，早就不想看了。但现在不同，既然来到了这里，不看就回去，那真是太遗憾了。何况在札幌还特意买了一双能在冰上行走的胶底高腰靴子。

“我一定要去看。”

“那我们就走吧。”

纸谷刚戴上手套，突然响起敲门声，一个年轻的男子伸进

头来。他穿着一件看起来很暖和的毛衣，戴着一顶毛线帽，看上去年纪只有二十二、三岁。

年轻人发现美砂后，稍稍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又把头转向了纸谷：

“门里面的天鹅是怎么回事？”

“是在富牛村的前面捡到的。”

“是被枪沙打了？”

“可能是吧。”

“今晚就吃了吧。”

“是啊。”

“那么，就用它做火锅。”

年轻人笑了笑，朝美砂轻轻地点了点头，离去了。

看来这帮家伙要吃刚才看到的那只天鹅，美砂吃惊地看了看纸谷，见他正若无其事地把登山服的兜帽一直戴到眼窝。

“走吧。就穿那么点儿不冷吗？”

“不。”

美砂逞强似地摇了摇头。

走下楼梯，来到楼门，原来的那只天鹅已经不见了，也许是那个年轻人把它拿走去做菜了。

野蛮的男人们。

美砂瞪着走在前面的纸谷的高大身躯，跟着他走到了门外。

二

出研究所向右，一踏上雪中的小路，迎面展现出了冰封的鄂霍次克海。

由于坚冰逼来，港湾甚至外海都被雪盖得严严实实，铅色

的海被从遥远的彼岸一股脑儿地推压过来。港湾里，船已经全部上岸，冻结着一片银冰。

身为向导的纸谷连头也不回，只是默默地走在雪道上。那架式似乎在说，美砂应该理所当然地跟在他的后面。

真是个冷血儿！美砂又生起气来，但事到如今，也只好跟着他走了。

在来研究所的途中，美砂所看到的那道似乎要降雪的白色地平线仍旧那么白亮，幅宽也没有变化。在海湾的一隅，有一群乌鸦飞起，冲向万籁俱寂的天空。

鄂霍次克海的天空，也许永远是这样的，带有行将降雪的征兆。

不久，雪道呈现出一个缓坡，一走下缓坡，似乎到了海陆交界之处。在这里，纸谷第一次停了下来，回头对美砂说：

“底下是冰，请小心。”

光说让我小心，怎么做才是小心啊？美砂先把左脚放到冰上，然后试着放上了右脚。冰面上积着一层薄雪，看上去和雪地没有两样，但雪的下面却又硬又滑。

看着美砂走上了冰面，纸谷在前面又开始前进。他慢慢地、一步一步结结实实地踏着。

在冰上行走，应该像他那样吧。美砂模仿着纸谷的走法，跟在后边。

从港湾一隅飞起的那群乌鸦，向右盘旋了一个大半圈，最后消失在城市方向的上空，留下的便只是说不清是晴是阴的灰色天空和一片白茫茫的冰原。

尽管如此，冰冻得却很坚固。用脚使劲踏上去，也感觉不到一丝摇晃，并没有在冰上行走的那种不安。

纸谷依旧默默无语，迈着均匀的步伐。他既不故意地弯腰

曲膝，也不做作地昂首挺胸，只是自然地走着。

四周人迹杳然，广袤的冰原上，只有纸谷和美砂两人在行走，城市的喧嚣声在这里也远不可闻。

“什么时候能冻成这样？”

“每年都不同。”

纸谷依旧面朝前方，答道。

“虽说每年不一样，但是总有个大致的时间吧。”

“今年是一月七日，去年是一日二十二日，前年是十二月十九日。”

还真是这么等等不一啊。也许因为这个，他才回答说“每年都不同”吧。可是，回答说“从十二月到一月底”不也可以吗？看来，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方式，与这个男人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

美砂心里产生一种冲动，她想再多问问他，让他开口讲话。因为就一般常识说，向导向参观者介绍情况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冰要存在到什么时候啊？”

“您说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这里……”

“您说的‘存在’是指现在这种状态，还是指断裂状态，或者是流淌的状态呢？”

“像现在这种状态……”

“去年流冰离岸的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

“离岸？”

“是说冰与海岸分离。”

“那么说，在那之前都可以这样在冰上走了？”

“有时可以走，有时不可以走。”

“您这么说是……？”

“虽然表面看起来相同，但随处都有冰面变薄和龟裂现象发生，不搞清这样的地方在冰上走，就会掉到海里。”

尽管他说得很对，但美砂却感到很滑稽：

“掉到海里，水很凉吧？”

“……”

“会死掉吧？”

纸谷没有回答。也许他觉得对这种无知的提问不屑一答。美砂想观察一下对方的表情，但纸谷的脸遮着兜帽，看不清楚。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往前走着。离开海岸该有四、五百米了，拖到岸上的各种颜色的渔船已经分辨不清，看上去只是一小堆堆儿。

美砂渐渐地渗出了汗珠。

开始时，美砂还觉得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可是这么走着走着，她却感到是一种相当激烈的运动。而且她是初次在冰上行走，神经也不能放松。

“我们要走到哪儿呢？”

“还是临近海水的地方好吧？”

当然想到那儿看看了。美砂又一步一步、结结实实地踏着坚冰向前走去。

“刚才您说冰的流淌状态，那是……”

“是指冰面化成冰块后的漂浮状态。”

“是说蓝色的海上漂着冰块？”

“是的。”

“那要到什么时候呢？”

“去年……”

又来了，美砂悄悄地伸了一下舌头。

"去年，冰块完全溶化是四月七日。"

"这么说，稍稍提前几天到这里，就可以看到漂浮在海上的冰块了。"

"那可不一定。刮海风时，冰块会漂到离岸边很近的地方，如果风从陆地吹向海面，冰块就会被刮到远海。"

"运动得那么剧烈啊？"

"每天冰的位置都在变化。"

"那么，早晨从东京打电话，问问冰块是否靠近岸边，如果靠近，马上乘飞机赶来就可以了吧？"

"……"

"这样做不行吗？"

"那是您的自由。"

纸谷不愿理睬似地说。难道又惹他不高兴了吗？真是个不可捉摸的向导。

明峰教授怎么给我介绍这么一个古怪的家伙，美砂感到有些遗憾。

离开码头已经一公里远，比起海岸附近，所看到的冰原起伏增大，到处都是隆起的冰堆，纸谷在冰堆之间熟练地穿插前进，美砂想，只要跟在他的身后，看来就不会出问题。

海鸟从小山般的冰堆背后腾起，飞向辽阔的大海。它飞得悄无声息，那白色的翅膀仿佛被吸附在灰色的天空之上。

左面，延伸着一道切断冰海的防波堤，它的端部有一座灯塔，在冰封的海上，航船绝迹，灯塔也沉睡在冰中。

前方铅色的海渐渐靠近，颜色越来越深，看起来，宛如雪原之中苍青色的湖面。

"就在这附近休息一下吧。"

在距海水约一百米的地方，纸谷止住脚步，坐到了微微隆起的冰包上。

美砂伫足而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沁人心脾般的清新。

回头眺望，可见冰原尽头围着海港的纹别城区，再往前，便是连绵不断的雪山。天地之间，无一丝声响，极目远望，只是灰色的天空，白色的冰原，以及从冰的龟裂中露出容颜来的海。

美砂觉得自己现在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无声的世界，这个世界过于寂静，以致令人感到阴森可怕。

“稍休息一下吧。这不怎么凉。”

纸谷用手拨开自己旁边冰包上的积雪。

“对不起了。”

美砂坐在纸谷身边，心里想，这个人的心肠也许并不像嘴巴那样冷。

纸谷从登山服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吸一口，然后悠悠地吐着，清澄的空气中渗入一股烟香。

“天马上要黑了。”

左面雪山的上空，已经染上了一抹淡淡的红云。毫无疑问，左面是西，而对面海的方面是北。

“您常到这一带来吗？”

“……”

纸谷瞩目冰原，没有作声。美砂想，这无声的世界，与沉默寡言的纸谷真是奇妙的吻合。

“能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一生就好了。”

美砂又想起了自己居住的东京。人多的躁闷，难耐的噪音，与这里简直是两个天地。

“这一趟走得值得。”

虽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碰上一个冷漠的人，但却不失远道而来的意义。

“我真不知道，严冬的鄂霍次克竟是这样寂静。”

“岂止是寂静！”

纸谷的声音很低，但语气却非常肯定。

“这当然是了。但是，看到这样的景色，我想，东京的人，无论是谁都会激动的。”

“我就麻烦了。”

“不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不可以我不知道，但是，只看到这一点，便以为自己懂得了冰，懂得了鄂霍次克，那就未免太浅薄了。”

“我并不是说……”

“行啊，反正你们是游客嘛。”

美砂回头望了望纸谷，只见兜帽下他的那双眼睛依然凝视着冰原边缘的鄂霍次克。

“借游玩的机会顺便到这里的人，并不知道冰美在哪儿，我不大愿意为这种人当向导。”

美砂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纸谷冷淡的原因。

对来自东京的美砂来说，流冰是她的憧憬，是要观赏的美丽的景色。而对纸谷来说，却是他毕生的工作对象，是实际生活的内容。也许纸谷要说的是这些吧。

“对不起，我原以为一到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求您领我看看。我这个人生来什么事都直来直去请不要往心里去。”

“我可没往心里去啊。”

西方天空上红云的颜色渐渐变深，在它的映照下，冰原开始染上绛红。两个人并坐在冰包上，薄薄的积雪上拖出两条长

长的身影。

"您到这儿多少年了？"

"有七年了吧。"

"不回大学吗？明峰先生说您是一去纹别就不再归的怪人。"

看来纸谷对美砂的话并不在意，他吸完最后一口烟，便把烟蒂丢在脚下，火头一下子钻进了薄薄的雪中。

"您不想回札幌吗？"

"并不是不想回去。"

"那为什么在这……"

"鄂霍次克更适合于我。"

的确，对他来说，也许农村比城市更合适。而且不是那种明媚的湖畔、田园风光，倒是狂暴的鄂霍次克海与他的性格更加相称。

"您是相当喜欢冰了？"

"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美砂又偷偷地看起他来，在他的半面脸上似乎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

"再稍微往前走一走吧。"

纸谷用脚踩了踩扔在冰上的烟头，站了起来。他那高大结实的身躯在雪上投下一条长长的影子。

"到离海水那么近的地方，不要紧吗？"

"大概……"

纸谷无所顾忌地一直往前走去。

说"大概"让人心里多没底啊。一旦冰面断裂，掉到海里可怎么办哪。

葬身在这么冰冷的鄂霍次海中可真太惨了。但是，可能的

话，还是想到冰海交接的地方去看看。在那里，可以在脚下看到严冬的鄂霍次克海。

美砂心里交织着渴望和不安。她又想，反正纸谷走在前面，如果冰面断裂，先掉进海里的是他，而跟在后面的自己是不要紧的。

美砂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跟在纸谷的后面。

尽管已经来到冰原的边缘，但却几乎没有风。

美砂虽然穿的是短大衣，但是长筒靴腰几乎包到膝盖，头上裹着头巾，所以并不觉得寒冷。

在白皑皑的冰面上，苍青色带子似地龟裂在身前身后不断增宽。

也许由于精神作用，美砂觉得脚下似乎在摇晃。

“还走吗？”

“再往前一点。”

“真可怕……”

话一出口，美砂赶忙闭上了嘴。在他面前决不能表现出懦弱，现在说出不争气的话，会被他越发看不起。

在走出约五十米远的地方，纸谷站住了。一道苍青的龟裂就在眼前。

“到这边来吧。”

纸谷用脚在周围踩了踩，试过冰的坚固程度，折向了右侧。

纸谷向右走了约二十米后，又向着龟裂前进。美砂一丝不差踩着纸谷留在薄雪上的脚印战战兢兢地走着。她与纸谷的距离有四、五米远。

若是他掉进海里……

如果纸谷高大的身躯一下落入冰下，该如何是好呢？自己

跳过去，能把他拉上来吗？不能这样，凭自己这么点力气伸手去拉，说不定连自己也会一起沉入水底。

实际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场面，自己可能只是吓得大叫，呆呆地站在这里看着。

突然，纸谷站住了：

"就到这吧。"

美砂抬头一看，海水已经逼在数米之前。

美砂小心翼翼地站稳脚根，观察着海面。

龟裂的断面呈淡青色，中间是耀眼的蓝色，看上去，简直像个苍蓝色的水洞。

也许因为被坚冰包围，大海悄然无声，只是在冰水交接之处，水微微地摇动着。

"水很深吧？"

美砂用两只手拉着大衣领说。

"这里距海岸一点五公里，水深可能有二百米左右。"

"水看起来很凉。"

"因为天气冷，所以感到海水凉，实际上海水的温度变化不大。还没有结冰嘛，所以至少可以说，海水的温度不会超过它的冰点零下二度。"

从道理上说，也许是这样，但被冰围着的海水，的确格外显得凉。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平静的海。"

"表面平静，海底却时刻在动着。"

"冰下也在动吗？"

"当然了。"

美砂心里一阵战栗，不由望了望脚下的冰。可是，无论怎样用力踩踏，冰都像大地一样纹丝不动。现在，从这里放眼望

去，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静止的。

“啊，美极了。”

左面的海岸线燃起红色的晚霞，落日斜照冰原，前方的远海溶入暗淡的雾霭之中。在雪原的尽头，远去的纹别市小如豆粒，它背后的雪山在暮色降临之前安安静静。

“真绝了！”

天地之间，只是站立着美砂和纸谷。现在，天空、大海、冰原都一齐凝滞不动，等待着夜的降临。

“我来得真太有意义了。”

美砂深情地说。该对纸谷说些什么好呢？接触到这样的美景，美砂心里太激动了。

纸谷又从口袋里取出一支烟，点着了。他一边吐着烟，一边望着冰原前方的地平线。斜阳染红他的左半拉脸，身影长长地投到冰面上。

他常呆在这样的地方，都想些什么呢？

纸谷叼着卷烟，烟从嘴里缓缓流出。纸谷吐出的烟一开始在他的身前，接着马上被风吹到了右边。

“您经常到这里来吗？”

“嗯……”

纸谷手插在衣袋里，点了点头。

“您一个人到这里，都想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

“可是……”

“我们回去吧？”

似乎为了打断美砂的追问，纸谷转过头来说。他那张为风雪蚀黑的精悍的脸，在夕阳下闪闪生辉。

“我怎么觉得就这样回去太可惜了。”

尽管美砂这样说，纸谷却不予理睬，迈开了步子。冰面上，并排晃动着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都微微低着头，把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您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方来呢？”

纸谷突然醒悟了似地问。

“我到这来有什么奇怪的吗？”

“……”

“一个女人，独自一人到这种地方来，也许是反常的。”

“是啊……”

纸谷直率地点了点头。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的确，美砂想看流冰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她在家里无意中翻看《旅行》杂志时，看到了鄂霍次克海流冰的照片，于是她就打算到这里来看看。

照片是在山冈上拍摄的，越过街市，可以看到把流冰推到岸边的大海。照片下面写着：“一月至三月，鄂霍次克海被冰封锁，海港进入冬眠状态。”

不知为什么，那冰封雪盖的城市竟是那样使美砂梦魂萦绕。光是看看照片，那白色的、寂静的城市就似乎给了她某种快慰。

美砂自己迫不及待地买了时刻表，制定了日程，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爸爸和妈妈都对美砂突然要去北海道感到吃惊，甚至说：

“在严寒的冬季去北海道，而且要去鄂霍次克，真是发疯了。”

其实，就是美砂本身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严冬季节去鄂霍次克。

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此次北海道之行，也难说就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从几个月之前，美砂就盼着能逃离自己的家。

大学毕业后，她一直留在家里，学习茶道、花道，对这种生活已经厌腻。她对学习家务，其实是做出嫁准备的生活早就表现出了不满情绪。自己毕业于英语专业，却用不上，岂不是太可惜了。

虽然即便找工作也没有什么理想的地方，但终归还是应该工作的嘛。

在大学的同学中，不少人当了教师或在商业公司工作，每当见到她们谈起话来，美砂总感到自己被甩到了圈外。

父亲是一家大钢铁公司的部长，尽管生活毫无问题，但整天无所事事总不舒畅。她甚至觉得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

她有时想，干脆自己找个什么单位，工作算了。

但是想归想，一旦真正要下决心时，她却总是拿不定主意。她觉得，事到如今，即使能在小公司谋到一个职位，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虽然她总是想入非非，但每当要动真的时候，却又什么都懒得去做。这可能因为她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太自娇了吧。

虽然自己嘴上说得强硬，但对任何事情都难以决断。

但是，只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干脆。一个月前，她回绝了人家给她介绍的对象。

介绍人是住在目白的伯母，对方叫村井，今年二十八岁。据伯母说，村井毕业于K大学，现在在商业公司工作，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青年。实际一见面，美砂发现村井举止稳重，说话利落，看样子的确是个非常能干的年轻职员。

父亲一如既往，只是说自己看好就行，而母亲对这门亲事

却格外地中意，她劝美砂说：

“那孩子本身拿得起，放得下，家庭也好，他父亲是大学教授。这样的条件可不容易找啊。”

的确，对二十四岁的美砂来说，早就到了婚龄，如果在这一、二年之内失去机会，也许就不好处理个人问题了。

村井个子很高，长相也不难看，讲话委婉，待人亲切。对现在的美砂来说，这也许真是求之不得的美满婚姻。

但是，不知为什么，美砂并无意同他结婚。

相看之后，美砂和村井又见过两次面。谈话的当时，虽然也很愉快，但感情就是达不到一定要和他结婚的程度。

虽然她从哪儿都挑不出村井的毛病，但总觉得有些缺憾，他没有足以令人着迷的地方。

“刚开始时，还不都是这样，一结婚，慢慢地就好了啊。”

尽管妈妈说美砂要求得太过分了，但美砂想，一生就结一次婚，总得找个中意的人，对自己中意的人，哪怕搭上生命也在所不惜。

如果只是因为这是一般认为的美满婚姻，就按母亲的意愿同他结婚，那就太没有自己的主见了。

想来，美砂之所以拒绝了这门亲事，也许正是由于对这种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婚姻抱有反感。什么自己正值婚龄啊，什么对方正好与自己般配啊，简直太完美无缺了。

首先，大学毕业，然后像所有良家女子一样进行婚前的学习、训练，再同有学历、有地位的好人家孩子结婚。美砂讨厌这种过于千篇一律的框框。

美砂感到，这样做太世俗，太平庸了。

哪怕只是一点点，美砂也希望按自己的意志处理问题，自己走的路，应该由自己决定。

说起来也很奇怪，由于美砂拒绝了婚事，她竟感到自己在已参加工作的朋友面前挺起了腰杆。

她觉得自己可以因此堂堂正正地宣布：我不是一味任人摆布的布娃娃，不是那种对父母唯命是从的女孩子。

可是，自那以后，母亲却显得很不高兴：

“我真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

美砂几次都想向母亲解释拒绝婚事的理由，但她却觉得无法解释清楚。

无论自己怎样解释，妈妈也不会理解，想到这，她就懒得去说了。

恰恰就在这时，美砂看到了流冰的照片。

三

夕阳映红冰原，两个人身影硕长。

在前方雪山的一角，又腾起一群乌鸦，它们盘旋着消失在西面的天空。当乌鸦消失之后，夜便从身后急急地逼近了。

美砂有点害怕，她从后面走到纸谷的旁边，与他并肩前进。因为现在只是按原路返回，所以不用担心冰层断裂。

“夜里，海也像原来那样吗？”

美砂回头望了望暮色渐浓的海。

“渐渐地在变化。”

“这么说，那与冰原交结的苍青色的海水，明天也许就会看到了。”

“天越来越冷，明天那一带也许会冻实了。”

的确，随着黄昏的降临，寒冷加剧了。看上去似乎静止的鄂霍次克，也许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今天晚上在纹别住吗？”

“已经决定住在车站前面的小山旅馆。”

纸谷似乎点了点头，但由于他捂着登山服上的大兜帽，美砂看不清楚。

“今晚住在这里，明天我想去网走。”

“还是去看冰吗？”

“冰在这里看的已经足够了，到网走只想看看街市，然后乘夜车回去。”

“……”

“网走也有冰吗？”

“现在嘛，从网走到知床都应该是冻着的。”

看来，鄂霍次克海沿岸，从稚内到知床都被冰包裹得严严的。这冰到底有多少呢？它们是从哪儿聚来的呢？美砂感到，那无边的冰原简直像白色的、吓人的魔怪。

“到底还是北方的海冷啊。”

“倒不是因为在北方才冻的。”

“是吗？”

“从稚内到小樽的西部海岸就没有流冰嘛。”

听纸谷一说，美砂觉得也是，自己听说过“鄂霍次克的流冰”，却从来没听过有“日本海的流冰”的说法。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北海道呈三角形状，稚内位于三角形的顶点，它右侧的鄂霍次克海结冻，而左侧的日本海却没有流冰。

“光从纬度上说，北海、波罗地海要更靠北，但是，那里却没有流冰。”

北海、波罗地海在什么地方呢？在美砂对世界地图的模糊记忆中，似乎北海是荷兰北面的海，波罗地海是邻接瑞典的海。

"那么靠北的海，为什么不冻呢？"

"这也是我们所要想知道的。"

"你们也不明白吗？"

"很清楚，是因为暖流的影响。其实北海道也是这样，从对马海峡向北移动的暖流，沿日本海一侧的海岸前进，而鄂霍次克一侧则只有来自白令海的寒流。"

美砂想说，这不是知道得很全面吗？没等她开口，纸谷又继续说下去：

"可是，光是上述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波罗地海受的几乎全是寒流影响，并且纬度也高，但是却不冻。海参崴和北朝鲜海岸虽然都是受寒流影响，却也不冻。"

美砂感到确实不可思议，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线索。

"在世界上有流冰的地方当中，这里是最靠南的。"

美砂又一次回头望了望逐渐暗下来的冰原。

"是不是只是这里的海特别冷啊？"

"冷确实是冷，但也有与这里温度相同却不冻的海。现在，正从多方面调查其中的原因，据说原因之一可能是海流缓慢。"

"海流得慢，就容易冻吗？"

"总是剧烈流动着的水就不冻，比如说瀑布。"

这样的道理美砂也懂。

"不仅海流缓慢，似乎海底还卷着漩涡。"

"那是怎么知道的啊？"

"坐在冰上，把海流测定器放下去，就可以测出。"

"坐在冰上吗？"

"早春冰碎断开始流动时，坐在冰上，把测定器垂到水里就可以了。"

“这么做安全吗？”

“小的冰块有危险，可我们坐的是有十米宽的大块的冰。”

“就坐在上面被冲着走？”

“是啊，并没有帆啊、橹啊。”

坐在冰上，拉着海流计，那情景确实是幽默、轻松的。

“如果坐在上面，一直被冲到远海，那可怎么办啊？”

“可能会被冲到知床或千岛一带，然后进入太平洋。但是，在这之前，冰会全化掉的。”

“那么，坐在上面的人呢？”

“当然要在到达知床前离冰上船了。”

纸谷那为风雪蚀黑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美砂的心情也随之轻松起来。

“测量的时候忙吧？”

“不，只是偶尔把测量器从海里拉出来，检查一下它工作是否正常。”

“漂流的时候，一直在冰上坐着？”

“如果站着，那风就太凉了。”

“可是，一直坐着，那身下……”

“屁股下面垫着海豹皮，不要紧的。”

在铺着海豹皮的冰上，这个男人都想什么呢？美砂感到身旁的纸谷真是不可捉摸。

“今年还坐冰测量吗？”

“在冰离岸的三月，可能还要测量。”

“我也想坐一坐。”

坐在冰上在大海中漂流，是多么悠闲从容、心旷神怡的旅行啊。

“如果春天我再来，可以让我坐吗？”

"您想坐，倒也可以……"

纸谷的脸上闪过一种疑虑的表情：

"一坐上，就四、五个小时下不来了。"

纸谷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而且，没有厕所。"

美砂红着脸点了点头。

两个人已经走出冰原的大半，离海岸还有四、五百米。

西方的地平线上，只剩下了一抹红霞，天空急剧地失去光亮，而黑夜像似从大海那边压了过来。拖到海岸雪地上的船只已经变成一团黑影，前方的纹别街市上闪耀起了灯火。

"如果您想看，现在我领您去研究所，您看怎么好？"

从冰原刚一上岸，纸谷问道。

"现在就去可以吗？"

"我倒没有关系。"

"那就拜托了。"

美砂想，现在回旅馆，一个人呆在房间里那可无聊。

"那我们就回研究所。"

纸谷顺着来时的道路，朝山冈上走去。

从冰原到山冈之间的这段路，似乎除了刚才两个人来时走过外，再没人行走，雪上仍然留有来时的足迹。

他们登上小山冈，又走了二百米，便到了研究所的山墙下。沿着灰色的墙壁转到正面，只见门灯把附近的雪地照得白亮亮的。

"请。"

纸谷推开楼门，让美砂先进到里面。

"真暖和。"

从黄昏的雪地上回到正放暖气的室内，美砂感到很舒服。

美砂总算安下心来，解开围在头上的围巾。

两个人一前一后登上楼梯，纸谷推开那间研究室的门，打开电灯。

屋里同刚才出去时毫无变化，那台手提式器具放在桌上，墙上挂着动物的毛皮。

“请先休息一下，我弄点喝的。”

“不用麻烦了。”

尽管美砂这么说，纸谷却依旧往电热杯里加上水，接通了电源。

“累了吧？”

“有一点儿。”

今天早晨，美砂九点半钟离开札幌，坐了五个多小时火车，又在冰上往返了三公里。

“速溶咖啡，可以吗？”

“好的。”

纸谷笨手笨脚地把咖啡和白糖放入两只杯子里。看来没有奶粉，也没有放杯子的小碟，小勺也不大干净。

可是，纸谷对这些毫不在意，他点着烟，望着黑了下来的窗外。

窗外一片黑暗，玻璃上映出房间的样子。

不一会儿，电热杯里的水开了。纸谷拔下电源插头，把水倒入两只杯中。

“请。”

美砂用小勺搅动着纸谷递过来的咖啡，热气扑在她在脸上。

也许因为累了，美砂感到咖啡的香味特别好闻。

“您总在这里工作到很晚吗？”

“因为一回家，就得点炉子。”

您家在哪儿啊？”

“一下这个坡便是。”

纸谷用手指着窗子外面。美砂正往外看时，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

刚才去冰原前遇到的那个小伙子推门走了进来。

“火锅已经做好了。”

小伙子说完后，赶忙朝美砂行了个礼。

“肚子饿了吧？”

“没有，我……”

“用刚才的那只天鹅做了火锅，您若不嫌弃，请一起吃吧。”

小伙子代替纸谷说道。

美砂想起了刚来这里时纸谷拎着的天鹅，不知是被谁用猎枪打的，胸部挂着血痕。

“此外还有鲑鱼、马铃薯、元葱等。什么都往里放，所以叫杂烩火锅，但可是非常好吃的啊。在寒冷的冬天，吃这个最好了。”

小伙子说完后，纸谷又接着说：

“怎么样？”

“好吧。”

美砂一边点头，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只要不吃天鹅肉就不要紧。

四

下楼梯拐弯经过走廊，走廊的尽头便是食堂。

食堂约有二十平方米，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桌子周围摆着折叠椅。长桌前放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画着看来是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地图，地图上标着箭头和85、60等数字。

这个房间看来不只是作食堂用，同时还兼作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会议室。桌子正中，摆着一个煤气炉盘，炉盘上放着一个直径五、六十公分的大锅，锅里不断冒着热气。

锅的周围，坐着五个男人，每个人面前的大碗都盛得满满的，他们起劲地喝着热汤，还噗噗地直吹。

当纸谷进来时，男人们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打了个招呼。

可是紧接着，男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了站在门口的的美砂身上。

霎时间，纸谷似乎有些难为情，用手摸了摸下巴，接着把美砂向在家做了介绍：

"这位是竹内美砂小姐，是明峰教授介绍从东京到这里来看冰的。"

大家感到惊讶似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是这里的研究员和技师，都是些直来直去的人，请不必客气，尽情地吃。"

纸谷说过之后，男人们给美砂腾出来一个位置。

"喂！没有大碗了吗？"

"这个干净。"

坐在美砂旁边的人为她拿来一个新碗和一个杯子。筷子都是红漆的，放在筷盒里，纸谷取出一双，放在美砂的面前。

"可得快吃啊，要是客气的话，一会儿就被他们吃光了。"

这些人的食欲确实很旺盛，他们用勺子又是肉又是汤地盛满大碗，噗噗地吹着，狼吞虎咽地吃着。

"天鹅虽然只有一只，鲑鱼可是有的是，香得很哪。"

说是天鹅火锅，其实接近鲑鱼火锅。里面有鱼、飞禽、蔬菜，或许该叫杂烩火锅。总之，闻起来香喷喷的。

但是，美砂没有马上动筷儿。一是男人们接二连三不断地又盛又舀，二是锅烧得咕嘟吐嘟直滚，她有些害怕。

"我给您盛吧。"

眼前的情景使纸谷有些不好意思，他拿起了美砂的碗。

"是要鲑鱼肉，还是要天鹅肉？"

"天鹅嘛……"

美砂摇了摇头。纸谷笑了，他满满地给美砂盛了一碗鲑鱼肉和蔬菜。

"要酒吗？"

"不，我……"

"嗨，没关系嘛。"

说着，纸谷拿起瓶子往美砂的杯子里斟上了清酒。

"锅里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放，我们叫它杂烩火锅。冷天吃这个再好不过了。"

稍带酱味的汤里有卷心菜、白菜、土豆、元葱和切得像指盖般大小的鲑鱼肉，还有扇贝、鲑鱼子等。

菜做得虽然不细，但在东京却不易吃到这么新鲜的东西。

"好吃吧？"

纸谷得意地说。

美砂还没有吃完半碗，男人们已经吃下两、三碗。其中有的已经因为喝酒吃汤，变得满脸通红了。

"喂！把火拧小点。"

纸谷一说，坐在对面的人把煤气阀拧了拧。饭桌上的人都很年轻，被雪蚀黑的脸显得很精悍。在这些人中间，看来纸谷年龄最大。

坐在美砂右面和对面的两个人同时去拿勺子，手碰到了一起。

“喂！有客人在，别那么狼吞虎咽的。像你们这样吃，就得先把客人的份留出来了。”

“不用，我……”

“尽量多吃些，鲑鱼肉和扇贝多着呢。”

到底是鄂霍次克的鱼，真是鲜嫩无比。吃着鲜美的火锅，望着美丽的冰原，这些人是多么幸福啊！美砂不由得羡慕起了他们的生活。

还没吃上半碗，美砂浑身上下便热了起来。这样围坐在火锅前又吃又喝，黄昏里冰原的寒冷似乎已是遥远的世界。

狼吞虎咽大吃着的男人们，肚子也似乎填满了。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动筷儿，而只是抽烟、喝酒。

“再给您来点。”

“不要了，已经好了。”

纸谷又给美砂斟上了酒，他自己已经喝光了第二杯。

“喂！酒没了。”

刚才到二楼研究室去叫纸谷和美砂的小伙子说。

“喝得真快，那就‘拔毛’吧！”

“数你喝得多。”

“今天干得最多嘛。”

男人们把手伸进衣袋，随便掏出一些硬币。

“拔毛”指的是大家凑钱，看来他们要一起凑钱买酒。不一会儿，男人们凑了将近两千日元。

“喂！买特级的。”

“等等，再加上点，就可以买两瓶二级的，这样更好吧。”

“我……”

美砂正要从挎包里往外拿钱包，被纸谷制止住了。

“不必这样。钱不够，就买烧酒吧。”

“就偶尔来一回清一色特级的吧，这样不上头。”

刚才的小伙子说。

“是啊，这也是为了照顾你。”

“你们的脑袋都不迷糊，一清二楚的。”

小伙子说着俏皮话，走出屋子去给商店挂电话。

剩下的男人们又边笑边谈。一伙好像在谈冰，不断出现白令海、北极等名词；另一伙好像在谈论什么酒馆。纸谷可能怕冷落美砂，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拿起杯子喝了口酒，说：

“杂烩火锅怎么样？”

“味道非常好。”

“这还有呢。”

“已经够了。”

锅里还剩着一点，但是美砂已经吃不下去了。

“您不能喝酒吗？”

“喝一点儿脸马上就红。”

“我也是一样。”

纸谷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的确，纸谷眼圈周围微微地红了起来。

“趁着没醉，先去看看雷达吧。”

听纸谷一说，美砂才想起自己是为了参观流冰雷达才回到研究所的。

纸谷蹭灭手中的烟，站了起来。

“我领这位客人去参观一下雷达室。”

大家霎时间停止了谈话，一齐望着纸谷、美砂两人。在大家的注视之下，纸谷首先走出食堂。

“你们经常这样一起喝酒吗？”

“因为这里偏僻，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所以每星期喝那么一、二次解解闷儿，再说今天晚上还有只天鹅。”

“那只天鹅，是您……”

“不，不是我打的。它是只候鸟，所以不准捕杀，可也有去打它的坏家伙。”

“真可怜……”

“天鹅掉到了冰包后面，开枪的人没能发现。反正放在那里也得被狗吃掉，就把它捡了回来。”

看来，这就是吃它的理由。

“在这之前，也曾发现过一只，只是翅膀受了伤，还活着。”

“那只也吃了吗？”

“给它取出身上的枪沙，养了一个星期之后，放了。就是候鸟，也要在这里呆到春天，看来那只天鹅不大要紧。”

纸谷登上了楼梯，看来雷达室在二楼。

“在这附近一带，有天鹅常来的地方吗？”

“东面的佐吕间湖、能取湖，南面的风莲湖、尾岱沼一带，天鹅落得一片白。从远处一看，仿佛湖水都让天鹅遮住了。”

在北国冬季清澄的湖面上落满天鹅，那该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美砂望着被夜抹得漆黑的窗户，想像着天鹅盖住湖水的景象。

“您说的湖，在去网走途中能看到吗？”

“当然能。”

纸谷点了点头。接着，他突然想到了似地说：

“明天藤野到网走去，您坐他的车一起走怎么样？”

“藤野？”

“就是刚才叫我们去吃饭的那个人。”

美砂对上了号，就是去打电话买酒的那个挺爱逗笑话的小伙子。

“他去网走有什么事吗？”

“这里和网走及北面的枝幸三个地方有雷达观测所，三个观测所测得的数据都集中在这里进行研究。”

纸谷说完，推开了走廊尽头的门。

门的上方挂着“雷达研究室”的牌子，进门第一个房间是计算室。

纸谷打开电灯开关，荧光灯管闪了两下，亮了。房间里铺着淡黄色的地板，上面摆着计算机、复印机等。经过计算室又走进一道门，只见房间里挂着黑窗帘，这就是雷达室。

前面，左面及右面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装着美砂所不认识的器械，中央有一块直径一米的圆形荧光屏。纸谷按动旁边的电纽，绿色的荧光屏上出现了白色的斑点。

斑点有的连在一起成为白色的块块，有的分散成一点一点的。

“白色的部分就是有冰的地方。”

斑点之上有五、六个浅浅的同心圆的影子，像钟表指针似地匀速旋转着。

“那旋转着的圆圈，是雷达捕捉的范围。”

“能观测到多远的地方？”

“圆圈与圆圈间的距离正好五海哩，约十公里。以这里为圆心，大约半径六十公里范围内的结冰状态都可以准确地测出。”

当然，先前去过的冰原，一定会形成白色的块块映在荧光屏上。

“网走、枝幸的雷达也和这里的一样。用这三处雷达就可

以全部掌握鄂霍次克海沿岸的结冰状态。”

“我们先前去的地方在哪儿呢?”

纸谷探出身,用手指着接近荧光屏中心的一个白点说:

“在这附近。因为周围都是冰,所以都是白色的。”

美砂点了点头。一个彪悍的男人就在身边,她嗅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五

随着雷达探知器的旋转,冰的白色影子以一定的速度在雷达荧光屏上出现、消失,消失、出现。在温暖的房间里,可以知道六十公里远的海的状况,真是不可思议。

美砂深吸了一口气,用手往上拢了拢额头前的头发。倒不是美砂的头发乱,而是与纸谷两个人呆在密封的房间里,她的心有些乱。可是,纸谷却是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

刚才,纸谷吃着火锅喝了不少酒,但却看不出醉意,他依旧那么旁若无人似地看着荧光屏。

这就是科学家的一张脸吗?美砂从侧面一边偷看着纸谷,一边想道。纸谷微微地低着头,在荧光屏的映照下,他的脸显得有些苍白、消瘦。

现在,纸谷的脸上已经不见吃火锅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情,他专心致志地观察着雷达,目光显得格外锐利。

“有什么变化吗?”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但是从傍晚开始,结冰线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上升’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冰冻结的范围扩大了。在距这里二十公里的东北方向,出现了大的冰带。”

纸谷用手指着荧光屏左面的一片白色的影子说：

“到明天早晨，也许会变得更大。”

就是现在的这一刻，冰原似乎也在不停地变化。在黑暗的夜幕中，冰海上刮着什么样的风？会发出什么样的声响呢？

“这种时候，海异常平静，没有风，只是降温，所以最容易冻结。”

现在，在美砂想像不到的巨大空间中，冰正在一点一点地冻结、扩展。

“当进入冬季浮冰到来时，一时之间也像现在这样一点风都没有，海也是死一般地寂静。”

“没有波浪吗？”

“从研究所的屋顶上望去，可见蓝色的海的尽头，有一道笔直的白线。那白线其实是冰块，是它挡住了外面的波浪。”

在大海的远方，浮现出一道冰的白线，霎时间，波涛停止，声音消失，静得多么令人怵然啊。美砂想到了黄昏中看过的苍青色的海和白色的冰原。

“随着寒冷加剧，冰带逐渐靠向岸边，一夜之间就可以与海岸连接。”

“那时候，声音也……”

“整夜都响着似乎是低低的磨牙声

“磨牙？”

“各种各样的冰块都向海岸靠拢，它们互相接触、碰撞发出的声音。人们常说‘海在哭’，那时也许应该说‘冰在哭’吧。”

在黑夜的海上，无数冰块互相推挤着，碰撞着，那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啊！美砂想像不出那暴虐的程度。

“所以，当冰块被挤回离岸较近的海面时，就全部变成‘荷

叶冰’了。”

“荷叶冰？”

“就是像荷叶那样圆形的冰。当冰在离岸很远的海上时，都是三角形、四角形等有棱有角的大块，在靠向海岸、互相碰撞中间破碎变秃，最后成了圆形。”

“这样的冰，还能坐吗？”

“能。从能坐一个人的，到能坐五个人、五十个人的大小不等。”

“那么，天亮时，离海岸很远的海面上……”

“全部被白花花的冰封住了。”

一夜之间，蓝色的大海变成了白色的冰海。不知为什么，美砂朦朦胧胧地感到，大海的这种变化很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真想看看冰块靠岸的情景。”

“今年已经不行了。”

“明年……”

“现在的积雪融化后，到十二月末或明年一月可以看到。”

“还得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自己会如何呢？是仍然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还是已经和谁结了婚呢？不管怎样，当下次浮冰靠岸时，自己一定要来看看。

“浮冰靠岸的照片也有很多啊。”

“可以让我看看吗？”

“给您看看倒无所谓，只是我们这里有的都是研究用的黑白照片，没什么意思。本市有一位摄影师，姓吉田，他只拍冰的照片，已经持续十年多了。要看冰块靠岸时的情景，还是他的照片逼真。如果你要看，我可以去借来，明天您走时再还给

他。”

“明天走得早，以后有机会再……”

美砂从侧面望了望纸谷胡须蓬乱的脸，心想，这个人开始使人感到冷淡，说不定真正是个热心肠呢。

“我们下去吧。”

纸谷走到雷达的右侧，关上开关，映在荧光屏上冰原的白色影子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最后缩成一个白点，消失了。

“请您先出去，我关电灯。”

美砂走出雷达室，在走廊上等着纸谷。

紧接着，纸谷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在这么个小屋子里，站了好长时间，累了吧？我们再回下面的房间看看。”

两个人并肩走下静悄悄的楼梯，来到了一楼。

刚才离开食堂时，纸谷的脸上还微微放红，现在已经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了。

两个人回到食堂，里面人声吵杂。刚才用电话订的第二瓶清酒已经送来，并且已经喝了将近一半。原来锅底里剩下的一点肉、菜已经一扫而光，只有美砂碗里的还放在那里。

男人们本来在热烈地谈论着，可美砂一进屋，大家又一齐把目光朝向了她。

“您看雷达怎么样？”

藤野一边往纸谷的杯子里倒酒，一边问美砂。

“我第一次看到，真是大吃一惊。”

“作为观测浮冰的雷达，在全世界只此一家，我们也感到很神气啊！”

“可是，你的眉毛却很稀哟！”

“人家说正经的，你开什么玩笑。”

藤野朝身旁年纪稍大一点的人瞪了瞪眼睛，往美砂的杯中斟满了酒。

“哎呀！我不能喝啊。”

“不管怎么样，先让我给您倒上。”

男人们的脸都泛起了红潮，坐在紧右边看上去最年轻的小伙子已经是醉眼朦胧。

“喂！你明天去网走时，把她带上吧。”

等藤野斟完酒，纸谷说道。

“是说我吧……”

“她说明天去网走，途中想看看常落天鹅的地方，就让她在能取湖一带看看吧。”

“知道了。”

男人们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藤野。在大家的注视之下，藤野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对不起，拜托您了。”

从纸谷的神情看，藤野多少有些令人放心不下，但美砂还是向他施礼拜托了。

“不客气，只要我能做到的……”

“你拉漂亮的姑娘，开车可不能出错啊！”

其他的男人们大声开着玩笑。

“明天您想几点出发？”

“我什么时间都没关系。”

“我想十点钟走，请在旅馆等着，到时候我去接您。”

“我住的是车站前面的小山旅馆。”

“知道了。”

“再是，等一会儿得把她送回旅馆，藤野今天晚上喝醉了，怕是不行。”

说着，纸谷逐个看了看伙伴们。

“不用送了，我可以坐出租车回去。”

“这里可不大容易碰到出租汽车。”

“我不要紧。”

藤野用两手摸了摸通红的脸说。

“可是，碰到警察就麻烦了。加贺去送送吧。”

“好。”

一个小伙子立即站了起来。他又瘦又高，看起来确实没怎么醉。

“那你就辛苦一趟吧。”

“对不起。”

美砂又向加贺施礼致谢。

“我现在去准备一下。”

加贺大步跨出屋子，美砂悄悄地问纸谷：

“明天您还很忙吗？”

“乘早晨六点钟火车去稚内。”

想到明天再见不到纸谷了，美砂突然感到一阵不安。

“到札幌见到明峰先生，请替我问候。”

“好……”

美砂点了点头。这时，穿着登山服的加贺回到食堂。可能因为开车不冷，加贺摘掉了登山服上的兜帽，而戴上了一顶毛线帽子。

“那么，请走好。”

男人们一起站起身目送美砂。这些人开始接触时让人感到不太懂礼貌，可是谈话之间，发现他们心地都很善良。

“承蒙关照，谢谢了。”

美砂最后向纸谷轻轻地点了点头，走出了食堂。

“车刚发动，里面还没有暖和，请多包涵。”

加贺走在前面，说道。

“你们难得热闹一回，为我却让您先离开，真对不起。”

“没关系，再待在那里，也不过只是喝酒而已。”

加贺推开楼门，冷风一下子吹到美砂的脸上，雪夜展现在她的眼前。

六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美砂醒了。

昨天晚上睡觉时，房间里放着暖气，可是快亮天时似乎停了，屋子里冷冰冰的。

北海道的窗子特殊，是双层的。窗帘缝隙中，已经射进阳光。这里是日本的北部，同时也是东部。也许因为它在东京偏东的位置，所以太阳出来的早。美砂望着泛白的窗子，呆呆地想着。

昨晚临睡前，美砂想早起看看冰原的日出。朝阳从闪着白色的冰原尽头升起，苍青的海将耀起光辉，冰原上薄薄的积雪将被染得一片光亮。美砂躺在床上遐想着进入了梦乡。

尽管昨晚计划得很好，但美砂睁开眼睛时，已经是七点钟了。

虽然在家里美砂也是七点左右起床，但昨晚毕竟睡得太死了。外出旅行时，美砂往往睡不着，就是躺下后睡着了，夜里也会醒，可昨晚却酣然大睡了一夜。

一个人住在人地生疏的旅馆里，竟这样沉沉大睡，心也太宽了，美砂真拿自己没办法。她为自己不象个女孩子而感到难为情。昨天，她和纸谷等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也许是那微微的醉意使她睡得格外香甜。

看来开始送暖气了，暖气管里响起轻轻的水流声。铁制的暖气管已经很少见，但在这里的旅馆里，却属于现代化的设施。

不久，门前的走廊上响起脚步声，说话声。

看来客人们都要起床了，美砂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就劲儿一下子坐了起来。

寒冷使得美砂猛然缩紧了身子，她赶忙脱掉小花睡衣，穿上衣服。

虽然宾馆、旅社都备有浴衣。但美砂有个习惯，不穿自己的睡衣就睡不着。

美砂穿好衣服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涌进了房间。

隔着窗下的小路是连成一片的屋顶，新落在屋顶上的雪，在早晨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那白雪的闪光越过屋顶，越过码头附近的仓库，一直延续到白色的冰原。

昨天晚上，美砂被用车送回旅馆时，没有下雪。临睡前，她曾打开窗帘向外看过，那时的天空里，还有廖廖的几颗星。这样看来，新落在屋顶上的雪就一定是美砂睡觉之间下的了。

美砂在阳光中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叠好被从手提衣箱中拿了洗漱用具。美砂刷牙、洗脸，又比平常格外细致地梳好头，化完妆，这时已经八点。

“打扰一下，您已经起来了？”

那个圆脸的女服务员走了进来。昨天，美砂曾经向她打听过流冰研究所。

“天气真好哇！”

“是啊，这一阵子接连都是好天，可好过多了。”

女服务员把叠好的被放进壁橱，把昨晚收拾起来的饭桌重新摆好，又把暖瓶里的水换上新的。

"流冰研究所参观得怎么样?"

"非常愉快。"

听了美砂的回答,女服务员不解地望了望她。那表情似乎在说,参观流冰研究所有什么愉快的啊! 也是啊,参观研究所也许真的不该说"愉快",而说"出色"、"佩服"等更为合适。

可是,美砂却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她确实愉快嘛。

"您今天去网走吗?"

"十点钟汽车来接我。可这样的雪,汽车能走得了吗?"

"天气好,又是公路,而且有铲土机出来铲雪,不要紧的。"女服务员笑着回答说。

"冬天,没铺柏油路面的地方倒是更好走,因为上面的雪压得又平又实。"

"到网走要用多长时间?"

"我没坐汽车去过,所以不太清楚,估计要三、四个小时吧。要不,我去给您问问。"

"不必了,我只是随便问一问。"

从纹别到网走有多远呢? 汽车要走三、四个小时,看来相当远了。美砂到北海道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能把本州城市与城市间的距离概念拿到这里来,否则,就非出错不可。

总之,北海道很大。一到札幌,美砂想纹别不会太远,可是快车竟跑了五个多小时。如果只是简单把北海道看成是一个岛子,那么到这之后准会大吃一惊。

"我马上给您去拿饭,好吗?"

"谢谢。"

暖气使房间渐渐暖和起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窗玻璃上冻着的冰花开始融化,往外一看视野更加宽广。

上学的学生排成一队在窗下走过。他们都穿着暖和棉外

套和高腰靴子，头上的毛线帽子把耳朵也包得严严的。

左面的屋顶有一块阳台，上面堆着鱼箱，鱼箱上也积着一层薄雪。这座早晨的北国城市，似乎在雪中开始渐渐地醒了过来。

女服务员用方木盘端来早饭，有咸鲑鱼片、酱汤、生鸡蛋拌饭、紫菜、凉青菜等。这些东西虽然都不足为奇，但鲑鱼片块大肉鲜，通红通红的。

平常，美砂早晨只是喝杯咖啡就可以了，可是眼前的鲑鱼片却引起了她的食欲。从昨天以来，她吃了不少鲑鱼肉，但却怎么也吃不够。何况今天的做法不同，自然又会别具风味。

在温暖的房间里，美砂慢慢地吃起早饭。

吃过饭，喝了杯茶，美砂开始做出发的准备。离开家时，她只带了一件毛衣和一套衣服，所以穿的和昨天一样，只是她收起了昨天衬在大衣领里的那条绿纱巾，换了一条浅黄色的。

已经九点半钟。太阳变得更加温暖，外面窗台边上冻着的冰溜开始慢慢融化。细长的冰溜尖端变成水珠，水珠逐渐膨胀，最后终于离开冰溜落向地面。

望着闪闪发光的冰溜，美砂突然想到了纸谷。

按纸谷昨天晚上的说法，现在他早已离开了纹别。昨天他说要去稚内，那该怎么走呢？稚内在纹别的北面，一定比这里更冷吧？

纸谷已经习惯于寒冷，是不大可能感冒的，但美砂还是有些担心。

纸谷去稚内不会有别的事，一定是为了工作。但一想到他今天已经不在这里，美砂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

尽管这样，美砂仍然感到自己很幸运，如果她再晚一天到这里，就见不到纸谷了。离开札幌时，明峰教授曾说“估计纸谷

能在”，看来，他并不知道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详细日程。

假如纸谷不在的话，那么，也许就得由昨天一起吃火锅的男人中的哪一位带自己去看冰原了。

刚接触时，纸谷让人感到冷淡、简慢，可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印象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美砂觉得，纸谷实际是个纯洁、温柔的男人。

“昨天来得真是时候。”

美砂对着镜子喃喃自语。

太阳越升越高，冰溜更加耀眼。为什么自己自语说见到纸谷幸运呢？在明亮的阳光中，为什么自己总是惦记着纸谷呢？美砂不明白，一个只带着自己看了看冰原的人，竟让她这样牵肠挂肚。

走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女服务员又走了进来。

“一位姓藤野的先生来了。”

“请告诉他，我马上下去。”

美砂围上纱巾，穿起大衣，用右手拎起衣箱，走下楼梯。她来到旅馆门口一看，只见藤野正面朝自己站在那里。藤野戴着毛线帽，穿着登山服，但看上去肩膀要比纸谷窄得多。

“啊！”

藤野微微抬起右手。

“我来得早了些。”

“不，没关系。”

美砂放下衣箱，到收款处付了房费。当她把小费递到女服务员手里时，对方很高兴，赶忙鞠躬致谢。

“下次冰靠岸时，也许还要住在您这里。”

“请一定住在这儿，慕候您的光临。”

等美砂回到换鞋处时，行李已经被藤野拿到了汽车上。

藤野开的是一台小型客货两用车，车箱里看来装的是观测用的各种器材。美砂上车坐到了副驾驶员席上。

"现在开车了。"

藤野说过之后，美砂回头望了望旅馆，只见女服务员仍然站在门前 朝这边望着，在阳光的照耀下，眉眼都在笑着。

"再见。"

当美砂又一次低头致谢时，汽车微微颤动一下，驶出了。

白天的街道洒满阳光，显得很安静。虽然也有载着木材、鱼箱的卡车来来往往，但行人却很少见。尽管海已经封冻，但空气中仍有一股腥味，这一定是风从码头那儿带来的。

"不冷吗？"

"不，一点也不冷。"

"今天天气睛朗，看天鹅再好不过了。"

藤野眼睛闪着光辉。

"到网走要几个小时啊？"

"有三个小时足够了。到网走约一百一十公里，半路再看看天鹅。"

"几点都没关系。反正，到那儿拿回资料就可以了。"

头上的阳光明亮耀眼，但雪下面的路却冻着，汽车与行驶在柏油路上没有两样。

"用的是防雪轮胎吗？"

"不是，是一种带钉的轮胎。车带上的纹沟里装着钉子似的东西，一踩闸，就会像爪子一样伸出来。"

原来是这样，要不然怎能在坚冰似的道路上行驶也安然无事呢。

"驾驶技术没有问题，请放心。"

七

车开出十分钟，已经不见人家，白茫茫的雪地里，只有一条道路向前延伸。

汽车行驶的道路是二三八号公路。路宽约有八米，可以同时行驶两辆汽车。路上积雪已经清除，即使两辆大卡车对头开过，也不用担心会互相擦碰。

行驶在前面的汽车都扬着雪烟，一接近它们，雪粉便撒落在挡风玻璃上。

路右面，低低的雪山连绵，山上只长着落光叶子的树木。路左面，冰原尽头的鄂霍次克海宛如蓝色的飘带，闪着光亮。太阳高高升起，天空一片晴朗。

"遇上这么个好天，真幸运。"

坐在车里的美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可天气预报说，从傍晚开始有雪？"

"怎么？这样的天气还会有雪？"

"有时候天气特别睛，可半小时后却下起了大雪，所以大意不得。冬季鄂霍次克的天气就像女人的心一样说变就变哪。"

"和男人的心一样吧？"

"是吗？"

可能因为这是第二次见面了，藤野说话不再有什么拘束。

"您是什么时候到纹别的？"

"正式到研究所工作是两年前，如果从学生时候算起，已经四年了。"

"那您毕业之前就……"

"大学三年级的寒假，我到这附近来滑雪，住在了研究所，

结果让纸谷给粘住了。”

“粘住了?”

“因为闲得无聊,就跟着纸谷测量啊,坐冰啊,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搞起了海洋学。”

“那您现在不后悔吧?”

“后悔倒不后悔,不过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时间过长,也……”

“您毕业后一直在这儿?”

“不,我是海洋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只是冬季从大学到这里来。”

“昨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几位也都这样吗?”

“坐在餐桌右端的两个人是雷达技师,夏天也在这里。研究员有纸谷和开车送您回旅馆的加贺,还有我。”

“可是,纸谷夏天也差不多全在这儿吧?”

“他是主任研究员哪。从到研究室的七年中,一直没离开这里。”

纸谷大学毕业已经七年,照这样算,他现在该是二十九岁。美砂望着伸向前方的雪道,想着。

“纸谷也经常回大学吗?”

“有学术会议和商量研究上的问题时,他回去,除此之外,他很少离开研究所。”

“看来,他很喜欢这座城市了?”

“我想他是喜欢这里的冰。就流冰这一领域来说,他比教授研究得都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他也是屈指可数的优秀专家。”

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有些乖僻吧。美砂脑海里浮现出了纸谷那冷漠的面孔。

“他再喜欢冰，夏天这里也没有吧？”

“这里虽然没有，但到白令海、北极就会有了。再说夏天测量的项目也很多，比如夏季和冬季海流、水温的变化等。”

“有时也想回城吧？”

“是啊。我从札幌刚到这里时，觉得还是鄂霍次克好，可只住上二、三个月，就想回去了。整天算着还有多少天能够回去。”

“那么，现在正是最想回去的时候吧？”

“新年放假期间回去，现在还可以。”

对面驶来一台满载着木材的大型卡车。

在两车擦肩而过的瞬间，雪烟腾起，挡风玻璃上落满雪粉。藤野赶忙打开雨刷，以防雪粉遮住视线。

“现在有雪盖着看不见，左面那块平缓的地方是考木开湖，再往前是纹别机场。”

路左面落光叶子的青冈栎、水曲柳树连续不断，在不很远的地方有一块像似扣着圆茶盘的平地，夏天，那里可以看到湖水，现在冻着，上面盖满了雪。

“湖冻上，天鹅就来不了了吧？”

“这里的湖水浅，所以冻实了。大的湖却不会全部封冻。”

被雪覆盖的湖形同一块白色的平地，毫无生气。

“开春时您再来吧。那时冰融雪化，嫩叶萌发，可美了。”

“我一定来。”

道路笔直。美砂望着白色的原野，又想起了纸谷。

“他想在这儿呆到什么时候呢？”

“谁呀？”

听藤野一问，美砂慌忙说出纸谷的名字。

“他不想回大学工作吗？”

"以前，教授曾经让纸谷回大学做讲师，好像被他谢绝了。"

"回大学就不能从事冰的研究了吗？"

"当然能够研究了。其实大学的条件更好，那儿有低温科学研究室，夏天也可以制造冰雪。从做实验方面说，大学倒是比这里方便。"

"那为什么……"

"这………"

藤野从衣袋里掏出烟，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着。

左面白茶盘似的考木开湖已经被汽车抛在后面，道路两边的雪地里，稀稀落落地立着落光叶子的树木。道路似乎已经离开海岸很远，深入到了陆地，冰原已经望不到了。

不久，前面闪出了人家，汽车进入一座小镇，路标上写着"涌别町"。

"要喝点什么吗？"

"我不想喝。"

只几分钟，汽车便穿过了小镇，又行驶在立着落叶树和针叶树的雪原之中。离开纹别，大约有一个小时了。

"按现在的速度，也许两个小时多一点就到网走了。"

藤野把身体往车门那边靠了靠，又吸起了烟。

"到网走也就十二点多，在那儿一起吃午饭吧？"

美砂点了点头，心里却想，他这么不紧不慢的，工作不会耽误吗？

不一会儿，到了一个叫"芭露"的地方。美砂正不知道该怎样读，只见路标上用罗马字写着"BAROU"。北海道的地名有很多出自阿伊努语，但这样的名字还是很新奇的。

汽车左面有与公路几乎平行的铁路，看来也是通向网走

的。

“快到佐吕间湖了。”

藤野擦了擦挡风玻璃，指着左前方说。前方已经不见树木，展现出白色的平面。这个湖很大，刚才的那个湖简直无法与之相比较。白色的、平坦的雪面一直伸展到远方。

“湖那边是海。”

“这么说是与海相连了。”

“两侧的沙嘴连着，中间断开了一点，湖水接近于淡水。”

不久，看上去一片银白的湖中间现出苍青色的水面，边上的水像雪一样浅淡，越往里面颜色越深。

“太美了！”

美砂脸贴车窗，入迷地盯着雪中的湖水。

“看！那儿有大天鹅。”

藤野指着挡风玻璃的左面告诉美砂。在宛如蓝色飘带的湖里，有一片白色的东西。乍一看，还以为是湖中的雪块，仔细一看，却发现一个一个都在游动着。

“现在，湖里没有足够的东西让天鹅吃的，所以来的天鹅一年比一年在减少。”

能有多少只呢？好像怎么也有上百只。

“下车看看吧。

在离苍青色水面的最近的地方，藤野停了车。

美砂扣上先前解开的大衣衣扣，戴上兜帽，推开车门。一下车，冷风猛然打在她的脸上。虽然今天阳光充沛，但经过鄂霍次克海吹来的风还是很凉的。

藤野没有让汽车熄火，也走下车来。

“天鹅不冷吗？”

在寒风之中，天鹅浸在苍青的湖水里，看起来令人感到可

怜。

“它们来自西伯利亚，对这里的寒冷根本不在乎。”

“它们就这样一直呆到春天吗？”

“这里不久就要完全封冻，那时，它们就转移到青森了。”

“那以后这湖水也要被雪盖住了？”

“和周围的平面一样，完全变成白的。”

当仅有的一点色彩——湖心的水面消失后，这里该是何等的寂静啊！一想到那白茫茫的世界，美砂又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之中。

“真静啊！”

风戏弄着雪中干枯的芦苇。如果在夏天，这里必然是芦苇繁茂，充足的湖水会一直涨到脚下。

“我们走吧？”

就在美砂点头之间，湖中的大天鹅一齐飞起。它们离开水面之后先往上飞，然后形成一团比翼盘旋，最后又落向雪中的湖面。因为没有声响，那扇动着的翅膀看上去格外宽大舒展。

“真想让东京的朋友们也来看看。”

“那地方的人认为冬天冷，不愿意到这儿来，其实北海道还是冬天最有意思。”

“您说得对。”

美砂上车后关好车门，藤野踩上离合器，又出发了。

“只有那只还在飞呢。”

天鹅已经落到了湖面上，唯有一只还在空中恋恋不舍地翱翔着。

汽车重新行驶在公路上。苍青色的湖逐渐远去，天鹅变得小如白豆。

“我似乎明白了纸谷不愿意离开这里的原因。”

美砂望着远去的湖面说。

“他不仅喜欢冰，而且对这里的海、这里的山、这里的雪全都爱着。”

“这倒是啊，可……”

藤野欲言又止，闭上了嘴。

“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是不是原因，我说不好。”

藤野竟一反常态，变得慎重起来。

“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该不该说……”

“告诉我吧。”

藤野犹豫不决的样子，更加引起了美砂的好奇心。

“说不定他总是在想，如果自己离开纹别，朋友会伤心的。”

“朋友？”

对面一台豆沙色的小汽车擦肩而过，雪烟消失之后，藤野又开口说道：

“他的好朋友，死在纹别的海里了。”

“什么时候？”

“我是听人说的，不大详细。死的人姓织部，是和纸谷一起进研究室工作的。五年前，当纸谷和他一起观测流冰时，乘坐的冰块不幸碎断，织部就掉进了海里。”

“后来呢……”

“当时是三月初，织部再没能出来……”

“……”

美砂望着藤野许久，之后又问道：

“这种情况可能吗？”

“冰块很大，一般是不会断的。但是，冰块底下由于受波浪的冲刷变凹，也不敢说不断哪。”

“那时，别的人……”

“因为当时在离岸很远的地方，旁边只有纸谷一个人。”

美砂想起了昨天她突然觉察到的纸谷脸上的阴霾。

道路的左面，仍然无一棵树木，白色的平面向远方伸展。苍青色的湖变得很细，刚才那团大天鹅已经不在，雪原中，只是静静地躺着一弯湖水。

“再过些天，这里就开始钓冰鱼了。”

“冰鱼大吗？”

“大的也不过三十公分左右，就要到钓鱼旺季了。”

“可是，再过些天，湖不是全要冻住吗？”

“在冰上凿洞，然后放下鱼线。鱼往亮的地方靠，所以有的鱼不用鱼饵，光用鱼钩就可以钓上来。”

是啊，对被封在冰底下的鱼来说，从上面凿开的洞，也许是唯一能透光的地方。

“严冬季节，在这里钓鱼多冷啊。”

“从海上刮来的风在这里毫无遮拦，是很冷啊，所以钓鱼的人都支起一座能容下一个人的小帐篷，在里面坐在箱子上钓。”

在帐篷里可以避风，坐在箱子上身下也不凉。

“再过半个月，这一带将排满钓冰鱼的帐篷。”

在白色的湖面上支起帐篷，从湖洞往上钓鱼，这又是一首优美的北国风物诗。想到那种情景，美砂既兴奋，又向往。

“这种鱼香吗？”

“味道像鳕鱼，吃起来不腻。钓上来后就那么烤着吃也很

香，晒干后做下酒肴也不错。”

看来这位是个酒鬼。美砂想起藤野昨晚竟喝得连车都不能开了。

“你们挺喜欢喝酒吧？”

“其实也不是什么喜欢，因为天冷，所以……”

“纸谷也喜欢喝吧？”

“他最能喝了，如果让他喝个够，三斤清酒也没事。”

“那么能喝……”

“但是，他无论怎么喝，也不醉，像个酒漏子，上两趟厕所就全出去了。”

“难道真的……”

美砂笑着，又想起纸谷昨晚和大家一起喝酒的情景。大家都喝得满脸通红，话多舌硬，唯独他还是那样平静、清醒。

公路左侧依然是白色的平面。

看来这个湖确实很大。美砂望着无边无际的雪盖的湖面，又想起了纸谷。

纸谷的朋友在观测流冰中坠海身亡，这意想不到的事总搅得美砂心里不安。虽然说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是它在纸谷心中投下的阴影至今没能消失。

美砂也感到自己絮叨，但她还是忍不住向藤野问道：

“那么您刚才讲的，当织部落水时，是纸谷没来得及救他吗？”

“是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

藤野有点装腔作势地点了点头。

“当时好像就有对这件事感到怀疑。”

“我可不是……”

“您的意思我明白。这么问的人，一般都不了解浮冰的实

际情况。”

他说话怎么也学起纸谷来了。美砂多少有些不高兴。

“作为同冰打了几年交道的人，我想，搭救因冰块碎断落水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浮冰的实际情况，美砂当然是一无所知的。

“如果是在一般的冰上行走，前面的人掉进去，也许可以伸手把他拉上来。但是，纸谷他们当时在远海，而且是在一块漂浮在海上的大冰块上。”

藤野突然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虽说是一块冰，但直径也在十米以上，假如两个人一前一后坐着，冰块的后面突然碎断，前面的人就是急忙跑过来，也是来不及的啊。”

“嗯……”

“而且冰块不断被往前冲着，就是伸手想拉，有时也够不着。”

“掉进去之后，没能马上用手紧紧地抓住冰吧？”

“事情发生得突然，手抓在冰上又滑，海里还有浪。”

“海水特别冷吧？”

“泡上五、六分钟，就一切都完了。”

“没带什么救生用具吗？”

“好像当时带着竹竿，但只用它不会起什么作用。”

眼望着雪中的湖，美砂想像着在苍青色的鄂霍次克海里与冰块一起消失的那个青年的面影。

“那，死的那位就再没……”

“实际上，他的尸体到现在也没找到。”

“就那样沉入海底……”

美砂大声问道。声音听起来自己都感到吃惊。

"这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沉下去后，还会漂上来，但是那一带海水流速非常快……"

藤野朝白色雪原前面海的方向望了一眼。

"这只不过是推测，也许由知床被冲到了千岛。"

"冲到那么远……"

"按海流的流向该是这样。鄂霍次克海海底的漩涡很大，也说不定被卷下了海底……"

"那他家里的人……"

"因为找不到尸体，家里人很不甘心。"

那苍青色、冰冷的大海的恐怖，突然向美砂袭来。

"织部家里的人当然悲痛，但我觉得纸谷比他们更痛苦。这不仅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位朋友，而且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一个人。"

"可是，就是换成别人，也同样救不了他吧？"

"是的，你说得对。"

藤野连连说道，似乎美砂的话说到了他的心里。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怀疑纸谷。"

"有人怀疑他吗？"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嘛。"

"那么，当时的情况，纸谷向大家说明了吧？"

"当然说明了。那是当事人的责任嘛。"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是啊，确确实实没有问题 。"

路左面已不见平坦的雪面，看来佐吕间湖终于到头了，随之而来的是，路两边出现了稀疏的山毛榉和白桦林。在寒风里瑟瑟抖动的枯树林中，闪出一片鲜绿，好像是作为防雪林的一群冷杉。

美砂望着雪中的一点鲜绿，想起黄昏中从侧面看到的纸谷的脸。

当时，美砂感到纸谷是个冷漠的人，但却突然觉得他的脸上挂着一丝难以觉察的阴霾。如果说那时美砂只是凭直感无意中发现的话，那现在想起来，说不定他脸上的阴霾正和织部的死连在一起。

不久，道路钻出稀疏的树林，又重新靠近海边，前方展现出辽阔的冰原。

“从纹别到这里，都在冻着冰啊？”

“从这往前，经过网走到知床，全都冻着。”

在阳光的照射下，冰原闪着光辉。美砂望着冰能，想起至今仍没找到尸体的纸谷的朋友。如果他真的被鄂霍次克海的剧烈漩涡吞噬的话，那说不定现在仍然在水下长眠。

想着想着，美砂似乎理解了纸谷不愿离开那座北方小城的心情。

纸谷每年迎来冰原，送走浮冰，可能他现在仍然在等待着自己朋友从海上归来。

“纸谷和死去的朋友感情那么密切吗？”

“在大学读书时，两个人都在滑雪队。”

“他雪滑得很好吗？”

“有一次，他在校际对抗赛的乙组比赛中得过奖。”

“是跳台滑雪吗？”

“不，纸谷是长途滑雪。”

在札幌冬季奥运会期间，美砂曾在电视里看过长途滑雪比赛。运动员们踏着滑雪板，在雪的山野里拼命地滑着。它不像跳台滑雪和小回转障碍滑雪那样精彩动人，是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艰苦的比赛项目。但这个项目似乎很适合于沉默寡

言的纸谷。

“刚才您说有人曾怀疑纸谷，他和织部是那么要好的朋友，怎么会这样怀疑人家呢?”

“是的，您说得很对。可是……”

藤野微微地歪起头。

“您这样问，可就不好回答了。”

“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反正您就要回东京了，就告诉您吧。但是，您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您放心，我不会说的。”

藤野叹了一口气，一时间没有开口，像是在斟酌着该怎样说。

“其实，他们两个人好像在同时喜欢着一个人。”

“您说的两个人?”

“就是纸谷和织部。”

“他们两个人都对一个女性……”

“是的。”

美砂望着白色的冰原，轻轻地点了点头。

“因此有人怀疑纸谷在自己的朋友掉进海里时没有搭救……”

“说这种蠢话的只是极个别的人。您说，纸谷是那样的人吗?”

“当然不是。”

“这就对了。了解纸谷的人，谁也没把这样的话当回事。”

“那么，是不了解他的人……”

“不知是谁半开玩笑地讲出这样的话，这对局外人来说当然是趣闻了。”

“那以后，纸谷还因此有什么……”

“没有，谣传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根本不相信。”

“可是，纸谷知道有这种谣传吧？”

“我想可能知道。”

“有人可诉他吗？”

“即使没有告诉，他自己也会想到，因为朋友一死，剩下的就只是他和那个女性了。”

“那个女性喜欢他们两人中的哪位呢？”

“这样的事我不知道。”

藤野似乎有些生气。

“不管她喜欢谁，反正和织部的死没有关系。”

藤野所言极是。之所以把那个女性和织部之死纠缠在一起，完全是一些人无聊的臆断。

可是，那个女性却让美砂感到不安。纵然她和织部的死没有关系，但一想到现在的纸谷，美砂却不能无动于衷。

“现在，那个女性在哪儿？”

“不知道。”

“事件发生之后，纸谷和她没能结合在一起？”

“发生了那样的事情，纸谷当然不可能和她在一起了。”

“嗯……”

“这件事就不谈了吧。”

前方又出现了白色的平地。

“那是能取湖。过了湖再翻过一座小山，就到网走了。”

藤野又从衣袋里掏出烟来，用火点燃。

八

不久，汽车驶过卯原内镇，路变成上坡。刚才在左侧看到的能取湖已被甩在车后，两旁出现了落叶松林。树上的叶子全部凋落，微黄的树枝在雪地上投下短短的影子。约十分钟，汽车驶出树林，翻过山冈，正面又展现出白色的平地。

“这就是网走湖。”

藤野手握方向盘，用下巴颏向美砂示意。汽车滑下缓坡，驶出夹在山与湖中间的道路。

“到网走了。”

车上的表显示出“12：20”。

离开纹别时，差几分钟十点，总共用了约两个半小时。

“纹别到网走一百一十公里，在雪道上行驶，速度还可以吧？”

藤野自负地说。

右面的网走湖不一会儿便闪了过去，两旁涌出了一排排房屋。在中午的阳光照射下，家家户户的白铁屋顶上，都升腾着水蒸气。

“好容易来到网走，去看看监狱吧？”

“离这不远吗？”

“在大曲，反正也是顺路。”

“您要办的事……”

“一点关系没有。”

“可是，您今天还得回纹别吧？”

“也不是说非回去不可。”

藤野也和纸谷一样，给人以一种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感觉。他们长年与大海、冰雪为伴，也许是环境使得他们变得

这样无忧无虑。

“由于电影的影响，网走监狱也出了名，可是当地人却不大高兴的哟。”

“为什么啊？”

“因为监狱出名，总是杀风景的嘛。这里，比监狱好的地方多得很哪，像湖啊，天然公园啊，都很美嘛！”

“天然公园也在这附近吗？”

“在往前走不远的北浜。其实，和它不差上下的天然公园纹别也有。因为交通不便，比不上北浜的有名，但是论规模还是纹别的大。”

“真可惜了。”

“网走有人来，但纹别以北却几乎没有人去。”

“开花是在五月吗？”

“从五月到九月最美了。那时，请您再来。特别是九月，红珊瑚草正是繁茂时期，佐吕间湖、能取湖全都会变得一片火红。”

毗邻大海的湖水被珊瑚草染成红色，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美砂真想在那时一睹为快。

“下次来时提前打个电话，我去车站接您。”

“那样麻烦您，太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反正也没什么事。”

对方的盛情确实难得，但过分的热情反倒使美砂心里不安。

不一会儿，左面出现了一条小河，河边上有一溜灰色的高墙。汽车沿墙壁向左拐，在走出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下了。

“这就是监狱的正面。”

监狱的围墙很厚，有两个人高，铁大门中间开着一个小

门，仅仅能通过一个人。

正门的左墙上挂着一块一米多长的木牌，上面写着"网走监狱"四个漆黑的字。

这就是平常听说的网走监狱吗？美砂下车之后胆战心惊地朝门里面看了看，只见在小广场的那边有一座老式的红砖建筑，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美砂转过身，看见与监狱正门一道之隔的对面是一溜带瓦顶的围墙，围墙旁边建有一处厕所。

"夏天，这一带游客可多了，不修个厕所可不好办。"

藤野认真地向美砂介绍着。

"过去，这里囚禁的都是抢劫、杀人的凶犯，所以出了名。现在，好像不光是这样的犯人了。但不管怎样，这里还是最边远的地方。"

在这牢固的石头墙里面，住着杀人罪犯。想到这些，美砂不由得毛骨悚然。

"走吧。"

藤野说过之后，美砂又一次抬头望了望高墙，上了车。

"网走是个森林、湖水都很美丽的城市，您只看监狱，不参观那些地方，就太可惜了。"

藤野不无遗憾地说。

"如果是夏天，登上天都山，从城市到鄂霍次克海，都可以一览无余。"

"等雪化时，我一定来。"

"可是，春天我就回札幌了，那时请往北大低温科学研究所给我打电话。"

美砂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那时，纸谷不是仍然在纹别吗？

汽车穿过住宅区，渐渐进入市中心。美砂原以为这座面临鄂霍次克海的北国城市雪会很多，但其实却不然，道路两旁只是堆着五、六十厘米厚的打扫起来的雪。

网走的雪没有札幌多，但天气却似乎比那里冷一些。

道路右面出现了火车轨道。

“今天住在网走吗？”

“不，想尽可能今天赶回札幌。”

“冬天的网走，也的确没有什么可看的。”

“现在有去札幌的火车吗？”

“会有的。我们先到车站去看一下。”

过了二、三分钟，便在路右面看到了网走火车站。车站朴素、大方，颇具有北国情调，看上去就像似一座民间工艺美术馆。藤野在车站前把车停下，等美砂下车后，两个人一起走进候车室。

网走是由旭川始发的石北线和由钏路始发的钏网线的终点。尽管这两条线都是主要的干线，但由这里开出的列车却很少，每小时只有一次。从列车时间表上看到，十三点三十五分有一趟“北海号”快车，坐这趟车将在十九点二十分抵达札幌。

“我就坐这趟车回去。”

美砂向正在看时间表的藤野说。

“还有一点儿时间，我们一起吃饭吧？”

两个人又上了汽车。

“这里离海近的地方要比车站附近繁华。”

看来藤野对网走很熟。汽车驶上标有“三九号公路”的道路上。

“吃日本菜，还是吃西餐？”

“我吃什么都……”

“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西餐馆，好容易来到鄂霍次克，吃四喜饭怎么样？”

“我最喜欢吃了。”

“那我带您去一家常去的饭店。”

汽车从东一号街向左拐，驶出约二百米停下了。

饭店是一座水泥砂浆面的二层楼，门口的布帘上写着“流冰四喜店”。藤野掀开门帘，先行走了进去。

门对面的左侧是长长的餐案，餐案对面是铺榻榻咪的和式雅座。

“这里的材料特别好，请尽量多吃些。”

藤野说过之后，开始从虾饭卷吃起。

“这儿的虾叫甜虾，有甜味，个头大。”

听藤野一说，美砂看了看摆在眼前的虾。这里的虾比在东京见到的个大、肉肥，呈粉红色的透明状。

“墨鱼也与东京的不一样。东京的又厚又肥，但不好吃，这里的很薄，但却是真正的墨鱼味道。”

“种类不同吧？”

“这里的扇贝也新鲜，在其它地方可不容易吃到啊。”

藤野一边炫耀着，一边逐个地吃，他那痛快的吃法，使美砂也不由得跟着模仿起来。

无怪乎藤野老是夸耀，这里的材料确实新鲜。金枪鱼和墨鱼虽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虾和贝类却比东京的胜强百倍。

藤野逐样地让着美砂，虾、墨鱼、扇贝、鲑鱼子等她都吃了，直吃得肚子饱饱的。

美砂要了茶水之后，看了看表。

“到车站用不上十分钟，过一点钟再走也来得及。”

美砂点了点头。当想到自己就要离开这流冰的城市时，她

心中不觉泛起一种怅然之感。

美砂这次旅行来去只有两天，但她却觉得是那样的漫长。

“冰排是三月初开始流动吗？”

“大致在月初到中旬期间，那时您来吗？”

“是啊……”

美砂脑海里浮现出纸谷坐在冰块上漂流的身影，在苍茫的大海上，纸谷身单影只，寂寞孤零。

“今年，纸谷还会坐浮冰吗？”

“乘浮冰观测的项目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他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浮冰上漂流。”

“是为工作吗？”

“不，不是。”

“一个人不危险吗？”

“我们也这么说，可他总是笑着说，我去玩玩儿，不用担心。”

既不是为了工作，也没有其它别的目的，一个人茫然地坐在冰上任其漂流，可能也确实是为了玩儿。但是，难道纸谷坐在冰上仅仅是为了玩儿吗？

说不定，也许纸谷仍然在寻找自己死去的朋友呢。美砂的头脑里又浮现出纸谷的面容。

“今年春天我来时，纸谷能让我坐浮冰吗？”

“这……”

藤野疑惑不解地望着对面贴着白色花纹木板的墙壁。

“他坐在冰上，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吧？”

“他坐在冰上想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

藤野的语气变得有些生硬，美砂想，是不是自己开口闭口总是纸谷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呢？

两个人走出店门，发现原来晴朗的天空阴了起来，大海的上空涌起了灰色的云层，似乎马上要下雪。

藤野默默地打开车门，将车启动。汽车按原来的公路返回，到火车站正好是一点二十分。刚才冷冷清清的车站变得熙熙攘攘，拥挤不堪。

"承蒙您的关照，谢谢了。"

"没什么，我………"

藤野的情绪似乎这时才缓和下来，不好意思地用手摸了摸头。

"请替我向纸谷表示感谢……"

"好。"

剪票口的门被打开，开始剪票了。

美砂又一次向藤野鞠躬致谢，拎起衣箱朝剪票口走去。

月　　明

一

当天晚上，美砂于十九点三十分抵达札幌，列车迟到了十分钟。

美砂走出车站，只见天上下着小雪，雪花在霓虹灯中闪着光辉飘落。美砂望着飞舞的雪花，不禁犹豫起来。

在下午离开网走时，美砂想一到札幌就往明峰家打电话，

晚上住在那里。

明峰教授和美砂的父亲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现在两个人尽管工作不同，但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往来。每当明峰去东京参加学术会议或出差时，都要在美砂家住上一个晚上。教授的夫人千鹤也和教授一起多次到过美砂家，所以与美砂的妈妈也成了好朋友。

这次美砂的冬季北海道之行之所以最后得到妈妈的同意，也与美砂到札幌后将住在明峰教授家，使她放心有关。

美砂到达札幌那天，千鹤夫人曾到日航营业所去接她。

当时天已黄昏，她们直接去了位于伏见的明峰家。美砂在明峰家吃的晚饭，也见到了教授，晚上住在那里，第二天早晨去了纹别。

离开明峰家时，美砂告诉教授夫妻，她将在纹别和网走各住一夜，然后再回来。美砂的这次旅行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想看看冬季的鄂霍次克海而已，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日程安排。

明峰教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东京大学读书，小儿子是高中三年级学生，正准备高考。

“男孩子到这种年龄，对父母什么话也没有，真没意思。”

夫人一边抱怨着，一边热情地招待美砂。

“你一到这儿，我家就热闹了，就长住在这吧。”

教授也非常喜欢美砂，对她就像自己的女儿。

现在，美砂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回到了札幌。即便这样，明峰全家也一定会热情招待她。其实，提前回来他们反而会更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美砂今天却不想到明峰家去了。

在明峰家里，美砂并不感到拘谨和单调，但今天晚上却想一个人静静地睡一夜。而且，离开札幌时，美砂就告诉他们在

外面住两夜，所以，今晚不回去，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担心的。

该怎么办呢……

同车到达的旅客接连走向出租汽车乘车处和公共汽车站。

美砂又一次抬头望了望雪花飞舞的天空，朝剪口左面的旅客服务处走去。

“有可以住下的宾馆吗？”

时值严冬，游客稀少，服务处前面不见一人，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马上热情地接待了她。

“公园宾馆怎么样？在中岛公园的里面，周围风景也好。”

“那我就住那儿吧。”

美砂报了自己的姓名、年龄。

“从这儿乘地铁，到中岛公园前下车便是。乘出租汽车也很近。”

“谢谢！”

美砂道过谢，向出租汽车乘车处走去。

雪下得似乎逐渐大了起来，美砂听见等车的人群中有人在议论：“明天雪会积得很厚。”“不知汽车能不能开进小胡同里。”在美砂看来，雪是那么样的美，可住在北方的人对雪却不见得喜欢。

等了二、三分钟，轮到了美砂乘车。

美砂上车后向司机说了去向，汽车便穿进广场驶上站前大街。

宽阔的道路两旁高楼林立，道路中央的隔离带竖着一盏盏路灯，在灯光的照耀下，飞舞着的雪煞是迷人。

不久，汽车驶过商业区，穿过娱乐街，霓虹灯中闪现出“薄野”两个大字。越过“薄野”，又驶过一条安静的商店街，前面现

出一座装着山型灯饰的高大建筑物，在灯光中，美砂看到了宾馆的名字。

在雪夜之中，宾馆大楼高高地耸立着，看上去至少有十层。

汽车转了个弯，在宾馆的转门前停了下来。

到底是北海道的宾馆，大厅宽敞、舒适。

美砂的房间在七楼。一个男服务员把她送到房间去后，美砂脱掉大衣，站到了挂着针织窗帘的窗子前面。

美砂眼下是宾馆的庭院，隔着一条路就是公园。夜里的公园一片寂静。庭院和公园都落着雪，雪中有一盏似乎被人遗忘了的路灯，孤零零地亮着。

真静啊……

无论室内室外，都在雪中消声屏息。在沉寂之中，美砂在想，自己今晚为什么一定要住进宾馆呢？

如果到明峰家去，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一个愉快、欢乐的夜晚。明峰夫妇都喜欢玩麻将，美砂前天离开时，他们就说，等你从纹别回来后好好打一盘。明峰教授为人老实、正直，但又多少带点傻气，即使不打麻将，也可以听到他那幽默的谈话。当然，还能吃到夫人拿手好菜——淹青鱼。

明知道去明峰家是愉快的，但是美砂却偏偏住进了寂寞的宾馆。

想起来，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由。美砂走出车站看到飞舞的雪花，突然想一个人过一个晚上，因而对明峰家那明亮的餐厅也就不太有兴致了。

真是不可思议……

说老实话，连美砂本人也感到自己有些不正常。本来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但心里却被压上了某种沉甸甸的东西。美

砂平日爽朗、活泼，但不觉之间竟变得心事重重，思虑不断。

美砂拉上窗帘，仰卧在床上。床头的台灯默默地放着光，白色的墙壁、茶色的窗帘，一切都静静悄悄的。

他现在做什么呢……

美砂自然地想起了纸谷。纸谷今天去稚内并说昨晚上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北方城市里，纸谷现在做什么呢？

是在统计流冰研究的数据？还是对着冰冷、黑暗的大海出神？或者正在与朋友们一起喝酒？总之，他一定早就把我忘掉了。想着想着，美砂感到心里一阵空虚。

人家没有把自己放到心上，自己再想也无济于事。

他是个只对冰感兴趣的怪人。对这样的怪家伙，还是干脆忘掉为好。美砂这样想着，头脑里又浮现出从藤野那听到的那件事。

当年，他和织部两个人都喜欢的那个女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可是，不管美砂怎样挖空心思地去想，她也无法理出头绪。最后，美砂决定不再想了，她站起身，走到卫生间，往浴盆里放上洗澡水。

第二天，美砂醒来之后，发现太阳已经灿灿地照在积雪之上。一夜之间下了多少雪呢？只见公园的树木上、路灯杆上，全部戴上了一色的厚棉帽。

昨天夜里美砂没有发现，在披着银装的公园对面，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紧接着就是山。山并不太高，顶多有五、六百米，它连着远方不断的雪山。

望着眼前无边的白色世界，美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睡眠充足的缘故吧，今天早晨神清意爽，昨晚临睡前的

空虚、怅惘已经一扫而光。美砂走进西餐厅，一边喝咖啡，一边想着今天的日程安排。

首先，既然回到了札幌，就必须去明峰家免得人家惦念自己。

去明峰家应该在午后合适。因为自己得告诉他们在网走住了一夜，这样就等于今天早晨从网走出发，那么到札幌该是中午之后。如果在那之前到明峰家里，自己昨天夜里回到札幌的事就会露馅。

美砂并不是想存心瞒着明峰家里的人，但是，她总觉得无法向他们说明自己昨晚没去他家的原因。

美砂打定主意下午去明峰家，在那之前逛逛雪中的札幌。

三十分钟后，美砂走出餐厅，回到房间做离开的准备。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夜，但她却觉得自己的心总算恢复了平静。

整理好东西，美砂坐在桌前，开始用宾馆的便签给家里写信。

美砂在信中写道：昨天，看过鄂霍次克海的冰原后回到了札幌；今天，一会儿就去明峰家里；再在札幌住一、二天就回去；虽然北方很冷，但冰、雪确实很美。写完这些之后，美砂又写了一句“我这次遇到了一个难以忘怀的人”。但写过之后，她又抹掉了。

写完信走出房间，已经十一点钟。

美砂来到一楼，宽敞的大厅被玻璃窗外的雪映得白晃晃的。

美砂在收款处结过帐，慢慢地向市中心走去。

从昨晚乘出租汽车到宾馆所用的时间看，步行到市中心顶多有十分钟也就够了。

看来扫雪车一大早就出动了，道路上已经不见积雪，路两旁扫起的雪堆有一米高。临街店铺的店员们纷纷走出店门，正把雪装到汽车上运走。昨天夜里下的雪差不多有二十厘米厚，但天气却不怎么冷。

美砂走不多久，道路两旁便全是高楼大厦，其中有不少商店。这一带看来是商业区。美砂走进一家百货商店，从一楼开始逐层观看。店内的气氛和商品都与东京的商店不差上下，逛起来仿佛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于东京。美砂在商店里消磨了近一个小时时间，又到隔壁大厦的地下咖啡厅喝了杯咖啡，这时，已是十二点半了。

昨天，美砂从网走车站的列车时间表上看到，早晨六点钟有一列快车由网走始发，坐这趟车，已经该到札幌了。

美砂拿出手册，拨了明峰家的电话号码。

“喂！喂！”

从那尖尖的嗓音一下就听得出，接电话的是千鹤夫人。

“我是美砂。刚从网走回来。”

“美砂呀，累了吧，旅行得怎么样？”

“非常愉快。”

“那就好。你马上就到这来吧？”

“阿姨您没事吗？”

“没什么事，我正在琢磨你今天几点钟回来呢。从车站坐出租汽车不远，来吧！”

美砂走出咖啡厅，来到大楼前面的马路。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公司半天工作，所以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下班的职工。他们都没穿大衣，一个个急匆匆地走着。

在中午的阳光照射下，雪渐渐开始融化。

美砂乘上出租汽车，不远的前方便是连绵的雪山。在正面

的山腰上，有一排白色的东西，似乎是滑雪跳台。

纸谷他也曾在这座城市里住过，他在这座雪山上驰骋过吧？

美砂失神地想着，突然，心里涌起一种冲动，她想见一见那位纸谷曾经爱过的女性。

二

明峰教授的家位于札幌西部的山下，那一带叫“伏见”，是一片安静的住宅区。住宅区附近的山叫“圆山”，不仅山名与京都的相同，而且山本身也酷似京都的“圆山”。

与京都相似之处远不止这座山。一出札幌车站，即可像在京都那样看到右面群山起伏，而整齐的、棋盘式的城区布局则更与京都毫无二致。

随着汽车的行驶，早晨在宾馆所看到的山逐渐临近，覆盖着裸树的白色山坡逼到眼前。不久，汽车在山脚下的住宅区前面停下了。美砂已经到这里来过一次，她知道已经到了明峰家的附近。

明峰家的房子不算大，修得很适合寒冷的气候条件，墙是砖砌的，双层窗户，屋顶的斜面很陡，似乎戴着一顶尖帽子。正面的门柱上，院子里的松林上，都落着厚厚的一层雪，而通向房门的道路却被扫得干干净净。

美砂按动门铃，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冬季的天空一片晴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昨晚整整下了一夜的雪。

门上的花玻璃里面有人影闪动，千鹤夫人走了出来。

“请进！累了吧？”

夫人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打着招呼，把拖鞋放到美砂面前。

美砂被夫人让到门右面的客厅。客厅外面宽大的露台对

着院子，阳光灿灿的照耀着。明峰家的房子为集中供热，房间里很暖和。坐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望着被雪覆盖着的院子，美砂仿佛感到自己正处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

夫人迅速地泡上红茶。

“这么早就到了，是今天早晨的火车？”

“我是乘六点钟的快车到的。”

“是吗？那么早，你还真能起得来。”

美砂本来不擅于说谎，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一说到底了。

“那边冷吧？”

“看到了冰原，还看到了大天鹅，确实让人激动。”

夫人把沏好的茶端到美砂面前，又给她拿来柑橘。

“还没吃饭吧？”

“在车上吃过了，一点也不饿。”

“那么，就等你叔叔回来一块吃，他马上就该回来了。”

“阿姨，这是给您带来的一点东西。”

美砂拿出在网走买的蟹酥饼干。

“嗨，你这又何必呢。”

夫人接过礼物，从橱柜里给美砂拿出奶油饼干。

“那边天气怎样？”

“非常好。”

“到冰原边缘去了？”

“一直走到了冰与海水交接的地方，可好看了。阿姨您也去过吗？”

“是啊，那已经是很早以前了。”

夫人微笑着说。千鹤夫人今年四十六岁，比美砂的母亲小一岁。她瓜子脸，有风度，年轻时一定更美。

"是叔叔带您去的吗?"

"不是。他那时在纹别,写信让我去的。"

"那时你们正在恋爱吧?"

"就算是吧。"

"那么说,是在冰上压马路了?"

夫人笑了起来。

"说是压马路,那时可寒酸得很哪。战争刚结束,什么都没有。他大学刚毕业,穿着一件军队的棉衣。我呢,穿的是一件早过时了的长大衣。当然,直到现在,我还是长衣服主义。"

"在冰上约会,多么浪漫哪!叔叔在冰上向您求婚了?"

"那也可以算得上是求婚吧?他那个人就太直了。开始我们一起在冰上走着,后来坐到了冰包上,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那后来呢?"

"他望着黄昏中的冰原,突然冒出了一句:'你讨厌冰吗?'"

美砂脑海中闪出教授那认真的面孔,顿时感到很滑稽。

"他这么问我,我可怎么回答啊!没等我开口,他又说:'冰多美呀,我们一起生活吧'。"

美砂格格地笑了起来。

美砂边笑边想起了纸谷。自己和纸谷也在同样的情景中看过冰原。不同的是,教授向夫人求了婚,而纸谷只是望着黄昏中的冰原默默不语。

"那么结果呢?"

"还不是被美丽的冰原迷住了。"

"那么,从那以后您又去过纹别几次?"

"记得有三次,不论哪次去,都觉得那里实在是美。"

“因为那里有您爱着的人嘛。最近没去吗？”

“年纪一大，懒得动了。记得最后一次去是三年前，是在春天浮冰开始流动时，和你叔叔一起去的。”

“我想在浮冰流动时再去那里看看。蓝色的海里飘着浮冰，那该多美啊！”

“美倒是美呀，但浮冰也很可怕，不能疏乎大意。”

夫人慢慢地吮了一口红茶。

“纹别的人对你热情吗？”

“开始时觉得挺冷淡，可实际上他们都是非常好客的人。”

“是谁带你去的冰原？”

“是纸谷。”

“有他带你去，我就放心了。”

“阿姨认识他？”

“认识，和你叔叔是一个研究室的嘛。有时回札幌，偶尔也到家里来。”

“他为什么不回札幌工作呢？”

“这……”

夫人望了望积雪的庭院。在挂雪的七度灶树上，寒雀正啄着那红色的果实。

织部事件发生时，夫人的丈夫已经是教授，他不可能不知道事情的经过。自己研究室的人出了那样的事，明峰教授也一定会非常难过。

美砂想进一步问问纸谷的事。作为教授的夫人，也许她知道得会更多些。

可是，美砂有些犹豫，她怕自己一个劲儿地问下去有些不好。正在这时，夫人问起了她：

“纸谷说什么了吗？”

“没有。”

美砂做了否定的回答之后，紧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说：

“阿姨，有一件多余的事，不知该不该问？”

“什么事啊？”

“听说纸谷的一个朋友，在和他一起观测浮冰时，从冰上掉进海里淹死了，是真的吗？”

夫人许久没有开口，然后平静地问道：

“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

“这个……”

美砂已和藤野说好不告诉任何人，所以她不能露出藤野的名字。

“好了吧，我不问了。”

夫人无可奈何似地点了点头。

“这该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吧？”

“是五年前吧。”

“你从哪儿听来的我不知道，但织部从冰上落水身亡却是真的。”

看来藤野所说的确有其事。

“听说当时在场的只有纸谷？”

“是啊……”

“纸谷一直呆在纹别，同这件事有些关系吧？”

“是吗？”

“听说当时在纸谷和死去的织部之间，有一个女性？”

“连这样的事，你也知道了。”

夫人为难地低头看着桌子。

“这件事大家早就忘了。”

“纸谷一直到现在都没结婚，就因为这件事吧？”

“就因为这件事？”

“本来纸谷是爱那个女性的，可是，却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即使没有那件事，纸谷也不会和她结合。”

“为什么呢？”

“讲这样的事，会挨你叔叔训的。”

“阿姨，你就偷偷地告诉我嘛！”

美砂拜佛似地把手合在胸前。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件事啊？”

“对这样的事，谁都会感兴趣嘛！这对我将来的生活，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嘛，所以我想知道。”

“真拿你没办法。”

夫人叹了一口气，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

“因为那个女性本应该和织部结婚嘛！”

“真的吗？”

“就在织部掉到海里前不久，他来找过我们，说是要结婚，想请我们给当媒人。”

“那么说，他们已经订婚了？”

“好像是的。”

夫人含含糊糊地回答着，看了看屋外。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雪开始融化，露台玻璃门上的水珠闪闪发光。

“此外还有什么吗？”

美砂催促着不再作声的夫人。

“那个女性真正的意中人，实际上不是织部，而是纸谷。这当然是后来才听到的。”

“是吗？……”

“但是，这只是传言而已。”

“那个女性漂亮吧？”

"是啊，就连你叔叔那样的木头人，都说她漂亮啊！"

"阿姨认识她？"

"现在她姓仁科，是札幌一家大酒厂老板的千金。大学毕业后闲得无聊，就到你叔叔的研究室帮助做起了近似秘书的工作。"

"所以她认识了纸谷他们？"

"是的，都在那么不大的一个研究室里工作嘛。"

听着听着，美砂竟对那位姓仁科的女性有点忌妒起来了。

"那么，纸谷对她如何呢？"

"因为自己的好朋友织部首先说出了喜欢她，所以纸谷就不好再明说了，但看来他还是喜欢哪。"

把自己喜欢的人让给别人，看纸谷的样子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既然仁科爱的是纸谷，那为什么和织部订婚呢？"

"开始，我们也觉得奇怪，但后来听说，订婚的事是织部一个人强行决定的，仁科本身并不积极。"

"织部自己并不清楚人家并不十分爱他吧？"

"多少也感觉到了一点儿，但他太爱仁科了。"

"可是，还是知道吧？"

"那是最后了。所以，织部死的时候，我们想可能是自杀的嘛。"

"难道真能……"

"是啊，我们也想难道真能自杀，但是，在他死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看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织部为人如何呢？"

"是个好人哪！可是，一喝醉酒，就常往我家跑，嘟嘟囔囔地说要把仁科让给纸谷。两个人在一个研究室，又是同级生，亲密的朋友……"

夫人望着阳光下积雪的庭院，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三

一个男人确确实实死在了飘着浮冰的大海之中，而当时作为目击者只有纸谷一个人也是千真万确的。

藤野讲的情况和明峰夫人讲的情况虽然比较接近，但是却有着微妙的不同。

藤野把织部的死说成是单纯的事故，即在乘冰块观测期间，由于冰块被海浪冲刷变薄，最后碎断，使他跌进海里。

而夫人却不排除织部是自杀身亡的可能，因为在他主动向仁科求爱，直至订了婚时，却发现对方实际上并不爱自己。

究竟谁说的是事实呢？在织部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从他口里已经无法知道真相了。

但是，事实是纸谷当时在场，他一定会较为详细地知道当时的情况。

"纸谷是怎么认为的呢？"

"怎么认为？"

"他认为是自杀，还是认为是意外的事故？"

"关于这个问题，纸谷从来没有说过。"

夫人回忆似地疑望着积雪的庭院，一会儿又把目光朝向美砂。

"纸谷说，他突然听到织部一声大喊，可回头一看，织部已经快要沉下去了。"

"纸谷没来得及救他吗？"

"当然纸谷想救他，但冰块在飘流，是够不到的啊。"

在蓝色的、寂静的海面上，两个男人互相呼叫着。美砂想

像着当时的情景。

“那么，看来纸谷认为是意外事故……”

“纸谷说，当时他坐在前面，织部坐在后面，织部是怎么掉进去的，他没有看见。”

“是冰块被波浪冲刷变薄而碎断的吧？”

美砂重复了一遍藤野所说的理由。

“据你叔叔说，像山那种形状的冰块，突出的部分偶尔会碎断，但是坐在上面的人如果留神的话，一般是会提前发现的。”

“那么说还是自杀？”

“嗯。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没有任何证据。也许还是大家说得对，是因为冰块碎断落水的。”

说到这里，夫人吮了一口早凉了的红茶。

是因为意外事故落水，还是自杀？不论怎样，对美砂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是自杀，那织部就太可怜了。

虽然美砂对因为失恋自杀的脆弱的年轻人有点看不起，但又觉得这是长年与冰打交道的男人们的纯情，可事情却又并非这么简单；美砂苦苦思索着，越发感到织部可怜。

“如果织部是自杀的话，那么使他致死的就该是那个女性了。”

想着想着，美砂憎恨起那个叫仁科的女人来了。

“但是，这样断言，对仁科就不公平了。”

“可是，她自己不是明明爱着别人，却还和织部订了婚吗？”

“所以说，织部太勉强人家了。”

“可是……”

即使男人再勉强，如果女方断然拒绝，也不会发展到订婚

的程度。就算是男方一厢情愿，认为自己可以同女方结婚，那么也一定是从女方的态度中看出了有这种可能。

“是这样吗？”

美砂仍然难于理解。

“总之，说织部自杀只是我们的推测。与别人毫无关系。”

“我们？这么说叔叔也是这样认为了？”

“是的，开始的时候。”

了解织部的教授和夫人都持有这种看法，那也说不定事实就是如此。

也许纸谷知道织部是自杀，感到自己有责任，从而就更加离不开鄂霍次克海。美砂更加疑惑不解了。

“那位仁科也去过纹别吗？”

“好像去过一次。”

“是去看织部？”

“不是。好像只是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玩儿的。”

“是在冬天吗？”

“大概是一月初，织部该是在那两个月之后死的。”

“仁科去纹别时，纸谷也在那里吗？”

“是啊……”

难道是在那时，织部发觉自己的恋人变心了吗？难道是在那时，纸谷觉察到了自己朋友的恋人对自己抱有好感吗？

美砂直感到，仁科那次纹别之行，给织部和纸谷带去了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听说仁科爱着纸谷，是真的吗？”

“这……”

夫人为难地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说：

“这是杏子对我说的。”

"杏子?"

"就是仁科杏子。"

夫人又重复了一次那位女性的名字。

"她说喜欢纸谷,想和他结婚?"

"不,话没那么说。杏子说,她不想和织部结婚,我问她为什么,最后她才说出真正的原因。"

"那么,她和纸谷结婚就是了嘛!"

"可是,就在那不久发生了织部的事。"

夫人站起身,往茶壶里续上热水。美砂望了望明亮的露台,等夫人坐稳后,又问道:

"那位杏子现在如何了呢?"

对这位尚没见过面的女性,美砂心里泛起一丝妒意。

"应该是在札幌。"

"还是独身?"

"那件事发生之后,她就辞去了研究室的工作,后来结了婚。"

"结婚……"

美砂手中端着茶碗,望着夫人。

"什么时候结的婚?"

"好像在三年之前,我们收到了请柬。丈夫是经营滑冰场和西餐馆的实业家。"

从研究流冰的科学工作者到实业家,杏子的爱就这么简单地改变了吗?作为女人,这当然是迫不得已的,但是,美砂总觉得杏子的变心是不能原谅的。

"那么,她把织部、纸谷完全……"

"出了那样的事,她不会忘掉,但是,她已经是结婚的人了。"

夫人的意思似乎是说，忘掉是理所当然的。

美砂点了点头，又朝露台那边望去。在明亮的阳光中，玻璃被水滴润湿了，柜橱上的坐钟指着一点三十分。冬季的下午宁静、清和。

置身在这里，鄂霍次克那寒冷的黄昏似乎已是遥远的天涯。

“美砂，看来你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啊。”

“我在鄂霍次克净接触与寒冰打交道的人嘛。”

美砂刚说完，门铃响了。

“叔叔回来了吧？”

夫人点了点头，朝房门走去。美砂整理了一下衣领，重新坐好。

“噢！回来了。”

明峰教授把大衣递给夫人，走进客厅。

“打扰你们了。”

美砂站起身向教授鞠躬。

“冰看得怎么样？”

“非常壮观，真让人激动。”

“她说等浮冰飘流时，还要去看呢。”

夫人插话说道。

“真的吗？”

教授调皮地朝美砂笑着，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

“听说你吃了大天鹅？”

“这是谁说的呀？”

“是这样吧？叔叔的情报可快了。”

“美砂吃天鹅了？”

夫人一边沏茶，一边吃惊地说。

“阿姨，哪是啊！正赶上纸谷捡回一只被打死的天鹅，他们用它和鱼等一起做了火锅，让我也去吃。”

“反正，看来美砂是大受欢迎啊！”

“这……”

“看来他们都想让你在那多住几天哪。”

“美砂年轻，又漂亮嘛。”

“叔叔净开玩笑。”

“不，不，这是真的。听说大家都等你再去呢。”

教授笑呵呵地点着了烟。

这都是谁说的呢？是藤野？还是加贺？今天纸谷不在纹别，不可能是他说的。

“听说是坐汽车到网走的？”

“是藤野把我送去的。”

教授连自己是坐汽车去的网走都一清二楚。根据这种情况分析，还是藤野说的。那么，藤野没告诉教授自己昨天乘火车离开了网走吗？如果藤野把这件事告诉了教授，那么自己编造的今天中午回到札幌的谎言就要暴露无遗了。

美砂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但是教授却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那家伙开车野吧？”

“不，一点也不。”

“对漂亮的姑娘，还是和对一般人不一样啊。”

“我说，你午饭还没吃吧？”

夫人向教授问道。

“啊，对！为祝贺美砂平安归来，我们去饭店吃饭吧。”

“美砂还正等着你回来呢。”

“好，我们这就走。”

性急的教授说着就要站起身来。

“等一会儿嘛！要出去，我总得收拾收拾啊。”

“都老太婆了，怎么打扮也是一个样。”

“你总是这样。”

夫人板着脸看了看教授，朝里屋走去。

美砂看着夫人的背影，说：

“叔叔，我可听说您在冰原上向阿姨求的婚。”

美砂突然转变了话题，似乎使教授吃了一惊，他把刚端起的茶碗放到了桌子上。

“你把阿姨请到了好远的地方去了啊。”

“老太婆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在严冬的季节，她去了好几趟，我真服她了。”

“您说的和阿姨说的，可是大不相同啊。”

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为了转变话题似地说：

“春天你真的还想去吗？”

“我想看看浮冰开始漂流时的情景。”

“那就是三月了。”

“不是每年都不一样吗？”

“看来你学了不少东西啊。”

“那可不是，我已经是冰的权威，回到东京，我要给朋友们上一课的。”

“那么，就在叔叔的研究室工作吧？”

“我……”

美砂明知道教授是在说笑话，但还是一阵心慌。假如真的在这里工作，那就会和仁科杏子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可能常常见到纸谷了。

“哪怕只是一次也好，我真想坐坐冰排。”

“那可冷啊。”

"没关系。我再来时，让我坐好吗？"

"我要是能和你一起去，可以让你坐。嗯，也可以求求纸谷。"

"可是，他那个人特别冷淡啊。"

"但是，他却是个好样儿的。"

"藤野倒是比他热情，求他还不如求藤野呢。"

美砂故意装出一副对纸谷不感兴趣的样子。

四

美砂被明峰夫妻带到一家叫"蟹平"的饭店。这家饭店在薄野大厦的地下，专做蟹菜，看来在札幌很有名。教授夫妻、二儿子明人和美砂四个人在靠里的桌前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菜谱上写着各种各样的蟹菜，不论哪种，美砂都感到新鲜。

"我们就订 A 种套菜吧，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蟹菜。"

大家一致赞成之后，夫人告诉了服务员。

虽然是星期六下午，但饭店里却比较空落。也许像这样的高档饭店，不到晚上顾客不会太多。

"怎么样？美砂也来一杯。"

教授把服务员最先拿来的啤酒给美砂斟上。

"我一喝，脸马上就红。"

"没关系嘛！据来自纹别的情报说，你可是相当海量。"

"谁这么说的啊？真不像话。"

看来，八成是藤野说的。虽然他爱多嘴多舌，但并不可恨。

"这里没有年轻小伙子，脸红一点，没什么关系吧？"

当大家的杯子里都斟满后，教授举起了杯子：

"我们为美砂能够活着回来，干杯。"

“为美砂能快点找到好女婿干杯。”

夫人插嘴说。

“什么理由都行啊。”

四个人的杯子碰到了一起。虽然时值严冬，但是饭店里的暖气很热，凉啤酒喝下去很是舒服。

美砂喝着略带苦味的液体，又想起自己已经是二十四岁的年纪。

高中毕业，升入大学，似乎就在不久以前，但不觉之间自己已经迎来了二十四岁的人生。

近一段时间，美砂深深地感到，二十四岁是一个非常让人烦脑的年龄。

既说不上年轻，又算不得过大，即处在那种所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年龄。也许这种年龄就是人们所说的婚龄期吧。

年纪大的妇女说美砂“现在正是好时候”。但是，所谓的婚龄期，实际上也是在预示着婚龄期马上就要过去。其中包含着某种威胁，似乎在说，如果错过现在的时机，就会成为一个老姑娘。

恐怕只在日本有“婚龄期”这样的说法。美砂不知道这是谁的发明创造，但她对这种说法很反感。首先，这种说法似乎从根本上认定女人天生就该嫁人成为丈夫的奴仆，而不考虑女人的工作，无视妇女的人权。

即使像明峰夫妻这样理智的人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不禁令人感到可悲。

可是，就连美砂本身也没有公开反抗的勇气。当然，如果有自己热爱的工作或值得迷恋的人，倒可以不管什么婚龄期不婚龄期的，但是，这些现在统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

美砂堂堂正正地向大家宣布：这就是我的道路。

在朋友们中间，美砂虽然常常响当当地说"管他什么婚龄期呢"，但实际上心里想的却不是这样。她想有合适的人就结婚，尽量在二十五岁前处理完自己的事情。

这可以说是美砂的心口不一之处，表面上她反对婚龄期的说法，实际上心里却默认了。美砂挣脱不出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虽然她极不情愿，但还必须服从。

"美砂，怎么了？放开量喝嘛！"

教授又给陷入沉思之中的美砂倒上了啤酒。

"大白天的这么喝，要醉的呀！"

"这么一点酒，不要紧的。"

真不愧是日本式的饭店，服务员都一律穿着和服。紫色的和服外面系着黄色的腰带，看上去非常和谐。一个服务员用木托盘端来了第一个菜。

刚才在看菜谱时，美砂记得有一个叫"网中蟹"的菜，看来就是这个了。大盘子里垫着一些小石子，上面放着一只只小孩脑袋大的沉甸甸的毛蟹。红色的蟹壳上，罩着切成网状的萝卜，看上去就像蟹子入网的样子。

"喂，吃呀！"

尽管教授让着美砂，但她却舍不得马上动手。蟹子似乎在动，就要向美砂爬来。

"嘿……"

教授首先给美砂掰下一只蟹腿，美砂竖着剥开，取出蟹肉，醮上醋、酱油。蟹肉凉丝丝，硬挣挣的，非常好吃。

"在纹别吃到蟹子了吗？"

"在旅馆里吃到了一点儿。"

"过去，这种东西管够吃，现在，是癞哈蟆上菜板，充起大

块肉，成了高级品。”

教授动作敏捷地咔嚓咔嚓地掰腿、剥皮，看上去手法非常熟练。

“可不是吗，过去，到纹别的火车上生着圆形的火炉，大家不是吃毛蟹子了吗？”

夫人回忆起了往事。

“那时，用蟹子下酒，喝着喝着，不知不觉就到了。”

“这么说，叔叔和阿姨一起在火车上吃蟹子了？”

“那时候，他金口难开，什么也不说，就只好吃蟹子了。”

“一吃蟹子，就没工夫讲话了。在寒冷的早晨，当地人拉着推车来卖蟹子，有趣极了。”

“他们怎么喊呢？”

“只是喊‘毛蟹’，是吧？”

“不对！他们喊‘毛—蟹—子—’。”

教授学起卖蟹声，周围的人都往这边看着。

“好了，好了！看你多丢脸。”

在夫人和明人的责备下，教授老老实实地自己给自己倒上啤酒。

美砂笑个不停，她深感这是一对理想的夫妻，如果自己结婚的话，也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家庭。

美砂的脑海里又浮现出纸谷。如果自己和他一起乘坐行驶在鄂霍次克海沿岸的火车会怎样呢？他也会买来毛蟹，在两个人中间铺上一张旧报纸，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吗？或者，他既不买蟹，也不吃蟹，而只是呆呆地望着毫无生机的沙丘尽头的冰冷的海呢？

美砂感到，像纸谷那样的人，恐怕只能是板着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冬季的海。

“菜又上来了！”

明人高兴地叫道。这回上的菜是“拌海藻”。在碎冰块上面，满满地盛着搭配得很美的红色、褐色、绿色的海藻。吃的时候，要把海藻蘸上冲开了的蟹酱。

又上来了烧麦。因为听说这里不论什么菜都离不开蟹子，所以烧麦里一定有蟹肉。当然，蒸鸡蛋糕、炸肉饼里也少不了蟹肉。

“真好吃。”

“和纹别的大天鹅火锅比，如何啊？”

“我可没吃天鹅肉。”

美砂断然否认。

“啊，没吃呀。那就是鲑鱼火锅了。”

是火锅好吃，还是蟹菜好吃，那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两者都好吃。可是，如果非回答不可的话，美砂倒是感到纹别的火锅材料新鲜，更具有野味。

“其实，海里的东西，不必做得这么讲究，倒是像杂烩火锅那样的吃法更有滋味。”

看来，教授不喜欢故意做得高雅、好看、摆样子的东西。也许教授的看法有道理，吃的东西做得看起来越高级，越好看，就越不好吃。

“啤酒！”

教授又要了两瓶。

明人接二连三地不停地吃着。美砂虽然也在吃，但明人的食欲要超过她好几倍，看起来明人吃得很痛快。

又上来了拌蟹黄，接着是蟹饭、蟹汤。到这时，美砂已经渐渐酒足饭饱了。

“美砂，在扎幌还要住些天吧？”

一杯啤酒使夫人的脸微微红了起来，她向美砂向道。

“我想明天或者后天回去。”

“为什么，回去有什么事吗？”

“倒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但我出来都四天了。”

美砂是星期三离开家的，今天是星期六。

“想家了吗？”

“谁说的……”

虽然美砂嘴上这么说，但心里确实有点儿想家了。

“干脆就住到冰雪节吧。”

“冰雪节不是要到二月初吗？”

到二月初还有半个多月，一直住到那时，非挨妈妈训斥不可。

“我们全家人都欢迎你在这儿多住些天，一点儿也不用多心。”

“光是老太婆和明人，没情绪啊。”

教授刚说完，夫人立刻白了教授一眼，回敬道：

“我是老婆子了，对不起，老爷子。”

“总之，不必着急回去。”

经明峰夫妻这么一劝，美砂感到再多住天也未尝不可。

住上半个月，不是可以再去一次纹别吗？不是还可以见到仁科杏子吗？美砂头脑中突然闪出这样的想法。

“东京有心上的人在等着吧？”

“没有，可没有那样的人。”

美砂使劲摇了摇头。如果有那样的人，自己就不会这样随心所欲地到这最北面来了，就是来，也要和他一起来。

“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是多呆些天吧！”

“那今天晚上我往家里打个电话看看。”

离开东京时，美砂打算一周或十天之后回去，她想自己安静地过几天。可是，现在自己的心境不但没平静，反而倒动荡不安起来。

关于回家的日期，美砂知道和妈妈商量也无济于事，她之所以想问问妈妈，也许是因为依赖性太强了。美砂口出狂言，说要一个人出去旅行。这说明她的思想也许还不完全成熟。

说是一时心血来潮才外出旅行的，但是心里还是觉得有家庭这个靠山，自己可以躺在上面。

美砂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必须坚强些，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决定，不然的话，连婚姻大事也处理不好。老是这样离不开拐棍，到头来，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了。

"我们走吧？"

当喝过饭后上来的茶水时，夫人说道。这一顿饭，四个人都吃得饱上加饱。

上楼梯走到外面，只见天空飘起了雪花。因为天气不算太冷，雪落得也悠悠然然。

因为是周末的下午，街上一对对年轻的情侣不断。有的穿着一样的皮领粗呢大衣，一只手互相挽着，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五

明峰夫妻、明人及美砂四人从薄野慢悠悠地走向中央大街。

虽然下着小雪，但时逢周末，街上的人还是不断增多。在下班的职工和年轻人中间，也夹杂着全家出来的人们。到底是北国雪乡，行人中有不少扛着滑雪板、拎着冰鞋的。

四个人来到四丁目，走进了拐角的M百货商店。在提包

柜台，美砂给妈妈买了一个带海豹皮的购物袋。对给爸爸买什么礼物好，美砂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买下了一条略微有点儿花哨的碎花领带。

走出百货商店，四个人到斜对面的茶店吃了冰激凌，之后在大街上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

“到伏见。”

教授首先坐上副驾驶员席位，夫人、美砂和明人坐到了后面的座位。

冬季天短，时已黄昏，西面的雪山更加轮廓分明。

美砂刚来时，以为雪山就是单一的白色，后来她发觉山的颜色在时时变化着。

早晨，在朝阳的映照下，山坡上闪耀着蔷薇色的光辉。白天，阳光明亮，山上的雪却暗淡无光。黄昏，当四周天色渐暗时，山的颜色反倒更加鲜明，但是，这时的白雪已经不见朝阳照耀下的绚烂色彩。

白雪越显得鲜明，满山凋谢的树木越使人感到凄凉。在无边的寂静之中，一天就要结束了。

每当这样的黄昏，美砂都不由得想快些返回东京。

三天前，美砂走出机场，面对无边无际的雪原时是这样。在纹别的冰原上，美砂回头眺望雪山时也是这样。现在，美砂和教授家里人一起置身于城市之中，但还是这样。对美砂来说，雪中的黄昏都是一样地凄凉。灰暗的天空，皑皑的白雪，凋谢的树木都默默无语，但却在告诉美砂，人是孤独的。

美砂出神地望着远方连绵的雪山，夫人突然把身体探向车窗：

“看！就在这儿，杏子的丈夫经营的溜冰场。”

在夫人指着的方向，有一座圆屋顶的大型建筑物。

正面大门上方的霓虹灯已经点亮，“札幌溜冰中心”几个大字闪着光泽。正面为三层楼建筑，看来兼有茶店、游艺场，明亮的玻璃窗里闪出人影。

“他虽然很年轻，但却是一个能干的企业家。”

“他多大年纪？”

“比杏子大六、七岁，就是三十五、六岁吧。”

汽车急速驶过溜冰中心，美砂回头从后车窗又看了看那座建筑物。

“杏子也在那里面吗？”

“只是杏子的丈夫在那儿经营，他们家在圆山那边的高级公寓里。”

美砂点了点头，突然觉得很生气。对杏子的所做所为，美砂本来没有理由说长道短的，因为人家与自己毫无关系。美砂虽然也这么想，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像杏子这样的女性是不能宽恕的。

“仁科有什么事了吗？”

一直没有说话的教授向夫人问道。

“什么事也没。我和美砂唠我们说过的事。”

“什么事？”

“纹别的事啊。”

夫人向美砂使着眼色。教授望着前方，一时没有开口。过了一会儿，教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问道：

“美砂，谁对你说什么了吗？”

美砂看了看夫人，不动声色地说：

“我说想坐坐冰排，他们告诉我说有人曾经从冰排上掉到海里……”

教授点了点头，再也没有开口。

五点五分，汽车到了明峰家。黄昏中的雪山显得格外白，而天空却相对暗了下来。

美砂走进二楼专为她准备的一个西式房间躺在床上。这间房子原来是明人的哥哥良人住的，去年他上了大学。房间里只有床和桌子，没有什么装饰品，显得冷冷清清的，但美砂却觉得这样更可以随便些。

美砂睡了近一个小时。刚躺下时，美砂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不知不觉困意袭来。其实她并没有睡实，只不过是似睡非睡的。

美砂睁开眼睛已经六点钟，外面完全黑了下来，雪也停了。美砂按动门旁的开关，打开电灯。白天透过露台玻璃窗所看到的庭院，只有灯光照射处显现出白色。

美砂呆呆地望着黑夜中的雪，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美砂开门一看，原来是夫人。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真对不起，我没帮您一起做。"

"看你，也没做什么，快去吃吧。"

"我还一点不饿啊。"

" 做的是火锅，可以吃得下。"

美砂来到一楼，见教授已经换上和服，正坐在桌前。

"纹别的文蛤火锅虽好吃，但这可是明峰家特有的冬季火锅，吃吃看。"

教授揭开呼呼冒气的锅盖。火锅里下有鲑鱼肉、贝类和蔬菜，这与纹别的火锅相同，与纹别不同的是，里面还下着鸡肉。总的看来，明峰家的火锅比纹别的好，给人以清淡之感。看来，在北方的冬天，吃火锅确实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佐料味鲜，加得合适，吃起来非常可口。美砂只是吃了些火锅里的东西，没有吃下去饭。

吃过饭，美砂帮助夫人收拾完碗筷，大家打起了麻将。

参加者有明峰夫妻、美砂、还有邻居开私人诊所的小泉大夫的夫人。美砂以外的三人也都不大会玩儿，正好是势均力敌。尽管这样，大家仍然觉得白玩没有意思，于是决定赌 每千分五十元的输赢。

也可能是大家牌出得慢，还没打上两圈，就已经十一点钟了。赢得最多的是教授夫人，美砂第二，教授战绩最不理想。

打完牌，小泉夫人走后，美砂往自己家挂了电话。

"是我呀！"

美砂刚说了一句，母亲便急切地大声问道：

"怎么了？有什么事了吗？

"没有。我现在在札幌，一切顺利。"

看来，美砂深夜往家打电话，引起了母亲的不安。

"你哪天回来啊？"

"我就为这件事给您打电话，阿姨让我住到下月的冰雪节。"

"你说得真轻松，住那么长时间，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快点回来吧！"

在冬季的夜里，母亲的声音非常清晰。

"可我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嘛。"

母亲追美砂回去，反倒引起了她的反感。

"什么？没有事？宫本和康子都往家给你来了电话。再说，也得给人家村井个答复。"

"真讨厌，不是已经告诉他不行了吗？"

村井是美砂这次旅行前一个月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他

毕业于私立大学中第一流的 K 大学，现在在商业公司任职，对美砂来说，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选。村井高高的个子，说话滴水不漏，讨人喜欢。

可是，村井这种处处完美无缺的劲儿反倒使美砂不满。美砂的这种情绪，也不一定是冲着村井，而是对父母为自己安排的美满婚姻的逆反。

“哪告诉了？你不是说一个人在旅行中再考虑吗？”

美砂记得自己确实这么说过，而妈妈以此为条件，答应了自己一个人外出旅行。

“我考虑好了，决定回绝他。”

“别说混话了。总之，你快点儿回来吧！”

母亲似乎在考虑不论怎样也得先把美砂拉回到自己身边。回到家里，再一对一地和女儿谈判，这样也许可以使她就范。

美砂突然想用一个歪点子吓唬吓唬母亲：

“我……”

说到这儿，美砂四下看了看。明峰家的电话安放在进门地板台的左侧，而且明峰家里的人都在里面的餐厅里看电视，餐厅的门关得严严的，他们不会听到美砂的说话声。

“我在这里有了喜欢的人。”

“什么？……”

母亲突然大叫起来。

“美砂，你说什么？”

“有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人。”

“美砂，你是在和妈妈开玩笑吧？”

“是真的，我可不是瞎说。”

“真不像话……”

母亲许久没有作声。手握受话器的母亲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美砂想像着，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的是真的？”

母亲似乎总算恢复了理智，郑重其事地问道。只是这么说一说，母亲就狼狈不堪了。听到母亲那哭也似的声音，美砂又不由得可怜起她来了。

“我只不过是觉得这个人挺好，您不用担什么心。”

“总之，你要马上回来！”

“可是，雪中的札幌有多美啊！”

“好了，好了！叫你阿姨来接电话。”

自己的恶作剧，看来带来了相反的效果。

“等一下……”

美砂回到餐厅，见教授一边喝着红茶，一边看电视。

“妈妈仍然把我当成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

“那当然是了。”

“哎？那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结婚嘛！”

“您这样看，可太跟不上潮流了。”

“啊，原来是我跟不上潮流了。”

教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不一会儿，夫人回到了餐厅。

“不知为什么，你母亲非常担心你。对我说不要宠着你，叫你快回去。”

“独生女嘛，不在身边母亲会寂寞的。”

“不是，妈妈是想把我早点拉回去，让我结婚。”

“那可是大事。”

“可是，我不愿意。”

“为什么?”

“经人介绍结婚,就太俗气了。”

“是这样的?”

夫人经美砂重新斟上红茶。

“其实,研究所里也有可以介绍给美砂的人呢。”

“谁呀?”

反对由人家介绍对象的美砂,竟然对教授的话产生了兴趣。

“秋叶怎么样啊?”

夫人向教授探询似地说。

“他今年二十八岁,家庭也好,我想很合适。”

在纹别,美砂没有听过秋叶这个名字。看来,他可能在札幌大学这边。

“可是,美砂不喜欢研究冰的人吧?”

教授喝着红茶说。

“谁说的? 我喜欢。”

连美妙自己也感到惊讶,她回答得竟是这样毫不含糊。

“别因为在叔叔面前,就勉强地那么说啊!”

“一点儿也不勉强,是心里话。”

“那么,见一见?”

“可是……

如果是纸谷会怎么样呢?假如夫人说的不是秋叶,而是纸谷,说不定美砂会高兴得不得了。

美砂感到自己的想法很可笑,因为自己见过纸谷,并且交谈过,已经不存在要人介绍见面的问题,要是喜欢他,自己主动去找他也就是了。

但是,尽管如此,明峰夫妇为什么不理解自己的心情呢?

自己没完没了地追问织部的事情，就说明自己对纸谷有意嘛。

说不定夫人是在考虑，既然自己已经知道纸谷和织部、仁科之间的关系，再把纸谷介绍给自己就不合适了。也可能夫人觉得纸谷与织部事件有关，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好的。

“那么，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先回东京？”

“我妈呀，真让人没办法。”

“她是不放心你嘛。”

自己可爱的女儿如果离开东京，到纹别去追一个男人，母亲会如何呢？美砂想着想着，渐渐觉得心里涌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勇气。

风　　信

一

美砂到达羽田机场时，东京一片晴朗。

望着蔚蓝色的天空，美砂这位从日本最北端回来的游客深切地感到，东京的天气平稳、安定，不像北方那样时雪时晴地瞬息万变。

在明峰家打电话的第三天，美砂踏上了归途，这次北海道之行总共用了六天时间。开始，美砂本来打算用一周或十天左右时间，信马由缰地多逛逛，但对独自外出旅行的一位女孩子来说，那种旅行方式是难以实现的。结果，美砂只是在教授的关照之下，游览了札幌和鄂霍次克。

但是，在这次旅行中，对美砂来说却有相当多的收获。

首先，美砂毅然决然地飞到了过去自己完全陌生的北海道，而且是在严寒的冬季。这时的北海道与东京蜂拥而至的夏季不同，没有凉爽，有的是寒冷和雪。也正因为如此，美砂看到了北海道的真正面貌。

再是，在游人几乎绝迹的时节，美砂看到了冬季的鄂霍次克海。恐怕就是住在北海道的人们，也并不了解严冬季节鄂霍次克海的真面目。

北海道与东京风土迥异，空气、天空、地平线、太阳，一切一切都与东京不同。美砂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体会到在同一个日本，人们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

美砂还感到，自己虽说是独自外出旅行，但终究还是做不到完全脱离父母。尽管自己嘴上说得强硬，但在离开东京的第四天，就想起家来，给母亲打了电话。那以后，又打了两次电话，还写了一封信。

所谓脱离家庭，只不过表现在外出旅行的形式上，实际上美砂的心时时刻刻都在与家里紧紧相连。在思想上、精神上，看来美砂还远没成熟，她还不可能完全脱离家庭、脱离父母。

对美砂来说，还有一个超过上面一切的最大收获，那就是她认识了一位身居北方的男人。

说美砂和他相爱了，可能有些夸大。因为即使美砂心里这么想，可对方却无所觉察，所以还只不过是单方面的。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一个男人牵动了美砂的心。

不管怎么说，总之，一个男人确凿无疑地出现在了美砂的面前。

当然，迄今为止，美砂也曾对几个男人有过好感。

比如从念高中时就很要好的吉冈辰也以及后来通过自己

的朋友康子认识的摄影家樱井，就是其中的两位。

与这些人见面、谈话，美砂虽然当时也觉得挺高兴，但过后也就再没有什么可以使人留恋的了。对纸谷却不一样，一想到他，美砂便心乱如麻，难以梳理清楚。

这就是爱吗？……

美砂坐在飞机里面，一直都在思考着这件事。

说这是爱，就太幼稚了。充其量，对方不过是在黄昏中与自己一起行走在冰原上的男人。而且，当时也没深谈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纸谷只不过是自己在旅途当中偶然碰到的路人，老是不断地在想他，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美砂之所以这样对纸谷念念不忘，也许是因为独自一人外出旅行的缘故。美砂在远离家乡的冬季的鄂霍次克遇到了纸谷，这对当时心里忐忑不安的美砂来说，也许更增加了吸引力。

如果不是在纹别，而是在明亮、喧嚣的东京的天空之下遇到纸谷，美砂便可能不会这样地被他吸引。

美砂不断地在心底里问着自己。她甚至想，这难道不是自己的一时冲动吗？

可是，美砂的回答却是否定的。因为即便去掉一时冲动的成分，纸谷留给她的印象仍然是强烈的。

对美砂来说，目前的这种情绪委实罕见，至少可以说，她是第一次对只是在旅行途中见过一面的人这样牵肠挂肚，思绪难断。

回到东京，想法也许会改变，美砂心里自语着，走下了飞机。

从羽田机场到目黑的家里，美砂乘的是出租汽车。如果在平常，美砂会先乘单轨电车到浜松，然后再换乘山手线电车到

目黑。可是，美砂今天双手都提着行李，上下车很不方便，再说旅费也剩了一些，于是，她想最后就排场排场吧。

汽车从羽田驶上高速公路后，美砂发现道路上的车还是那么多，而且正好赶上傍晚下班时间，车辆就更加宛如长龙。美砂离开东京只不过六天，但她还是怀念高楼林立的东京。望着路两旁的熟悉的建筑物，美砂感到自己终于回来了。自己本来因为讨厌人多车多的东京才离开的，但现在看到这些，心里竟觉得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说明，不管怎样，美砂到底还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

汽车在新桥离开一号高速公路，进入外环线。这时，太阳正要落进西面的高大楼房之后。虽然天空晴朗，但西方却升起了淡淡晚霞，似乎飘浮着空气粒子。

美砂望着天空的尽头，想像着鄂霍次克黄昏的景色。

不用说，鄂霍次克现在也已是黄昏。那里在地理位置上比东京偏东，所以，现在说不定已是太阳落尽，黑夜降临了。

一想到鄂霍次克，美砂便不由得想再去一览冰原。

如果现在再见到纸谷，美砂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向他直言一切，即使纸谷还是那样默默地站着，她觉得自己也能扑进他的怀中。

就算见到纸谷真的能那样，可现在自己才回到东京，想这些有什么用呢？

有了纸谷这么个人，自己今后还能平静地生活吗？美砂望着投在高楼上的夕阳，心中默默地想着，不觉突然涌起了不安。

五点半钟，美砂到了家。

“你回来了？”

母亲说着话，露出一副终于放下了心的表情。

“好像有点瘦了。

“是吗？”

虽说这些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但奔走在陌生的土地上，精神还是高度紧张的。

“这是我带回来的礼物，有爸爸和妈妈的，这个是给健司的。啊，这个是明峰家阿姨送的。”

美砂分完礼物之后，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换上了毛衣和平时穿的裙子。

房间和一周前离开时毫无变化，连暗红色的床罩也原封没动地罩在床上。

美砂换好衣服，走进餐厅，看着健司正拿着礼物看着。

“这东西很贵吧？”

健司正读大学，美砂送给他的礼物，是一枚镶着十胜石的领带针。

“当然贵了。在东京你根本没见过吧？”

“反正敬爱的姐姐买回来的东西都是便宜货。”

“你那样说，我可不给了。”

“不说了，我收下，谢谢！”

健司把领带针装到衣袋里，急忙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这东西挺特别吧，是海豹皮啊！”

美砂又向母亲说明带给她的礼物。

“是啊，不过，平常拎它去买东西，就太可惜了。”

明峰家送的礼物是圆木盒装的鲑鱼饭卷。红色的鲑鱼肉被用酒糟淹过，上面盖着矮竹的叶子，这是北海道特有的高级食品。

“你爸爸回来该高兴了。”

母亲马上把饭卷放进冰箱。

“我想喝杯咖啡，好像有点累了。”

美砂一反常态地从餐厅一直查看到厨房，尽管在她离开家的这几天哪儿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她还是想自己核实一遍，这可能是女人的特点吧。

“咖啡冲好了。”

母亲冲好了咖啡，和美砂面对面地坐到厨房的桌前。

“那件事是怎么回事？”

母亲刚坐下，便急不可待地问道。

“那天，你在电话里不是说碰到喜欢的人了吗？”

“啊！那是开玩笑。”

“真的吗？”

“因为你说让我回来，我看你罗嗦个没完，就那么随便地说说。”

“你不想想，谁家一个女孩子，一出去就是一个星期？你爸爸虽然嘴上没说，可心里也在惦记着你呢！”

“我已经是大人了嘛！”

“那么，电话里说的事真是开玩笑？”

“是的。”

母亲悬着的心似乎终于放了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再是，和村井的事，他提出来无论如何也要再见你一次。”

“不是已经告诉他不行了嘛！”

“那倒是啊，可是……”

看来，母亲对村井还在恋恋不舍。

“已经拒绝人家了，还去见面，不是太可笑了吗？”

“可是，人家这样提出来，不是看得起你吗？”

母亲说得也在理，有这么倾心自己的男人，美砂心里当然也美滋滋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就稀里胡涂地和他继续相处下去，否则，就太没主见了。

"还是应该干脆拒绝他。"

"我说，你对他哪点不满意？"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不想和他结婚。"

"真拿你没办法。"

"妈，你是想快点儿把我从家里撵走吧？"

母亲非要硬说服美砂，反倒增加了她的对立情绪。美砂对母亲的顶撞，也是在妈妈面前撒娇。尽管母亲老是没完没了地唠叨，但最关心自己的还是母亲。

"倒不是撵你走，到了年纪，结婚嫁人是理所应当的吧？"

"又是理所就当……"

美砂故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旅行之中，美砂是那样地想回家，但到家还没一个小时，她就厌烦起来了。

"总之，我的事就先放一放吧。"

"说得倒轻巧，那不很快就成为老太婆了。"

"成老太婆也不怕。"

因为谈起了美砂和村井的事，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就连母亲也知道，再硬劝下去，只能会引起相反的效果，她默默站起身，走到水池前。

也许因为刚顶撞过母亲有点后悔，美砂望着几日不见的母亲的背影，感到她似乎老了许多。美砂想，自己刚才话说得太冲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走到母亲的身边：

"妈，我帮你做点什么吧。"

"不用了。一会儿就该吃晚饭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对了，我得给康子打个电话。"

美砂说着，走到安在餐厅门旁的电话机前。

美砂在启程前的头两天，曾和内藤康子在涩谷见面。从在大学念书时起，两人就差不多天天见面，所以这次虽然分别才一个星期左右，但美砂竟感到似乎离开了好长时间。

三个月前，康子和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一个年轻医生开始接触，美砂也想知道知道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康子也毕业于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没有参加工作，所以现在应该在家。

电话铃响过三次之后，听筒里响起了康子的声音。

“康子，是我呀！刚刚到家。”

“回来了？美砂，我正等你哪。”

“有什么事了？”

“是啊，终身大事。”

说完，听筒里传来康子不好意思的笑声。

“看你装腔作势的，怎么了？”

“我告诉你，他向我求婚了。”

“那位庸医吗？”

“对。真让我吃了一惊。”

“庸医”是康子给自己那位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男朋友起的绰号。

“那你怎么答复的呢？”

“现在正在考虑之中。我想请你帮助参谋参谋，明天怎样？”

“好啊。”

“那么，明天下午三点在涩谷‘黑桃’见面。”

“黑桃”是两人经常会面的咖啡店，位于宫益坂的途中，比较安静。

"啊，对了，你一个人的旅行怎么样啊？"

"非常愉快！"

"那一定是有什么好事了"

"那就留给你去想吧！"

美砂故作姿态地说道。如果康子比自己先结婚，那不就只是自己臭到家了吗？美砂呆呆地想着。

二

美砂按约定时间于下午三点来到"黑桃"，一看康子已经来了。康子穿着白色的系着腰带的大衣，脖子上围着橘黄色的纱巾。

"好久不见了。"

两个人离开不过一个星期，可竟像一年没见面似地一个劲儿地摆着手。

"给你带来的礼物。"

"我真高兴。"

康子迫不及待地扯开包装纸，打开细长的盒子，只见里面装着一条玛瑙项链。

"啊！真好。"

"听说是十胜玛瑙，北海道的名产。"

"啊？北海道出这么好的东西吗？"

康子把项链放到胸前比试着。

"配白色的或天蓝色的连衣裙合适，太好了。"

康子又一次把项链放在胸前比了比，然后装到盒里。

服务员端来了咖啡。美砂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在东京的咖啡店里喝咖啡了。

"你这次去，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好，旅行的事先不谈，先说说你的事吧。"

康子有些害羞，习惯地用右手往上撩了撩头发：

"逸见两天前正式向我提出来了。"

向康子求婚的人叫逸见真树。三个月前，经康子的婶母介绍，两个人相识了。自那以来，两个人不时见面。

美砂曾在这家咖啡店和康子一起见过他一面。那时给美砂的印象是，他细瘦、苗条，有城市青年的派头，但总觉得像个稚气未脱的大孩子。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美砂，你说怎么办好呢？"

"当然他挺好啊。"

"是吗？"

"你母亲和家里人也赞成吧？"

"嗯，是啊……"

"他为人正派，又是医生，首先生活就不会有问题。"

"你说得可能是那样，但是，我可不想用这种标准去选择爱人。"

看来，康子对美砂说的"首先生活就不会有问题"这句话有些反感。

"结婚考虑的不是金钱、地位，还是人品。"

对这点，美砂也有同感。但是，美砂想，说女人结婚时丝毫不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是不真实的。尽管谁都说不是为了金钱、地位，但是实际上一般都是考虑的。

"他呀，虽然是外科医生，但却想不到是个懦夫。求婚时，就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行了嘛，可他却不，又是喝水，又是清嗓，最后竟脸朝旁边，慌慌张张地说：'你能和我一起生活吗？'"

康子边说边笑。美砂印象中的逸见是完全有可能这样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对他来说，那也是很难开口的事嘛。”

“像他那种样子，能做手术吗？”

“那当然能做了。”

不用说，求婚时的懦弱和使用手术刀是两码事。

“我告诉他说要考虑一下，但是，到星期六必须得给他明确的答复。”

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六还有四天。这四天，可能将决定康子今后的命运。

“他人倒不错，就是觉得有点神经质。”

“因为他是医生吧？”

“另外，他是长子，父亲现在在横滨自己开医院，他迟早也得回去。”

“那么，你就是院长夫人了。”

“他不过是刚出校门的新手。”

“可将来总会到那一步嘛。”

“我还没有决定和他结婚呢！”

“只要你说一声‘OK’，不就完了嘛。”

“对他说‘我同意了’？”

康子表面上装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但看得出来她心里已经基本决定答应逸见。尽管她说找美砂商量，其实只不过是想向美砂说说她和逸见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你们两个可以成为一对好夫妻。”

“真的吗？”

美砂虽然在向康子祝贺，但是心情却很矛盾。她固然为自己的好友喜结良缘而高兴，但同时也为自己将被撇下而难过。自己能和康子一起出嫁还好，剩下一个人可就太孤单了。

女人的价值不只是结婚嫁人。美砂本想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式，但一看康子已先于自己决定终身，便不觉就有些心慌。

“可是，这么说结婚就结婚，我总觉得有点不情愿。”

“为什么？”

“一结婚，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一起玩儿了嘛！”

“那你可以和他一起玩儿嘛。”

“那倒是。可是……”

可能由于说出了逸见的求婚，康子显很得兴奋，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望着她那喜气洋洋的神色，美砂不由得想开开她的心：

“这件事告诉川原了吗？”

在读大学期间，美砂她们曾和川原一起去九州旅行。从很久以前，川原就对康子抱有好感。现在，他给一位著名的摄影家当助手，康子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他如果听到这件事，会很失望的。”

“可是，他还太年轻，工作也不稳定啊。”

尽管康子说结婚不是为金钱，但看来她对这方面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对要结婚的女人来说，这么想是理所当然的，但美砂觉得，康子这么简单地就丢开了川原，倒是有点轻率。

“这样的事不说吧，该说说你的了，这次去北海道，没遇到什么人？”

一提到川原，康子有些扫兴，于是，她转变了话题。

“在飞机上，没有漂亮的男人向你献殷勤？”

美砂苦笑着，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

“干什么装模作样的，快说呀！”

“在纹别，遇到一个研究冰的人。”

"研究冰?"

"鄂霍次克海不是冻冰吗?就是研究冰的分布和流动等。"

对根本不晓得浮冰的康子来说,看来很难理解研究什么冰。

"整年都在为冰奔忙。"

"他是个美男子吧?"

"那倒不是。"

纸谷既非美男子,也不是英俊少年。从相貌看,倒是逸见居上。但是,纸谷却有着城市青年所不具备的沉稳。身体高大结实,并不秀气,但却是真正的男子汉的样子。

"他是个冷漠、简慢的人……"

"年轻吗?"

"已经快三十岁了。"

"是吗?"

康子毫无兴致地应答着。对现在的康子来说,也许对在北海道的穷乡僻壤、整天与冰打交道的人根本就不感兴趣。

可是,康子爱理不理的样子反倒激起了美砂的对抗心。美砂想,比起那孩子似的逸见,纸谷要胜强百倍。看来,康子并不懂得鄂霍次克的壮观,也不了解固守在那里的男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

"比起城市,我倒是喜欢那冰封雪盖的荒村。"

"可是,那儿冷吧?"

"冷,也可以生活嘛!"

"这么说,你是喜欢上了那位研究冰的人?"

康子直盯盯地望着美砂,两只大眼睛里充满疑惑。

美砂慌忙地摇了摇头:

"谈不到什么喜欢或者讨厌。"

"那么，你们都谈了什么呢？"

现在回想起来，美砂也记不清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美砂却记忆犹新：在纸谷的身旁，自己感到既安心，又酸楚。

"可真奇怪……"

康子叹了口气。其实，就连美砂自己也感觉到了奇怪。

"再说，你就是看好了他，那么远也不行啊。"

"为什么？"

"你想见他，也见不到嘛！"

"到春天，我还要去。"

"美砂，是真的啊？"

康子又睁大了眼睛。

"我看你差不多被他迷住了吧？"

"没有。"

美砂表面上否定，心里却的确觉得是这样。

"他哪能赶上前些时候人家给你介绍的那位呀。伯母也说，好不容易碰上个不错的人，可你却看不上人家，真可惜。"

"我不想靠人家介绍结婚。"

"介绍也有好的嘛！"

"反正我不愿意。"

美砂觉得自己有些过于固执己见了。也许美砂的这种劲头儿与康子不无关系，因为想与康子订婚的逸见就是经人介绍的。

"你可不要误会啊。"

美砂知道自己刚才不该那么说，但她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在结婚的事情上，我自己不认可不行。"

"这谁还不是一样。"

“父母归父母，得我自己做主。”

“明白了。”

康子有些扫兴，点了点头。

坐在旁边包厢里的男客离去了，接着走进了年轻的一对。两个人脱掉大衣，只见里面都穿着同样式样的条纹毛衣。

“反正，我们都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康子缓和气氛似地说。

“刚才，我是说自己。你还是应该和逸见结婚。和他结婚，可比和川原强得多。”

“你认为我是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才选择了逸见？”

“不是。”

“你那么想也可以。”

康子停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

“我还是要和逸见结婚。”

不出美砂所料，在见到美砂之前，康子已经决定了要同那位青年医生结婚。

“我们走吧？”

美砂首先起身离座，康子随后站了起来。

在收款处付过钱，两人来到外边。在冬季明亮的阳光下，汽车潮水般地奔流不息。

“还到哪儿去？”

“今天我想回家。”

不知为什么，美砂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康子完全赞同地点了点头：

“再见！”

美砂要回目黑，康子要去代代木，她们的方向正相反。两个人在忠犬八公的铜像前分了手。

这时是上午四点。

太阳已经西倾，但还保持着中午的温暖，形形色色的人走过美砂的身旁。十字路口的电光屏上显示出："现在噪音：76分贝"。信号由红变绿，行人一齐迈开了步子。

美砂被卷在人流之中，又想起了身居鄂霍次克的纸谷。

美砂回到东京一个月了，没怎么出门。

因为今年东京比哪一年都冷，再说，美砂也不愿意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更不愿意外出见人。本来，每周有三天时间一定得去学习茶道、花道。但现在连这些美砂也厌倦起来，终于不再去了。

可是，美砂在家并没什么事做。除了打扫自己的房间和帮助妈妈做一点儿家务外，差不多都呆呆地闷在房间里。当然也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美砂烦闷的情绪与康子的订婚不无关系。

美砂从北海道回来那天，听康子说逸见向她求婚了，那之后，似乎她已经正式答应了逸见。

美砂估计得出，自康子那次和她在"黑桃"谈话之后，又多次见过逸见。因为康子每次来电话时，总要说一遍关于逸见的事。

虽然康子总是说逸见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什么"他太冒失了"，什么"原来不知道，他竟然五音不全"，但听得出，她的内心是很高兴的。

有一次，美砂给康子打电话，说想和她见面，但康子却说因为逸见有约会，而拒绝了美砂。

过去的康子可不是这样，只要美砂说想见面，她就会立即跑来。美砂知道康子有了男朋友，并且已经正式订婚，再不能

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了，但对自己遭到拒绝，还是感到不舒服。

这一段时间，美砂总是在想，女孩子的友情，究竟是什么呢？

美砂和康子已有近十年的友谊。从上高中到大学毕业，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两个人一直形影不离。两个人无所不谈，什么事都一起商量。甚至对父母都不能说的话，两个人也互不相瞒。如此亲密的友情，却因康子面前出现一个男人而濒临崩溃的边缘。十年来辛勤培育起来的友情就这样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想不通。

美砂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急剧地拉开了距离。

也许是美砂过于多心了，因为此次只不过是康子已经和逸见有约在先，不能和她见面而已。只为这件事就说康子疏远她，其实是夸大其词 。

在美砂与康子会面时，康子大谈特谈逸见，也并非有别的用意。因为康子觉得美砂不是外人，所以就信口开河地说开了。对康子的话，其实用不着往心里去，两个人一起笑一阵，也就完了。可是，美砂却认为康子的话题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显然是她的偏见。

也许是美砂的确有些乖僻，也许美砂是在为朋友先于自己订婚而着急，也许是美砂对康子的美满良缘感到妒忌，所以，只为一次约会没成，便固执地认为康子对她疏远了。

如果说两个人的友谊行将崩溃，责任也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康子。对结成美满良缘的亲密朋友，美砂连真诚地祝福都做不到，可见她心胸的狭小。

尽管如此，美砂还是觉得康子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头。

也许康子觉得自己和美砂亲密无间，所以对她一切都无所保留，但美砂还是觉得康子对她与逸见的事谈得太多了。甚至对如何与逸见一起去西餐厅吃饭，如何压马路、逛大街也一无遗漏地向自己报告。对亲密的朋友兴高采烈地谈话，美砂本来应该静静地听着，但那没完没了谈自己男朋友的作法却使美砂气恼。

说话的人也许认为这样并没有什么，但是也得考虑听话者的心情啊！

所谓女人的讨厌之处，难道不正是这种只顾自己痛快，不顾他人的做法吗？自己再情不自禁，如果考虑到对方的心情，也就不会那样津津乐道自己和恋人之间那些无聊的事情了。自己应该再检点些，克制些。

总之，女人有了喜欢的男人，就会变得前后判若两人。

康子原来对医学本来毫无兴趣，但和医生一确立恋爱关系，便张口闭口“Kranke”、“ essen”地用起了德语。

好在美砂知道“Kranke”是“患者”，“essen”是“吃饭”的意思。

转眼之间，康子彻底地变了，变得一切都以自己的恋人为中心了。

美砂讨厌这种处处仰男人鼻息，自己无任何独立性的女人，她下决心固守自己的防线。

也许，这种处处按男人的好恶行事的作法，正是女人讨人喜欢的地方。

有了心上人，便可以不顾一切。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说不定这正是女人的优点。美砂左想右想，心里矛盾重重。

美砂甚至想，就在前不久，康子还对川原抱有好感，可现在她心里却只有逸见，由此看来，说不定自己也会在和村井的

相处中喜欢起他来。

当美砂表现出对村井不感兴趣的神情时，母亲曾不当回事地说：

“一生活在一起，慢慢也就喜欢了。”

美砂对母亲反击说：

“那么，妈妈当时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和爸爸结婚的？”

母亲一时语塞，说：

“那倒未必是……”

父亲、母亲是经人介绍结婚的，看来不会有热恋的过程，但结婚后感情却很好。

从这样的先例看，母亲的说法也不能说是片面的。

干脆和村井处下去算了……

突然，一种自暴自弃的想法闪过美砂的脑际。

什么爱，什么感情，与其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倒不如听从父母和大家的劝告，走一条更实际的道路。这样做，即使将来失败，也可以把责任归咎给劝说过自己的人们。

美砂思绪纷乱，竟然产生了这种念头。

美砂之所以这么想，无疑是因为她的感情变得太脆弱了。当然，这也因为她已经是二十四岁的年龄了。

美砂叹了口气，朝窗外望去。冬天的天空呈现出苍青色、薄云拖着长长的尾巴在轻轻飘流。虽然仍觉得寒气袭人，但毕竟已是二月中旬，那苍青色的天空也掺进一丝温柔。

马上就是春天了。

美砂想起了遥远的鄂霍次克。那冰雪覆盖的海岸现在会怎样了呢？

按纸谷的说法，从二月过半冰便开始变酥，三月末就要离岸。也许现在冰的边缘正渐渐开始变薄，随处都有蓝色的海面

露出。

“我还要去啊！”

美砂轻轻地自言自语。

在春天尚远的北国，纸谷他们在干什么呢？现在，他们仍然穿着那种带海豹皮的登山服，脚蹬沉重的棉皮鞋在冰上行走吗？或者是正坐在雷达前凝视着远方的冰面？

美砂从北海道回来之后，曾给纸谷和藤野分别写了表示感谢的信：给纸谷的信只是形式上的东西，不外乎对他带自己游览冰原表示感谢。给藤野的信用语比较随便，并特别嘱咐他不要把一些事情告诉明峰教授。

给纸谷写信时，美砂一再告诫自己要写得自然些，但因为过分注意，反倒把信写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在寄信的同时，美砂还给研究所寄去一筒干紫菜，以表示自己的谢意。

美砂的信寄出一周之后，收到了藤野的回信。

藤野在信中写道，纹别依然多雪，昨天，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雪中进行了橄榄球比赛，他所在的红队取得了胜利。藤野的信中还写道，现在，袭来了暴风雪，因担心冰发生急剧变化，他和纸谷正彻夜监视在雷达前。在信的最后，藤野为自己辩解说：“我对明峰教授只是说您喝了一点点酒。”藤野还说：“您三月份还来吧？我们全所的人都在等待着您的到来。”

美砂读完藤野的信，又开始盼纸谷的信。可是，自己的信寄出已经半个月，纸谷仍然音信皆无。

美砂再不抱幻想了，在收到藤野的来信十天之后，美砂又给他写了封信。这封信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要说的事情，只是说自己现在很好，三月一定再去纹别，但具体时间还定不下来。

美砂在给纸谷寄信时就估计到了他不会回信。

如果问她为什么，她也说不出理由，只不过是第六感而已，但结果却完全不出所料。

老实说，对纸谷没有信来，美砂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放下了心。

因为这样自己便可以忘掉纸谷，美砂自己解劝着自己，觉得心里想开了。

但是，这不过是美砂的自我安慰而已，实际上内心深处是真的想开了吗？美砂自己也不敢承认。

尽管美砂寄给纸谷的信已经一个月了，但每当邮差来送信时，她仍然心存侥幸地去翻看邮件。美砂虽然心里在想纸谷不可能来信，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一封一封地寻找纸谷的名字。

分明知道他不会来信，自己怎么还这样做？美砂一次次地后悔，然而却又一次次地重复。

美砂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想着想着，时间到了中午。本来预定下午到自由丘茶道老师那儿去，但今天美砂却毫无兴致。美砂仍旧呆在房间里没动，刚拿起昨天才起头的毛衣想织，楼下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美砂！"

母亲叫过两次，美砂来到了楼下的休息室兼餐厅的房间，见母亲正坐在桌前看信。

"干什么啊？"

"你的信。"

美砂接过信，从那毫无棱角、缭草的字体上，一眼就看出了是藤野写来的。

"冠省"

藤野的信总是用这两个字开头。

还没等美砂逐行看下去，信中间的"纸谷"两个字一下子

跃进了她的眼帘。美砂越过信的前半部分，索性从中间看了起来。

“下周末，纸谷为商讨研究所的经济预算和学术考察队事宜，将去东京。”

这句话，藤野写得清清楚楚。

看到这里，美砂急忙又从头读了起来：

“您一切都好吗？我们一如既往，整日都在冰雪之中。”

接着，藤野写道：一周之前，这里举行了冰雪节。码头的广场上竖起很多冰雕，晚上，还在广场附近的冰面上举行了冰上狂欢晚会，商会的职工和孩子们扮起各种面相上场表演，各色的电灯辉映着冰雕，确实很美。

一般的冰雪节，差不多都用雪塑像，而这里却用冰雕像，这就更加显示出了纹别的特点。

“再是，下周末，纸谷……”

写到这里，一行正好到头，下一行接着写道：

“为商讨研究所的经济预算和学术考察队事宜，将去东京。他在那里可能住二到三天，住处为新桥的东都宾馆。有时间您可以去看看他。我要是去东京，会马上去看您，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去。”

写完这些之后，藤野接着谈起了七月将去格陵兰考察冰川的事。

信中所写的其它事情对美砂来说倒无关紧要，现在，最牵动她心的是纸谷将来东京。

下周末，应该是星期六、星期日，即十六日和十七日。纸谷到东京的目的是商讨研究所的经济预算和学术考察队的事，那么他就要去文部省交涉或参加学术会议论证。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应该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到达东京，

因为政府机关星期六半天休息星期日全天休息，迟来就办不成事了。

纸谷要来了……

想到这儿，美砂的心情豁然开朗。她的心简直像六月的天气，刚才还沉云密布，但现在却万里阳光。美砂竟情不自禁哼起了小曲。

"美砂，你怎么了？"

母亲不解地抬头望着突然变得喜气洋洋的女儿，

"有什么好事儿吗？"

"没有啊。"

美砂生怕暴露秘密似地把信藏到身后，然后手舞足蹈地回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

"好——！"

本来不是什么特别需要下决心的事情，但美砂却不由得冒出这样一句话。

美砂坐在自己的桌前，把信又看了一遍。

一点儿没错，信上确实写着纸谷要来东京。

但是，美砂又多少有些担心，因为信不是纸谷写来的。如果纸谷想见自己，本应该由他自己写信。他自己没写信来，说明他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打算。

难道他想悄悄地来，再悄悄地回去吗？

我这样地盼望着他来，难道他不知道吗？

美砂突然间气得不得了，但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自己这样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纸谷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对他有好感的。

虽然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对所接触的女性的心情有所察觉，但是，自己和纸谷只是第一次见面，而且也没向他表露过

什么，又怎能要求人家明白自己的心呢？

纸谷之所以没写信告诉自己，也许他觉得和自己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如果写信，是给人家添麻烦。

再说，纸谷也不是那种好交际的性格，可能他觉得一个人到东京悄悄地办完事就回去更好。至少可以说，纸谷不是想在东京和女性约会的那种人。

纸谷没写信告诉自己，不会是因为对自己有什么恶感。

可是，这样一来，藤野就是节外生枝了。

藤野可能在想，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会高兴。

可是，藤野并不知道我对纸谷的好感。虽然藤野可能从向他打听织部事件中看出自己对纸谷感兴趣，但她不会知道自己对纸谷竟是这样地念念不忘。看来，藤野告诉自己纸谷来东京，可能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但是，如果藤野只是出于这种想法，就没必要把纸谷要住的宾馆也告诉自己了。从信上看，藤野简直是在动员自己去见纸谷。

也说不定藤野知道自己对纸谷抱有好感，所以才把他要来东京的消息告诉自己的。

从藤野的举动行为可以看出，似乎他对自己有意，那么他这样做，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他不知道让自己接近纸谷对他不利吗？也许他宁可自己做出牺牲，也要有意这样去做。这可能就是男人的可贵之处，它不同于女性之间的友谊。

一纸书信搅得美砂心绪不宁，高兴与不安、盼望与疑虑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美砂，吃午饭啦！”

楼下传来母亲的声音。

“听见了！”

虽然美砂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但对母亲的回答却比以往响亮得多。

美砂又考虑起一周后纸谷来东京时该怎么办。

藤野的信中只写着纸谷周末来东京，并没写明具体时间。当然，给研究所或藤野打个电话马上就可以问清楚，但美砂对此犹豫不决。

首先，打电话本身就有点小题大作。再说，从东京打长途电话问这样的事，就会使人认为自己是在急不可待地盼望着纸谷的到来。

作为美砂本身，也有自己的自尊心。自己再想念人家，可人家却连封信都没有，光是自己一味地主动出击，实在是不够体面。美砂想尽量争取让对方主动提出和自己见面。

向藤野问这样的事，美砂也羞于启齿。再说，藤野本来就怀疑自己对纸谷有意，这样一问，就等于告诉他这是真的。反正纸谷要住的宾馆已经知道了，又何必这么着急呢。

也许，过两天说不定纸谷会有信来，就先等着吧。假如真的没信，等到星期五或星期六再往宾馆挂电话也耽误不了什么。

美砂坐立不安，连自己都感到自己讨厌，仿佛自己的脉搏都在和着纸谷的跳动。

但是，美砂却因此有了生气。只不过是听说纸谷要来，自己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美砂虽然感到自己可笑，但事实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

“本周末，他要从北海道到东京来。”

在接到藤野来信的三天之后，美砂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告诉了康子。

“是吗？来看你？”

“是为商量研究所的经济预算和其它一些事。”

“但是，也是为了看你吧？”

“那谁知道啊？”

美砂故意歪着脑袋，话里话外似乎在说，算是叫你猜对了。

“北海道和东京结成的恋情，多浪漫啊！”

美砂望着康子羡慕的表情，想起她和自己大谈逸见时的情景，觉得自己这回报了一箭之仇。

“那么，就祝你周末愉快啦！”

美砂点了点头，但心里却有一丝不安，因为她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纸谷呢。

在美砂的不安之中，周末渐渐临近。

结果，纸谷到底没有任何动静。

美砂想，自己何苦要这么故意逞强呢？早点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不早就放心了吗？不过，现在就是再后悔，也是六月下种，晚了三春了。

犹豫来犹豫去，在星期四的傍晚，美砂终于下决心拨通了东都宾馆的电话：

“一位叫纸谷诚吾的人住在你们那儿吗？”

美砂问过之后，电话员把电话转到了总台：

“纸谷先生订了房间，但现在还没到。”

听到总台的回答，美砂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要住到哪一天啊？”

“从今天晚上开始，住到十六号。”

十六号是星期六。看来纸谷要在星期天回北海道。

“那么，谢谢您了。”

美砂向看不到的对方低头致谢，放下了听筒。

不管怎样，总算搞清楚了纸谷已经来到东京。

今明两天，机关、单位都是正常上班时间，纸谷也一定很忙，如果星期六晚上他有空也行，但是，这也得提前和他打好招呼。

晚饭之后，美砂几次都想往宾馆挂电话。

他已经回去了吧？八点、九点、十点，美砂不时地看看表，几次想下楼打电话，但刚迈两步又都停住了。美砂想，说不定纸谷还会给自己打电话呢。

可是，一直等到十一点钟，仍不见有纸谷的电话。美砂对自己说："明天一定要往宾馆打电话。"说着她上床躺下了。

第二天，是去自由丘茶道先生那儿学习的日子。美砂中午离开家，下午三点便回来了。母亲什么也没说，美砂知道仍然没有纸谷的电话。

想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自己把家里的电话号只是告诉了藤野，并没有告诉纸谷，但是自己竟以为纸谷也会知道，这不是有点太不切合实际了吗？

美砂想，不能这样再等下去了，否则将错过机会。六点钟时，美砂拨通了宾馆的电话。

"请稍等一下。"

在电话员简断地回答之后，突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喂！"

一瞬之间，美砂屏住了呼吸。没错，这就是在冰原曾听到的纸谷的声音。

"我是竹内美砂。"

"啊。"

对方的声音中断了一下，马上又接了上来：

“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是从藤野那儿知道的，您要来东京。”

“是啊？”

“我估计您该到了，所以就挂了电话。”

“我刚刚从外边回来。”

听起来，纸谷的声音比在鄂霍次克时响亮得多。

“您身体好吗？这次进京做什么啊？”

“为研究所的预算和学术考察队的事情。干这种事我并不擅长，可是明峰教授非让我来不可。”

让纸谷来东京，是教授的特殊照顾吗？不致于这样吧？美砂想着，心里有些不安。

“谢谢您前些天给我的信。”

“哪里……”

“美砂停了一会儿，说：

“您要住到几号啊？”

“星期天回去。”

“白天有事，晚上倒没有什么事。”

美砂盯着对面的墙壁，接着一横心说道：

“去纹别时，承蒙您的关照，如果方便的话，想一起吃顿饭。”

“请我吗？”

“当然是了。”

“那点儿事情，您不必客气，只不过是带您在冰上走了走。”

“但是，我却感到非常愉快。明天晚上怎么样啊？”

“我倒没什么事。”

“那么，六点钟……”

美砂说着，感到非常可笑，这不是男女正好颠倒过来了吗？

三

次日下午五点，美砂走出目黑的家。

从美砂家到新桥的东都宾馆，乘电车有三十分钟就足够了。约会时间为六点，美砂动身是早了点儿。但她想早些赶到，在宾馆大厅休息一会儿也就是了，反正不能耽误约好的时间。

从昨天晚上开始，美砂就一直在为穿什么衣服去见纸谷大伤脑筋。

时序已是二月中旬，阳光已经颇具春意，白天基本上用不着穿大衣了，但晚间却仍然很冷。美砂去北海道时正值严冬，因此她全身上下穿的都是毛质的衣服。东京已是初春，美砂的衣着比那时时髦了一些。

美砂身体纤细、苗条，脸型微圆。美砂曾想，自己的脸再长些就好了。但是，大学的同学却说，像现在这样正恰到好处。圆圆的脸，微微上翘的鼻子，正是讨人喜欢的地方，可以给人以亲近之感。美砂虽然觉得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她还是认为那种端庄、高贵的长相更理想。

这张可爱的小圆脸，与奇特的服装格格不入，那种典雅的衣服就不相称，年轻人喜欢穿的流行服装倒很协调。本来穿夹克衫和牛仔裤就蛮带劲儿，但美砂竟觉得穿这种衣服不成样子。

想来想去，美砂最后穿起一件织有大象图案的毛线衫，外面穿上纯绿色的西服套装，为的是增加一点大人气。里面的花格衬衣为法国的产品，脖子上戴上了一条红色的项链。

"大学时的同学从外地到东京来了，我去看看她。"

到关键的时候，美砂竟能对母亲脸不红心不跳地编出谎话来。

美砂于五点四十分钟到了东都宾馆，离约定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她与纸谷约定的见面地点在宾馆正厅，但她却没有走进宾馆，而往新桥车站方向走去。

虽说自己很想和纸谷见面，但提前那么多时间一个人等在那里，面子上总觉得过不去。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自尊，还是晚到五分、十分钟的好。美砂边走边想，通过电车道上方的架空铁桥，朝银座方向走去。

时逢星期六傍晚，街上随处可见对对年轻的情侣。平常美砂看到这样的情形时，总有种失落感，而现在的心情却全然不同，她似乎觉得自己也进入了他们的幸福之中。

美砂在新桥一带转了转，又回到了东都宾馆，这时已是六点五分。美砂轻轻地抻了抻风衣领子，走进了宾馆大厅。

大厅由入口向左长长地延伸，端头是个小咖啡点。因为正是黄昏，出入的客人很多，美砂穿过人群，在大厅中央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

进门之后，美砂觉得东张西望的会显得不雅，所以几乎是目不斜视地走到大厅中央，她没有看到纸谷。美砂坐下之后，又朝大厅的另一端望了望，仍然不见纸谷的影子。

怎么回事呢？只不过才晚到了十分钟，说不定他马上就会到的。本来自己故意晚来了一会儿，但遗憾的是仍然赶在了纸谷前面。

美砂把挎包放在膝盖上，微微地低头坐在那里，摆出一副非常平静的样子。

大厅里，进进出出的人仍然很多。坐在美砂旁边的一个女人，因为要等的男友已经来到，站起身走了。美砂旁边空出的

位子，又立即坐上一位年长的妇女。美砂看了看表，已是六点十五分。

不会有错儿，昨晚在电话中约定的就是六点钟，因为时间是美砂说的。纸谷不像那种不遵守时间的人，虽然他对小事不特别在意，但起码能对自己的话说到做到。

美砂知道，老是焦急地看表有失体面，但她的目光还是不时往手腕上滑。

六点二十分，美砂坐不住了，她想去总台问一下纸谷是否在房间。

美砂站起身，刚要往总台走，这时，只见门外急匆匆地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身穿深蓝色的风衣，右手提着皮包，头发显得有些乱。

他就是纸谷诚吾。

美砂就势站在原地，等待纸谷走近。

纸谷似乎一进门就看到了美砂，径直朝她走来。

"哎！"

纸谷走到美砂跟前，微笑着。这时，美砂似乎刚发现纸谷似地作出了笑脸。

"回来晚了，真对不起，让您等了。"

"没什么，只不过等一会儿。"

"会议拖长了，一结束，就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

看来纸谷是从车站跑回来的，他气喘吁吁。想到纸谷为自己这样急急忙忙地往回赶，美砂刚才的烦躁情绪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久疏问候，谢谢旅行时您对我的关照。"

比起一个月前，纸谷的脸显得有些消瘦。也许是因为穿着风衣，他身上已不见在冰原上看到的那种精悍，但是那张被雪

蚀黑的脸却仍然透出坚韧。

“请稍等一下，我把它送到房间去。”

纸谷指着手中拎着的皮包对美砂说。皮包沉甸甸的，似乎装着文件、资料等。

“请去吧，我在这儿等您。”

纸谷到总台取出钥匙，走进了电梯间。

美砂放心地深吸了一口气，朝外面望去。玻璃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美砂望着无边的夜空，心情宁静地在等待着纸谷。

还不到十分钟工夫，纸谷便回来了。纸谷穿着灰色的西装，系着条纹领带，右手拿着风衣。

“我们到哪儿去吃饭吧。”

“今天晚上我请客，作为上次去纹别时的答谢。”

“您不必那么客气。”

“好吧。去哪儿好呢？我可是哪儿也不知道啊。”

“我也是……”

对这一带美砂也不太熟悉，她和康子等常去的地方，多半为涩谷或原宿。

“您想吃什么呢？”

“我吃什么都可以，要不，我们就吃烤牛排吧？”

“好，跟我来吧。”

纸谷说完，迈步走在前面。两个人乘电梯来到地下，只见在拱顶的商店街右侧，有一家专营烤牛排的西餐店。

两人选一张靠里面的餐桌对面坐下，服务员马上过来等待点菜。纸谷看了看菜谱，要了里脊和葡萄酒，美砂觉得吃不下那么多，要了薄牛排。

“您很忙吧？”

服务员离去后，美砂重新望着纸谷问。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研究学术考察队的事，中途不好随便溜出……"

"考察什么啊？"

"格陵兰的冰啊。"

"您参加考察？"

"初步决定去。从现在商量的情况看，要在七月初动身。"

盛夏时节，他又要为探冰去北极了。美砂为自己抓不住纸谷的心而焦急。

"那儿冷吗？"

"并不像我们想像地那样冷。"

服务员拿来葡萄酒，给两个人斟上。纸谷用右手拿起杯子，微微向前伸了伸，做出干杯的样子：

"请喝吧！"

"好。"

美砂只盯着纸谷的眼睛，把酒杯贴到了嘴唇上。

"突然打电话给您，感到意外吗？"

"没……"

听到纸谷不太在意的回答，美砂突然觉得气得不得了，看来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自己急切的心。可是，当美砂一看到纸谷那张被雪蚀黑的脸时，就又忘记了恼怒。

"研究所的其它几位都好吗？"

"都很好。"

服务员端来了烤牛排，分别摆在两人的面前。铁板的余热，还在烙得肉吱吱作响。纸谷似乎饿了，急急忙忙地吃了起来。纸谷吃得很香，看上去非常痛快。

"您要来东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美砂虽然从心里讨厌那种动不动就发牢骚的人，但还是不由得说了出来。

“我怕随便打扰，给您添麻烦。”

“您要来东京，是藤野写信告诉我的。”

“他一直都想来东京呢。”

那您不想来吗？美砂想这样问纸谷，但忍住了。

“您明天几点钟走啊？”

“飞机下午一点从羽田机场起飞。”

“什么时间回纹别呢？”

“在札幌住一宿，后天回去。”

一瞬之间，美砂头脑中闪出了纸谷和仁科杏子的事。

难道他真的去见仁科杏子吗……

美砂暗暗地观察着纸谷的神色，而纸谷只是默默地吃着饭。

“到札幌后，您去明峰先生家吗？”

“想去一下，有什么事需要转达吗？”

“没有。”

美砂摇了摇头，接着又说：

“请不要告诉他在东京见到了我。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个老头儿爱取笑人。”

“明白了。”

不知纸谷明白了什么，他顺从地点了点头。

“是明峰先生决定让您来东京的吗？”

“那倒不是，是先生推荐我参加学术考察队的。”

美砂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纸谷和仁科杏子的事，但在现在这种场合下却难以开口。

八点钟，两个人吃完了饭，现在离分别的时间还有一段时

间。纸谷抢先拿起传票，站起身来。

“哎呀！应该由我……”

“不！让我付吧。虽然工资不高，但我总还工作啊。”

纸谷半开玩笑地说。美砂没有作声，他觉得纸谷的话中有几分对自己的揶揄，因为自己只是无所事事地闲呆在家中。

宾馆大厅上仍然人来人往。美砂感到自己还有好多话要说，这就分开，太扫兴了。这时，纸谷又开口了：

“再呆一会儿好吗？”

“好。”

美砂一下子放下了心，点了点头。

“上面有酒吧间，去那儿坐一会儿好吗？我怕去外面迷路，总是在宾馆里面喝酒。”

纸谷仍然独自朝电梯间走去，全然不顾身旁的美砂。

真是个冷血儿，美砂心里虽然这么想着，但还是不得不跟在他身后。

酒吧在十三楼。地板上铺着草绿色的地毯，夜晚的东京就在眼下，那条异常有亮的灯河，无疑是银座大街。

纸谷要了兑水威士忌，美砂要了度数更低的酒。

“请！”

纸谷这次只是把酒杯向上举了举，没有往前伸，接着便自己喝了起来。

在酒吧间的一角摆着不少赏叶植物，那里有一架钢琴，一个长发女郎在唱着法国流行歌曲。纸谷闭口不语，只是呆呆地望着唱歌的人。

“上次，明峰先生问过我，愿不愿意到研究室工作。”

美砂本想给纸谷一个出其不意，但纸谷却神色依旧，只是问道：

“是我们的大学吗？”

“听说以前有一位女性曾在那儿工作。”

话一出口，美砂头脑中挑衅的话接踪而至，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

“她长得很漂亮吧？”

纸谷没有回答，仍在默默地喝着酒。美砂感到，在纸谷的沉默中，充满了对那位女性的爱恋。

“她是性仁科吧？”

听到这里，纸谷放下手中的杯子，转过头看着美砂：

“您为什么……”

“是藤野告诉我的。”

纸谷转过脸去，望着窗外的夜空。在酒吧间淡淡的灯光里，他那雪蚀的黑脸膛显得有些发青。

“藤野说了什么吗？”

“只是说那位女性的恋人死了……”

“这是真的吗？”

纸谷默默地捺了捺垂在额前的头发。

“他可也真是，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怎么还死呢？”

看来纸谷不想涉及这件事。美砂想，对人家极力回避的话题，自己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为了调解一下自己的情绪，美砂喝了一口酒。

“今年浮冰开始活动还是三月吗？”

“三月末吧。”

“我想去看看。”

美砂把目光移向窗外。那夜晚的灯火，仿佛像漂流在蓝色海洋中的冰块，闪闪发光。

“一定会很美呀！”

美砂又重复了一遍，可纸谷却仍旧一声不吭地吸着烟。这个人为什么不理解女人的心情呢？怎么这么迟钝呢？美砂又生起气来。

“我想在我的房间里挂上浮冰飘流的照片。”

“啊，照片嘛，正好我带上了。因为是学术用的，可能不大有趣，但也有二、三张不错的。您要是喜欢，等会儿走时送给您。”

“那太好了。”

刚才有些沮丧的美砂又兴奋了起来。

“我真想到明峰先生那里工作。这可是心里话。”

“……”

“老是这样呆在家里帮母亲做家务真没意思，我想离开家独立生活。”

“可是，那也没必要非去札幌啊。”

“在东京不行。家在眼前，闹不好还是离不开父母。”

纸谷把吸剩的烟头放到烟灰盒里蹭灭。他的手指修长，但却很结实。

“您的父母亲能同意吗？”

“只要我想去，不同意也没用。”

“北海道可冷啊。那里不光是晴天，还有暴风雪的天气，严寒刺骨的天气。”

“我不怕。”

谈话之间，美砂的胆子大了起来。

“这么说您别见笑，呆在家里父母还老张罗给我介绍对象。”

“介绍个没有共同志趣的人，让我草草地结婚，讨厌死了。”

对美砂的话，纸谷如何理解呢？至少可以听得出，美砂是在绕弯向纸谷表示爱情。

但是，纸谷仍旧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手中的酒杯。

"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喜欢您的人一定很多吧？"

"那样偏僻的地方，谁愿意去啊！"

"那可不见得。在大城市里整天呼吸混浊的空气，哪有鄂霍次克的新鲜哪！"

"您这么说，是因为还不了解凶恶的鄂霍次克啊。"

"凶恶的鄂霍次克？"

"有时海天一起疯狂地咆哮。"

纸谷眼睛望着窗外，似乎想起了远方的冰海。

也许正如纸谷所说，当鄂霍次克暴怒时确实令人恐怖，城市和人都只能死一般地等待风暴过去。

但是，美砂头脑中的鄂霍次克却全然不是这样，她想到的只是暴风雪过后的蓝色的大海和万里晴空，她眼前出现的只是降雪之后，人们出来打扫的快活表情。

"那么可怕的地方，您为什么一直不离开呢？"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但是，如果您要求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大学工作吧？可您却不回去，这就叫人不明白了。"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清楚，我爱鄂霍次克。"

"爱……"

美砂欲言又止。

他爱鄂霍次克的什么呢？是大海？天空？冰原？还是在

那里消失的人？或者是与那位消失了的人有关的女性？

纸谷会不会是因为避免与仁科杏子见面不去札幌工作呢？即使不见面，他也会因为与仁科杏子住在同一个城市而感到难过，所以才不回去吧。

“我如果在明峰先生那里工作，对您不方便吧？”

“不方便？”

“我总觉得会给您添麻烦。”

“这有什么关系。您如果能去研究室工作，大家都会高兴嘛。”

“说不定我还要经常去纹别呢。”

“好啊……”

酒吧间一角的钢琴停止了演奏，只有唱机流出缓缓的音乐声。

美砂扭头看了看柜台，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满了人。

美砂悄悄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九点钟。

“我们走吧？”

纸谷把烟揣进口袋，站了起来。

“这回由我来。”

美砂抢先拿起传票，朝收款处走去。

美砂付过款，走到电梯间前，纸谷正等在那里。

“刚才说的照片，您今晚带回去吗？”

“现在给我可以吗？”

“照片在房间里，请跟我来。”

纸谷按下七楼的电钮。电梯里除了一对年长的外国人夫妻外，就是纸谷和美砂。

电梯到七楼停了下来，门一开，纸谷首先走出，美砂跟在他的身后。

纸谷的房间在楼厅左面走廊的中间，门上标着718号。纸谷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间的门。

“请进！”

美砂犹豫了下，接着走了进去。

纸谷住的是单人房间，进门右侧有一张床，床那边靠窗摆着写字桌和椅子。

“请等一下。”

纸谷把房间里唯有的一把椅子拿到美砂面前，然后打开了放在行李架上的皮包。房间拉着窗帘，写字桌上的电灯放出淡淡的光。

“就是这些。”

说着，纸谷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纸袋。

“您看好哪张，就请随便拿吧。”

美砂从纸袋里取出照片。

既有从空中拍摄的冰原及其龟裂，也有冰块的特写镜头。有的照片上还可以遥遥地看到鄂霍次克的天空以及盖雪的海岸城市。照片有近二十张，全都是黑白的。

“这些都是您拍的吗？”

“不，有我拍的，也有别人拍的。”

“这是什么啊？”

照片的近处为盖着雪的拖到岸上的船只和灯塔，稍远处是冬季的海，而遥远的海天交接之处，竟横着一条笔直的白线。

“啊，那是冰正到达的地方。”

“这条白道道是冰啊！”

“因为离得远，所以看上去像条白线。这样的冰带一形成，冰带到海岸之间就没有波浪了，也就是说变成了无声的海。”

“这么说，这条白色的冰带正在向海岸靠近了？”

“这张照片是下午四点拍的，也就是冰靠岸的七、八个小时前。”

看着照片，美砂想到被冰带阻隔的、波浪骤然绝迹的鄂霍次克海。那白色的冰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冰冻季节，既壮观又令人生畏。

“这张给我好吗？”

“可以。一张够了吗？”

“那么，这张我也带着。”

美砂又找出一张。这张的画面是冰已经靠岸的鄂霍次克海和白皑皑的雪山。

“用口袋装一下吧。”

纸谷从皮包里又拿出一个纸口袋，把两张照片装了进去。

“谢谢您了。”

美砂伸出手去接照片，发现纸谷宽阔的胸膛离自己很近，那突出的喉结，系着领带的脖子就在眼前。

美砂抬起头，正好与纸谷那直视的目光碰到一起。

美砂一阵心跳，急忙躲开纸谷的视线。这时，纸谷说：

“我送您下楼。”

美砂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点了点头：

“您明天还是得回去吧？”

“是的。”

纸谷首先走出房间，等美砂出来后，又回身关上了门。

听到关门声，美砂紧张的心舒缓起来了，但同时又有一种缺憾的感觉。

四

第二天，美砂于中午十二点三十分钟来到羽田机场。昨天晚上，纸谷说他乘下午一点钟的飞机回去，对此，美砂再没有多问。因为美砂知道，下午去札幌的飞机只有两次，一次是一点十分的日航班机，一次是一点五十分的全日空班机。

美砂想，不论纸谷乘其中的哪次飞机，只要自己十二点三十分前到达机场，就能见到他。

美砂总感到昨晚与纸谷的分别方式太公式化了。当时，尽管美砂故意装出一副格外轻松的样了，但事后她却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什么。

美砂离开家之后，曾考虑自己没经纸谷同意就去送他，是否不妥。

昨天晚上分别时，美砂没说自己要去机场，所以纸谷恐怕料不到美砂能来。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突然在机场出现，纸谷一定会感到意外的。这倒也无所谓，如果他和另外的人一起同行，那就不好了。

美砂本身也奇怪，自己为什么就认定纸谷是单独一个人来东京的呢？

说不定纸谷是和大学的同事一起来的，也说不定还可能是和哪个女人一起来的呢？

美砂想，自己昨天晚上去了纸谷的房间，房间是单人的，看来不大有和谁一起来的可能，但她还是放心不下。

如果纸谷有同行人，自己偷着看看他，回来也就是了。如果真有女人和他在一起，那反而更好，自己从此也就死心了。

美砂就是这样一路胡思乱想，到达了羽田机场。

候机楼大厅挤满了人。时值中午，正是客流高峰，而且正赶上临近高考。

美砂一进国内航线候机场，便径直朝去往札幌的验票处走去。

一点十分起飞的五一三次航班已经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二十几名乘客排在那里，其中却不见纸谷。

美砂突然发现验票处旁边的告示板上写着：因札幌地区有暴风雪，飞机可能不能降落折回。

去往札幌的验票处附近一片混乱，也许原因就在于此。

美砂离开验票处，找到一处能看到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靠着柱子站在那里。

从人们的装束就可以看出班机是往北飞的。办理登机手续的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围巾。东京的天空一片晴朗，而飞机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却正是狂风大雪。美砂感到不可思议。

美砂看了看表，已经是十二点五十分。

纸谷是怎么了？如果乘这次飞机，他也该来了。也许他要乘的是下一次的全日空航班或者是他知道了札幌的天气状况，决定晚走了？美砂又一次朝候机厅门口望去。

候机厅门口仍然拥挤不堪，一对看来是旅行结婚的夫妻夹杂在人群之中。

大厅门口终于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深蓝色的风衣，黑色的皮包，正是纸谷。他只身一人，跑也似地朝验票处赶来。

美砂等纸谷办完登机手续，把搭机证揣进胸前的衣袋后，来到他的身旁：

"您好！我送您来了。"

听到美砂的声音，纸谷吃惊地转过头来。因为美砂是侧面

走近纸谷的，他并没有发现美砂。

"我来送您，没什么不便吧？"

"瞧您说的，您特意赶来，太谢谢了。"

纸谷又恢复了平常的神态，看着美砂。纸谷虽然穿着整齐的西装、风衣，但头发依旧是乱蓬蓬的，没一点油光。

"札幌在下雪呀！"

"是啊……"

纸谷的脸上现出一丝忧虑，望了望告示板。这时，大厅里响起了广播声："乘坐飞往札幌五一三航班的旅客请注意，现在正在核实千岁机场的天气状况，请稍加等候。"

"即使能起飞，恐怕也要晚点吧？"

"我们去那边喝咖啡吧！"

说着，纸谷迈步朝验票处对面的咖啡店走去。

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两个人在咖啡店里面刚空出的座位上面对面地坐下，要了咖啡。

"在这儿等着不要紧吗？"

"没关系。这儿能听到广播。"

纸谷从风衣口袋里掏出烟，打火点着吸了起来。美砂看着他那生着汗毛的大手。

"一下雪，机场跑道会发滑吧？"

"是啊。再说，视线会不清楚的。"

"如果 不能起飞，您想怎么办呢？"

"估计到晚上会晴的。"

纸谷看来很乐观，美砂却在心中巴望着飞机停飞。

"昨天晚上，我走之后您就休息了吗？"

"看了一会儿书就睡了。"

美砂从宾馆回家之后，一直在想着纸谷，一夜没有睡着。

“等浮冰流动时，我决定再去一次纹别。”

“是吗？”

纸谷点着头，喝了一口咖啡。

“我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么，我一定去。浮冰流动是三月末吗？”

“三月末到四月初之间。”

纸谷说话时，广播响了：

“乘坐五一三次航班，去往札幌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

听到这里，美砂一瞬间感到周身无力。

纸谷蹭灭烟头，站了起来。美砂想，我现在就是说不让他走，他恐怕也不会听我的。

走出候机厅，去往札幌的旅客进了二楼的第二登机口。

“再见！”

在手提行李检查所前，纸谷回过头来。

“多保重！”

“谢谢！”

突然，纸谷伸出手来，美砂的手似乎被吸了过去，两只手握在了一起。纸谷的手宽大、温暖。

“如果因为暴风雪飞机不能降落，就请您再回来。”

“不要紧吧？”

“我希望暴风雪越大越好。”

“那可不好办了。”

纸谷微微地笑了。他松开美砂的手，又一次说了声“再见”，接着便走进了登机口的门。

美砂虽然早已望不见纸谷了，但她还是在那里呆呆地站着。过了好长时间，她才走出大厅。

天气虽然晴朗，但风却仍然很冷。美砂用被纸谷握过的手拉紧风衣领子，在阳光中迎着冷风朝单轨电车车站走去。

这天晚上，美砂告诉父母自己还要到北海道去。

“还要去……”

母亲吃惊得目瞪口呆。

“冰就那么好看？”

“当然好看了。妈妈也去看看怎么样？”

“那么冷的地方，饶了我吧。”

只是听到一个“冰”字，母亲就缩起了肩膀。

“那么，你还想一个人去？”

“当然了，这样省事啊。”

“你去了一次又一次，不给人家添麻烦吗？”

“我不会给他们添什么麻烦。”

“是不是有了意中人哪？”

“不用担心，根本没有。”

美砂极力做出平静的样子。

“这段时间，一点儿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好不容易遇到的一个合适的对象，被美砂拒绝了，一个冬天竟要两次去北海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母亲为摸不清女儿近来的想法而着急。

“妈妈，还有一件事想和您商量。”

“我想去给明峰先生当秘书。”

“当秘书？”

母亲突然发疯似地喊了起来：

“给先生当秘书，不是就得住在北海道了吗？”

“那当然了。”

“胡说八道！”

母亲挪动身体，正面朝着美砂：

“你打算脱离这个家吗？”

“没这么严重啊！我不过是想，年龄一天天大了，偶尔也得独立生活锻炼锻炼。”

“那也没必要非去北海道吧？”

“哎呀！去北海道也是一直在明峰叔叔身边嘛！”

“喂！”

母亲开始向一直没有作声的父亲求援：

“你这个当爸爸的，也得说说你的意见哪！”

近一段时间，美砂没太怎么和父亲喜一郎谈话，但她却很喜欢父亲。父亲虽然少言寡语，但却很慈祥。在对问题的看法上，父亲比母亲开通。

“你刚才说的当秘书的事，明峰同意了吗？”

似乎不说不行了，父亲开口问道。

“上次我去时，明峰先生问我能不能给他当秘书，我想决不会是开玩嘛！”

“如果你真的想去，要好好问问明峰，你能不能胜任。”

“难道你真打算让美砂去北海道工作？”

“本人想去，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简直是开玩笑！”

母亲完全慌神了。

“就是明峰先生同意，我也坚决反对。眼看就要出嫁的姑娘了，到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你冷静点！”

父亲不慌不忙地喝着茶。

“不管怎样，先问问明峰再说。”

“明峰叔叔如果说行，就可以了吧？”

美砂现在能够依靠的，只有父亲一个人。

“北海道那么冷，你一个人能生活吗？”

“不是还有明峰叔叔嘛……”

美砂心里想，纸谷离得也不远嘛。

“美砂，你不是还要去看冰吗？告诉你，妈妈连这也坚决反对！”

母亲重新申明道。看来，她知道美砂想去北海道工作的想法后，口气强硬了起来。

“到北海道去作秘书，成了老太婆怎么办？”

“对了！明峰家的阿姨还说要给我介绍个好对象呢！”

“嫁到北海道，像你这样的冻死鬼能挺得住吗？”

“我才不是冻死鬼呢！再说，北海道的室内，都比东京暖和呢！”

“随你便！”

“那好！”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顶撞母亲呢？同样是离开家，为什么不采取柔和一点的方式呢？之所以自己这么粗暴，也许是因为母亲强烈反对的结果。

母亲固执己见的态度，使美砂产生了逆反心理，她的态度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雪　晴

一

“冰已经开始离岸，我们等待着您的到来。”

三月过半，美砂收到了藤野的快信，这时，美砂与纸谷分别刚好一个月。

从十二月起，港湾、大海都被白色的冰封得严严的，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坚冰终于动了起来。

美砂在东京遐想着北国大海上的浮冰。那飘在深蓝色的大海上的浮冰，不是像在波浪间飞上飞下的天鹅吗？

洁白、晶莹的浮冰慢悠悠地在无边的大海上飘动，除了远方的波涛声外，天地间再无任何声响。

美砂想像着自己与纸谷坐在冰块上的情景：

两个人一前一后，或者并肩坐在冰块上，双手抱膝，呆呆地望着大海的彼岸。

在无边的寂静中，两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讲，只是纸谷不时地吸烟，显示着他们生命的存在。

这是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在这里，任何干扰都已经力所不及，人们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什么婚龄期，什么介绍对象，什么虚伪的面子，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我还要去。"

美砂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我一定去。"

紧接着,美砂下了下决心。

其实,从一开始美砂就是这样决定的,现在只不过是在付诸实施前再一次下决心而已。

"我还是得到鄂霍次克去一趟。"

三天之后,美砂明确地向母亲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我不管,要去随你便!"

自从美砂提出想到札幌明峰教授那里当秘书以来,她和母亲一直处于冷战状态。

"那我去买票了。"

美砂也毫不退让。美砂知道,如果现在屈从于母亲,就一定会被卷入世俗的世界。

"你是想去看那个姓藤野的人吧?"

看来,母亲对最近经常来信的藤野产生了怀疑。

"别说些不着边儿的话。"

"你想骗你这个妈呀!"

"哪有的事儿呀!"

很明显,母亲的估计是错误的。对美砂来说,藤野只不过是个传声筒,而真正的一号种子选手却是纸谷。

但是,母亲的估计也并非完全错误,起码有一点被她猜中了:美砂之所以老想去北海道,不是因为那里有冰,而是因为那里有了她喜欢的人。

"要去看冰随你的便,但是,想在那儿生活绝对不行!"

母亲又一次郑重声明。

自从美砂提出要给明峰教授当秘书以来,她和母亲一直

争执不休。

美砂提出这件事之后，父亲曾亲自打电话问过明峰教授。明峰教授当时说，只要美砂本人愿意，我是欢迎她来的。

可是，紧接着母亲又打电话告诉明峰教授说自己反对，这样一来，教授也不积极了。教授似乎有些后悔，认为自己当时不该对美砂说这种多余的话。

但是，美砂对这件事却没有丧失信心，母亲越是反对，她越是斗志昂扬。

这次的鄂霍次克之行，也与这件事有关。美砂想在经过札幌时，再和明峰教授好好谈谈。母亲权当别论，好在父亲已经基本同意，自己再努努力，说不定就会成功。

"反正我要去！"

美砂感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仿佛突然长大了，坚强起来了。

三天来，美砂和母亲更加纵横捭阖，唇枪舌箭。

但是，在这期间，美砂不仅和藤野取得了联系，而且还买好了飞机票。

母亲明知道美砂在做旅行的准备，但却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俗话说，儿大不由爷，母亲对美砂已经无可奈何。

可是，母亲毕竟是母亲，到美砂即将启程的这天，她又忍不住叮嘱起来。什么北海道还很冷，得带上厚毛衣啊；什么东京就没有什么有名的特产，礼物还是到那再买好啊等等，说个没完。

"妈，我零花钱不够……"

美砂低着头，伸出手来。

"哼，到用着的时候，才拿我当个妈。"

母亲嘴上说着气话，但还是给了美砂三万日元。尽管她装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心里却仍旧牵挂着自己女儿的冷暖。

“我有了工作，不是就不用求妈妈了嘛。”

为了这次旅行，美砂把自己存折上的十五万日元全部取了出来。

“看你，一个冬天，竟去两次北海道，也太大手大脚了。”

对母亲的话，美砂无言以对。但是，这次北海道之行对美砂却事关重大，夸张一点说，它说不定会改变美砂今后的命运。

美砂决定于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从羽田机场飞往北海道。尽管一般认为星期五启程不大吉利，但美砂还是选择了这一天。她打算当天晚上住在札幌明峰家里，然后于星期六去纹别。

美砂选择星期五出发，与藤野的来信有关。藤野在信中说：星期六大家都没事情，闲得无聊，您能在这天来最好。

“早点儿回来啊！”

临行之前，母亲对美砂说。之后，又特意嘱咐道：

“再说一遍，可不要再想在札幌工作的事了。”

对母亲来说，这是她最放心不下的了。

“知道了。”

母亲简直是念念不忘，又提起了这件事，连美砂也不得不点头说好。美砂这时只想摆脱母亲的纠缠，因此她不想和母亲正面发生冲突：

“那我走了。回来给你买件好礼物。”

美砂亲昵地向母亲告别之后，走出了家门。

美砂乘坐的是十二点十分开往札幌的班机，比上次纸谷乘的飞机早一个小时。美砂登上舷梯，走进机舱，在自己的座

席上坐了下来。这时，她才感觉到自己采取的是一个大胆的行动。

如果说只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旅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一般人却不这样认为。人家会说，一个女孩子家，在三个月内，竟然要去两次北海道，别的不说，光费用就不是小数目，真是太奢侈了。

美砂临行前，告诉了康子，连康子也说："你疯了？"看来，也许自己确实有些不正常。

"我是怎么了呢……"

美砂不断敲着自己的脑袋。也许她自己也捉摸不透自己了。

"可是，自己说什么也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到如今，再考虑其它的，也无济于事了。自己现在已经是离弦之箭，只能勇往直前了。

飞机慢慢地掉头向跑道移动，当到达指定位置时，开始向前行进，并且渐渐加速。突然，飞机一下子腾空而起，离开白色的跑道，一瞬之间，大海和东京的街道已在眼下。

向北……

机体盘旋着上升，当机头朝向北方时，美砂的心里又重新涌起了对纸谷的思念之情。

白云在急剧地流动。不久，飞机冲出云层，来到充满阳光的空间。

在明亮的阳光中，美砂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将到达千岁机场，傍晚，自己将到札幌。到札幌之后，在明峰家住一个晚上，而明天的傍晚，自己就在藤野、纸谷等生活的纹别了。

据藤野说，星期六晚上，他们将为美砂举行欢迎会。

欢迎会将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像上次那样围着火锅喝酒吗？据说这次目标明确，也许形式会有些变化吧？

"康子可得不到这种快乐。"

康子已经决定七月末结婚，并且选好了日子，她现在几乎每天都和逸见形影不离。美砂竟然感到，自己的这次北海道之行，是对康子的一种报复。

但是，对自己的这次旅行，美砂也带着几分隐忧，因为纸谷连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冰开始流动的消息，将为她举行欢迎会的消息，统统都是藤野报告的。

纸谷上次从东京回去后，就连一张明信片也没有来过。当然，也不是说纸谷非得来信不可。两个人见面是美砂一厢情愿不说，而且见面时反倒让人家请吃了一顿晚饭，所以，纸谷不来信表示感谢，美砂也没理由挑剔他。

可是，尽管这样，寄一张明信片又有什么不好呢？美砂一直在想，纸谷一来信，就写回信，可结果却是白白地等了一场。

真是个冷血儿……

背地里美砂气得不得了，想见面时一定教训他几句，可一旦见面，她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虽然纸谷并没有对美砂表现得格外热情，但是美砂却总觉得纸谷对自己很亲切。

真是个怪人……

现在能够表达美砂心情的，只有这句话。

飞机几乎正点到达千岁机场。上次离开千岁时，天正下着小雪，而现在却是一片晴朗。

三月末的天气确实暖和了。虽然机场周围的原野仍然积雪未消，但是跑道和机场大楼附近都已露出干干的柏油地面。美砂一到机场大厅，首先站到了公用电话前。

在此之前，美砂已经告诉明峰家自己今天到札幌，并说到

机场后再打一个电话。

美砂往电话机里投进一枚十日元的硬币，拨了明峰家的电话号码。美砂本以为会马上听到夫人那爽朗的声音，但听筒里只是嘟、嘟地响着，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美砂又挂一次，仍然没有人接，于是，她拨通了大学的电话。

当美砂一说"请接低温科学研究所明峰教授房间"，电话员马上就给接通了。接着，听筒里传来教授的声音，听起来仍然那么响亮。

"我现在在千岁，刚才往您家里挂了电话，好像家里没人。"

"是啊。今天，老太婆们有什么聚会，她上街了，说是五点钟回来。我看，你先到学校来吧。"

"到学校方便吗？"

"没关系，你是未来的秘书嘛。看我，又说起了不该说的话。我让你母亲好一顿训啊，说什么，本来很听话的女儿，让我一句话给说得野了起来。"

"对不起。"

"没什么。很长时间没挨你母亲数落，听听倒很开心。"

教授像往常一样风趣。

"不管怎样，你先到这儿来吧。"

"那我现在就去。"

美砂放下听筒，拿起挎包，朝开往札幌的公共汽车站走去。

二

从千岁到札幌，汽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三点刚过，美砂

便到了札幌。

途中，只见那广阔的原野仍然被雪覆盖着，但市内主要街道上的雪几乎全化开了。雪水在路的两旁流淌着，道路被行驶着的车辆溅得一塌糊涂。

札幌在从冬天向春天过渡，城市正饱尝着复苏的苦难。美砂所乘的车沿街向北驶去。

北海道大学位于札幌火车站西北方向。在全国所有的大学里，它占地面积最大，这里共有十二个系。人称北海道大学为榆林校园。夏天，高大的榆树一片繁茂，宽阔的草坪上，到处都投下长长的影子。现在，榆树还没长出叶子，只有那粗壮的枝干毫无生气地伸向空中。

明峰教授所在的低温科学研究所，在北大校园的北角。当年，著名的雪研究专家中谷宇吉郎先生主持工作时，研究所接近于校园中心，是一座红砖建筑。后来，因为房间不够用，才搬到了现在的这座白色的、漂亮的四层楼。

美砂走下出租汽车，四面看着。

正面宽阔的草坪上，仍然残雪斑斑，再往前，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看来是学生集会用的礼堂。左侧，落光叶子的树接连不断；右侧，路两旁的白杨树伸向远方，白杨树尽头的雪山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生辉。学校正值春假期间，连通往礼堂的路上，也不见学生的影子。在春天的阳光中，校园一片宁静。

“真大呀！”

美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一次切实地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北海道。

研究所里没有传达室，进门左侧的墙上挂着研究室和工作人员的名牌。在“海洋学研究室”牌子的左面，挂着“教授·明峰隆太郎”、“副教授·今井正浩”的名牌，接着是讲师、助教

授的名牌。藤野的名字排在助教授的第三位。

"海洋学研究室"的名牌里，没有纸谷的名字。美砂继续往下看着，发现在紧接着的"纹别流冰研究所"的牌子左面，第一个就是纸谷城吾的名牌。

看来纸谷果然是流冰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看过名牌，美砂似乎放了心，她迈步走上正面的楼梯。

明峰教授的房间在三楼的右侧。门上写着"明峰教授室"，表示主人去向的指示牌上露出"在室"的字样。

美砂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轻轻地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应答声，美砂自己拉开了门。

进门处有一个屏风，挡住了美砂的视线。

"我是竹内美砂。"

"啊！请进！"

教授说着，似乎站了起来。美砂脱去风衣，走到屏风的前面。

突然，一个妇人闯入美砂眼帘。

屏风附近摆着一套沙发，靠窗放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右面背靠背地立着两个书柜。妇人与教授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

美砂似乎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后退了一步，可教授却毫不介意：

"累了吧？坐啊！"

"这……"

美砂犹豫着，妇人也站了起来。

"啊，没关系。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听教授一说，美砂把头转向妇人。妇人穿着浅黄色的捻线绸和服，系着一条嫩绿色的腰带，头发盘在脖子后面，长着一

副美丽的瓜子脸。

“这位是我同学的女儿，叫竹内美砂，刚从东京来。”

美砂安祥地向妇人鞠躬致意。

“这位是仁科杏子，以前在这儿工作，是我的秘书。”

美砂抑制住自己的惊讶，望着妇人。

“她正好到学校附近办事，顺便来看看。”

“那么，我就……”

“不用忙嘛，一会儿我们一起走。”

听了教授的话，仁科杏子文静地点了点头，重新坐了下来。

“美砂虽然住在东京，却爱上了冰。”

仁科杏子笑着点了点头。仁科看上去二十八、九岁，长着北国妇女特有的白皮肤，神情中流露出结婚妇女的稳重。

“她是特意到纹别去看浮冰的。”

杏子陡然一楞，急切地向美砂问道：

“那您什么时候去呢？”

“明天。”

“明天……”

杏子低声自语着，把目光朝向窗户。在斜阳之中，她的左半面脸显得有些灰暗。

“这回在那儿住几天哪？”

教授接着问道。

“打算住两个晚上，说不定到那以后还会改变。”

“不必着急，到那多玩玩儿，多看看嘛！”

电热杯里的水开了。教授关上电源开关，把咖啡和奶粉放到咖啡杯里：

“糖你自己看着放吧。仁科也喝吗？”

"不，我已经好了。"

看来，在美砂到来之前，两个人已经喝过了。

美砂往杯子里加进一块方糖，用小匙慢慢地搅动着。

美砂总觉得仁科在盯着自己，搞得她大气都不敢出。虽然美砂知道仁科已经结婚，和纸谷也无相干，但她还是感到紧张。

"您去过纹别吗？"

美砂喝了一口咖啡，壮着胆子问道。她一直在想问仁科点儿什么，看她如何反应。

"去过。"

"最近去的吗？"

"啊……"

仁科点着头。但是，她的回答模棱两可，令人不得要领。她的心情似乎有些不好。看到这里，美砂便不再多问，又喝了一口咖啡。

"我们该走了吧？"

说着，教授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往皮包里放着资料、文件等。

"安井的病也不见起色，真不好办。"

教授自言自语似地说。

"还不能上班吗？"

"前几天，她母亲来了，说休息了这么长时间，影响了工作，想辞职呢。"

美砂不明白教授和仁科的谈话内容。

"反正从你离开后，就再没找到可心的秘书。"

"您太……"

杏子轻轻地摇着头。

“因此，我想让美砂当秘书，可却被她母亲训了一顿。”

听到这儿，美砂明白了，安井原来是继仁科杏子之后的女秘书。

“是吧？美砂。”

“不，那不过是妈妈一个人的意见，爸爸就不一定反对嘛！”

“可是，站在父母的角度看，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再怎么熟悉的地方，恐怕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从东京到北海道来。”

教授把文件等装进皮包之后，关上了书柜的玻璃门。

“当然，要是为了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杏子站起来，把刚才用过的杯、碟拿到水池里。

“不用收拾了，就那么放着吧。”

“不是没有秘书嘛。”

“你穿着和服，别弄脏了。”

杏子不顾教授的阻止，麻利地放出热水把杯、碟等洗干净，然后放在水池上面的碗橱上。教授拉上窗帘，房间一下子暗了下来。

“走吧！先穿上衣服再出去。”

教授穿起灰色的风衣，杏子穿上了绛红色的和服外套。

杏子和美砂一边一个，和教授并排走下楼梯。三个人中，教授个子最高，杏子和美砂要比他矮半个脑袋。

走出研究所，只见西倾的太阳正泼洒在干枯的草坪上。

“往前走一走会碰到出租车的。”

迎面走来一位似乎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见到教授后默默地低头行礼。

“这可真是一边一朵花了！”

教授看来有些不好意思，开玩笑地说。

路两旁栽着杨树，在大约二百米远的前方，一辆出租汽车停下了，车上下来一个学生。教授叫住这辆车，三个人坐了进去。杏子首先坐到了副驾驶员席，教授和美砂坐上了后排的座位。

“先送仁科回家。”

“不用，我在半路上再叫辆车回去。”

“何必呢！反正也绕不了多远，是圆山吧？”

汽车在淌着雪水的道路上往南行驶。

在夕阳的照射下，仁科夫人那向后盘着的头发闪着金色的光辉。美砂抑制住想开口的冲动，一直注视着她那好看的脖颈。

“街道这么脏，你吃了一惊吧？”

教授向美砂搭着话。

“现在可是最不好过的时候。”

“纹别会怎么样呢？”

“那里也一样，雪一化，很脏啊。”

“浮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据今日纹别方面说，冰已经剩下不多了。”

“那么，我看不到了吗？”

“据说，明天要起海风，还可以刮回来。”

“好不容易来一趟，看不到，就太扫兴了。”

“不要紧的。”

听着两个人的谈话，杏子一言不发，她在想什么呢？

不久，汽车驶过北海道道厅，拐向右侧。宽阔的道路前方出现山峦，山坡上有一排白色的东西，那是札幌冬奥会使用的滑雪跳台。

即将沉入山后的太阳斜射出强烈的光芒，晃得驾驶员睁不开眼睛，于是他放下挡风玻璃上方的遮阳板。

可能因为正是下班时间，发生了交通堵塞，等候前进的汽车都被污水溅得很脏。过了足有十分钟，汽车才通过堵塞路段，重新正常行驶起来。远处的山峦渐渐接近，随之，太阳急剧地暗淡下来。

右面闪出一大片矮树林。当汽车驶过树林时，杏子说道：

“对不起，请在前面信号灯那儿往左拐。”

汽车拐向左面，原来明亮的车内突然失去了阳光。

“就请停在前面吧。”

停车处的左面有一座淡黄色的大楼。

“那我就失陪了。”

杏子向教授寒暄道。

“让你特意跑了一趟，总之，那件事不必担心。”

“好。”

仁科夫人点了点头，又朝美砂笑一笑。美砂也微微低下头向她致意。

“请把车开到伏见。”

杏子在车下又一次鞠躬道别，教授在车中轻轻扬起手来。

汽车开动后，美砂回头望着杏子的背影。杏子为了不让污水溅到身上，迈着小步，消失在淡黄色的大楼之中。

仁科杏子一下车，美砂似乎放了心。剩下自己和教授两个人，她又变得和平日一样轻松起来。

“老太婆已经回家了吧？”

教授提起外出的夫人，而美砂却问起了别的事情：

“她找您做什么啊？”

教授似乎犹豫了一下，望了望窗外，接着说道：

“也没有什么大事，是为冰去找我的。”

“为冰？”

“她爱人在经营室内溜冰场，有些事想问问我。”

“那您见她爱人吗？”

“有可能。”

看来教授不太想谈这方面的事，美砂也觉得多问不好，就不再作声了。

汽车渐渐驶近山脚，周围暗了下来，太阳已经坠入到山后。

“美砂，到了！”

美砂首先下了车，来到暮色之中的明峰家的门前。

晚上，明峰家的饭桌上非常热闹。

除教授夫妻和次子明人之外，不仅多了美砂，还多了在东京念大学的长子良人。

听说美砂要来，夫人特意去二条市场买回新鲜的青鱼，青鱼膘满肉肥，非常好吃。

“嗨，过去这种东西多得都没地方放，现在却成了高级品。”

教授无限感慨。听到爸爸的话，明人开起了玩笑：

“老爷子又开始讲今比古了。”

“用不了多久，你们也得这样说了。”

看到教授为这点小事动了气，大家都笑了。

吃过晚饭，大家下棋、打扑克，又热闹了一阵。之后，两个儿子回到了自己房间。

当餐厅里只剩下明峰夫妻和美砂时，教授问道：

“明天坐几点钟火车走啊？”

“十二点十分的快车。”

“到纹别后直接去研究所吧?”

“藤野到车站接我。”

“大家都盼着美砂去呢。”

夫人羡慕似地说。

“没有的事。”

“啊,前些时候纸谷来过一次。”

夫人突然想起来似地说。

“他去了东京,你没见到他?”

“这……”

一时间,美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看来夫人对这件事并不在意,只不过是顺便提一提而已。

“啊,对了。美砂,你真的想在这儿工作?”

美砂毫不犹豫地回答。

“可是,你连个好朋友都没有,一个人能生活得了吗?”

“不是有阿姨们嘛。”

“那倒是,我们会尽量地帮助你,可是你母亲她……”

“不管妈妈怎么说,我一出来,也就无所谓了。”

“那可不行,你那么做,你母亲对我们也会有看法的。”

“是啊,可以理解嘛。就一个宝贝女儿,怎么能舍得让她离开自己呢。”

教授设身处地地说。

“叔叔,先不说这些,我能胜任秘书工作吗?”

“这不要紧。今天下午,你不是见到仁科了吗,她不就做了两年秘书工作嘛。”

“可我哪有她那么漂亮啊!”

“当秘书也不是靠脸蛋儿啊!”

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三十分钟后，美砂躺到了床上。

美砂住的还是二楼那个良人以前用的西式房间。良人现在虽然在家，他特意把房间让给美砂，住到了明人的屋里。

美砂走进房间，站在窗前，望着灯光照射着的庭院。

上次离开这里到现在，只不过过了两个半月时间，但是院子里的雪却差不多全化了，只有北面的房檐下还留下一点。美砂无目地看了一阵，拉上窗帘，仰卧在床上。

美砂感到异常疲倦。

不到中午美砂便离开了家，在羽田机场乘飞机到达千岁，接着又乘公共汽车到达札幌。到札幌之后，美砂立即去了大学，然后又和教授一起回家，紧接着又吃晚饭。

从日程上看，美砂确实是马不停蹄，没有一点儿喘息时机，但她的疲劳却似乎不只是肉体上的。

紧张的日程，美砂还可以吃得消，但是，和仁科杏子的见面，却给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美砂即使闭上眼睛，杏子的脸也总是在她面前晃动。

杏子长得确实美。在美砂所认识的人当中，可以说没有像她那样美的。美砂自己虽然长得也并不难看，但与杏子却无法匹敌。

杏子不是通常的美，她的美带有一丝忧伤，这就更增加了她的魅力。这种东西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她本身固有的，令人难以捉摸的。

难怪死去的织部、活着的纸谷都着迷似地爱着她。自己是个女人，对她都似乎一见钟情，更何况是男人了。

美砂越想越丧失信心，自己无论如何也是敌不住她的。

但是，她现在已经结婚，已经不可能成为纸谷的结婚对象了。

"是的，她与纸谷已经毫不相干了。"

美砂低低地自语。

"这是不会错的。"

美砂宽慰着自己。但是，她心里又立即涌上了不安：

说不定纸谷现在仍然爱着她呢？也说不定因为忘不掉她，才一直没有结婚？纸谷一直留在纹别，也许是为了珍视他们的过去情意吧？

想着想着，美砂恨起了杏子。如果没有她，说不定纸谷会自然而然地向自己靠拢。

美砂闭上了眼睛。黑暗之中，杏子那张白净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张平静的脸，只是在美砂说要去纹别看浮冰时，她的神色才有所变化。

我去单独见见她……

美砂突然闪出一个从没想过的念头。

美砂不知见面时该说些什么，但她还是想一定要见杏子一面。

因为今天已经有过一面之识，自己打电话请求见她，可能会答应的。虽然不知道她家的地址和她丈夫的名字，但是问问一〇四，是能够查到她家的电话号码的。

从纹别回来再见她？不！明天就见她。在去鄂霍次克前见到她，不动声色地提提纸谷的事，看她作何反应。这样做，可能更有好处。

这个恶作剧的想法逐渐占据了美砂的心头。

其实，这并不单单是随随便便的恶作剧，而是自己忌妒心理的流露。因为自己爱着纸谷，所以才不得不想出这样的歪点子。

明天的火车是十二点十分的，如果能够联系得上，开车前有个二、三十分钟也就可以了。

如果明天见不到她，就等从纹别回来再联系，反正要见一见她。

美砂打定主意后，心便踏实了，她换上睡衣，钻进了被窝。

第二天早晨美砂醒来后，发现外面飘起了雪花。昨天晚上那露出黑土的庭院又被白雪盖住，俨然又回到了冬季。

北方的天气果然是三寒四温，春天的脚步异常缓慢。

七点半钟，美砂来到一楼，夫人正在厨房里准备早饭，而教授和两个孩子都还没有起床。屋子里已经送来暖气，感觉不到一丝寒冷。

"起来了！还早呢，再睡会儿吧。"

"一醒就再睡不着了。"

"没睡好？"

美砂点了点头：

"我想用下电话。"

"挂吧。往家里挂？"

"不。札幌有一个朋友，但不记得她的电话号了，我想问问一〇四。"

说完，美砂穿过餐厅，来到门口的电话前。夫人正在厨房忙着，而且还隔着餐厅，教授睡觉的房间还靠里面，所以现在挂电话不用担心有人听见。

美砂拨通了一〇四：

"我想问一下一位姓仁科的家里的电话，他家住在圆山。"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只知道姓，不知道名字，他的工作是经营溜冰场。"

"请稍等。"

过了一会儿，查号台的电话员说：

“是仁科恭平先生吧？”

“啊，可能是吧。”

“他家的电话是五六一……”

美砂急忙记下电话员所说的电话号码。

比起东京，札幌还是小啊，电话号这么容易就查到了。美砂望着自己写在纸上的电话号，考虑着仁科杏子和她的丈夫现在是否已经起床。

他们还在睡觉？还是杏子已经起来准备早饭？不管怎么说，这么早挂电话，人家是会感到意外的。

透过门上蒙着水气的玻璃窗，美砂看到小雪还在飘着。挂还是不挂呢？她一时犹豫不决。反正迟早也是挂，也许还是早些好。可是，挂通之后说些什么呢？仁科不会疑心吗？看来还是得找点借口。

美砂想来想去，还是找不出恰当的理由，但她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拿起了听筒。

铃声响过三次之后，对方接了电话。一瞬之间，美砂紧张得似乎心脏停止了跳动。

“喂，喂，我是仁科家。”

低缓柔和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仁科杏子。

“我是昨天和您见面的竹内美砂。”

“竹内？”

“在明峰先生的办公室里……”

“啊……”

杏子似乎想起来了。

“对不起了。昨天特地送我回家，谢谢您了。”

“瞧您说的……”.

"有什么事吗?"

"其实……"

美砂一时语塞。该怎么说好呢?她屏住呼吸,压低声音说:

"有点儿事想向您请教……,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问我?"

"我可能要给明峰先生当秘书,因此,想向您……"

"啊……"

对方似乎理解了。

"那在什么时间呢?"

"如果您方便,今天也可以,我要乘的是过午的火车。如果不方便,等我从纹别回来也行。"

"对方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

"今天可以。火车是什么时间的呢?"

"十二点十分的。"

"那我们就在车站附近见面吧?那一带您有认识的咖啡店吗?"

"这,我可不熟……"

"在火车站左侧,有一家叫'槐花'的大咖啡店,非常好找。"

"那么,就在那儿见面吧。十一点钟可以吗?"

"可以。"

"那就十一点钟见。这么早打扰您,对不起了。"

放下听筒后,美砂发现自己紧张得手心都出了汗。

"这就好了!"

美砂似乎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感到很疲劳,她慢慢地走回厨房。

"怎么样?电话挂通了?"

“结婚后姓变了，查电话号费了不少时间。”

美砂若无其事地回答着明峰夫人的问话，连她自己也为自己高超的撒谎技术而感到惊讶。

明峰家的早饭吃得很晚。两个孩子正放春假，教授今天也没课，他好像要到十点钟才从家去学校。

照这样，秘书工作也好干。美砂以秘书的身份考虑着。

九点多钟吃过早饭，美砂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她带着一个衣箱，还有一个带衣架的服装套。因为现在已经不像一月时那么冷，她想穿得时髦一些。但是，这种衣服也只能在室内穿，出去时还离不开风衣。十点钟，美砂拿好自己的东西，来到楼下。这时，教授正在系领带，他回过头来对美砂说：

“啊！这就走吗？”

“先去见一个朋友。”

“在哪儿？”

“在车站附近，约好十一点见面。”

“啊，是这样。那么，和叔叔一块走吧？”

“您现在就走不早吗？”

“这倒没关系。或许你不愿意和我这个老头子一起走吧？”

“看您说哪儿去了。”

无奈美砂只好和教授一起动身。

美砂知道教授不会想到自己去见的是仁科杏子，但是她还是有些沉不住气。

十点二十分，两个人一起走出家门，雪仍在下着。一月时的雪呈粉末状，现在，可能因为暖气上升，雪片很大，在明亮的阳光中缓缓地飘落。

从明峰家走五分钟就到了公共汽车站。两个人乘公共汽车到了市中心的四丁目，在这里，教授将换乘地铁。

“那我从这去车站了。”

“什么？去车站也可以乘地铁嘛！下站就是。”

没办法，美砂又只好和教授一起坐上地铁。

“那我走了。”

地铁一到札幌车站，美砂就想赶快脱离教授。

“路上要小心，到那儿后，可不许坐冰排呀！”

美砂点了点头，但是后面的话她却觉得有些不舒服。

美砂沿着台阶走到地面，一眼就看到了前面的“槐花”招牌。靠道边的地方似乎是点心铺，里面才是咖啡店。

星期六上午，街上的人并不太多，但咖啡店里客人却满满的。看来，是因为这里地处站前，在位置上得天独厚。美砂坐在店右边的靠墙处，要了咖啡。

美砂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钟。

雪仍在继续下着。柔软的雪花懒洋洋地飘着，看上去似乎将要落到坐在窗边喝咖啡的客人的身上。

不久，到了十一点十分。

也许她不来了。美砂不安起来，紧紧盯着咖啡店的门。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妇女走了进来。她穿着绛红色的和服外套，用手把落上雪的伞拢在一起。

她正是仁科杏子。

一瞬之间，美砂佯装不知地把头朝向墙壁。杏子似乎立即就发现了美砂，径直向她走来。

“让您久等了。真对不起，我来迟了。”

“您这么忙，真不好意思。”

“正要出门时，家里来了人。”

说着，杏子脱下和服外套，在美砂对面坐了下来。

杏子向马上走到桌前的服务员要了红茶。用手撩起了额

前的几绺乱发。

今天，杏子穿着一件蓝色的琉球绸和服，系着浅色腰带。在蓝色和服的衬托下，她那张略带忧伤的白色脸庞更加突出。美砂猛然间感到，似乎她的脸是大海里的浮冰。

“突然给您打电话，吃了一惊吧？”

“当时觉得声音很熟，好像在哪儿听过。是在明峰先生家里挂的吗？”

“是的。但是，我今天和您见面的事，请要不告诉先生。”

“我当然不会说。”

仁科杏子亲切地点了点头。

服务员端来了红茶，杏子用纤细的手拿起小匙，慢慢搅动着挤在里面的柠檬汁。

“您要问我什么呢？”

“我想给明峰先生做秘书，能够胜任吗？”

“对您来说，没有问题。连我都做了嘛！”

“先生经常说您是个出色的秘书，这话似乎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

“那只不过是先生随便说说吧。”

“不，他从心里就是这样认为的。昨天把您送回去后，他还说了呢。”

杏子轻轻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红茶。

“我在的当时，不过是替先生接接电话，整理整理资料，打打字什么的。”

“打字我可不高明。”

“只不过打打简单的材料，不那么熟练也可应付。”

“工作时间呢？”

“按规定上午九点到下五点，先生要求得不太严，一点儿

也不感到紧张。”

“研究室里还有几位助教吧？”

美砂一点点地往正题上拉。

“他们都是很好处的人。”

“还得帮助他们工作吗？”

“那也只不过是协助他们查查资料，都很简单。”

“还要去纹别出差吗？”

“就是去也不全是为了工作，一半儿是玩儿。”

杏子微微笑地低下了头。在中午的阳光中，她的额头显得更白。那白白的额头，突然更加激起了美砂的挑衅心理。

“我确实喜欢上了纹别。”

“……”

“上次去时，一位姓纸谷的先生一直把我带到了冰原的边缘。”

猛然间，杏子的脸色一变，紧接着她把头转向了窗户。

“您认识纸谷先生吗？”

“唉……”

“他真亲切、热情。”

杏子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的飞雪。从表面上看，她似乎对这种话丝毫不感兴趣，但那冰冷的表情却反而使人感到她的内心正在动荡不安。

她还没有忘掉纸谷……

凭女人的直感，美砂一眼便觉察到了这一点。

“能和您见面，我真高兴。”

经过短短的沉默后，杏子说。

“今天直接去纹别吗？”

“唉，有什么事吗？”

"没有。"

杏子轻轻地摇摇头，有些勉强地笑了笑。

"我从纹别回来，还能见到您吗？"

"好……"

"我给您带点儿什么回来吧？"

"不用。"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啊？"

杏子说着，脸上浮现出亲切的微笑。

"您回来时，给我讲讲纹别的情况。"

"这么说，回来我们又能见面了。"

"我等着您。"

杏子轻轻地点着头。望着杏子的脸，美砂觉得纸谷的脸也叠印在了那上面。

三

下午六点多钟，美砂到了纹别。日本最北端的鄂霍次克，天到底是短，美砂下车时，太阳已经沉下，只有那落日的余晖使天空的一隅仍然保留着光明。

藤野准时开车来到车站。

美砂刚走剪票口，藤野便跑上前来，握住了她的手。在纹别这种小地方，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握手似乎很少见，周围的人都眼盯盯看着他们。美砂一身漂亮的城里人打扮，也许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心。

美砂觉察到人们的目光，赶忙把手收回。

"大家都等着您呢，我们快走吧！"

"我想先把东西放到旅馆。"

美砂住的还是上次的旅馆，所以藤野不用问就开起了车。

和一月份相比，街上的雪少了许多。道路两旁原来堆着的一米多高的雪几乎已经化尽，人行道上不少地方露出了水泥砖的路面。白天雪化得似乎很历害，但是一到晚上却又冻上了，所以藤野不敢高速驾驶。

“今天晚上吃什么哪？”

“和上次一样，吃杂烩火锅、喝酒，但是意义却不一样，今天既是为了欢迎美砂小姐，也是为了庆贺纸谷的生日。”

“今天是纸谷的生日？”

“本来是明天，今天就顺便一起进行了。”

早知道的话，带点儿什么礼物就好了。美砂心里暗暗瞒怨藤野不早告诉自己。

“那可得送他点什么啊！”

“没关系。我们大家表示表示就行了。”

“你们送什么呢？”

“围巾。他是个老古板，自己就有一条皱皱巴巴，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旧货。”

藤野一说，美砂回忆了起来。纸谷去东京时，西服外面直接穿着风衣，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围。

“可是，现在已经是春天，围巾用不上了吧？”

“不，纸谷不久要去北极考察，正好用得上。而且，冬季用品大减价，买得很便宜，真是一举两得。”

藤野开心地笑着。和冰打交道的男子汉们的友情淳朴、自然，毫不矫揉造作，让美砂感到钦佩。

“让我也出点儿钱吧！”

“已经买了，就不必了。对纸谷来说，您来这里就是最好的礼物嘛！”

“可是……”

"告诉您吧，纸谷一听您要来，可高兴了。"

"真的？"

"那当然了。今天的扇贝，就是他特意到雄武去买回来的。"

"雄武……"

"在纹别北面，汽车要跑二、三十分钟。那里有一位姓吉川的渔民，和纸谷的关系很密切。"

如果藤野说的是事实，那么纸谷和自己在一起时那种冷漠的态度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只是难为情，羞于开口吗？

不一会儿，汽车到了旅馆。

上次的那位服务员马上迎了出来，告诉美砂给她准备的房间和上次一样，还在走廊的深处。

美砂走进房间，放好东西，对着镜子梳头、化妆。她脱下身上西服套装，换上蓝地白格的丝连衣裙，戴上一对小的真珠耳环。

"这样就不比她差了。"

突然之间，仁科杏子的脸闪过美砂的脑际。美砂穿起风衣，走出房间。

"让您久等了。"

美砂来到楼下，藤野正焦急地看着表。

"大家都在饿着肚子等您呢。"

美砂觉得自己俨然成了一位女王，似乎将要去参加村子里的舞会。

汽车到达流冰研究所时，周围已经夜色茫茫。上次来时，即使在夜里，仍然可以从山冈上望到白蒙蒙的冰原，而现在冰化了，大海那边也只是一片黑暗。

美砂一走进研究所食堂，大家一齐鼓掌欢迎。到了这里，

已经无法装模作样地客气了。

"我又来了，请多关照。"

美砂赶忙鞠躬致意。

"就不要再走了嘛！"

因为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一开始大家就开起了玩笑。

"欢迎您来。"

最后，纸谷伸出了手。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纸谷握着美砂的手，眼睛中闪出诚挚的目光。

"欢迎宴会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座。"

今晚的司仪由加贺担当。食堂里空荡荡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大的锅和一大瓶清酒，还摆着盐烤扇贝和喝汤用的大碗。说这是宴会显然有些夸张，气氛倒像大众食堂。

"首先，请主宾纸谷先生和美砂小姐坐在中间的席位。"

"嗨！我不必了。"

纸谷推脱着不肯往中间坐。

"纸谷，那怎么行呢！快和美砂小姐一块坐在这儿。"

藤野等人强行把纸谷拽到主宾席上。

"美砂小姐，您也快点儿！尽管您不愿意坐在纸谷旁边。"

一句话说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纸谷和美砂稍稍拉开些距离，坐了下来。

"请大家举杯，为欢迎竹内美砂小姐的光临和祝贺纸谷诚吾氏三十岁生日，干杯！"

"喂！是二十九岁呀！"

食堂里又卷起了笑浪。司仪高声喊道：

"干杯！"

大家一起喝下啤酒，又鼓起掌来。

“噔、嗒嗒嗒……”

不知是谁哼起了婚礼进行曲。

“你怎么乱来呀?”

“看他俩多般配啊!”

“别胡闹了!”

在笑声中,纸谷厉声说道。那个哼曲子的人用手搔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下面,为祝贺纸谷二十九大寿,赠送生日礼物。”

在掌声中,纸谷从司仪加贺手中接过一个细长的纸盒。

“谢谢大家!”

“是最高级的东西啊!”

“那我打开看看好吧?”

“过后再看吧!”

“给我了,就是我的东西了嘛!”

纸谷扯开包装纸,打开纸盒:

“哈!这可了不起!”

“别拿大家开心好不好?”

大家又笑了起来。纸谷把蓝红相间的围巾围到脖子上,站了起来。

“thank you。”

“可不要把它忘到北极啊!”

“我就把它当作旗帜,放到那儿吧!”

大家互相开着玩笑。这时,锅开了,大家开始大吃起来。六个男人一齐把筷子伸向火锅,令人感到一种野性的豪爽。

“这扇贝可好吃了。”

纸谷小声对美砂说。

“来,我给您夹。”

纸谷把扇贝夹到碗里，放到美砂面前。

“这是纹别的吗？”

“不，是雄武的，离这儿不远。”

纸谷再没多说什么，端起了酒杯。也许纸谷不好意思，他压根儿没说自己特意到那里去买来的。

纸谷真的对自己有意吗？刚才，当有人说“看他俩多般配啊”的时候，纸谷曾喊了一声“别胡闹了”，语气是那样地严厉。被纸谷呵斥的人搔着头，显得很尴尬，场内的气氛也在一瞬间冷了下来。

纸谷当时真的动怒了吗？逗笑话的人看来并无恶意，但是纸谷却可能真往心里去了。

坐在纸谷的旁边，美砂不由得想起了不必要的事情。她虽然也觉得自己有些多虑，但对一个正燃着爱情之火的姑娘来说，这又怎么能控制得住呢？

餐桌上渐渐热闹起来。随着鄂霍次克春意渐浓，人们的心似乎也骚动不安起来。

宴会进行了一个小时。这时，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唱歌的唱歌，谈话的谈话，乱成了一团。尽管这样，大家谈论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冰，什么学术考察队的考察方式啊，什么研究室的研究方针啊，等等。

因为纸谷是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所以大家都接二连三地朝他开火。

“这点一定要向上面讲清楚！”

一个人话音刚落，另一个又接上来，敲着桌子说：

“一定要问出个结果！”

看来，这伙年轻的研究人员正向纸谷施加压力。

对他们的话，美砂完全不懂，只是被冷落似地呆呆地坐

着。过了一会儿，纸谷离开仍在大吵大嚷的同事们，回到原来的座位。

“扇贝好吃吗？”

“非常好吃。”

看来纸谷虽然参与了大家的谈话，心中却仍然牵挂着美砂。

“喂！去把电唱机搬来。”

纸谷对藤野说。

“怎么？要在这儿听啊？”

“听听唱片，会更来情绪。”

藤野点头走出食堂。他虽然喝得满脸通红，但走起路来却稳稳当当的。

看见藤野走出屋子，美砂悄悄地向纸谷问道：

“明天有时间吗？”

“星期天，没什么事。”

“明天我想请您带我坐坐浮冰。”

“坐浮冰……”

“不行吗？”

“倒没有什么不行的，只是太危险了。”

“我不怕。就是真掉进去也没关系。”

猛然间，纸谷吃惊得瞪大了眼睛，接着，他用右手慢慢地撩起滑到脸上的乱发。

“还是不坐为好。”

“为什么呢？”

“不行。”

纸谷断然地拒绝，端起杯喝了一大口酒。他那紧闭着的嘴唇，说明了对这件事再无商量的余地。

“那么，今晚您送我回去吧！”

借着酒劲儿，美砂一口气说了出来。她想如果现在不说，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送我到旅馆，好吗？”

“好……”

纸谷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藤野搬来电唱机，放在桌子的一头，接通了电源。

“今天是纸谷的生日，请他首先点支歌吧！”

加贺说完，纸谷想了想，说：

“就放阿达茅的‘下雪’吧！”

“点了个好歌啊！”

加贺喊到，桌子那头响起叫好声。看来纸谷很喜欢这首歌。

“下雪了，你不来……”

阿达茅那低沉、略带忧伤的歌声使得吵杂的食堂一下子静了下来。

“下雪了，你不来，

我心事重重，

清清的泪，

空幻的梦；

鸟在戏闹，

夜阑人静；

你不来……”

美砂悄悄地望了望纸谷，他正随着唱片在唱。他微微地闭着眼睛，祈祷般地动着嘴唇。

晚上九点钟，宴会接近尾声。大家都带上了醉意，有的连舌头也不好用了。

尽管这样，大家仍然没有忘记尊贵的客人，不断同美砂聊着，使她感到非常愉快。从浮冰谈到北海道的冬季，从东京谈到国外，话题天南海北，不断变化。九点多钟，藤野来到美砂身边，悄悄地问她：

“一会儿要到酒馆儿去，一起去好吗？”

“在什么地方？”

“火车站附近一家叫‘鄂霍次克’的酒馆。到那儿离旅馆就很近了。”

美砂往右面看了看，纸谷正同雷达技师在谈着。

“别人呢？”

“大家一起去。”

本来刚才已经说好，纸谷送自己回旅馆，这样一来，就不太可能了，但有纸谷在，就跟他们去吧。”

“好吧，我去。”

“外面在下雪，大家也都喝多了，我去叫出租汽车。好不容易醉一次，如果走着去，不等到那儿，酒就全醒了。”

在下雪的夜晚，和纸谷并肩行走，该是多么惬意啊！美砂这时又想起了刚才听过的阿达茅的歌。

十分钟之后，出租汽车来了，大家分坐在两台车上。美砂虽然出于无意，但她还是坐在了纸谷的身边。

“鄂霍次克”酒馆左面为柜台式座位，右面有四组包厢。酒馆本身虽然不大，但里面布置得不像东京的酒馆那样拥挤，让人感到很舒服。

柜台前坐着五、六位客人，他们似乎和研究所的人很熟。互相打过招呼后，七个人一起坐进了两组包厢。

这回美砂有意地坐在了纸谷的身旁。

“这里也有简单的小吃，要点什么吗？”

纸谷看着食谱问美砂。

“不用了，已经吃得饱饱的了。”

男人们刚才喝的是清酒，现在都要了威士忌。

“那我也喝威士忌吧。”

美砂挑战似地说。刚才在研究所，自己应该说是喝了不少酒，但却一点儿没醉。可能因为老想着一会儿纸谷要送自己回旅馆，精神有些紧张。现在，送不成了，干脆借酒消愁吧！虽然美砂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觉得多喝点儿心情会舒畅些。

酒桌上又热闹起来。大家谈论的已不是原来那些美砂不懂的问题，而大都是各自在科研中的苦辣甘甜。尽管大家都喝醉了，但年轻人直来直去的痛快劲儿，却让美砂感到舒服。

“美砂小姐，您明天怎么安排呀？”

坐在斜对面的藤野醉眼朦胧地问。

“愿意的话，我开车陪您到幸枝那边去瞧瞧。从这儿往北的海岸也很宽广，您保证喜欢。”

“好是好，可是……”

美砂悄悄地看了看纸谷。

“我还是想坐坐浮冰。”

“有合适的冰还可以，否则冒冒失失地坐上去，被冲走就不好办了。”

“带上桨不行吗？”

“风一大，带桨也没用。像鹿那样被冲走，就没办法了。”

“鹿？”

“不久前，一头从山下来找食的鹿，被冲走了。”

“那么，后来怎样了呢？”

“很有可能在知床一带沉下去了。”

真可怜。但是，美砂想像着一头鹿站在浮冰上顺流而下的

情景，又觉得很好玩儿。

“现在，个别旅行的人也在胡闹。前几天，还有人想乘浮冰从这儿到知床，跑到研究所问什么样的冰合适呢。”

“坐浮冰去得了吗？”

“浮冰几乎都往知床方向飘流，但是，风向稍有变化，就会被吹往苏联方面。”

说勇敢也好，鲁莽也好，反正这种人也够异想天开的了。

“真要坐的话，恐怕就必须要有船跟着。”

藤野对身旁的加贺说。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纸谷转过头来：

“浮冰还是不要坐吧！”

“上次您不是说再来时让我坐吗？”

美砂紧盯住不放。

“今年冰的离岸时间比往年都早，所以很危险。”

“我也不是说要坐很长时间，有二、三十分钟就行了嘛！”

“那不就和坐船一样了嘛！”

“我认为不一样！”

“好了好了，别说了！”

“特意来一趟，真不合算！”

开始美砂并不想这样顶撞纸谷，可能因为喝了酒，不知不觉倔劲儿就上来了。美砂盼望有人能从侧面说几句话缓和一下气氛，但是却没有人开口。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好吧。”

美砂解嘲似地说，可她却突然涌出了眼泪。虽然并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事情，但是美砂却忍不住想哭。

美砂站起身，去了趟洗手间。

美砂把脸擦干净，回到包厢里，见大家都不声不响地在喝

酒。虽然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了，但却不再像刚才那样高谈阔论。看来是纸谷和美砂的争论使他们没了情绪。

"我告辞了！"

美砂没有再回座位，站在那里说道。她怕自己再呆下去还会胡说什么。正因为纸谷说得对，她更感到自己难堪。

"再坐一会儿吧！"

藤野在挽留她，大家也同时投来遗憾的目光。

"不，已经很晚了。"

"没关系，旅馆就在附近。好不容易来趟纹别，我们还想和您再喝几家呢！"

"请原谅，我说话欠考虑。"

"我送您回旅馆。"

"我来送吧！"

突然，纸谷站起身，围上了那条大家刚送的新围巾。

"谢谢各位的款待。"

美砂重新鞠躬感谢。一时间，大家似乎惊呆了，目送着美砂和纸谷走出酒馆。

两个人走到外面，刚才下着的雪已经停止，但气温却似乎下降了。

美砂走在纸谷的右边。这一带虽然是饮食店集中的地方，但是因为城市小，霓虹灯、灯笼只是稀稀落落的，行人就更是几乎不见。天阴沉沉的，看不到星斗，黑暗之中，道路两旁堆着的雪白蒙蒙浮现出来。

"请原谅！"

走出约一百米，霓虹灯便没有了。这时，美砂低声说道：

"刚才，我不该那么说。"

"没什么……"

纸谷双手插在衣袋里，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走着，显然是为了就合美砂。

不一会儿，前面闪出明亮的灯光，那里是站前大街。走到那儿，旅馆也就该到了。

刚一出酒馆时，美砂突然感到风很冷，现在已经几乎感觉不到寒意了。美砂直感到，只有自己和纸谷两个人被锁在了北国茫茫的黑夜中。

"我想请您……"

美砂望着道路前方的白雪说：

"带我到海边去走一走。"

"海边……"

"我想看看夜里的大海。"

纸谷停住脚步，思索似地抬头望了望黑暗的天空。

"好，走吧！"

"对不起。"

纸谷转过身，沿着刚才的道路开始往回走。

美砂走在纸谷的身后，两个人之间约有半步距离。两个醉汉吵吵嚷嚷地从对面走来，他们远去之后，雪中的道路又恢复了宁静。

不久，他们沿小路拐向右边。拐弯之后，路稍稍宽了一点儿，这里更加清冷、寂静。

"这儿离海远吗？"

"就在后面。"

纸谷仍然手插衣兜，肘部轻轻地碰在美砂的胳膊上。

走着走着，夜渐渐地透亮了。道路两旁已经不见人家，一拐向左边，大海的气味迎面而至，如泣如诉的波浪声轻轻传来。

冷风中似乎也带有一丝春天的轻柔；残雪中似乎也融合着几分春天的温暖。

左侧有一排黑压压的建筑物，看来是仓库，在似乎被遗忘的电灯光下，显得更加凄凉。

走过仓库，在最后一盏电灯前面一转弯，大海便展现在眼前。一月，大海曾被坚冰紧锁，而现在，却只是一片黑糊糊的平面。

美砂凝神细看，只见黑糊糊的海中竟翻着细碎的波浪，是波浪冲到防波堤上发出了轻轻的声音。

“不冷吗？”

“不。”

美砂轻轻地说，似乎生怕打破这深夜的沉静。

“远处有些白的东西吧？”

纸谷指着海的前方说。美砂看到，在昏暗的远方，斑斑点点地有些发白的东西。

“那就是浮冰。”

“怎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

“今天海风很弱……”

浮冰停留在大海的前方，似乎还去向未定。

“真静啊！”

码头的两旁虽然都立着一排电灯，但它们都死一般地一动不动，可能这座冰的城市已经睡着了。

突然，美砂想投入纸谷的怀抱。如果能这样，不管怎么都好，哪怕是在纸谷怀中死去。美砂的这种愿望恐怕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早已孕育在美砂的心中，而现在终于赤裸裸地袒露出来。

也许是深夜的海和春天的气息，使美砂的心躁动不安吧。

美砂屏住呼吸，偷偷地观察着纸谷的脸。在黑暗之中，纸谷正凝视着大海的远方。

"抱住我！"

说过之后，美砂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吃惊。她甚至怀疑刚才的话不是出自自己之口。

美砂发现纸谷的脸已在自己的眼前，他那怀疑的、判断似的目光正紧紧地看着自己。

一瞬间，美砂的头脑中出现了空白，她不记得过了几秒钟，当美砂恢复了意识时，已经被纸谷紧紧地搂在了怀中。

"不……"

美砂稍稍阻挡了一下，接着便闭上了眼睛，任凭纸谷把嘴唇贴到自己的嘴唇上。

在黑暗之中，美砂的嘴唇被掠夺了。不知为什么，她竟流出了眼泪。

也许纸谷在黑暗中看到了美砂闪光的泪珠，他用长长的手指轻轻地为美砂擦拭着眼角。

接着，纸谷突然醒悟似地又一次紧紧地抱住了美砂。

多么温柔、粗大的臂膀！美砂把头贴在纸谷宽大、结实的胸膛上，听起了波浪的声音。自己为追求纸谷，才来到这遥远的北方，想到这里，美砂重新回到了现实中。

四

"我们回去吧？"

几分钟之后，纸谷轻轻地说。

美砂不情愿地从纸谷的怀中离开，把脸朝向大海。刚才远方的海面还是一片昏黑，可现在那里浮冰已经清晰可见。

两个人沿着刚才来时道路，以同样的步幅往回走。因为原

来的雪路又落上了雪，美砂不时打着趔趄，这回她可以自然地抓住纸谷的胳膊了。

同是一条路，美砂却感到它与来时的路完全不同。原来死一般的黑夜，现在似乎在寂静之中透出了几分生气。

也许是那甜蜜的接吻，使得美砂心荡神驰，无比激动。

当往海边走时，美砂感到自己是在走着一条茫茫无边的路，而现在她觉得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两个人又经过仓库旁边，走上了宽阔的、人影皆无的路。路灯刚睡醒似地睁开惺忪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周围的白雪。

不知人们都去了哪里，道路两旁悄无声息。严冬时节道路冻得硬棒棒的，脚踏上去嘎嘎作响。现在，开始融化的雪软蓬蓬的，踩上去只是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即使在夜间，有些地方的雪也仍在化着吧。

见面之前，美砂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纸谷说。美砂曾想见面时把一些问题问个究竟，但是现在她却不想这样了。美砂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割断两人之间好不容易才连接起来的感情纽带。

两个人默默地走着。不久，来到了街上，前面闪出了旅馆的霓虹灯光。这时，纸谷终于先开了口：

“明天怎么安排呢？藤野他们说要不就去滑雪。”

“去倒是想去，可我滑得太不好了。”

“那不要紧。附近的纹别山的山坡上有滑雪场，还可以租到滑雪板。”

“你也去吗？”

“当然去了。”

“那就带上我吧。”

“中午前我或者是藤野来接你。”

“那我等着。”

这时，两个人已经来到旅馆门前，附近的店铺几乎都已关门落幌。

“再见！”

纸谷从风衣口袋里轻轻地抽出手来。美砂紧紧地握住了它。

多么温暖的大手！

“晚安！”

一股暖流传遍美砂的全身，她轻轻说道。

“晚安！”

纸谷说着，又一次久久地看着美砂的脸。接着，他断然地抽回手来。

直到纸谷的身影 在雪路上消失，美砂才走进旅馆。

第二天，天空一片晴朗。

美砂望了望窗外，在阳光的照射下，雪又开始了融化。

“昨天您没吃晚饭哪？”

九点钟，服务员端来早饭。

“在研究所吃了许多，肚子还饱着。”

“喝酒了吗？”

“喝了一点儿。”

美砂回答着女服务员的话，似乎觉得自己昨晚与纸谷接吻的秘密被她看穿了，不由得低下了头。

吃过早饭，美砂开始给家里写信。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美砂拿起听筒，原来是藤野打来的：

“听纸谷说，今天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滑雪？”

“是啊！”

“中午前去接您。”

“对不起。”

“已经不想坐浮冰了吗？”

“想还是想，可是……”

不知为什么，美砂现在特别不愿意谈坐浮冰的事，仅仅一夜时间，美砂的想法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藤野开车来接美砂。汽车是上次去网走时乘的那辆客货两用车。

美砂穿着红毛衣，蓝裤子，脖子上围着围巾。这些东西本来是为坐浮冰带来的，没想到去滑雪用上了。

“我穿这身衣服可以吗？”

“今天暖和，不要紧的。”

藤野把车开回研究所，拉上另外的人，便朝滑雪场驶去。包括美砂，去滑雪的共有四人。

纸谷说是晚一点儿去，另外两个人昨晚一直喝到后半夜，醉得起不来了。看到纸谷没来，美砂心里平静多了，但她又似乎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滑雪场是在纹别山山坡上开出的一个宽阔的斜面。美砂技术差，不敢从最顶上往下滑，但上到半腰，坡下的大海便可以一览无余。

蓝色的大海上飘着浮冰点点，从昨晚海风的强度看，浮冰已难以漂回岸边。望着阳光下闪着光辉的大海，美砂又想到昨晚与纸谷的接吻，脸不由得红了起来。

“纸谷昨晚喝得相当多，今天也许来不了啦。”

藤野向正在凝视大海的美砂说道。

“喝了那么多吗？”

“把您送回去之后，他又喝了很多，喝得一个人简直都走不回去了。”

“喝得那么……”

“他说今天去滑雪，可到早上却起不来了，大家都吃了一惊。”

“他酒量不是很大吗？”

“还没见过他醉成这样。”

昨天晚上两个人分手时，纸谷并没怎么醉，那之后，他为什么要那么喝呢？美砂心里有些不安。

研究所的几个人滑雪技术都很好，其中最棒的要数藤野。

滑了一个小时左右，四个人到滑雪场下面的休息处吃了午饭。

“再滑一会儿吧？”

加贺和另一个小伙子想再滑两个小时。

“您不去吗？”

美砂心里惦记着纸谷，不想再滑：

“我想休息一会儿。”

“那么，我们去了。”

加贺和那个小伙子扛着滑雪板朝山坡上走去。

“您怎么了？”

藤野有些为难似地说。看来单独和美砂在一起，他感到不好意思。

“我想去看看纸谷，他现在起床了吧？”

“起没起来呢？”

藤野不置可否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三十分。

“不管怎样，我去看看吧。”

纸谷住的公寓在研究所前面那条道路的对面。尽管美砂只知道大体的方位，但是知道公寓的名字叫“富士见庄”，所以可以找到。

"那我送您去。"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找到。"

"走起来蛮远的啊。"

藤野淡淡地说。他把滑雪板戳到休息处的房前，径直朝汽车走去。

天刚过午不久。因为是星期天，从下午开始滑雪场的人多了起来。虽说这里地处北方，但真正适合滑雪的天气，看来也就是现在的这么一、二周时间。迎着前来滑雪的人们，藤野和美砂的汽车向街里驶去。步行虽说要用很长时间，但是汽车只用几分钟便到了纸谷的公寓前。

富士见庄是一座沙灰墙面的二层楼。

"就是二楼最右面的房间。"

藤野在车上指着纸谷的房间告诉美砂。

"一起去好吗？"

"不了，我还想再滑一会儿。"

藤野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认真起来。看到这里，美砂没再多说什么，下了车。

纸谷的房门上，贴着一块写着"纸谷"的白纸。纸片已经发黄，看来已经贴了很长时间。

美砂四下看了看，按响了门铃。

美砂等了一会儿，里面不见声响，她又一次长长按了一遍。

"哪位呀？"

里面传来纸谷有些嘶哑的声音。

"我是竹内美砂。"

美砂贴近房门回答之后，门从里面打开了。

"突然打扰，请原谅。"

纸谷穿着棉睡衣，站在门里，他的头发蓬乱不堪，脸色有些苍白。一看就知道是刚刚起床。

"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来看看。"

"谢谢，请进！"

"这……"

"我正要起床呢。"

纸谷关上了门。在门里边的换鞋处，有一双大号的高腰棉靴，美砂把它放在一边，脱了鞋。

进门的左侧是瓦斯台和水池，瓦斯台上放着一堆脏污的玻璃杯和啤酒瓶子。房间有八个榻榻咪大小，中间放着一套简易沙发，一头摆着写字桌。桌子、茶几上，都乱七八糟地放着书、香烟等。烟灰盒里的烟头也积得满满的，有的还掉到了外面。

一个邋遢的、单身汉的房间。

"请稍等一下，我换下衣服。"

纸谷走进里面的套间，拉上了房门。看来里面是纸谷的寝室。

美砂又打量起了纸谷的房间。写字桌的左面并排着书架，靠里面的书架上放着学术方面的书籍，靠外边的放着小说、画报等。在外面书架的空格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订书器、打火机用的丁烷气的气筒、鸟的羽毛、海豹皮做的皮袋等。

美砂四处看着，突然发现里面书架上格的书旁边放着一个相框。

看来是往外拿书时碰了相框，它的位置有些歪斜，正好对着美砂。看上去照片是在冰原拍的，上面有一男一女。男人穿着大衣站着，女人蹲在男人的前面。

美砂悄悄地走近书架，仔细地看起了照片。上面的男人是

纸谷，而女人则是仁科杏子。拍照时似乎临近黄昏，两个人的身影长长地投落在冰面上。

真是一副美丽的照片。虽说照片上只不过是两个人，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是却非常朴素、自然。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听到拉拉门的声音，美砂急忙坐回到沙发上。

“昨天晚上稍微喝多了一点儿。”

纸谷换上了黑裤子、蓝毛衣，点着了放在房间当中的煤气烤炉。

“屋里冷吧？”

纸谷走到灶间，把水壶放到瓦斯盘上！

房间的地板上铺着蓝色的地毯，因为不经常打扫，上面落着不少灰尘。

“玩得怎么样？”

“非常有意思。他们还在滑着呢。”

美砂尽力平静地回答着，但她知道自己的表情很不自然。

“我本来也是想去的。”

“怎么醉成了这样呢？”

“喝着喝着，不觉就……”

纸谷使劲儿地搔着头，似乎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洗脸，站了起来：

“我去洗洗脸。”

五

纸谷用洗脸盆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洗了起来，但他的脸洗得有点儿过于简单，只不过用手撩起水搓二、三次，然后用毛巾擦擦就完了。

被冷水一激，纸谷似乎终于清醒了。

"冲点咖啡喝吧？"

"请不必麻烦。"

纸谷拿过来速溶咖啡和奶粉，但却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咖啡杯。仅有的几个都用过没刷，乱丢在瓦斯台上。纸谷只好从里面找出两个，洗了起来。

"哎哟，我来洗吧！"

"不，您是客人，请坐吧！"

纸谷三下五除二洗过杯子，连擦也没擦就放到了茶几上。水接着也开了。

"让我来冲吧！"

美砂从笨手笨脚的纸谷手中接过水壶，冲上了咖啡。

煤气烤炉使房间渐渐暖和起来，空气中荡漾着咖啡的香味。

玻璃杯直接放在茶几上，没有托盘，但是喝起来却醇香可口。

"您一般没有喝醉的时候吧？"

"哪里，经常喝醉。"

"喝醉了，您想些什么呢？"

"也没想什么。"

美砂悄悄地望了望左面的书架，上格摆着的仁科杏子的照片正眼盯盯朝这边望着。

"我帮您把房间打扫一下吧？"

"不用了，我自己扫。"

"不行！怎么能这么脏。"

美砂不顾纸谷的阻拦，站了起来，把刚用过的杯子拿到水池里。水池周围摆满了空啤酒瓶和杯子。

“等以后我自己收拾吧！”

“女孩子善于打扫屋子，您休息吧。”

“这……”

“要不您就把书桌上面的东西收拾收拾。”

美砂打开热水器，首先开始洗涮食具。

为去滑雪，美砂穿上了毛衣和裤子，这样干起活儿来倒方便了。即使哪儿碰脏一点儿，也不要紧。

尽管这样，美砂真的一干起来，倒也挺费劲儿。因为不论瓦斯台，还是碗橱，全都是油渍。

美砂洗好食具，又一点一点把不锈钢的瓦斯台和碗橱擦干净，然后把洗好的杯子摆到碗橱里。纸谷正按美砂的吩咐整理着写字桌的周围。

“有吸尘器吗？”

“有，但是不太好用。”

纸谷从寝室的壁橱底下拿出吸尘器。吸尘器看上去并不旧，但接通电源后却感到抽力不大。

“不好用吧？”

美砂打开吸尘器，只见里面盛满了灰尘。

“看！是不是从来没往外倒过灰呀？”

纸谷现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真是的！”

美砂走出门外，把吸尘器里面的灰尘倒入盛垃圾的塑料桶里。回到屋 内，美砂重新插上电源开关，试了一试。

“看！好使了吧。里边得经常清理呀！”

美砂责怪着纸谷，把窗户大敞而开，开始清扫地毯。风越过盖雪的原野吹来，虽然还很冷，但是已经不像严冬那样刺骨，寒冷中掺进一丝柔和。

美砂兴冲冲地打扫着。在乡村租一间小房，与自己的心上人一起住在那里。当自己扫除时，他呆呆站在窗前吸着香烟，朝外面望着——这是美砂作梦也想得到的生活。

"往这边站一站。"

男人什么也不做。因为碍事，一会儿被撵到这儿，一会儿又被撵到那儿。可是，当打扫完之后，他却可以紧紧地把自己搂在怀里。为了两个人的新生活，自己要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漂亮。

美砂一直遐想着那激动人心的情景。

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美砂在打扫房间，纸谷无事可做，默默地吸着烟，而屋子里也只有自己和他两个人。

美砂打扫完地毯之后，又用小桶接上温水，开始擦拭房间里的家具。

"谢谢，已经可以了。"

"好了，你就在那儿坐着吧！"

现在，美砂直感到自己已经成为纸谷的妻子。自己收拾的是两个人的家，是爱的小窝。纸谷像个淘气的孩子，把东西乱丢乱放，而自己要为他收拾好。想到这，美砂感到无限满足。

纸谷的家里只有一块抹布，美砂把它放在水里涮了涮，拧干后开始擦桌子。尽管美砂曾让纸谷整理一下写字桌，可他只是把书和资料等往一起归拢了一下。真是个拿他没办法的孩子。

美砂把书和资料等挪到桌边，擦起了纸谷的写字桌。擦完桌子后，又擦了窗框。这时，美砂转过身朝向书架。

仁科杏子的照片又跃入美砂的眼帘。

为什么要摆这种东西呢？真是个呆子！美砂突然怒从心起。

其实，尽管房间里摆着纸谷和一个女人的照片，美砂也不该生气。因为美砂是突然自己跑来，并主动要打扫房间的。假如纸谷因为美砂来了，想把照片藏起来，那反而说明不正常了。

可是，现在美砂已经不能冷静地考虑这些。尽管刚才的想法有些天真，但自己确实是把房间当成两个人共同的家打扫的。想到这，美砂更感到委屈，似乎一下子再没心思干下去了。

美砂盯着照片，自言自语地说：

"我认识这个人。"

纸谷猛然间从沙发上欠起身看了看书架。

"她叫仁科杏子吧？我在明峰先生的办公室里见过……"

纸谷默默无语，从口袋里掏出烟，打火点着。

"她可真漂亮！"

美砂虽然在夸奖着仁科杏子，但语气中却带着敌意。

"她来过纹别吗？"

"……"

美砂本想问一句"你喜欢她吗"，但是话到嘴边，又终于忍住了。

如果自己真的这么一问，说不定纸谷会分外爽快地说声"喜欢"，那样一来，美砂就无地自容了。她担心自己会一下子瘫倒。美砂慢慢地离开书架，到灶间的水桶里洗起了抹布。

"她原来是明峰先生的秘书吧？"

美砂泄愤似地使劲儿地拧着抹布。

"她已经结婚了吧？"

"……"

"丈夫是札幌的一位实业家吧？"

纸谷依旧没有回答。美砂倒掉水桶里的水，擦过手后，回

头望着纸谷。

纸谷坐在沙发上，右手托着腮望着窗外。在残冬明亮的阳光照射下，他的表情显得很凄凉。

望着一言不发的纸谷，美砂的心越发狠了起来：

“我还认识她的家呢！那天，是我和明峰先生一起乘车把她送回家的。”

“……”

“您知道她为什么事情去找明峰先生吗？”

纸谷转过头来，迷惑不解地望着美砂。

“是向明峰先生请教溜冰场冰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美砂听到的只不过是只言片语，但是她却非常肯定地告诉纸谷。

“她的丈夫在札幌经营室内溜冰场嘛！”

“是吗？”

“你不知道？”

“嗯……”

纸谷的声音有些沙哑。

“为请教如何冻出好的冰，听说她的丈夫要见明峰先生呢！”

“……”

“她非常关心她丈夫的溜冰场，从这点看她是很爱她的丈夫啊。”

纸谷没有回答，低头看着夹在两根手指中的香烟。烟头上冒出的烟慢慢地上升着，在纸谷的胸前向两边散开。

自己的话已经刺痛了纸谷的心，美砂暗暗感到高兴。活该！与仁科杏子仍然藕断丝连的男人，越受折磨越好，哪怕他痛苦得坠入十八层地狱！

“我回札幌后，还要和她见面。她说要和丈夫一起请我吃饭。”

美砂已陶醉于计谋得逞的愉悦之中。

“她的丈夫虽然还很年轻，但看来却非常富有。”

“……”

“没有什么事要我向她转告吗？”

“没什么……”

纸谷仍旧向外望着雪后的晴空。午后的太阳射进房间，他的身影长长地落到地毯上。美砂望着纸谷的背影，感到自己话说得有些过分。

“给您泡杯茶吧？”

美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回到灶间点火烧水。左面的碗橱上，放着茶叶筒、小茶壶和三个茶碗。美砂拿起茶碗一看，发现个个都带着豁口。美砂挑出一个倒上茶，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

“请喝吧！”

“谢谢！”

纸谷转过头后，美砂也坐到了沙发上：

“我想和您商量件事。”

“……”

“以前，我也和您流露过，我还是想到北海道，给明峰先生当秘书。”

纸谷看了一眼美砂，接着端起了茶碗。

“总呆在父母身边，帮着做家务，真没意思。”

美砂开导自己似地进一步说了下去。

“我想已经到时候了，该开辟自己的道路了。”

“那么家里同意了吗？”

“妈妈东一个、西一个求人给我介绍对象，劝我快结婚，可我现在还不想结婚。您认为如何呢？”

“我说不太好，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有合适的，还是应该结婚吧？”

“您也是这样认为的？”

“女人还是结婚幸福吧？”

“您是说，让我嫁给我并不喜欢的人？”

“我倒不是非劝您这样做不可，但我总觉得，女人结婚前尽管对对方的一些方面不满意，但是结婚后却满可以相处得融洽。”

“我可不是那种就就合合的女人……”

谈到这里，美砂突然感到纸谷说的可能是仁科杏子。

说不定杏子也曾对纸谷说过，如果和别人结婚不会相处得好，可现在杏子却变了，她竟为丈夫工作上的事去特意拜访明峰教授。

嘴上说和别人结婚无法合得来，可实际上结婚后却夫唱妇随了。也许纸谷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我却做不到。”

美砂想，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他这一点。虽然自己长得不如仁科杏子漂亮，但是心却不会像她那样变的。

纸谷又朝窗外望了起来。太阳突然被云遮住，房间里变得有些暗了。

望着纸谷朝着窗外的脸，美砂知道他现在仍然爱着杏子。

美砂向纸谷谈了不少关于仁科杏子的情况，可他始终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着，间或朝窗外看看。

纸谷越是缄口不语，越说明他在爱着杏子。在这杂乱无章、浊气熏天的房间里，竟精心地摆着他和杏子的照片，这也

可以看出他对杏子的感情。

“我到纹别来，给您添麻烦了吧？”

美砂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悲哀。自己来到这天涯海角，为的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搞清纸谷现在仍然爱着杏子吗？

“如果您感到不便，我回去就是了。”

“说哪儿去了，您到这里来，我们都很高兴。”

“是我们吗？”

在这种场合下，纸谷为什么偏偏说“我们”呢？为什么不能说“我”呢？美砂不是为藤野、加贺以及其他人来的，她是为纸谷一个人高兴而来的。其他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对美砂来说，现在已经无关紧要。

“如果我来您感到不方便。就请直说好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纸谷似乎为美砂的突然震怒而吃惊。美砂也知道不该用这种事找别扭，但是她抑制不住自己迸发般的感情。

满怀希望来到这里，但纸谷却辜负了自己的心，美砂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

两个人对坐在沙发上，但眼睛却望着窗外。太阳似乎从云中钻了出来，房间里又重新溢满阳光。望着暖融融的阳光，美砂渴望着纸谷对她说些温柔的话。

哪怕只说一句“我爱你”也好。如果难为情，把手轻轻地放到自己的肩上也可以嘛。

昨天晚上他不是与自己亲吻了吗？在茫茫的夜色中，望着白色的浮冰，他曾把自己紧紧搂在宽阔的胸膛上。

但是，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是他在杏子照片前不能那样做吗？还是因为美砂没有像昨晚那样主动地说“抱住我”呢？

美砂感到太难过了。作为一个姑娘，怎么能一次又一次恳求人家拥抱自己呢？再说，这是男人应该主动的事嘛！可以说，这是男人应有的礼貌。

这些，他为什么不懂呢？

“那我告辞了！”

美砂心里仍然怀着最后一丝侥幸。她的话虽然很冷，但心里却热切期待着纸谷能够亲切地挽留她。可是，纸谷除了现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外，竟什么话也没有说。

“关于到明峰先生那里工作的事，我要重新仔细考虑一下。”

“……”

“我突然想了一件事需要办，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回札幌。”

“可是，现在……”

美砂拿起手套朝门口走去，纸谷什么也没说，追了出来。

他为什么不阻拦我呢？

如果穿上鞋，就只好出去了，而一出去，就只好回札幌了。美砂不想回去，她想一直呆在这里。可是，尽管自己转弯抹角地反复倾述，他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多谢您的关照。”

“必须得回去吗？”

“嗯。”

“乘几点钟的火车？”

“不知道。”

“我给您查一下列车时间表吧？”

美砂的话全都是信口胡说的，他为什么听不出来呢？为什么现在不下命令地说一句“不许你走”呢？真是个傻瓜、蠢蛋、白痴！

"时间定下来后，告诉我一下，这是电话号码。"

纸谷递给美砂一个小纸条。

"您这样就走，大家会扫兴的。"

"请您替我向其他各位致意。"

"这可不好办了。"

既然你觉得不好办，拽住我不就是了吗？美砂真想骂他几声：懦夫！痴呆！但是，美砂控制住自己，勉强地施礼道别：

"再见！"

美砂又轻轻地说了一遍，一狠心拉开了房门，猛然间，一个白色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蠢蛋！蠢蛋！蠢蛋……"

美砂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着，跑下了楼梯。多么迟钝、呆板的人！他根本不懂女人的心，自以为是，不顾别人。这样的男人决不再理他！赌口气今天晚上也要回札幌。

美砂低声诅咒着，沿着雪路向旅馆走去。

尽管美砂觉得自己有点儿太犟了，但她还是坐上了下午四点钟的火车。

这趟列车在到远轻之前，每站都停，但到远轻之后，将挂在从网走始发的特快"鄂霍次克"号上，夜里十点钟到达札幌。

"阿姨，今天晚上我要回札幌。"

动身之前，美砂给明峰夫人挂了电话。

"怎么这么快呀？有什么事了吗？"

"没有，玩得非常愉快。看来，到阿姨家要十一点钟左右，请原谅。"

美砂没有多说其它的，挂上了电话。

因为意想不到的事情，才导致了这种结果。原来美砂计划最少也要住两宿，如果顺心的话，没准要住上四天、五天的，在

雄武和网走之间好好玩玩儿。而现在，计划完全落空了。

其实，对这种结果，美砂虽然感到惋惜，但是同时也觉得这样更好。

虽说自己的突然离去因为一时间的情绪波动，但这只是自己和纸谷两人之间的秘密。自己该不该和纸谷冲突不说，反正事情的经过只有两个人知道。

何况纸谷还是到车站为自己送行来了。

美砂曾经憧憬过有一天纸谷能到车站为自己送行，而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

"刚才，我让您不高兴了吧？"

连呆板的纸谷也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借送行的机会问道。

"没有啊，我非常高兴。"

即将离开纸谷，美砂心里很难过，但是，她又急忙赶来为自己送行而满足。

"这是今天早晨打上来的，您要愿意，就带着在路上吃吧。"

纸谷把用报纸包着的大个毛蟹随便地递到美砂面前。

"谢谢！"

美砂想，自己打电话告诉纸谷车次时，距开车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但是他还是特地给自己搞来了蟹子。

"有机会请再来。"

"真的可以来吗？"

"嗯。"

纸谷用力地点了下头。

现在，美砂感到纸谷的话是出自内心的。

美砂默默地站在纸谷的身旁，纸谷有些难为情似地故意咳了两声。不久，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广播里传出"请送亲友的

人退到白线之外"的声音。

"再见!"

纸谷首先说道。美砂主动伸出手,让纸谷的大手紧紧地握着。

"再见!"

美砂说完,又一次看了看纸谷的脸。纸谷那略带痛苦的目光正紧紧盯着自己。纸谷脖子上围着昨天大家作为生日礼物赠给的围巾,外面穿着夹克服,那不修边幅的样子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再见!"

望着纸谷宽阔的胸膛,美砂又想起了昨晚被拥抱时的情景。自己耳听海浪细语,被纸谷紧紧地搂着,吻着,只为留下这难忘的回忆,美砂也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得值得。

尽管提前离开的原因是不愉快的,但在这即将分别的瞬间,美砂又恢复了昨晚的感情。

美砂多么想就这样站下去啊！纸谷也是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望着纸谷留恋、遗憾的目光,美砂反而感到了某种满足。

六

"一定要在北海道工作!"

坐在由纹别开出的列车上,美砂思绪纷纭,不知是在经过远轻还是旭川时,美砂终于下定了决心。在黑暗的夜色中,列车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疾驶。

远处闪出一盏孤零零的灯。北海道车站之间的距离很长,从车窗上根本望不到那一排排一片片的灯光。刚才还在前面的那盏灯被逐渐地甩到后面,外面又是一片漆黑。

列车几乎满员。刚上车时,还有人站着,现在都有了座位。

不管妈妈说什么，反正我一定离开家。……

这次纹别之行，对美砂应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她知道了纸谷的心里仍然装着仁科杏子。在这之前，美砂虽然也曾怀疑这一点，但那只不过是怀疑，而现在，那张两个人的照片却使她不得不这么认为。在纸谷的房间里，美砂曾万分伤心，后悔自己竟这样傻，来到了这天涯海角。

但是，与纸谷的接吻也是难忘的。不管纸谷心里是怎样想的，在夜晚的海边，两个人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这一点，美砂不仅记在了心上，更牢牢地印在了她的身上。

现在，美砂不想拘泥于过去，她注重的是现实。即使纸谷心中有难以忘怀的女性，那也无妨，重要的是“现在”。

想到这里，美砂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

“对！还得努力。”

美砂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她感到可以开拓出自己新的未来。

夜里十点半钟，美砂回到了明峰家。

教授夫妻都没有睡，正在休息室里看电视，两个孩子不知到哪儿去了。

美砂在谈纹别的事情之前，首先讲出了自己的决心：

“我已经打定主意在叔叔的研究室工作。”

“嗯，好哇，可是你母亲她……”

“反正我就这么决定了，请叔叔帮忙。”

“可是，你母亲对我有意见不好办哪！”

“这件事由我和爸爸、妈妈说。可叔叔什么时候能录用我呢？”

“这个嘛……”

教授为难地看了看夫人。

“现在，秘书的位置空着，什么时间都行。”

“那么，就请在下个月录用我吧。四月是新学年开始，正合适吧？”

“到下个月可没几天了。”

“我回家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回来。”

“你这样做能行吗？”

夫人担心地问。

“这样的事，一下定决心，就得一鼓作气！否则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看起来美砂是在说给明峰夫妻听，实际上是在告诫自己。

美砂感到，自己现在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再难以做到了。在局外人看来，自己的举动可能是愚蠢的，但是不这样横下心做下去，就将一事无成。

“可以吧？”

“嗯，我们倒没什么。”

“那么，明天我去租间房子。”

“哎？你不住我们家？”

“开始时，是打算住在阿姨家，可那样总是麻烦。”

“哪里的话呀！我还满以为你住在我们家呢。”

“可是，既然离开了家，我还是想自己一个人生活。”

美砂完全知道，住在明峰家里，一切都方便，而且母亲也许会因为这点同意自己到北海道工作。

但是，美砂想，反正也要离开家，莫不如自己找间房子，独立生活好。在陌生的札幌，一个人生活固然有些孤单，但是却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再说，有机会还可以请纸谷到自己的家来。

“可是，新租一间房子，要添置家具、取暖设备什么的，也够麻烦的了。”

“不管怎样，我先试一试。”

“住在我们家里，连伙食费也不要你交啊。”

“我看，别勉强美砂了，她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

“叔叔，反正我拜托您了。”

美砂又一次郑重其事地向教授鞠躬恳求。

美砂想，工作之后，教授将不是叔叔，而是上级。在明峰家里倒没关系，在其它的场合，可是格外注意自己的身分，不能顺口称呼。

“可是，你母亲真能让你离开吗？”

“她就是不同意我也要来。”

“那么，先写一份简历吧？因为要往学校报。”

“哎呀！这可得怎么写啊？”

“我找个样子给你。”

教授起身向书房走去。夫人仍旧有些担心：

“真的不要紧吗？怎么突然一下子决定要来札幌呢？”

“我很久以前就向往这儿呀。”

“这我知道，是不是你喜欢上了谁啊？”

“您说的谁……”

“就是住在札幌的小伙子呗！”

“哪有啊？我在札幌住都没住过，怎么可能有喜欢的人呢？”

“这倒也是。”

夫人思索着点了点头。第二天，从早晨开始下起雪来。虽然已经时值四月，但似乎冬天又回来了。尽管这样，天气却不再像一月份那么冷，雪片也变得很大，悠悠缓缓地飘落下来。

傍晌午时，美砂趁夫人不注意，给仁科杏子挂了电话。

“啊。您已经回来了。”

也许是美砂多心，听起来杏子的声音有些冷淡。

“在鄂霍次克玩儿得真痛快。如果您方便的话，今天我们再见见吧？”

“是啊……”

“我什么时间都行。”

结果，两个人约好下午两点仍然在上次的咖啡店见面。

美砂决定在札幌再住两天。在这期间，她要找到房子，以便一回东京马上就可以把东西寄来。

再说，如果告诉母亲房子已经找好，说不定她会感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而不再阻拦自己呢。

中午刚过，美砂离开明峰家，坐上了公共汽车。

雪仍在下着。落在道路上的雪，被人踩车压，马上就融化了。雪尽管下得很大，但也不能像冬天那样积存下来了。

公共汽车到达南一条时，美砂发现车站旁边有一处房屋介绍所，橱窗玻璃里面贴着不少广告，大片的雪花飘落在玻璃上。

美砂想到这家房屋介绍所去看一看，便下了车。

一个六张榻榻咪的房间和四个半榻榻咪的厨房，每月租金要二万五千日元，如果带洗澡间，就要四万日元。房租虽然不少，但比起东京还是便宜很多。

“现在正是搬进搬出的时候，腾出了一些好房子，我可以带您去看看。”

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向美砂详细地介绍了目前的房屋行情，似乎每月有三万日元就差不多。

“等一会儿我再来。”

美砂说完自己所希望的条件后，走出了房屋介绍所。

找房子这件事使美砂很兴奋，她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美砂重新乘上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美砂于二点五十五分到达站前的咖啡店，她弹掉落在头发上的雪，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在迎面靠里的座位上，仁科杏子已经坐在那里。

杏子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针织连衣裙，脖子上围着绿色的纱巾。这身打扮与穿和服时不同，给人以另外一种安祥的感觉。

"对不起，又麻烦您出来一趟。"

"没什么，您回来了。"

两个人站着道过寒暄之后，对面坐了下来。

"您等了好长时间吧？"

"出来办点事儿，没用多长时间就完了，所以就早来了一会儿，好久没这样轻松过了。"

杏子面前已经放着咖啡，于是，美砂也要了一杯。

"您很忙吧？"

"总觉得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杏子的话使美砂感到费解。看上去，这位青年实业家的妻子生活是蛮幸福的，难道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

"您去纹别玩得怎么样啊？"

"正赶上浮冰开始流动，非常壮观。"

"是啊，已经是四月了嘛。"

"去的那天，碰巧是纸谷的生日，大家围着火锅，举行了宴会。"

"……"

"那天一直喝到很晚，非常愉快。"

杏子轻轻地点头应和着。望着杏子那一本正经的样子，美砂心里又燃起了妒火：

“纸谷喝醉了真有意思，高声唱歌不说，还突然变得轻佻起来。”

“轻佻？”

“嗯，要我和他一起到海边去。”

“去了吗？”

“嗯……”

美砂也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做，但她还是留心地注视着杏子的反应。

“第二天，大家一起去滑雪，可纸谷却醉得起不来了。”

“……”

“没办法，我去看了看他。结果他正在脏屋子里睡着呢。”

杏子的眉稍微微一动。

“纸谷太不像样子了。随随便便，懒懒散散，他以前不是这样吧？”

“这……”

“没办法，我把整个房间都打扫了一遍。”

杏子低着头，她的脸上突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她还在爱着纸谷吧？尽管她已经结婚成家，但看来她依旧在思念着昔日的情人。

“我谈点儿个人的事情，可以吗？”

“请。”

杏子抬起了头。美砂望着她那苦涩的神色，低声地，但却清晰地说：

“我已经爱上了纸谷。”

仁科杏子的脸痉挛般地抽搐了一下，接着慢慢地把头偏

到了一边。她那美丽的鼻子对着桌子，宽阔的前额被青白色的荧光灯照射着。

看来美砂这句话确实起了作用。美砂目不转睛地望着杏子的脸，似乎在观察她的反应。"我这次去纹别，为的也是纸谷。"

"……"

"回来的时候，他到车站送我了。"

杏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抬起头问道：

"您去明峰先生那儿工作，也是为了他吧?"

"有这种因素，但不完全是。我想在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生活。"

"……"

"等正式工作后，还得请您多帮助。工作上的事还必须得向您请教啊。"

"我可没有什么可教您的。"

"您有很多经验嘛!"

"不，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秘书。"

"瞧您说的。有您这样优秀的前任，我的工作就更难做了。"

"我们不说这些吧!"

杏子打断美砂的话题，慢慢地用小匙搅动着咖啡。

"我想有机会见见您家先生，是仪表堂堂吧?"

"……"

"听明峰先生说，他经营溜冰场，我想以后去看看。"

"那好啊。"

"您不滑冰吗?"

"经营溜冰场太棒了! 那儿能进行比赛吗?"

“现在正考虑扩大，以后就可以了。”

“那么，前两天您就是为这件事去找明峰先生的？”

“我对他的工作不太明白，只不过替他去……”

几分钟之后，两个人走出咖啡店，小雪还在下着。杏子说要买东西，一个人朝商店走去。美砂走在通向地铁车站的台阶，后悔不该告诉杏子自己爱上了纸谷。

如果不告诉她，今后两个人还可以自然相处，可是刚才那一句话，却使杏子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冷淡起来。

看来她还在爱着纸谷……。

“如果真是那样，我决不善罢干休！”美砂在雪中边走边想。

白天，乘地铁的人很少。美砂到南一条下车后，又走进了刚才去过的房屋介绍所。

因为刚才美砂说明了自己要求的住房条件，介绍所的人已经为她选好两处比较合适的房子。一处在北大附近的北二十条，另一处在明峰家附近的圆山。北大附近的房子为六张榻榻咪和四张半榻榻咪两间，月租金三万日元；圆山附近的房子面积一样，月租金三万五千日元。

“先去看看好吗？我开车送您。”

为了做到心中有数，美砂同意了。

看过两处房子后，美砂知道了其中的利弊。

从居住环境看，还是圆山附近的好，那里树多、安静，但因此房租金也高。如果住在圆山，离明峰家近，有什么事倒是方便，但是上班却要比北二十条远得多。

北大周围，房子密密麻麻的，拥挤不堪，但是，现在已经不能要求得那么高了。离开家那天，会和闹翻了跑出来一样，指望不上家里再给自己寄钱。想来想去，美砂决定租北大附近的

那处房子。

美砂留下二万日元定金，并写下明峰家的地址，以备联系。走出房屋介绍所，美砂感到自己很可笑，要租房子还有时间，何必这样着急呢？

美砂从北到西接连看了两处房子，用了不少时间。这时，天已接近黄昏。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天空燃起红色的晚霞。

美砂本想马上回明峰家，但是突然想起了杏子的丈夫开的溜冰场，于是便决定先去那里看一看。

以前，美砂曾经乘车从那里经过，知道大致方位，她作出一副当地人的样子，走在黄昏的街道上。

穿过宽阔、热闹的大街，来到薄野。在薄野的右侧，有一个宠然大物的似圆锥形的建筑物卧在那里。

这就是札幌溜冰中心。

美砂站在大门外，朝里面望着。

上次经过这里时，里面灯火辉煌，周围和门口聚着不少人，而现在大门紧闭，霓虹灯也没有点亮。难道今天休息吗？美砂感到奇怪，走近办公室的门前一看，只见右边墙上贴着一张停业通告：

“本溜冰中心现在关闭，决定在宫之森新建一座北欧风格的大型冰上运动馆，新馆将在九月完工，请诸位多加包涵。”

通告的后面写着“札幌溜冰中心经理仁科恭平”。

美砂读过通告之后，又在这座死一般寂静的建筑物前站了一会儿，接着朝地铁车站走去。

晚上，明峰家做了鸡肉火锅。因为教授喜欢吃，所以每到冬天，火锅就成了家常菜。

吃过晚饭，洗完碗筷之后，美砂把找好房子的事告诉了教授夫妻。

“什么？”

夫人吃惊地叫了起来。

“你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干脆决定下来，妈妈也就无可奈何了。”

“我说，你看可以吗？”

夫人担心地望着教授。

“已经决定了，有什么办法呢？”

“叔叔，我可真来啊！”

“这边的大门是敞着的，你尽量想法儿逃出来就是了。”

“看你……”

夫人责怪着教授，但是有男子汉气度的教授，却不大在乎。

“这样的话，我希望你尽量多在这儿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就永远在这儿！”

“不必勉强啊！”

夫人只好听之任之了，端起了茶碗，但她的顾虑似乎并没有消除。

“叔叔，今天我在街上碰到仁科杏子了。”

“啊……”

“她说上街来买东西，我把将要在叔叔那儿工作的事告诉了她。”

“你将来要住在札幌，和她交个朋友也许有好处。”

“我回来时，还顺便到她丈夫的溜冰中心看了看，已经关闭了。通知上写着要在宫之森修建更大的呢。”

“他想把现有的这个卖掉，重建新的，这里稍稍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教授点着香烟，继续说道：

“他说反正也是建一回，建就建一座像样的，能举行世界锦标赛的冰上运动馆。”

“到底是年轻有为啊！”

“抱负是应该有的，但实际做起来，会遇到许多问题。建一般的溜冰场倒简单，如果要建比赛用的，就复杂了。冰场下面的每一根管道设置，都要周密地考虑。”

“冰场下面还安管子吗？”

“靠通过管道中的氯化钙降温哪。”

“这么说，是先放上水，然后从下面……”

“道理是这样，但是，要制出世界通用的冰，设备必须齐全。从室内冷却设备到蒸馏装置等等。”

“蒸馏装置起什么作用呢？”

“处理往冰场上洒的水。”

“洒一般的水不行呢？”

“一般的水含有杂质，不行。冰场的冰自下往上结冻，杂质会浮到上面，这样就得经过多次平整，把杂质除掉。”

“那要怎么清除啊？”

“用整冰机平整冰面。”

“制造冰还真不容易哪。”

教授苦笑着，喝了一口茶。

“最近，重大的冰上项目比赛几乎都是在室内冰场进行的。”

“室外的冰场不行吗？”

“行倒是行，但是，室外冰场容易随气温发生变化。在室内就没关系了，温度、冷却度都可以自由调节，可以制出好的冰

来。”

“对滑冰运动员来说，什么样的冰算好呢？”

对美砂来说，这一切都是学习。她似乎已经成为低温科学研究所的职员，不停地问着。

“简单地说，无杂质、不随气温变化的冰就是好冰，一般冰温在零下二度至三度最适合于比赛。”

“冰也有温度吗？”

“当然有了。从零度一直到零下三十多度，等等不一。”

“我还一直以为冰都是一个温度哪！”

“调查结果表明，过去冰上项目的世界纪录，大都是在零下二度至三度的冰温情况下创造的。”

“嗨？”

这位冰专家，调查得还真够全面的。

“那么，仁科的爱人就是想建一座这样先进的冰上运动馆了？”

“是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哪。而且，也不经常有比赛啊！”

“那么，比赛之外的时间怎么办呢？”

“当然要对社会开放了。”

“为每年的一、二项比赛，花费那么多钱，可有点划不来。”

“如果在他的冰场举行日本全国滑冰锦标赛，或者创造了世界纪录，他不就出名了吗？”

“叔叔，您反对他的计划吗？”

“我倒不反对，但是，作为个人经营的企业，只是建成一般的群众体育设施也就可以了，倒不必为能不能进行正式比赛去伤脑筋。”

美砂虽然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她觉得仁科

恭平似乎想一举两得。既想用先进的设施吸引一般的溜冰爱好者，也想通过比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位身居北国的青年实业家雄心勃勃，而在冰专家看来，他的计划却不无风险。

“那么，杏子是如何认为的呢？”

“她对丈夫工作方面的事从不插嘴，这次也是一样，那天她只不过是问问我能否同他的丈夫见面。”

“这么说，杏子的爱人也会去研究所了？”

“今后，大概要经常去的。”

美砂点着头，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将来见到仁科恭平时的情景。

树　　影

一

美砂开始了新的生活。

五月初，美砂终于来到了北海道。

最初美砂打算四月份就上班，但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那样的话，她回家住不上几天就得马上返回北海道。

回家之后，美砂说服父母，整理东西，费了好一番周折。

幸亏有晚去的这一个月时间，美砂一次又一次地诉说自己的想法，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同意。

当然，开始时母亲坚决反对。就连深明事理的父亲，在美砂离开家启程时，也非常难过。

“过后你要后悔，我可不管！”

不仅母亲这样说，好朋友康子也反对美砂去北海道：

“都到这样的年龄了，有什么必要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在康子的眼里，美砂似乎发疯了。

“反正我要去！”

美砂只能这样回答。

美砂觉得无论怎样解释，别人也不会理解自己。

但是，周围的人越持反对意见，美砂的劲头越足。美砂孤立无援，一种悲壮感油然而生，这使她的决心更加坚定。

美砂这样做，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尽管在一些事情上她并不同意父母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得顺从，因为她没有胆量和勇气走自己的道路。

最后父母终于无可奈何，同意了美砂去北海道工作。

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坚强起来，毫不妥协，一直坚持到如愿以偿呢？

美砂也不明白，自己竟在不觉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许是爱情的力量改变了自己吧？似乎是那初吻使得她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五月的札幌鲜花盛开。

首先，梅花、樱花开放。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梅花应该先开，但在札幌，这两种花却几乎是同时开放。

由火车站过天桥往北走约二公里的上坡处便是美砂的房子，确切地说是北二十条西七丁目。

美砂住的地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开辟的住宅区，但是近些年来的住宅建设热使这一带的房屋鳞次栉比，甚至在更远处，也建成了大麻、新琴等小区。这样一来，美砂住的地方

实际上已经成了札幌的中心区。

以前，从美砂住的地方到市中心只通有轨电车。开始时，电车是靠车顶上的触电杆接触电线行驶，后来，触电杆改成了架式受电弓，再以后，则发展成了两辆编组的市郊电车。尽管这样，还是满足不了市民乘车的需要，于是，借札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风，建成了现在的地铁。

美砂的房子到地铁北十八条车站，只有徒步五分钟的距离。从北十条到市中心，地铁需要行驶五分钟。这样加上等车时间，美砂从家到市中心有二十分钟就足够了。

再说，美砂天天去的并不是市中心，而是北海道大学。从住处往西走二、三分钟，便是北大校园。

北大校园位于札幌西北部，占地面积在全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如果用条和丁目表示校园面积，那就是南北从北七条到二十三条，东西从西五丁目到十四丁目。在北大宽阔校园中，不仅有各系的楼房，而且还有园艺农场、马厩等。

低温科学研究所在校园的北面。以前，研究所与位于校园中央的理学系相对，后来因为房间不够用迁到了现址。研究所是一座漂亮的白色的钢筋混凝土四层楼房。

从美砂的寓所到研究所，慢走有十二、三分钟也就有够了。早晨，上班的人大都乘地铁往市内去，而美砂却与他们的方向相反。

樱花盛开的时节，天空罩上一层薄雾，美砂走过宽阔的满眼新绿的校园，心情格外舒爽。早晨规定九点上班，美砂八点半离开家，慢悠悠地走也来得及。

因为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学生。虽然学校的职员正来上班，但是校园过大，路上并没有几个人。

北大素有榆树校园之称，校园里榆树确实很多。而且树身

又特别粗大，有的树竟有两搂多粗。榆树的阴影，投在刚刚发芽的草坪上。

呼吸着早晨的空气，美砂切实地感到自己已经生活在北国。这里的房屋、树木、空气，所有的一切都与本州不同，令人感到清新、爽朗。

美砂从九点钟开始工作。她的工作地点在三楼图书室的一角。图书室有十张榻榻咪大，中间放着一张大桌子和黑板。这里虽然叫作图书室，但同时兼作研究人员和学生的休息室。

图书室南面的窗前，有一张美砂专用的办公桌。早晨，美砂来到这里之后，首先要从写字桌旁边的衣箱里取出白衣服换上。

穿上白衣服，美砂对着镜子看了看，似乎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伟大起来，仿佛转眼之间变成了美容师、医生。

美砂不从事什么研究，并不需要穿白衣服，但研究所里似乎有一种常规，凡是在研究所工作的人都要这样。

美砂矮个子，小锛儿头，穿上白衣服非常得体。

“啊！好一个可爱的研究员。”

明峰教授曾开着玩笑说。其实，美砂本身也觉得自己挺可爱的。尽管从上到下都是白的，但她竟觉得自己平添了几分妩媚。

美砂对着镜子，想像着仁科杏子穿着白衣服时的样子。连自己都变得这么惹人注目，仁科杏子一身白衣服的打扮就更加高雅、漂亮了。

换好衣服后，美砂九点钟开始清扫图书室。她先用吸尘器轻轻地扫除绿色的地毯，然后擦桌子。打扫完图书室后，再打开隔壁的教授室，同样清扫一遍。

低温科学研究所以明峰教授为首，有今井副教授，细野、

平山讲师及三名助教，还有吉冈、秋叶等研究生。他们每天上班时，都首先到图书室打个照面儿，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

海洋学研究室另外还有副教授室和两个研究室，里面都分别摆着桌椅。

美砂的工作总的说来比较轻松。白天主要负责接转给教授和研究室其他人的电话，查查资料，打打字。再就是早晨、中午泡茶和做一点其它的杂事。

研究室里的人都平易近人，美砂和大家很快就熟了起来。特别是教授，更是时刻关心着美砂。

美砂第一天上班时，教授开口便问道：

“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是不是一个人想家哭了啊？”

“没有！睡得可香了。”

美砂快活地回答着，但是实际上她的确感到很孤单。头一天晚上，当她从明峰家回到自己黑暗的房间，打开电灯坐在床上时，她直感到自己似乎沦落到了天涯。

现在父母怎么样了呢？想到这儿，她不由得想哭。现在她终于明白了，以前自己所朝思暮想的竟然和孤独互相伴随。

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方呢？为什么自己孤身一人呆在这里呢？一瞬之间，美砂感到自己是在梦中，就像阿里斯冒险记里所讲的那样，在自己熟睡之中，被带到完全陌生的地方。

可是，美砂马上就明白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现实。远处有电车的声响，窗外有轻轻的风声。自己一活动，还有影子晃动。

确确实实，美砂现在正只身一人在这北方的城市，她正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忍耐着寂寞、孤独。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纸谷诚吾。自己对纸谷一往深情，才来到这边远的地方。想到这里，美砂不禁为自己的痴情

悲哀起来。

他知道我的一颗心吗？……

但愿他能够理解。最后，美砂祈愿着闭上了眼睛。说来也怪，当美砂心里只装着纸谷时，寂寞、孤独竟一扫而光，她香甜地进入了梦乡。

明峰教授当然不知道美砂心中的秘密。

“缺什么东西你就说。今晚去我家吃饭吧？”

“不，今天不去了。”

美砂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教授的邀请。

既然独立生活了，就不能总是依赖明峰家，如果从第一天就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到北海道，租房子也就毫无意义了。

再说，美砂要做的事情也真是太多了。从东京邮来的东西没打开，衣服和食具也没来得及好好整理。

另外，美砂还想把地板铺上地毯，窗帘也想换成稍微厚一点儿的，墙壁也想装饰一下。女人嘛，住的房子总得像回事。一个人生活，光这些就够忙一气的了。

美砂感到工作方面倒没什么问题。大家都关心着自己，从各方面热情地指点。查资料、打字也会很快熟练起来。

以前，美砂只是呆在家里，从来没有在外面工作过，谈话的对象除了妈妈，也只有好朋友康子。

因此，美砂对在大学时的所见所闻，都感到非常新鲜。现在她才知道，世界原来是这么富有生气。

从这种意义上说，美砂并不为自己到札幌工作而后悔。晚上躺在床上时，尽管感到寂寞，但一想白天充实的生活，也就能够忍耐过去了。

早晨一觉醒来，烦恼便烟消云散，等待美砂的都是愉快。

美砂从心里感到，以教授为首的研究所的男人们都对自

已特别关照。

“我到北方来算是对了。”

在五月明媚的校园内，美砂贪婪地吸着清新的空气，心里不由得想到，如果纸谷在这里，那该多好啊！

二

札幌没有梅雨季节，六月，丁香花开遍大街小巷。

从美砂的住处到北大低温科学研究所的道路两旁，丁香花也目不暇接。美砂非常喜欢丁香花的芳香。那柔和的淡紫色和花朵与沁人心脾的芳香给人以一种恬静、安祥之感。

美砂沐浴着花香来到研究所。

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明峰教授日程安排如下：十点半在研究所会议室商量举行学术会议事宜；下午三点去理学系参加联合教授会；四点接受本市报社记者关于七月初赴北极圈的联合考察队情况的采访。

十点钟教授一到办公室，美砂马上把一天的安排告诉了他。

“知道了。还有，昨天晚上仁科来电话，说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到研究所来。”

“您说的是杏子的爱人吧？”

“是啊，可能是为冰上运动馆的事。报社记者的采访估计有二、三十分钟就差不多，如果完不了，你就先请他在图书室等一下。”

教授说过之后，便去参加学术筹备会议去了。

美砂刚回到图书室，一个月前从纹别回来的藤野跟着走了进来：

“去哪儿了？”

藤野竖起拇指问道。在研究室里，大家都用拇指代表教授。

"商量关于学术会议的事去了。"

藤野点了点头，接着自己动手烧水。

"我也想去呀！"

"这次就纸谷一个人去吗？"

"低温科学研究所只有一个名额。我希望能再增加一个，但是恐怕很难哪。"

看来藤野为不能参加这次的考察队深感遗憾，是啊，既然从事冰的研究工作，谁不想实地考察考察北极的冰呢！

"这次的考察队，不光是日本组织的吧？"

"是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四个国家的合作科研项目，日本方面参加人员由学术会议全权决定。"

"T_3 是什么哪？"

美砂在研究室成员传阅的文件中曾见过这两个字，但是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是岛的名字。"

"有这种名字的岛子？"

"你认为没有吧？实际上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整个岛子全是冰。"

"那么，它不会化掉吗？"

"不会的。它是注入北冰洋的巨大冰川在海面上飘流时形成的，面积大概有五平方公里，整个岛子是一个巨大的冰块儿。夏天虽然融化变小，但不等化尽，冬天就来了，于是就又恢复到原来的大小。就这样，每年又化又冻，不停地飘游在北冰洋上。"

"原来就因为这个，地图上才不标出来啊？"

“因为只是冰，和通常海岛的概念不同，但从外观上看，却和其它的岛一样，都被冰雪覆盖着。”

“冰多厚啊？”

“厚的地方大概有四、五十米。”

“那么，考察队的人就在冰上生活吗？”

“联合考察队的目的是调查整个北极圈的海洋、环境等，但这次却以 T_3 为中心。”

“这样的冰岛不会裂开吗？”

“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在不久之前还存在着的 T_1，好像就是从中间裂成了两半儿。”

“那不是很危险吗？”

“是啊，倒不能说很安全。”

“太可怕了！”

美砂叫了起来，但又觉得不好，赶快又捂住了嘴。

纸谷到那样的地方去，会怎么样呢？美砂不由得提起心来。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她用烧开的水冲上了咖啡。每天早晨，美砂都和研究室里的哪位边喝咖啡边闲聊，但是，还是像现在这样明峰教授不在时，她感到随便。

“在那里要呆好几个月吗？”

“可能是七月和八月两个月时间。”

美砂想，那么危险的地方，纸谷不必去，让藤野代替就是了。这样做虽然对藤野不好，但是他自己非要求去不可嘛！

“纸谷参加考察队已经定了？”

“是啊，他是研究浮冰的权威嘛。”

美砂到研究所工作后才知道，研究室里的人并不都是研究冰的。正像“海洋学研究室”的名字所代表的那样，大家研究的领域很广，各不相同。教授研究海流，副教授研究海水的性

质，平山讲师研究浮游生物的生长。

“这次考察，全是研究浮冰的人参加吗？”

“不是的。除了海洋学专家外，恐怕还有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方面的人参加。那里的冰其实是冰川，考察冰川，还可以了解到植物的分布以及远古时代的一些事情。”

整个冰川飘浮在海上，科研人员在上面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研究。美砂想像着纸谷在岛上的情景。

“怎么到那个岛子上去呢？”

“首先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然后去巴罗。”

藤野指着后面墙上贴着的地图，向美砂说明着。在阿拉斯加的最北端，北纬七十度线更往北的地方，写着“巴罗”。

“从巴罗乘直升飞机飞往 T_3。”

“那个岛不是在浮动吗？”

“浮动也是随着海流在浮动，基本位置可以把握得住。”

“那里冷吧？”

“北极嘛，当然冷。但是，因为是夏季，所以几乎都是白夜。”

在没有黑夜的冰上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美砂现在还想像不出那种情景。

“不会患感冒吗？”

“都习惯了，不要紧。您是在惦记着纸谷吧？”

“哪有的事呀！”

“那谁知道啊！”

藤野调皮地笑了笑。

“纸谷可真走运，又能去 T_3，又有美砂小姐惦记着。”

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心里确实是这样想，藤野说完之后，走出了图书室。

屋子剩下了美砂一个人，她望着窗外的草坪，又想起了纸谷。

从东京到达札幌的那天晚上，美砂就用公寓里的电话告诉了纸谷。

“我明天开始就到大学上班。”

纸谷只是回答了一声“是啊”。

美砂说：

“今后请您多关照”。

纸谷只说了一句“哪里哪里”，既没问美砂的住址，也没问美砂是否能习惯。

美砂主动告诉了纸谷地址和公寓的电话号码后，问道：

“您什么时候到札幌来啊？”

“具体时间还没定，六月份去。”

“七月出发去北极吗？”

“六月份去札幌，就是为了研究这件事。”

纸谷淡淡地说道，他似乎已经忘记一个月前的夜里在飘着浮冰的海边吻过美砂。

“我等着您的到来。”

美砂再没多说什么，挂断了电话。

美砂满以为纸谷听到自己到札幌工作的消息一定会很高兴，可是对方却毫无反应，似乎在故意回避着自己。

打电话至今已经快一个月了，纸谷没和美砂有过任何联系。纸谷倒是有给教授、研究室的邮件，但那只是工作上的文书和报告之类，丝毫没有涉及个人的事情。

美砂望着窗外翠绿的白杨，不由得一阵心酸。

自己一片痴心为了纸谷，才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札幌，只身一人忍受着寂寞难熬的夜晚，也是为了能与纸谷相见。可

是，纸谷对自己的心情却全然不解。

哪怕他有自己对他的十分之一的感情也好……

美砂为了驱散心中的烦闷，离开了窗边，坐到了自己的桌前。

今天从中午开始，美砂的工作不太忙。转了几次电话，替教授去中心图书馆取回资料，并将需要的一段打了字。再是，这期间来过三位客人，美砂给他们倒了茶。

傍晚，报社记者按约定时间前来采访，但是因为教授会议延长，明峰教授直到四点半才回到研究所。教授回来后，马上和记者谈了起来，但直到五点钟也没结束。

"美砂，到五点钟你可以回去了。"

采访中间，教授特意出来告诉美砂。美砂摇了摇头：

"没关系，回去我也没有什么事。"

"那好吧。"

教授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午休时，藤野曾邀美砂下班时一起去喝生啤酒，但被她谢绝了。

美砂倒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办，她是想看看下班后要来研究所的仁科杏子的丈夫。

"老头子还没走？"

五点过后，藤野又来到图书室。美砂点了点头，藤野耸了耸肩，离开了。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美砂打开门，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正站在那里。

"您是仁科先生吧？"

美砂一眼就看出来人是仁科恭平。

"明峰先生正与客人谈话，马上就结束，请在这儿稍候。"

仁科恭平点了点头，走进室内。

仁科恭平身高近一米八十，长得结结实实，看起来像运动员一样。

美砂请客人坐到椅子上，马上给他泡上了茶。仁科恭平鞠躬感谢，抬起头来问道：

“您是竹内小姐吧？”

“是的。”

“我从爱人那儿听说您在这儿工作。”

美砂急忙鞠躬致意。看上去仁科恭平三十五、六岁年纪，虽然长得和纸谷一样高大，但是接人待物的方式却与纸谷不同。他大方地看着美砂，毫不腼腆。有的人可能认为这种男人有些不够稳重，但是美砂觉得他并不讨厌。仁科恭平性格爽朗，平易近人，这也许是北海道男人的又一种类型。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工作的啊？”

“五月份。”

美砂一边回答，一边偷偷打量着他那时髦的穿戴。仁科恭平身着灰色的条纹西服，系着黑色的领带。

仁科恭平呷了一口茶，站起来直到美砂旁边的窗前，向外望着：

“黄昏时的北大真美啊！”

听仁科一说，美砂也往窗外望去。

右面群山的上空燃起红色的晚霞，高大的榆树向绿色的草坪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初夏校园的一天即将结束，宁静的夜晚正悄悄来临。

“这是我的名片。”

仁科恭平似乎刚想起来做自我介绍，从胸前的口袋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美砂。

名片上印着“仁科兴产总经理仁科恭平”。

“我是为建设冰上运动馆来向教授请教的。您滑过冰吗？”

“没有。”

“等新运动馆建好后，请您一定去，我招待。”

仁科恭平的话音刚落，教授室的门开了，记者们走了出来。

教授室是套间，进出必须经过图书室。

“请！”

记者和摄影记者离开后，美砂请仁科去教授的房间。仁科恭平向美砂鞠躬致谢后，走了进去。

美砂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想起了杏子。

无论纸谷和仁科都不拘小节，像个男子汉，但是两个人又有明显的不同。仁科快活、开朗，像个运动员；纸谷则有些沉闷，有时显得孤独，有时显得冷漠。

杏子真正爱谁呢？……

事到如今，本来没必要想这些了，但是美砂还是不由自主地琢磨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仁科从教授室走了出来，明峰教授右手提着皮包，也随着走出。

“啊，对了！您也一起去吧。”

仁科恭平突如其来地对美砂说道。

“我想请先生吃饭，一起去好吗？”

美砂一时间犹豫不决。

“薄野有一家很好的四喜饭餐馆，您已经下班，没什么事了吧？”

“美砂，一起去吧！”

在明峰教授的动员下，美砂才决定和教授一起前往。

“啊，对了！把我爱人也叫上，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吃。请把

电话借我用一下。”

仁科走到电话机旁，拨起号码盘。美砂赶忙整理好挎包，对着镜子梳了梳头。

“明峰先生和秘书都去。……你也来吧！……”

仁科对着送话器旁若无人地讲着，既不故意压低声音，也无任何不好意思的样子。

“是啊？那就等下次吧。”

仁科放下送话器，感到抱歉似地说：

“我爱人说她有些累，这次就失陪了。”

“还是不必勉强好。”

教授说过之后，三个人走出图书室。

走出研究所大门，一辆白色的进口轿车正停在那里，这是刚才仁科恭平开来的。夕阳已经落到山脚，白色的车身被镀上一层红光。

“请上车！”

仁科请教授和美砂坐到后面座席，自己坐进了驾驶员席。

仁科径直把车开到薄野的一幢大楼前，三个人走进了一楼的四喜饭餐馆。

尽管仁科说在教授室已经谈完工作方面的事，但他还是一边吃着生鱼、生虾，一边高谈阔论他新建的冰上运动馆：

“五年之内，我想在运动馆举行世界滑冰锦标赛。”

教授只是听着，很少回答。两个人见面还没几天，除了溜冰和冰之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共同的话题。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三个人走出了四喜饭餐馆。

“我们再去一家酒吧好吗？”

仁科邀请道。

“已经吃得满好了。我还得赶一份明天要用的材料，今天

就失陪了。”

教授谢辞之后，仁科鞠躬道别：

“那么以后请再赏光。”

仁科开车走后，教授邀请美砂去他家坐一坐。美砂觉得自己回公寓也怪闷的，就点头答应了。

两个人坐上出租汽车后，教授点着了烟：

“这个娃娃，真叫人头疼。”

教授自言自语地说道。

“娃娃？指的是仁科？”

“心情倒可以理解，不过他想得有点儿太简单了。在大学读书时，他是个相当有名的滑冰运动员，但是他却没有真正体会到干这种事业的艰苦啊。”

美砂虽然只是在旁边听他们谈话，但她也觉察出了仁科的一些特点。仁科不愧是个运动员，心地纯洁无瑕，但他却有些好高骛远。

“他这么做，杏子也不好办哪！”

“这有什么呢？他这么做不会对他夫人有什么妨碍吧？”

对美砂的话，教授没有回答，只是面朝前方默默地吸着烟。

三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是北海道神宫庙会，札幌的市民似乎以此为开端，一齐换上了夏装。原来穿着黑色长袖水兵服式学生装的女中学生们换上了白色短袖的水兵服式服装，穿和服的人把夹衣换成了单衣。北国最美丽的季节，北方人最有生气的时期来到了。

美砂已经完全熟悉了这座城市。她一个人可以去市内任何地方，只听地址也可以基本判断出它的方位。

美砂还有了不少好朋友。除研究室的藤野、斋藤等人外，其它研究室的女秘书，像野田菜子、横山良美等，也与美砂很亲密。再是，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的人，也与美砂很要好。因为美砂只身从东京来到这里，所以大家对她都很热情。

由于熟悉了环境，扩大了交往，美砂开始时的孤独、寂寞已经不复存在。

六月份最后一周的星期三，纸谷从纹别来到了札幌。

纸谷事先既没来信，也没来电话，这天下午，他突然推开图书室的门，径直走了进来。

"哎哟！"

美砂吃惊地叫了起来，纸谷只是举起右手，打了个招呼。

纸谷身后背着一个双背带的大背囊，只穿一件衬衫，敞着胸口，裤子又肥又大，脚上的鞋像登山鞋似地笨重。

"您这是怎么了？"

"刚刚到。"

纸谷把背囊放到地上，抽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着汗。

"教授呢？"

"到校部去了，过一个小时能回来。"

"那我就先休息一会儿。"

纸谷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打开背囊，从里面拿出用报纸包着的蟹子。

"吃吧！是今天早上刚打上来的。"

报纸上有十来个大的毛蟹。

从三月在纹别见面之后，已经有三个月。这期间，美砂三月末回东京，五月初返回札幌，两个人一直没有见面。

“快去北极了吧？什么时候动身呢？”

“后天。”

“后天……”

“明天晚上在东京举行组团仪式，后天晚上由成田机场出发。”

“这么说，在札幌只住今天一个晚上了？”

“是的。”

纸谷看来渴了，咕嘟咕嘟地喝着水。

这个人可真沉得住气。后天就要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北冰洋去了，可他直到出发前两天才慢腾腾地离开纹别。看来，他在札幌、东京都不可能宽松了。也许他本来就打算赶上组团仪式就行，然后紧接着就去阿拉斯加。

“都准备好了吗？”

“基本上……”

“不需要买什么吗？”

“不要。”

纸谷充满自信地回答着，接着吃起了自己带来的蟹子。

“很新鲜，可好吃了！”

“今天晚上怎么安排的？”

这个时候，蟹子再新鲜，美砂顾不得去吃，她的心思在纸谷身上。

“还没决定。也许要住在藤野那儿。”

“这……”

美砂没有说下去。她本想说，要不就到我新租的公寓去吧！但是，在这种场合下，美砂感到难于启齿。

“今天晚上您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

“那我们一起吃饭吧?”

“那么,藤野呢?”

“他一起去可以吧?”

“我倒没什么。”

美砂本想在纸谷出发前,两个人单独吃顿饭,可看来纸谷并不想这样。

“等一会儿,我见见教授,再到研究所的其它研究室转转,最后再回这里。”

“知道了。”

纸谷说过之后,美砂放了心,她走出图书室去叫大家。

研究所里只有藤野、秋叶等四个人在,听说纸谷来了,他们都来到图书室。

“啊,终于来了。”

“还背来了蟹子,可敬的老大哥。”

“是预祝胜利吗?”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贪婪地吃了起来。美砂担心,在图书室里吃蟹子,教授回来会发火的,可是他们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也许有时更显得散漫。

美砂也尝了尝,确实好吃,要比札幌薄野一带买的蟹子新鲜得多。

“这个好!”

纸谷递给美砂一个蟹黄。

“不赶快拿,就让他们吃光了。”

大家吃得特别快,十来只蟹子已经所剩无几,纸上满是蟹壳、蟹皮。

“怎么也得给老头子留一只呀!”

在纸谷的提议下,藤野挑出两只大的放到一边。

“真走运哪！哪天到达 T_3 呢？”

藤野羡慕地问。

“据说七月六号从巴罗出发，那就七号到吧。”

“那要在北极过七夕了。”

“据说今年发生断裂，T_3 比原来小多了。”

“等你们到那里，不会没有吧？”

“没有就找 T_4 嘛！”

大家无拘无束地笑着。美砂暗暗为冰岛融化变小而担心，可他们却毫不在意。

“今天晚上怎么办？”

藤野吃着蟹腿问道。

“想和她一块儿吃饭。”

“那我们得回避吧？”

“喂，不许胡乱猜疑！”

“可是，对美砂小姐不便吧？”

“哪里的话呀……”

美砂摇着头，感到调皮的藤野很可恶。

晚上，大家一起去了一家叫色拉文伯的烤菜餐馆。餐馆位于北海道政府北面的小胡同里。进门左侧有一个大的炭火炉，上面吱拉吱拉地烤着花鲫鱼、鲽鱼、扇贝等。

看来这几个人在大学读书时就与餐馆的老板熟悉，待人亲切的老板热情地欢迎他们。

一起来的共有六个人，因为柜台前的座位不够，大家坐到了里面雅座上。

服务员拿出了清酒和啤酒，大家先干了一次杯。菜从老板推荐的“不知时”鱼开上。据老板说，这种鱼本来是鲑鱼，只因

不是在捕捞旺季秋天，而是在初夏捕捞的，所以叫起了这个名字。

“现在肉肥，是最香的时候哟。”

难怪老板炫耀，这种鱼一放到嘴里，甜得似乎溶化了似的。鱼是刚打上来的，当然没有加盐。

大家边吃边喝，话题自然地集中到了纸谷北极之行上。有的求纸谷给买海豹皮，还有的让纸谷用冷冻剂保存一点北极的冰带回来。

不知是因为空着肚子喝酒，还是因为纸谷在旁边，美砂很快就带上了醉意。

一个半小时后，大家走出色拉文伯，听说他们还要到薄野去喝，美砂决定就此告辞。

美砂想，照目前的情况看，自己就是跟他们去，也不可能有和纸谷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同时，美砂也担心自己喝多了会顺口说出不该说的话来。

“要回去？那太遗憾了。”

走出店门后，纸谷有些失望地说。

“明天几点走？”

“飞机十二点从千岁机场起飞。”

“那就再见不到了，请多保重！”

“谢谢。”

纸谷说着向美砂伸出大手。小胡同里很暗，看不清纸谷的脸，似乎令人感到他有些疲倦。

与大家分手后，美砂带着微醉回到了公寓。

读完晚报，美砂躺在了沙发上。

纸谷这个人到底是亲切呢？还是冷淡呢？……

醉意使得美砂有些困倦，在胡思乱想之中，她竟迷迷糊糊

地睡着了。尽管时令已是初夏，但夜里却非常寒冷，快十二点时，美砂被冻醒了。她赶紧换上睡衣，盖着被躺到床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美砂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公寓是木结构的房子，敲门声很响。美砂赶忙跳下床，又穿上一件长睡衣，走到门前。

“您是哪一位？”

“是我，我是纸谷诚吾……”

说到这里，只听扑通一声，似乎身体撞到了门上。

美砂急忙拧开门锁，把门打开。

门打开的一刹那间，纸谷那高大的身体顺势倒进了屋内。

看来纸谷醉得很厉害，头耷拉着，垂下来的乱发盖住了脸，他支持不住似地倚在墙上。

“稍微喝多了一点儿，给我……杯水……。”

美砂赶快端来杯水，递给纸谷。纸谷一口气喝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对不起。”

“怎么到这儿来了？”

“突然，想见你……”

“不管怎样，请先把鞋脱了吧！”

纸谷踉踉跄跄地踏上地板台，一下子坐在了地板上。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住好吗？”

“那倒没什么关系……”

“在这儿就可以了，明天一早就走。”

美砂想，纸谷醉成了这样，不好不留他，但一个单身女人留男人住宿，总有些不好意思。

美砂爱着纸谷，对他住在这里并没意见，只是感到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些可怕。这种心理是姑娘们所特有的。

"什么也不要，在这里就可以了。"

纸谷说着，又喝下一杯水。

"这里可不行，请到里面睡吧！"

美砂住的房子为两小间，一进门是四张半榻榻咪的厨房，里面是一个六张榻榻咪的和室房间。和式房间里铺着地毯，放着一张单人床，每天美砂都睡在床上。

美砂把摇摇晃晃的纸谷扶到床前。

"在哪儿……都没关系……。还经常睡在冰上呢！"

"快点睡吧！把衣服脱下来！"

"不用，没关系，绝对……没关系……"

纸谷话说得刚强，但胳膊却不听使唤，美砂从他身后扯着夹克上衣的袖口，好不容易才把衣服脱下来。现在纸谷简直像个婴儿。

"家里没有睡衣。"

"那种……东西……不用，不用！"

纸谷只是脱下夹克上衣和裤子，便一头栽倒在床上。

"对……不起，对不起了。"

纸谷呓语般地说着，瞬间便呼呼地睡着了。美砂把蹬乱的毯子给他盖好。

在哪儿喝到这么晚呢？美砂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二点。

纸谷深夜闯来，使美砂吃了一惊，但美砂却想夸他几句，因为他醉成这个样子还来到了自己这里。

想到纸谷在酩酊大醉之中还没忘记自己，美砂感到特别高兴。

可是，藤野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不会知道纸谷夜里来到这儿吧？如果藤野他们知道自己和纸谷住在了一起，那事情就严重了。

纸谷压根儿不知道美砂的顾虑，已经轻轻地响起了鼾声。

“真拿他没办法！”

美砂把纸谷乱扔着的夹克上衣和裤子挂到衣架上，四下看了看。

该怎么睡觉呢？和纸谷一起睡到单人床上当然不行，行李也只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套。

想来想去，美砂从壁橱里拿出一床余下的毛巾被，裹住身体，坐在了屋角。

六月末的黎明，仍然使人冷得寒噤。美砂想，在两层睡衣之上又加了条毛巾被，不会感冒。于是，她站起来再次关上电灯，靠着床腿旁边的屋角坐了下来。

开始时美砂兴奋得睡不着，过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美砂突然醒来，发现床上的纸谷似乎在动。

“怎么了？”

“水……”

美砂急忙站起身，从冰箱里给纸谷拿来麦茶。纸谷抓过杯子，一饮而尽。看来纸谷酒已渐醒，所以这时喉咙更加干渴。

“好凉！”

“再给你一杯呀！”

“不用……”

黑夜之中，纸谷微微地摇了摇头，接着，他突然伸过粗壮的胳膊，不由分说地把美砂拉了过去。

“不行……”

美砂一边摇头一边低声叫着，紧缩着身体想从纸谷的胳膊中挣脱出来。

可是，纸谷的胳膊非常有劲儿，美砂像被用铁链捆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

纸谷那充满酒气的脸正向美砂靠近。

"不要这样……"

美砂把脸扭到一旁。纸谷毫不放松，使劲儿扳过美砂的脸，一下子把嘴唇贴到了她的嘴上。

"哎哟……"

美砂轻轻地叫着，她感到喘不过气来，嘴唇被纸谷占有了。

美砂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海边的夜晚：远方的波浪声清晰可闻，白色的浮冰历历在目。第二次接吻给美砂以一种温柔和安心之感。

两个人倒在床上，纸谷的手向美砂的胸部伸来。美砂想拨开纸谷的手，纸谷的手虽然有些颤抖，但却毫不退缩。

纸谷今天竟一反常态，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不达到目的就决不罢休。

美砂又一次缩紧身子，想从纸谷的怀中挣脱出去，但同时她也想，自己再反抗也无济于事了，就随他的便吧。这既是美砂的默许，也是美砂所期待的。

美砂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她含羞、惊恐，对纸谷那一步一步的动作她不敢回想。

美砂只记得，当一切都结束时，初夏的短夜已经行将逝去，窗户已是一片白蒙蒙的。

美砂微微地打了个盹儿。

在小小的床上，美砂被纸谷紧紧地搂着，如果不这样，就会滚到地上。

以前，美砂一直认为男人的皮肤毛烘烘的，粗糙不堪，现

在却奇怪地感到竟是这么柔润、温暖。

也许在这仅仅的一夜之间，美砂的感觉发生了变化。

纸谷又香甜地睡着了。美砂感到，身旁的纸谷已经不是研究员的纸谷，而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人了。

美砂望着亮起来的房间，不知为什么竟涌出了泪水。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美砂起来了，而纸谷还在酣睡。

美砂怕碰醒纸谷，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对着镜子开始梳妆。

可能因为睡眠不足，美砂的脸似乎有些浮肿，眼窝也带上了淡淡的黑圈。但是，美砂的精神却一点儿也不怠倦，她以紧张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天。

美砂梳理完毕，开始到厨房准备早饭。她想先用冰箱里的蔬菜做色拉，然后再做火腿鸡蛋、烤面包。家里有牛奶，煮好咖啡加到里面就行了。美砂切着卷心菜，不知不觉地竟哼起了小曲。她虽然感到浑身酸懒，但情绪分外高涨。

纸谷打算什么时候走呢？飞机十二点从千岁机场起飞，那么，札幌售票处的送站车最迟也要在十点半钟发车。

纸谷昨天深夜来时，任何东西都没带，看来是寄放到哪里了。所以，还得给他留出取东西的时间。

虽然还不到八点钟，但是美砂想还是早些把他叫起来好。美砂擦了擦湿漉漉的手，走到里屋床边。

“喂！喂！……”

美砂一边叫一边轻轻地拍着纸谷的肩头。她觉得自己似乎在轻轻地呼唤着自己的丈夫，不由得一阵脸红。

美砂叫了好几次，纸谷才慢慢地睁开眼睛。纸谷的眼睛仍然带着醉后的倦怠，直盯盯地望着美砂。

“已经八点了！”

“啊……”

纸谷轻轻地点了点头，又一次伸出粗壮的胳膊，把美砂搂到怀中。

四

吃早饭时，纸谷显得特别认真，他只是一声不吭地默默吃着。

一夜之间，两个人已经变得再非路人，但是现在他们却踌躇，不知如何是好。

纸谷喝完咖啡后，向美砂道过谢，站了起来。

这时已是九点。纸谷要先去取昨晚寄放的东西，然后去札幌售票处乘送站车前往千岁机场。

“上班晚了吧？”

“没事儿。”

九点半钟，两人一起走出公寓，初夏明晃晃的太阳晃得美砂睁不开眼睛。

两人沿公寓前的道路走到大路上，在这里他们必须得分手了。纸谷要往市内去，而美砂则要去大学。

“那就这样……”

“多保重！”

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又互相低头致意，接着，纸谷朝地铁车站，美砂朝长着白杨树的农场方向相背而去。

走出不几步，美砂回头望了望，正好纸谷也转过头来。纸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微微扬起右手，接着又往前面走去。走到拐弯处一片丁香树旁边时，美砂又回过头来，这时纸谷的背影已经不见了。

两个人的分别太简单了。既然已经是这种关系，告别的方式似乎更应该浪漫些，更应该令人回味。美砂有千言万语要对纸谷倾述，但此刻她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只是说了一句“多保重”。

“尽管这样，美砂却感到了无限的满足。两个人互相对视，交换着目光，彼此的心已经完全相通。对已经结为一体的两个人来说，也许任何语言都不需要了。

整整一天，美砂都处在不安之中。她不断地看着表，心里想，现在到千岁了吧？现在该起飞了吧？

美砂的心完全被纸谷占据了。

过去美砂也想念纸谷，但那时她能够克制住自己，而现在却六神无主，坐立不安。

不知为什么，美砂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过去，她可以自我调整，自我控制，而现在自己仿佛在被另外的一个人任意支配、指挥着。

美砂虽然一再告诫自己不能这样，但却仍然魂不守舍，身不由己。

下午三点，藤野和研究生吉冈可能因为工作累了，来到了图书室。

“啊！今天美砂小姐是怎么了？”

“怎么了？”

“看起来是满面春风啊！”

“胡说些什么啊！”

美砂急忙走到水池前。

美砂冲好咖啡后，大家喝了起来。藤野突然说道：

“纸谷现在到东京了吧？”

“昨晚纸谷是在您那住的吧?”

“开始时说在我那住,可半路上突然说要下车,好像是在中央大街那儿下去的。”

“那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只说去一个熟人那里。”

“不要紧吧? 那时快一点了吧?”

“何止一点,都两点了。”

“不会耽误飞机吧?”

藤野有些不放心似地往窗外望了望。早晨还一片晴朗的天空,从中午开始渐渐阴了起来。

“昨晚喝得太多了,到现在这儿还发麻。”

吉田用拳头敲着自己的后脑勺。藤野也似乎带有余醉,没有完全清醒。

美砂假装不知地听着他们两人说话。美砂从他们的话中了解到,纸谷昨天晚上和他们一起喝到很晚,最后独自去了自己的公寓。看来这件事他们还都蒙在鼓里。

“纸谷昨天晚上喝得也相当多,我第一次看见他醉成了那样。”

“喝着喝着,他竟一杯接一杯地干了起来。”

“可能是即将去北极高兴吧?”

“我想不会是的……”

藤野弹了弹烟灰,话里有话地说。

“有一个叫仁科的男人吧?”

“就是那个要建冰上运动馆的吧?”

“仁科先生去了吗?”

听到谈起仁科,美砂忍不住问道。

“记得是在喝到第三家一个叫‘火炉’的酒吧间时碰到的。

仁科好像是和公司里的同事们一起去的，他看到我们之后，走了过来。”

“纸谷和仁科没见过面吗？”

“可能没有见过。”

“纸谷和他有什么纠葛吗？”

吉冈是研究生，去年才到研究室，看来他不知道过去仁科杏子的事。

“那倒没什么。”

“后来怎样了？”

美砂想快些知道后来的情况。

“仁科把自己的名片送给纸谷，寒暄了几句，这时侯纸谷还很正常，可是后来仁科提出一定让纸谷给他带回点儿北极的冰来。”

“纸谷答应了吗？”

“开始纸谷不答应，可是仁科一再恳求，纸谷没办法，最后应承了下来。”

“我记得当时仁科还说，出多少钱都行。”

“说这些倒也没什么，仁科后来竟说，这样我爱人也会非常高兴的。”

“就因为这句话纸谷才喝醉了吗？”

“这就不好说了。”

美砂回想起纸谷昨天晚上去公寓时的样子。当美砂打开门，纸谷倒进屋里时，他已经醉成了一摊泥。

纸谷喝醉是因为在酒吧碰到了仁科杏子的丈夫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到自己的公寓去该如何解释呢？是他一开始就想去？还是喝醉后突然想起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早晨美砂对纸谷只字未提。美砂本来想问，但

她怕问起来纸谷不好回答。美砂当时想，纸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来到自己的公寓，来的本身就是感情的象征，自己应该去珍视。

但是，藤野的话却使人感到，纸谷是因为见到杏子的丈夫后心里难受才到自己那儿去的。即使说纸谷去自己那里与这件事无直接关系，但间接关系总是有的，因为看来纸谷就是因此才喝醉的。

如果纸谷找自己是为了排解见不到杏子的苦闷，那自己就太难过了。这样的话，纸谷就只不过是一时的寻欢作乐罢了。想到这儿，美砂变得无精打彩起来。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没什么。”

美砂对藤野笑了笑，站起来去洗用过的咖啡杯。

这天，一到五点钟，美砂径直回到了公寓。在楼梯口旁边的信箱里，有一张明信片。美砂急忙取出来，原来是母亲写来的。

母亲告诉美砂，另外还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有夏天穿的衬衫和浴衣。母亲还特意嘱咐美砂：北海道夏天虽然不像东京那么热，但你爱苦夏，要从各方面多加注意。再是晚上睡觉要盖好被，不要着凉。

虽然离开家时和母亲闹得很紧张，但母亲仍然在关心着自己。

美砂突然想回东京，她恨不得一下子就回到家，扑到母亲怀里。

可是，美砂一走进房间，心情马上又变了。

在这里，纸谷一直睡到早晨天大亮。就在七、八个小时之

前，两个人还在这里一起吃过早饭，纸谷那宽阔的肩膀就在自己的眼前。

美砂仰卧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纸谷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喝醉，两个人在这儿结成的关系却是无庸置疑的。现在，重要的是如何巩固这种关系，而根本没必要去想那些无聊的事情。

想到这里，美砂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下来。

在纸谷回来之前，应该再添一些盘子、碗，筷子和牙刷也要为他准备好。床小，一时间虽然解决不了，但枕头起码要再买一个。再是，得给纸谷买一件在家里穿的衣服。作菜的技术也要想法提高。美砂气一顺，各种各样的打算接二连三地从头脑中跳了出来。

纸谷不在，虽然感到寂寞，但想到不久他将回到这里，美砂并不像以前那样百无聊赖。美砂心里想的完全是自己和纸谷未来的新生活，她感到自己能够得到幸福。

"幸福属于我。"

美砂不由得轻轻地唱起了英文歌曲。

一连过了好几天，美砂也没收到纸谷的来信。按计划，纸谷在东京只住一个晚上，接着便飞往阿拉斯加，也可能没有时间写信。

这几天，美砂常常呆呆地发楞。研究室交给她的工作有时也忘记了，人家说第二次时才想起来。

每当美砂发楞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地思念起纸谷。为什么心里只有纸谷一个人，而对其他男人简直毫无兴趣？即使有男人在自己的身边，美砂也无心主动开口说话，更无心和他亲近。

美砂对自己如醉如痴的心境束手无策。她虽然一再告诫

自己要冷静下来，但却做不到，一到没事儿的时候，又自然地想到了纸谷。

美砂感到，女人的身体真不可思议，只是答应一次，从精神到肉体就都从属于男人了。

纸谷对自己可不是这样，他心里装的只是冰。

想到这儿，美砂感到伤心，她觉得自己似乎是愚蠢的。

但是，美砂还是摆脱不了纸谷，即使头脑冷静了下来，身体里却有一种燃烧着的东西，时刻跃动不安。

在纸谷离开札幌的十天之后，美砂终于收到了他的来信。

信纸上的字很大，代表着纸谷的性格。

“你好。我现在在安克雷奇，这几天，我们在这里一边进行适应北极气候的身体训练，一边等着去巴罗的飞机。从现在的情况看，后天可以出发。

考察队由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等国家的人组成，非常热闹。我用不熟练的英语同他们交谈，一起喝酒。

我想给你带回一件纪念品，但不知该买什么。是海豹皮的挎包好？还是围巾好呢？

出发前一天晚上，突然闯到你那里，实在对不起了。这并不是事先打算好了的，而是喝醉酒后，突然想得不得了，才去了。当时的心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可是，那天晚上的事我决不会忘记。现在我虽然身在遥远的阿拉斯加，但是觉得你就在身边。

札幌的夏天虽然比较好过，但也要多注意身体。到巴罗之后，就去 T_3，一到那里，寄信就不容易了。

我们计划九月初返回，祝你健康。”

信后署名写着“诚吾”。

是诚吾而不是纸谷诚吾，从这里，美砂感到了纸谷的绵棉

柔情。

苍　　海

一

七月十日，北海道大学开始了暑假生活，学生们要一直休息到八月末。

一放暑假，校园里的学生急剧减少了，但是研究人员却照常工作。因为搞科研与寒暑假没有关系。

学生一放假，各研究室所承担的讲课任务没有了，实际上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休息时间。低温研究所的各个研究室也都做了适当的安排，分别休息十天半个月的。

美砂决定从七月末到八月中旬休息两周，因为这期间明峰教授也休息，所以美砂这位教授秘书就自然没什么事可做了。

开始休息的第二天中午，美砂乘飞机离开了千岁机场。

暑假期间，人们都躲开东京往北走，而美砂偏偏离开凉爽的北海道去东京。这样做令人感到可笑，但美砂却没办法，谁让自己的家住在东京了呢？

从五月初来到北海道之后，美砂三个月一直没有回家。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美砂却觉得自己已经离开家很久很久。

也许因为几个月不见，父亲、母亲、弟弟健司对美砂都很亲切、体贴。特别是母亲，对美砂有说不完的话。她不但把三

个月来家里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美砂，还追根问底地把美砂在北海道的情况问了个遍。美砂向母亲大致讲了讲住房和工作状况。母亲原来似乎有些思虑过度，想不到女儿竟是这样精神饱满，于是也就放了心。

但是，就连对女儿关心入微的母亲，也不会想到美砂已并非处女。美砂本想原原本本地告诉母亲，但对第一次接触男人身体的她来说，这样的事无论如何也难以启齿。

“那么，你打算一直呆在北海道？”

母亲郑重其事地问道。

“是的，我想一直一个人生活。”

“净说些傻话，女人怎么能永远一个人生活呢？”

“妈，你真是旧脑筋！”

“什么新旧的，从古到今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康子不也很幸福嘛！”

美砂去北海道之后，康子和那位当医生的未婚夫结了婚，现在住在荻洼的高级公寓里。前不久美砂收到了康子的信，信中告诉美砂如果回东京，一定和她联系。

“说好一年时间，我才放你去的，明年夏天一定得结婚。”

母亲仍然不忘记叮嘱好久没有在家的女儿。

回到离别三个月的东京，美砂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过去她所厌烦了的高楼大厦、车流人流，现在竟变得充满生气，甚至连难以忍受的炎热美砂也毫不在乎了。从这点说，美砂到底还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

美砂只在家里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便开始会朋友。在大学读书时，美砂有五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其中三个人已经结婚。不知为什么，美砂对没结婚的两个人感到更为亲密。

美砂首先去看了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的相泽洋子，然后又

看了从事帽子设计的川津塔子，第三个见的才是康子。

美砂打过电话后，康子立即来到了新宿。两个人在一座高层建筑的大厅里见面后，一起去了地下的西餐馆。

看来康子生活得很惬意。见到美砂之后，她不厌其烦地讲起她的丈夫，讲她和丈夫的旅行，讲他们每天每日的生活。听着康子的谈话，美砂进一步感到她和康子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女人一结婚，为什么话题会变得这样窄呢？现在的美砂对康子的话丝毫不感兴趣。

康子邀请美砂到她的新居坐坐，美砂谢辞了，径直回了家。

见过康子后，美砂又轻松地过了两天，接着她和母亲于周末去了蓼科的别墅。

在别墅住了一个星期，回到东京时，美砂的假期已经只剩下最后三天。

美砂买了一件秋天穿的对襟毛衣和裙子料，还把家里的一套咖啡用具和多余的盘碗装到了旅行包里。

临走时，美砂的旅行包塞得满满的，此外还拎了两个大纸口袋。

"妈，北海道可好了！您一定去呀！"

"秋天我去。"

美砂和到机场送自己的母亲握过手，上了飞机。

美砂已经没有初次去北海道时的那种不安，在北国，那只属于自己的家在等待着她。

飞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于傍晚抵达了千岁机场。走下飞机，冷风立即向美砂袭来。尽管白天气温高达三十度，但是夜晚却像高原一样寒冷，那掠过火山灰地平原的风，已令人感到了秋意。

六点刚过，美砂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因为门窗一直关了半个月，屋里闷得喘不过气来。美砂打开窗户，一边扫除一边换着空气。接着，她又打开旅行包，整理起从家带来的东西。

当收拾得差不多时，美砂往明峰家挂了电话。

“阿姨，我是美砂，刚刚回来。”

“是啊？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了，没让妈妈抱抱啊？”

“阿姨，看您说的。现在我一个人生活已经完全习惯了。家里给您带来了礼物，我明天送去。”

“那多谢了！”

夫人轻轻地笑道。接着，她又突然想起来似地说：

“对了，两天前收到一封电报，说是纸谷在北极受伤了。”

“真的吗？”

“好像是掉到了冰缝里面去了。据说生命倒没有什么危险，不是手就是腿的骨头断了啊！”

“那可怎么办哪？”

“我是听叔叔说的，详细情况我不知道。”

“叔叔现在在吗？”

“出去了，九点钟回来。”

“那我现在就去！”

美砂急急说着，放下了听筒，接着赶忙穿起刚才脱下的连衣裙和鞋。

九点多种，美砂到了明峰家。教授是十分钟前回来的，刚刚换上单和服。

“听说是今天回来的？”

教授系着腰带从餐厅里走出。

美砂急匆匆地把母亲捎来的装有紫菜和味素的礼品盒递给夫人，紧接着问道：

“听说纸谷受了伤？”

“两天前来的电报，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好像是掉进了冰缝里。”

“冰缝……”

“大的裂缝叫作裂口，掉倒里面恐怕就难搭救了，所幸纸谷掉进了的是小裂缝。”

“可他怎么掉到那里去了呢？”

“白天天晴时可以看清，极地的暴风雪一来，就难以分辨了。这种时候，一般都尽量不外出，说不定出去观测时，不巧碰到了这种天气。”

知道要来暴风雪，就先安心地等一等嘛！可纸谷偏偏不这样，一干起工作把什么都忘了。说不定就是他这种固执的性格，招来了灾祸。美砂抑制着自己焦躁不安的情绪，问道：

“那么，他不能工作了吧？”

“腿骨断了，当然不能工作了，可能住进了巴罗的医院，看来要治疗一段时间。”

“不能回札幌吗？”

“这也不清楚。昨天我给他们回了信，告诉他们打好石膏后，看没什么问题，就让纸谷马上回来。”

“电报是纸谷打来的吗？”

“不是，是一起去考察的日本方面的队长金杉打来的。T_3上面没有X光，看来骨折的程度也不清楚。”

“巴罗的医院有外科医生吗？”

“一个有二、三千人口的村子嘛，估计会有的。”

可是，美砂却放心不下。纸谷现在正在病床上受着折磨吧？脚不会截肢吧？美砂越想越焦虑不安。

“不必担心，阿拉斯加终归是美国嘛！”

“纸谷是一直在冰上摔打出来的，不要紧的。”

教授和夫人安慰似地说，美砂点了点头。美砂突然发现，教授和夫人在以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尽管教授和夫人没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们对听到纸谷受伤就匆匆赶来的美砂感到吃惊。

美砂突然感到很难为情，不由得低下了头。

“过两、三天，我想会有更详细的消息……”

夫人给美砂冲上咖啡，端来自己做的布丁。接着，教授和夫人问起了东京和美砂家里的情况，但是美砂的回答却心不在焉。

无论教授和夫人，似乎都已觉察到美砂现在所关心的只是纸谷。

一个小时之后，美砂起身告辞。平常美砂来时，夫人总是挽留她住下，但今天夫人却没有挽留，只是说了句“不必过于担心”。

美砂走出明峰家，只见西面黑糊糊的群山上方挂着一轮明月，已带上秋意的微风吹过人迹杳然的住宅区。

在晚风之中，美砂心急如火，她恨不得一下子飞到纸谷正在接受治疗的阿拉斯加。

二

八月的大学里悠闲、清静。

研究室里的人有一半在休息，剩下的人也要在十点之后才慢慢腾腾地来到。外面的人也知道学校放假，教授们一般不在，所以来访者很少。

在明媚的阳光下，美砂打着瞌睡消磨时间。可是，这清闲的一天对美砂来说反倒更加痛苦。

倒不如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因为那样可以无暇去想纸谷的事，像现在这样无事可做，反而更增加了美砂的烦恼。

得知纸谷受伤的消息已经一周，可仍然不见他的来信。

现在纸谷到底怎样了呢？是在巴罗做手术了吗？还是纸谷连信都不能写了？美砂胡思乱想起来，她的心完全放在了远在异国他乡的纸谷身上。

“纸谷怎么一点儿消息没有呢？”

美砂本来不打算向别人提起这件事，但她实在忍耐不住，和藤野说了起来。

“他对什么事都不着急，不上火，不要紧的。”

通过这件事，藤野似乎终于明白了美砂对纸谷的钟情。藤野尽管没明说出来，但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对美砂的同情。

美砂虽然知道不该让别人这样安慰自己，但她觉得藤野和其他人还是不一样的。

“安克雷奇有日本的贸易公司和广播电台记者站，情况容易了解到。巴罗就不同了，那里几乎没有日本人，所以很难得到消息。”

“有日本人护理纸谷吗？”

“好像北大去的队员平野在照顾他。安克雷奇到巴罗的飞机航班很少，所以很难及时取得联系。”

藤野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些，再多问也没什么用。

如果可能，美砂想自己去阿拉斯加，但是太难了。

万般无奈，美砂只好耐着性子等待了，那天早晨她与纸谷告别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再见！”两个人交换着目光，走出几步之后，又都回过头来，当时纸谷还轻轻地扬起手，不好意思地笑着。

美砂走到要拐弯的一片丁香树旁边时，又回过了头，那时纸谷的身影已经消失。

在收到电报的十天之后，美砂望眼欲穿的信送到了学校。信是陪纸谷返回巴罗的考察队队员平野写来的。

平野在信中说，纸谷在乘狗拉的雪撬前往观测点的途中，遇到暴风雪视线不清，跌进了冰川的裂缝里。

在这次事故中，和纸谷一起在雪橇上的考察队队员、京都大学的大谷脸和手被擦伤，拉雪撬的狗有一条丧生。

纸谷右下腿骨折，腰部跌伤。一到巴罗，右腿马上在医院进行了手术。

所幸手术很成功，现在已经打上石膏，疼痛也渐渐减轻。据医生说，纸谷还要在医院住十天左右，等伤口愈合后，再重新打上石膏。如果不发生意外，那时便可以回日本。

出事的时候，纸谷正乘雪撬急急地赶往一个被称为“巉岩”的观测点。那一带时刻存在着与本岛断裂开的危险。纸谷明知道有危险，却仍旧到那里去回收器材。

因为出了事故，纸谷感到非常抱歉，但观测器材却完整无损地被收了回去。

现在，平野仍在医院护理纸谷，两天后他将乘直升飞机返回 T_3，而纸谷将委托给住在那里的日本入丸谷。

读过信后，美砂的心稍稍安稳了一点。从信中可以确认，纸谷没有生命危险，但从被留在巴罗，并立即做了手术这点看，伤势是相当重的。

收到电报后，研究室里的人曾估计纸谷可能被送回安克雷奇，看来纸谷当时的伤势不容这样做。

“纸谷看起来做事很慎重，却想不到竟是这样莽撞。”

“是啊，别看平常老实巴交的，其实他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

藤野等人一边看信，一边议论着。

“事到如今，说也没用了，其实我原来就预感到纸谷这次要出事。”

“为什么呢？”

“倒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不过我总觉得近来纸谷有点儿自暴自弃。”

“是有一点儿。”

“一喝酒就醉得一塌糊涂，再不就突然一声不吭起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藤野等人的话噬咬着美砂的心。

听到他们一说，美砂觉得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纸谷烂醉如泥，突然闯到自己的公寓，也许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纸谷对自己的要求，纸谷的负伤不就都成了自暴自弃的结果了吗？

可是，纸谷在给自己的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那天晚上的事我决不会忘记。”

研究室决定集体给纸谷写信。

“信中主要写的是，如果可以活动，一定要赶快回国。目前需要什么东西，请不必客气，我们马上寄给你。”

最后，每人写了二、三行鼓励的话。藤野写道：

“用日本酒洗个澡，马上就好，不用怕！”

美砂只是写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

“祝您早日康复！”

她虽然有好多好多话要写，但在大家面前她只能这样。

美砂抄下了信封上的地址，回到公寓之后，她又另外写了起来。

在学校时，美砂觉得有那么多事要告诉纸谷，可一旦拿起笔来，她又不知从何写起了。

结果，美砂的信写得并不复杂。只是说，她从东京回来听到电报的内容后大吃一惊；研究室的人都在惦记着纸谷；房间里的窗帘换成了明色的。美砂在信的最后写道：

"盼望您早日归来！"

一过八月，北海道吹来了秋风。美砂七月末回了一趟东京，回来之后，她几乎没感到炎热，夏季就过去了。北大附近的游泳池也只热闹了不到一个月，现在已经无人问津了。

进入九月，天空闻风而动，一片清澄。农场附近的玉米、西红柿急速长高，蝈蝈儿的叫声随处可闻，白杨树笔直地伸向高空。

北国的秋天脚步匆匆地来到了。

九月中旬，纸谷回到了日本，从八月中旬受伤算起，正好一个半月。

傍晚，纸谷乘坐的飞机到达千岁机场。纸谷膝下缠着白色的石膏绷带，拄着拐杖，在空中小姐的搀扶下走进候机厅。

"您辛苦了。"

藤野、吉冈等人一起跑上前去。纸谷微微地笑了笑，径直来到明峰教授跟前。

"对不起，给大家添了麻烦。"

"还好，看你倒是满健康的。"

教授握住纸谷的手。纸谷又一次向教授鞠躬致谢，接着把脸朝向美砂。

"欢迎您归来。"

"谢谢。"

由于腿伤住院，比起两个半月前，纸谷的脸显得有些憔悴、苍白。

大家坐上停在候机大楼前的汽车，开始返回札幌。纸谷的行李几乎都放在了巴罗，随身只带着一个小旅行包。

"要躺着吗？"

"不用，没有关系。"

纸谷和正常人一样坐在后排座中间，美砂和教授坐在两边，藤野坐在前排副驾驶员座席上。

车一开动，教授便开口问道：

"腿现在怎么样？"

"脚腕稍稍往上的地方，大骨、小骨都断了。手术时用钢钉固定后，打上了石膏，现在已经不疼了。"

"在国外做手术很不方便吧？"

"疼倒不疼，就是语言不通。但是，医院里的人都非常亲切、热情。"

"我还担心巴罗那样的地方没有好大夫呢。"

"有一位名叫哈巴的医生，毕业于加里福尼亚大学，对日本人很有好感。他非常精心地给我做了手术。"

"还算幸运，巴罗的医院怎么样？"

"很清洁，护士们也很热情，不过吃的都是西餐。"

"不能出去吃吗？"

"只是一个小村子，即便出去也没有日本餐馆。"

"就因为这样才瘦了吧？"

"大概是的。"

纸谷轻轻地摸着下巴，他那清瘦的脸颊上钻出一层胡子。

“恢复得还是很快的。听到你做了手术，我还以为短时间内回不来呢。”

“哈巴医生不允许我这个月出院，在我反复地恳求下，他才同意放我回来。”

“你这样的人也知道想家了？”

“就一个人呆在医院里，无聊得很。”

只身一人住在异国的医院里，医生再热情，心里也是不安哪。

“要多长时间能完全长好？”

“据说一个月之后可以拿掉石膏，到能够自由行走恐怕要两个月时间。”

“不会瘸吧？”

“医生说估计不会的，但又说不注意的话……”

“真叫人担心哪。”

“因为我非要提前回国不可，可能哈巴医生在故意吓唬我。”

汽车沿着横贯广阔原野的高速公路前进。黄昏临近，远方山脉的上空燃起红色的晚霞。纸谷去北极时，树木还刚刚吐出新绿，现在已是枝叶繁茂。

“能够活着回来，就算是万幸了。”

纸谷点了点头，对教授的话表示赞同。教授的话代表了大家的真实想法，纸谷当时如果再踩偏一步，现在就会被冻在冰川之下了。

“看来出发前我们的酒喝对了！”

“正因为喝酒腿才断了呢！”

“不对！那时要是不喝酒，结果就不堪设想了。”

藤野胡乱地列举着理由。

六点刚过，汽车开到了北大附属医院。不知不觉天变短了，医院的院子里已经罩上了楼房的影子。

研究室里的人已经事先向医院预定好整形外科的病房。纸谷的病床在三楼，有两个床位，邻床住着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汉。

藤野等人去住院处为纸谷办理住院手续，房间里除了邻床的老汉，只剩下纸谷和美砂两人。美砂悄悄地对纸谷说：

“我去给你买些用的东西。”

纸谷的旅行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睡衣和洗脸用具都没有。纸谷的棉衣、棉鞋和观测用的东西都放到了T_3。

美砂急忙去医院前面的商店为纸谷买来睡衣、洗脸用具，还买了水果和杂志。

美砂回到病房，发现藤野等人都不在。

“他们呢？”

“说是人多，怕我嫌不安静，都回去了。”

纸谷微微地笑着。看来藤野等人看出了其中的奥妙，都先走了。

“水果放在这儿了。”

美砂把朱栾、葡萄放到床头柜里。

“睡衣的大小估计差不多，换上吧。”

“谢谢。”

纸谷坐在床上，脱掉衬衫。美砂悄悄地把头转向窗户，等着纸谷换衣服。

“怎么样？”

美砂回过头来，见纸谷已经穿上竖条睡衣，向左右伸着胳膊让她看。

“非常合适。”

“这回才觉得真的回到日本了。”

美砂叠好纸谷刚刚脱下来的衣服。

“出了这样的事，什么礼物也没能给你买。”

“那有什么！啊，对了，我的房间可与以前不一样了。”

“是吗？什么地方变了？”

“窗帘、地毯都比原来好了，你可一定去呀！”

邻床的老人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们，看来老人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日本好，说什么话人家都明白。”

纸谷调皮地笑着说。这时，响起敲门声，护士走了进来。

“今天大夫已经下班，明天给您做详细的检查。”

护士说过之后，把头转向美砂，说：

“现在已经不是探视时间……”

“对不起，我马上就走。”

护士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瞧！我挨训了。”

“和美国一样。”

“那我走了。”

“走吗？……”

纸谷露出留恋的表情。

“明天我再来，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没什么要买的，把研究室里的《流冰》杂志带给我吧。”

“知道了。晚安！”

“晚安！”

纸谷突然从被子里伸出大手，美砂使劲儿地握了握，走出病房。

三

晴朗的天空飘浮着白云，宽阔的校院里，白杨林荫树伸向远方。北国现在秋意正浓。

呼吸着清爽的空气，美砂心里非常快活。

美砂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八点半去学校。从九点到中午，美砂和以往一样在图书室从事秘书工作。

但是，一到中午，美砂便一溜烟儿似地跑向纸谷的病房。

北大附属医院和低温研究所都在校园里。从位于校园北端的研究所往南走约五百米，向左一拐便是医院的西楼。

纸谷的病房是西楼三〇六号房间，从研究所到病房，快走有七、八分钟就够了。

“给，手纸、毛巾和杂志。”

美砂每天都送东西给纸谷。

本来毛巾只是脏了一点儿，还能用，但美砂却买来了新的。

“水果还有啊？怎么一点儿没见少啊？水果里含有维生素C，对身体有好处，不吃怎么能行啊？”

美砂说着切一个朱栾，连羹匙一块儿递给纸谷。纸谷在床上坐起身，听话地吃了起来。

“用这条新毛巾吧！哎呀！衬衣得洗了。”

“美砂把纸谷的背心、衬裤装到刚才装手纸的纸袋里。

“新的内衣放在这儿了，等一会儿换上。”

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以为美砂是纸谷的妻子。事实上，邻床的土田老汉就管美砂叫夫人。

第一次叫时，美砂和纸谷都吃了一惊，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感到很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

美砂本想向土田老汉解释清楚，但又觉得难为情，就没有吭声。纸谷也不过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可是，从那以后，老汉一见到美砂就叫夫人。

开始时，美砂还感到害羞，后来她竟不知不觉地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成了纸谷的妻子。不管形式上如何，对纸谷来说，美砂确实是在尽着妻子的义务。

藤野等人似乎也觉察到了美砂频频出入于纸谷的病房。

“有好几天没去看纸谷了，他的腿怎么样了？”

藤野问道。

“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不过可以拄着拐杖在医院里行走了。”

美砂没有隐瞒自己常去医院的事，因为那样反倒不自然。

藤野等人知道美砂和纸谷互相有意，也知道由于纸谷住院，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密切了。

但是，看来他们并没觉察 到两个人并非是一般关系了，也不知道纸谷在去北极前喝醉后睡在了美砂那里。

教授和夫人恐怕也知道了两个人的关系，但却什么也没说，似乎在采取一种静观的态度。

实际情况是，了解纸谷过去的教授夫人不一定赞成美砂和纸谷接近。虽然夫人不是坚决地反对，但心里的确不希望美砂和纸谷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夫人的想法并没有明说出来，但从她的目光神色、话里话外总可以感觉到几分。

比如夫人曾说过“纸谷老是出问题”，这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否定纸谷，但却包含着提醒美砂注意的意思。夫人这种有话不直说的做法反倒使美砂感到不安。

不知为什么，每当夫人流露出不赞成美砂和纸谷接近的

神色时，美砂都想为纸谷鸣不平。

美砂周围的人们似乎都顾忌纸谷的过去，而美砂则不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恰恰着迷于纸谷过去的经历。

使好友不得不自杀身亡，与自己爱着的女性不得不分手，纸谷承受着永远难以放下的心理重负，他太痛苦了。

但是，美砂却感到自己现在是最充实的时候。

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美砂都去医院为纸谷做些事情。对纸谷来说，美砂现在已是不可缺少的人，他所有的一切完全依靠着美砂。正因为这样，美砂感到了满足，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随着深秋的到来，札幌的大街小巷荡起烤苞米的浓香。这甘美的香味预示着北国的冬天渐渐临近。

九月末的一天傍晚，美砂和藤野一起坐在中央大街路旁的长凳上品尝了烤苞米。

天气已带寒意，美砂在衬衫之外，加上了一件毛衣，藤野穿上了一套深蓝色的西服。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以为他们是一对恋人，在甜蜜地消遣着秋季的长夜。然而，两个人却不是这种心情。

下午下班后，藤野要到书店买书，美砂要到商店买毛衣，于是两个人结伴来到街上。买完东西，两人在街心花园附近的西餐馆吃了点东西，然后来到中央大街买了烤苞米。

也许藤野确实对美砂有意，但是却没有表露出来，可能是他在发现美砂钟情于纸谷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纸谷什么时候能出院？”

藤野边吃苞米边问美砂。在藤野面前，美砂对谈论纸谷的事情并不介意。

“医生说，骨头已经长上了，下周可以出院，但是出院之后

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按摩治疗和运动训练。”

“腿不好使吗?”

“因为骨折的部位在小腿的下面,脚脖子还不能自由活动。上坡的时候,脚还得横着走。”

“那么,出院后还得每天去按摩吧?”

“是啊,可他家在纹别呀。”

“纹别也有按摩医生吧?”

“有是有,但还是现在的医院好吧?”

“那样的话,可以住在我那里。”

“纸谷现在膝关节和脚脖子还不能自由活动,怕不方便哪。”

其实,美砂心里盼望着纸谷出院后能到自己的公寓去。

“不管怎么说,好得还是很快的。”

“听说脚脖子上面部位骨折最不好治了。”

“这么说阿拉斯加的医生技术还是很高明的啊。”

两个人闲谈一阵之后,在中央大街分了手,藤野说他要到琴似的一个朋友家去。美砂一个人往地铁车站走去。

天已经黑了起来,头上方的霓虹灯闪着光辉。下班的时间已过,通往车站的地道口廖无几人。

美砂刚走到台阶的一半,发现从下面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哎呀!是您。”

上来的是仁科杏子。

“好久不见了。”

杏子穿着天蓝色的套裙,系着一条白色的腰带,从上面看去,她脸有些憔悴。

“您去哪儿啊?”

“在下面的商店买了点儿东西。如果有时间，我们去咖啡店坐一坐好吗？”

美砂也没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就同意了。两个人走到外面，进入拐角处的一家咖啡店。

“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有三个月了吧？”

“差不多。”

“各方面都好吗？”

“嗯……”

美砂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把纸谷的事情告诉她。

照理说人家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现在没有必要再去搅乱她的心境，但是美砂又觉得这样她太便宜了，想用纸谷的事儿刺激她一下。

“不瞒您说，出了一点儿事，纸谷在北极受了伤。”

“什么？”

“已经快两个月了。他掉进了冰缝里，腿骨折断了。”

“那么现在呢？”

“住在北大附属医院。手术是在阿拉斯加一个叫巴罗的小地方做的，九月中旬回到了札幌。”

“现在好了吗？”

“骨头已经基本长上了，但还得进行一段按摩治疗。”

杏子担心地朝窗外望去。美砂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杏子那美丽的脸庞。

即使你现在仍然忘不掉纸谷，但是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已经结婚嫁人的女人是不应该再对原来的男人想入非非的。……

美砂心里暗暗想道。接着她话题一转，问道：

“冰上运动馆现在怎么样了？”

"这……"

"进展得很快吧？前不久，您的先生还去研究所向明峰先生讲了施工的情况呢。"

杏子没有回答，重新把头朝向美砂。

"纸谷还得在医院里住下去吗？"

"不，再过一周左右就该出院了。

"那么以后呢？"

"他好像没有最后决定，也许要回纹别。"

杏子点了点头，接着呆呆地望起了桌面，再没吭声。

风　　花

一

纸谷决定于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出院。

纸谷本来想出院后就回纹别，但是在大夫和教授等人的劝说下，他决定在札幌再逗留一段时间，接受按摩治疗。

纸谷膝盖上的石膏绷带已经提前拆掉，膝关节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脚脖子活动还不灵便，一动还微微作痛。这样的按摩在纹别虽然也能找到医生，但为了慎重起见，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出院后每天到北大附属医院来。

再说，鄂霍次克海现在还没结冰，流冰研究所也不太忙。于是，纸谷同意在札幌再休养一个月。这样一来，找住处就成了当务之急。纸谷的老家在函馆，札幌也没有亲戚。美砂虽然满心想让纸谷去她的公寓，但这样的话她实在说不出来。

研究室里的年轻同事们都让纸谷去自己的地方住，但都被他谢辞了。最后，纸谷租下了一间在大学读书时住过的房子。

纸谷租的房子在北大正门附近。房东是位六十开外的老人，还清楚地记着纸谷。听说纸谷只住一个月，他说除了房租之外，其它的押金等一概不要。

纸谷的房间有六张榻榻咪大，虽然显得小些，但只睡觉也足够用了。

纸谷不去研究室同事们的住处，自己找到房子后，美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纸谷租的房子离美砂的公寓很近，美砂随时都可以去。虽说只不过是一个月时间，美砂却随时可以和纸谷呆在一起。

在商量好出院时间的第二天下午，有人给纸谷送来一大筐水果和一束石竹、百合花。

这天，因为明峰教授去东京出差，美砂在纸谷的病房一直呆到将近下午二点。自纸谷住院以来，美砂每天都利用午休时间到病房同他聊天。

在快到一点半钟，美砂刚想回研究所时，一个年轻的店员推门走进了纸谷的病房。

“您是三〇六病房纸谷先生吧？我给您送东西来了。”

小伙子说着，把水果筐和花束一块放在门口的圆椅子上。

“请在收条上签上名字。”

“谁送的？”

纸谷诧异地在床上坐起，看着小伙子送来的东西。水果筐很大，得用两只手才能抱得动，里面装着甜瓜、葡萄等，包装得很讲究。

“没有告诉我名字。”

"花儿呢?"

"说让人一块儿送来,所有的钱都付给我了。"

说着,店员马上想走。

"稍等一下,送东西的是位什么样的人哪?"

"穿着和服,长得很漂亮。"

"是位女的……"

"是的。就这样,我走了。"

店员鞠躬告辞后,接过签好字的收条,走了出去。

放在椅子上的鲜花和水果筐,与洁白的墙壁很不协调。

"真奇怪,是谁呢?"

纸谷望着鲜花喃喃自语。

美砂轻轻地拿起下面用白纸包着的花束。白色的百合花和红色、粉色的石竹和偕地搭配在一起,散发着芳香。这一束花看来要一万日元。

"刚才店员说,是一个女人叫送来的呀!"

"……"

从纸谷平常的为人看,他不会说谎,也许真的不知道花是谁送的。

"花和水果是送给你的,这不会错。店员说得清清楚楚,是三〇六号纸谷光生嘛!会不会是纹别来的人哪?"

"不会……"

"店员还说是位很漂亮的人哪!"

美砂话中带刺。但是,纸谷却似乎仍然没有想到是谁。

"那我先走了。花我给你栽到水里。"

美砂狠狠地拿起花束,放到水池里,然后推门走出病房。

从医院到研究所的路上,美砂一直在考虑给纸谷送花和水果的人。

自从美砂认识纸谷以来，从没发现他身旁有别的女人。这次住院后，美砂一直守在他的床边，从买东西到洗内衣，美砂把一切全都包下了，她确信没有任何女人同纸谷来往。

可是，竟突然冒出一个给纸谷送花的女人。

虽然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但美砂从店员送来鲜花时起，就一直认为这位不露面的赠花人是仁科杏子。

穿着和服的美丽女性，必是杏子无疑。

美砂是前天在中央大街的咖啡馆见到杏子的。当时，美砂向她讲了纸谷受伤住院的事。看来杏子原来并不知道这件事，听到后非常吃惊，着急地向美砂询问纸谷的伤情。

一定是杏子在那之后往北大附属医院挂了电话，当问清纸谷的房号，她来到医院附近，让商店给纸谷送去鲜花和水果。

杏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美砂不理解杏子的做法，她与纸谷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还要给他送东西？

也可能是杏子听到纸谷负伤往院，向他表示慰问，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什么必要隐姓埋名呢？

难道是顾忌我吗？还是她仍然在爱着纸谷……

望着窗外的晚霞，美砂感到很不舒畅。她本来不想再去纠缠这些无聊的事情，但是却抑制不住心里的不安。

美砂心里在矛盾着，一会儿觉得自己多心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得不防。

已经五点，到了下班的时间，走廊里传来藤野等人的说话声。

美砂望着晚霞烧红的天空，说了一句"这是何苦的"，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下班后，美砂又去纸谷的病房看了看。花儿仍旧放在水池里，水果筐已经打开，甜瓜少了一个。

“哎呀！都开吃了？”

“非常好吃啊！是吧？老大爷。”

邻床的土田老汉笑着点了点头。看来纸谷和他一块儿吃了甜瓜。

“还不知谁送的就吃了，好吗？”

“不管是谁送的，反正是送给我的。真好吃，你尝尝吧！”

纸谷毫不介意地拿起一串葡萄。

“把花儿放在这儿，也太可怜了，”

纸谷住院以后，美砂也不时买些花放到病房里，但每次不过买二、三支百合或石竹，从没买过像今天这样多。就是二、三支花，往窗前一放，整个病房也似乎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美砂拿起花束，剪下旧根，插到窗旁吊橱上的花瓶里。

“这么贵重的礼物是谁送的呢？”

望着娇艳欲滴的鲜花，美砂不由得又忌妒起杏子来。

“还没想到送花的人吗？”

“没有。”

“是个女的送的，真怪透了。”

“你呀，就别想那些用不着的事了。”

“真的奇怪嘛！”

“可我真不知道是谁呀！”

“是不是她呀？”

“什么？”

“这个……”

仁科杏子的名字已到嘴边，但美砂强把它咽回去。美砂虽然想说出仁科杏子看看纸谷做何反应，但又感到有些可怕。

过去已经是过去，现在纸谷似乎已经忘掉杏子，还有什么必要去触动他的旧伤疤呢？

“吃点儿吧！这可能就是那种麝香葡萄。”

纸谷把盛葡萄的盘子推到美砂面前。美砂拿起一粒大个的绿葡萄，放进嘴里。

“好吃吧？”

“嗯……”

品尝着甘甜的葡萄，美砂又琢磨起了杏子的居心。

即使杏子不露名字，自己也会一下子想到鲜花和水果是她送的，这一点杏子也完个可以料到。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故意这样做呢？说不定是她在向自己挑战。

那白色、粉色、红色的花似乎在说，我现在仍然没有忘忆纸谷。

“你怎么了？在想什么？”

纸谷不解地望着陷入沉思之中的美砂。

“喂，就是出了院，也不要老是到街上闲逛！”

“为什么？怎么突然说起了这样的话？”

“有人一邀你喝酒，你就跟人去了嘛！”

“稍微喝点怕什么呢？”

“可是……”

美砂怕纸谷到街上去会碰到杏子。她在盼望纸谷早日痊愈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担心。

二

十月初，纸谷如期出院，住进了北大前面的“明庄”公寓。

美砂变得越来越忙，但她却感到生活得更加充实。纸谷的

新居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起来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房东借给的一张小桌，再就是水池台上放着的、美砂拿来的咖啡杯和二、三个小碟。壁橱里也只有一套租来的行李，内衣都团着塞进了纸口袋里。

当美砂买来笤帚和塑料桶时，纸谷反而感到这太麻烦了。

“就一个月期间，用不着买这些嘛！”

“啊？一个月期间一次也不扫除？”

“就一个人住，不会太脏的。”

看来在近一个月的住院期间形成了习惯，有些事情尽管纸谷嘴上这也不行、那也不用地说着，但终归还得照美砂的话办。无怪乎外人竟错把美砂当成纸谷的妻子。

在美砂的操持下，纸谷的房间总算可以住人了。当然，饭还必须得在外面吃。

纸谷每天从上午十点开始，要接受近一个小时的按摩治疗和运动训练。此外，他便无事可干了。

纸谷虽然处在手术后的休养期，但身体既不痛又不痒，他感到闲得无聊。每天按摩之后他都到研究所去。

“天气凉多了啊！”

这天，纸谷又慢慢地走进只有美砂自己的图书室。

“今天怎么晚了？”

“人多，排了一会儿队。已经中午了，吃饭去吧！”

美砂放下手中的工作，和纸谷一起朝学校职工食堂走去。

“天凉了，我想自己做文蛤火锅吃，不去吗？”

吃过面包，两个人喝着牛奶，美砂说道。

“你能做好吗？”

“那你去帮我好吗？”

“好吧。”

反正纸谷在外面吃饭，晚上也不例外。他一般都在公寓附近的饭店用餐，但是，老吃一样的东西，营养就不均衡了。

“长时间打石膏，骨头变细了，要尽量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大夫不是说了吗？”

美砂想起了纸谷出院时大夫说的话。在这之前，美砂多次让纸谷去她那里吃晚饭，但一般都被他谢绝了。纸谷不是说要和藤野等人上街吃饭，就是说要和房东大爷喝一杯。

美砂曾怀疑纸谷是否在有意躲着自己，但是看起来又不大像。因为纸谷每天中午都必去研究所，和美砂一起吃饭。

有时纸谷也邀美砂一起到街上吃晚饭。两个人在一起时，纸谷对美砂格外体贴。

出院后发工资那天，纸谷说现在休息花不了多少钱，给美砂买了挎包和鞋。纸谷在给美砂买东西前没有声张，只是闲聊似地问了问美砂喜欢什么样的，便悄悄地买了回来。

纸谷决不是在躲着美砂，但是他对去美砂的公寓却似乎有些犹豫。

纸谷出院三天后，去了美砂的公寓。

为祝贺纸谷出院，美砂做了生鱼片和清炖鸡。纸谷非常高兴，说是总算吃到了家常菜，但是饭后他却显得心神不安起来。

收拾完碗筷之后，天已渐黑，两个人坐在窗前，互相拥抱在了一起。

从那开始的半个月里，美砂被纸谷拥抱了三次，而且每次都是纸谷到美砂的公寓吃完饭之后。

开始时，美砂还有些不知所措，现在则不然了，即便在互相亲爱过之后，她也丝毫感觉不到心慌了。原来纸谷在身旁她睡不着，现在不仅能睡得着，而且觉得把头依在纸谷那宽阔的

胸膛上反倒安心。

现在，美砂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为自己的变化感到吃惊。

在和纸谷接触之前，美砂自以为男人都粗暴、野蛮，为所欲为。现在，她认为自己以前的看法全错了，觉得没有比男人更亲切、更令人留恋的了。

以前，美砂一直认为性交是肮脏、下流的，现在她不仅不认为肮脏，而且感到它是最美好、最纯洁的。

老实说，美砂近来似乎觉得自己懂得了性的愉悦。尽管她还感到模糊、茫然，说不清楚但身体里却有一种东西在微微涌动。

美砂沉睡的身体似乎已被纸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唤醒。

美砂对邀请纸谷到公寓里吃饭之所以有些犹豫，原因正在于此，她觉得自己似乎在央求人家去亲近自己。

开始时，美砂只是单纯地邀请纸谷吃饭，并没有多想，但是纸谷去过几次后，似乎已经成了规矩。纸谷每到美砂的公寓，都注定要吃饭、做爱，住在那里。

美砂认为纸谷有意躲着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太多心了，但是纸谷确实在避免着去美砂的公寓。比如美砂邀请他去吃晚饭时，每两次就有一次被他找理由谢绝。

当然，美砂的这种想法既不是纸谷直接说的，也不是她从纸谷那儿问出来的，一切都不过是她自己的估计而已。但是，尽管这样，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是不是纸谷害怕和我更深的接触呢？……

可是，白天的纸谷却仍然无拘无束，乐乐和和的，看不出有任何顾虑。

难道只是自己多心了吗？

白天，当美砂和纸谷一起吃饭或者看着纸谷在图书室看有关冰的书藉时，美砂感到自己是无谓地自寻烦恼。即使纸谷谢绝了去吃晚饭，也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复杂。

可是，当夜里美砂想起纸谷时，她便感到无比的凄凉。

美砂时刻都想和纸谷在一起，但纸谷却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

在黑暗的夜里，纸谷在做什么呢？

当两个人在一起时，美砂自觉得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纸谷，可是一离开，她的自信便没了。美砂渐渐感到，所谓控制住纸谷，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美砂越想越觉得纸谷不可理解，她甚至感到终究有一天两个人会分道扬镳。

美砂邀请着纸谷去吃晚饭，但心里仍然处在不安之中。

"六点左右来好吗？"

美砂摆脱不安似地叮问道。

"知道了。去的时候用不用顺便买点儿东西呀？"

"不用，东西由我去买。"

"现在可正是能买到新鲜鲑鱼的时候啊。"

"你就放心好了，保证做得香香的。"

纸谷一答应去，美砂马上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

美砂和纸谷间的秘密，不仅美砂的父母不知道，明峰教授、研究所的同事们也不知道。在无人察觉之间，两个人的关系在慢慢地、切实地发展着。

十月过半，美砂被邀请到明峰教授的家。请美砂的不是教授，而是夫人中午直接给她来了电话：

"美砂，你是怎么了？近来怎么不照面儿了？今天来一起吃晚饭吧！"

夫人的声音快活、爽朗。

美砂从九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一个月没去明峰家了。

刚到札幌时，美砂几乎每天都到明峰家去，现在一习惯便不去了，于情理确实有点儿不通。说实在的，在这一个月里，美砂把心思都用在了纸谷身上，已把明峰家抛在了脑后。

"隔几天也得来一趟啊！"

夫人这么一说，美砂已经无法拒绝了，她只好告诉夫人说下班去。

看来夫人的电话与教授无关，是她自己决定叫美砂去的。

美砂五点一下班，便直接去了明峰家。教授下午去道政府参加会议，因为会后会餐，所以不能按时回来。

不到六点，美砂到了明峰家，周围已是夜色沉沉。对美砂的到来，夫人非常高兴，不一会儿便端上来了饭菜。今天明人也去朋友那里，所以家里只有美砂和夫人。

两个人对面而坐，吃起了夫人的拿手菜——清炖鸡。

"反正就咱们两个人，喝点啤酒吧！"

夫人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启开瓶盖。近来，家庭妇女中喝酒的人似乎多了起来。

两个人边聊边喝，不到一个小时，夫人的脸红了起来。尽管夫人说自己比以前能喝了，但毕竟是个女人。美砂喝得似乎也有些醉意。

"有件事我倒想问问，你现在是不是爱上了谁？"

夫人观察着美砂的神情。

"我？"

美砂轻轻地摇头否定。

夫人喝了一口啤酒，说：

"如果我说错了，别往心里去。"

“什么哪?”

“你对纸谷怎么样啊?”

“只不过我去纹别看冰时,他给了很大的帮助,他的为人,倒是非常好的……”

“就这些?”

美砂刚想点头,又觉得有些不放心:

“谁说什么了吗?”

“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的真实想法。”

说到这儿,夫人摆弄了一会儿酒杯:

“你真的不爱纸谷吗?”

“……”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别人是不应该说长道短的。”

美砂没有回答,夫人似乎明白了她在爱着纸谷:

“我倒不想介入你们的事,因为你和纸谷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夫人的话很有分寸,但话里话外表明她已经完全知道美砂和纸谷的关系。

是谁告诉她的呢?也许这样的事不用特意去说,她也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吧? 美砂低头不语,默默地想着。

“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你不必在意,如果你认为不对,就当我没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和纸谷结合。”

“为什么呢?”

美砂本打算慢慢地把头抬起来,但她却控制不住自己焦急的心绪。

“正像你说的那样,纸谷的为人是很不错,但是,有些事情……”

“您说的有些事情,是指和仁科杏子吗?”

夫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尽管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他心里是不会忘记的。”

“阿姨是说纸谷现在仍然爱着仁科吗？”

“这倒不能说，因为没有听纸谷说过。但是，我总觉得，他为了忘记过去的人，由你做牺牲品，就太令人可怜了。”

“牺牲品？”

难道真如夫人所说，纸谷和杏子直到现在还互相爱着吗？

听说纸谷住院后，杏子马上送去了鲜花、水果，从这点看，她现在可能仍然在爱着纸谷。当美砂向她谈起纸谷时，尽管她表面上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听得一字不漏，这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那么，纸谷又如何呢？在纹别纸谷的房间里，确实摆着他和杏子的照片，但光凭这点并不能说他现在仍然爱着杏子。也许那只不过是对过去的回忆，并不能说明现在。

现在，美砂最相信的是自己。在纸谷去北极的前一天夜里，美砂躺在他的怀里，听到他说过“我爱你”。这话确确实实是美砂亲耳听到的，是千真万确的。

“阿姨，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美砂胆虚虚地问道。

“根据倒没有，只不过我总觉得担心。”

“可是，杏子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当然，她丈夫性格开朗，人也不错，但多少有些孩子气，做事随心所欲。这次的冰上运动馆也是，好像进展得不大顺利。”

“他说一定要建成啊！”

“杏子好像从一开始就反对。由于资金上的一些问题，今年冬天怕是无法完成了。”

听夫人一说，美砂也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仁科恭平根本不到学校去了。按六月份仁科恭平的说法，冰上运动馆似乎马上就可以建成，可是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听到关于运动馆的消息。

“杏子看起来不言不语的，其实却很有主见。”

“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吗？”

“那倒不是，但是性格却很不一样。”

“这么说，阿姨是让我和纸谷干脆一刀两断，别抱任何指望了？”

“我倒不是要干扰你们，但是，对女人来说，爱是生死相许的大事，还是慎重些好。”

美砂点了点头，但并没有从心里同意夫人的意见。实际上，事到如今，即使夫人明确地让美砂和纸谷一刀两断，美砂也是欲断不能了。

“看我，只顾说话了，我去再拿瓶啤酒。”

“不要了，已经不能再喝了。”

“那我去冲咖啡。”

夫人起身向厨房走去。望着夫人的背影，美砂暗暗地想道：不管夫人怎样说，现在我都只能前进，不能退缩。

北国的秋天太短了。

似乎就在几天前夏季才刚刚过去，而现在一早一晚人们呼出的气却变成了白色的。一进十月，没有暖气就难过了。

纸谷的腿恢复得很顺利，到十月中旬，走路已经接近于正常。虽然上陡坡，走远路时，脚跟和上面的筋还隐隐作痛，但这只能靠自然恢复了。

骨折的地方，虽然还有固定用的金属片，但是大夫说现在

不必着急取出，等来年春天不忙的时候，到札幌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十月二十七日是星期天，我就那天回去。”纸谷说。

“浮冰不是还没来吗？”

尽管美砂明明知道按摩治疗到十月末结束，但是纸谷真的要走，她又觉得舍不得，想尽量留他多住些天。

“浮冰要十二月份才到，可这段休息期间的数据要整理，机器也得检修。”

纸谷的心似乎已经飞到鄂霍次克海。

美砂想，男人为什么能这样毅然地抛下自己的恋人而去工作呢？如果自己处在纸谷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是自己的爱比纸谷深吗？还是这正是男女的不同之处？美砂为自己的脆弱难过。

女人为爱情不惜生命，男人为工作倾注全部热情，也许这样才能达到男女间的平衡。如果男女一起沉溺于爱情，最终会共同毁灭。想到这里，美砂决定高高兴兴地把纸谷送走。

二十六日，是纸谷在札幌的最后一个晚上，两个人一起来到街上。

白天，天气晴朗，只穿西装就可以了；一到晚上，天气冷得非要穿上风衣不可。悬铃木的林荫道上，已经到处枯叶飘落。

“纹别一定更冷吧？”

“不要紧的。”

等待浮冰到来的纸谷对渐近的冬天没有丝毫恐惧的样子。

“我们去哪儿好呢？”

“去哪都行，最好是人少的地方。”

两人在寒风中并肩而行，走进了五丁目路南角的一家老

式建筑的西餐馆。

餐馆正中放着个烧红的火炉，桌子、椅子都具有树皮纹样的古代风格。

"我们喝香槟吧？"

"好啊。"

两人让服务员斟上香槟后，端起了杯子。

"干杯！首先为我的痊愈……"

纸谷接着说：

"也为了你的健康——"

"我倒没有关系呀！"

美砂笑着，碰在一起的杯子发出轻轻的声响。酸甜的液体，流进美砂干渴的喉咙。纸谷一口喝干之后，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细长的盒子。

"这是给你的礼物。受到你无微不至的照顾，真谢谢了。"

纸谷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深深地鞠了一躬。

"瞧你，怎么这样啊？"

美砂轻轻地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盒子。

"不知你喜欢不喜欢？为买这件东西我可费了不少脑筋。"

"我真高兴，打开好吗？"

"你如果不称心，可以去换一个别的样子的。"

美砂慢慢地扯开小盒外面印着百货商店标记的包装纸。

在细长的泡桐木盒的黑天鹅绒衬垫上，放着一条珍珠项链。白色的银链上，系着一块花瓣形状的坠子，上面镶着三颗大个儿的珍珠。

"啊！真漂亮，谢谢。"

"我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

美砂六月诞生，珍珠是六月的吉祥物。虽然纸谷表面上似

乎不大注意这些，但却暗暗地记在心里。

“这么贵的东西，我收下不太好吧？”

“倒是因为住院，攒下了一些钱。”

美砂把项链贴到胸前试了试。高雅的珍珠与深蓝色开领连衣裙配在一起非常协调。

“我一定精心佩戴。”

纸谷有些不好意思地拿起酒瓶，给美砂斟上了酒。

离开西餐馆后，两个人又到薄野喝了好几家，最后纸谷理所当然地住在了美砂的公寓。

在酣畅的醉意中，美砂整个身心都体会到了纸谷的爱。

第二天，万里无云，一片清澄。那蓝色的天空透出一股俯望海底般的寒意。从本周末到十一月三日的文化节，北国的秋天只剩下一周时间，之后将进入漫长的冬季。

在晴朗而又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美砂和纸谷一起赶往车站。纸谷将要乘坐的是九点三十分开往纹别的列车。坐这趟车到远轻不必换乘，下午三点前便可以到达纹别。

星期天的早晨，城市还没醒来。几乎家家房门紧闭，门上的投报口还都插着报纸。大学附近的人行道上静悄悄的，只有零零星星几个散步的老人和带狗出来的调训的人。美砂和纸谷乘坐的公共汽车驶过宁静的街道，到达了车站。

车站里人很多，里面夹杂着举家而出的人们，看来他们想利用已经为数不多的秋日，外出旅行。

纸谷只有一个旅行包，可谓轻装就道。因为从阿拉斯加回来时他就没有行李，而且还提前寄走了一个小包。

“回去可得马上扫除啊！”

“知道。”

“即使不太脏，也有灰尘呀，要好好擦擦！”

如果可能，美砂真想和纸谷一起去纹别，帮他把屋子打扫一下。她担心像纸谷这样邋邋遢遢的人，在灰尘中也会高枕无忧的。

“要不下周末我去吧？”

“这么远，就等放寒假吧。”

美砂和纸谷约定放寒假后在纹别见面。

“酒可不能喝得太多呀！再是在冰上注意不要滑倒，再摔一次，可就不好办了。”

美砂像母亲一样一一地提醒纸谷，纸谷只是简单地点头答应着。

“我告诉藤野他们，因为是星期天，就不要到车站来送了。见到他们时，替我表示感谢。还有教授。”

“知道了。”

藤野等人没到车站为纸谷送行，并不是因为纸谷事先打了招呼，而是他们特意想为纸谷和美砂创造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那我就上车了。”

发车时间快到了，纸谷上车放好旅行包，又走了下来。他握着美砂的手说。

“多保重身体。”

“嗯。你也要当心。”

美砂对纸谷自然地呼起“你”来，俨然是对自己的丈夫。

开车铃声响起，列车慢慢地驶出，纸谷挥动着大手向美砂告别。在月台前方的阳光里，列车渐渐远去。

“再见！”

美砂大声喊道。但是，她的声音纸谷已经无法听到。

列车的尾部渐渐变成一个小圆点儿，最后拐向右面消失

了。美砂霎时间像丢失了一件极其贵重的东西，陷入到无限的凄楚之中。

冰　　湖

一

札幌的十一月，是秋冬交替的季节。

三日的文化节一过，树木几乎枯叶尽落，蓝色的天空变得一片苍灰，令人感到寒气咄咄。

沉重的天际，时而有雨雪飘落，时而射出微弱的阳光。雨雪暂停时，从云缝间射出的阳光给人以一丝温柔之感，但片刻之间，又从下午开始下起一整夜冷雨。不断遭到雨打的落叶，聚集在路边上渐渐朽烂。树枝秃得已只剩下瘦骨，残留在晚秋的天空里。

即使天晴的时候，空中也不见一个月前的那种清澄。随着夕阳渐落，空中舞起白色的细雪，接着沉沉的黑夜便压了过来。在冷雪和似晴非晴的交替、抗衡中，冬天的脚步一点一点地，然而却确确实实地加快了。

十一月末的一天，美砂从研究所眺望着被雨抽打的校园。

原来那吐翠的嫩叶、盛开的丁香、屹立的白杨统统变成了茶褐色；树木、庭院、房屋、道路都消声停息，闷闷地等待着冬季的降临。

望着不停的冷雨，美砂的头脑中始终萦怀着纸谷。在那个

寒冷的早晨送走纸谷后，至今已经一个月时间。

在乘公共汽车去车站的途中，在月台依依作别的时候，美砂都告诉过纸谷给她写信。当时，美砂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件事，只是在嘱咐纸谷注意身体的同时略微提了提。

纸谷对美砂的话虽然没有明确回答，但总是默默地点头应承了。

可是，在纸谷走后的一个月里，美砂只收到他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纸谷回到纹别一周之后寄来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是说脚已经几乎感觉不到疼痛，正精力充沛地工作着。

而在这一个月时间里，美砂却先后写了五封信，打了两次电话。

美砂打电话时，纸谷的口吻还像以前一样大大咧咧的，向美砂大讲他工作方面的事情。

什么今年的浮冰来得要早啊，什么计划用直升飞机确认雷达所观测到的冰区域啊，美砂都是通过电话知道的。

在讲完工作方面的情况后，纸谷还提醒美砂注意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比如告诉美砂不要忘记关煤气烤炉，否则容易发生危险等。

从电话里，美砂倒是感到纸谷对自己和以前一样温存体贴。

但是，纸谷的信写得就太少了。一封对五封，相差太悬殊了。美砂每封信的结尾都写着“见信回音”，可是纸谷却把美砂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看来纸谷生来懒得动笔，并不是有意冷落美砂，但尽管这样，他也太沉得住气了。

“一周给我写一封信嘛！”

每打电话时，美砂都忍不住埋怨纸谷。纸谷虽然答应说

好，但是总要接上一句“其实真没什么可写的呀”。

“吃饭、看书，什么还不能写？”

“这段时间书也没怎么看哪。”

看来纸谷认为没什么大事就没必要写信。

“早晨几点钟起床，晚上几点睡觉，就写写这些也可以嘛！”

“那不成了值班日志了吗？”

纸谷笑了起来。

美砂给纸谷的信，一写就是三、四页。学校的事情、藤野等人的情况、自己越冬的准备，什么都往里面写。

“我看，不是没什么写的，而是不想写，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哪有的话啊！只是因为忙嘛……”

“那就算了吧！”

“知道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小的口角过后，美砂非常讨厌自己。

为什么要对这种不值得的事喋喋不休地发牢骚呢？纸谷说得并不错，知道平安无事就行了嘛！女人和男人可能不一样，女人恨不得天天有信，男人却天生心粗，对这样的事不大在意。一没有信就说人家冷落自己，这种想法未免太不冷静了。

心平气和的时候，美砂能想得通，但一和纸谷谈起这件事情，却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美砂反躬自问，为什么就不能再稍微冷静些？那样激烈地对待纸谷，只能使他感到难为情的。

尽管美砂不断地反省自己，可是她在电话里一听到纸谷的声音，就又免不了老调重弹。

以前的美砂并不是这样，她比现在要冷静、沉着得多。即

使纸谷不及时来信，她也可以一直默默地等待。而现在却不行，一个星期不见纸谷的信，她便无法忍耐。

现在，美砂心里装着的只有纸谷。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甚至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她都一刻忘不掉他。她甚至觉得自己在背着纸谷这个沉重的包袱，日复一日地生活着。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呢？美砂对自己感到无可奈何。美砂曾经嘲笑过好朋友康子一开口就讲自己的恋人，现在她再没有那种资格了。

女人迷住一个人，就会失去理智。美砂虽然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却没有想到竟会达到这种程度。以前，美砂认为"为爱情发疯"指的都是别人，想到自己现在正是这种状态，她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美砂由衷地感到，对别人的爱情自恃高明地说三道四确实是大可不必的。

几天之后，一个半雨半雪的下午，仁科恭平来到了北海道大学。他已经有三个月没到研究所来了。

春末夏初的时候，仁科经常来找教授。到了夏季，来的次数渐渐少了。而一进秋天，便再也不见他的踪影。

许久不见的仁科显得有些消瘦、老相。尽管他的衣着仍然整齐、时髦——斜纹条西服配着灰色领带，但脸上已经不见往日的光彩。

"教授在吗？"

仁科事先没有打电话，突然来到了图书室。

"去参加教授会了。再过半个小时可以回来。"

仁科看了看表，似乎在考虑怎么办好。

"那我在这儿等一会儿好吗？"

美砂示意请他坐下，仁科坐到了桌前的椅子上。可能仁科

下车后淋了雨，额头上湿漉漉的。

“你擦一擦吧。”

美砂向他递过毛巾，仁科接过后擦了擦头。美砂为仁科泡上红茶，只见他正呆呆地朝窗外望着。

“好久不见您来了，一切都好吗？”

美砂想起一个半月前，夫人曾说过他冰上运动馆的建设计划执行得并不顺利。

是这件事使他憔悴吗？初次见面时美砂觉得他开朗、快活，现在却少言寡语，简直判若两人。

“本来想来，但忙得脱不开身。”

“今天夜里，可能要变成雪吧？”

“真是令人讨厌的天气。”

仁科喝了一口茶，又朝雨雪越来越猛的窗外望去。

“札幌的十一月都是这样吗？”

“是啊。我最讨厌现在这样秋天不是秋天，冬天不是冬天的季节。说晴就晴也好，说下就下个够也好，像这样不利不索地一直到冬天，真叫人难受。”

仁科说话声音很低，但听得出他的心情很烦躁。

“什么时候能完全变成雪呢？”

“十二月二十日以后，雪就基本可以积住了。一直到三月份，雪都不会化。真的那样倒好，也就死心塌地了。”

“死心塌地？”

“不……”

仁科又朝窗外望去，似乎在听着急落的雨声。

“没什么，我只是说，到了冬天，心也就安稳下来了。”

美砂望着仁科忧郁不快的表情，考虑起他刚才话里话外的真正含义。

仁科所说的非秋非冬，不利不索的季节是什么意思呢？北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阴郁的、由秋向冬的转换时期，接踪而至的将是漫长的冬季。这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谁都无法摆脱。

但是，仁科刚才所说的似乎并不只是季节本身的问题。从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和夫人所说的话中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工作也正处在一个由秋向冬的阴郁阶段。

美砂进一步想，仁科所说的一到冬天，也就死心塌地了，可能是指工作失败，一切化为乌有。想着想着，美砂忍不住想窥探一下眼前这个男人内心深处的东西。

"冰上运动馆什么时候能建成啊？"

美砂也觉得这么问有些残酷，但她却装出一副对内情毫无所知的样子。

"六月上旬我说今年冬季之前就可以建成，现在看来不行了。别说今年冬天，就是明年春天也不一定能建成啊。"

"为什么呢？"

"我自以为懂得世事，看来还差得远哪！"

"……"

"总之，是我太天真了，太书生气了。"

说到这儿，仁科微微地笑了笑。

果然如明峰夫人所说，冰上运动馆的建设没能顺利进行。美砂无法猜测是由于资金问题，还是其它原因，但是仁科现在确实已经陷入困境之中。

"可是，您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做出的计划，难道……"

"对这个计划我并没有放弃，建是绝对要建的，只是不能马上建成……"

雨这一阵更大了起来，玻璃上的雨水瀑布般向下垂落。尽

管才下午三点钟，但是房间里已经暗如黄昏。美砂站起身，打开了门旁边的电灯开关。

“再给您倒杯红茶吧？”

“不用了。”

仁科说着，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望着美砂：

“您认识纸谷城吾先生吗？”

“嗯，认识。”

美砂不由一楞，望了望仁科。

“是位怎样的人呢？”

“怎样的人……”

“啊，是这样的，我也曾见过他一面，还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所以想顺便问问。”

“他现在还没结婚吗？”

“是啊……”

“平常他在纹别吧？”

“是的。去阿拉斯加时受了伤，在札幌一直住到十月末。”

“果然是这样。”

“怎么了？”

“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仁科说着喝了一口已经变冷的红茶。

是什么事使他对纸谷放心不下呢？这对他又有什么影响呢？美砂又一次偷偷地观察起仁科的表情。正在这时，明峰教授推门走了进来。

瞬间，仁科似乎从沉思中猛然醒来，站起身向教授施了一礼，接着赶忙说道：

“我想打扰您一下。”

二

仁科恭平到研究所拜访教授的几天之后，藤野邀美砂一起去街上吃饭。

美砂第一次去纹别时，藤野曾开车把她送到网走。自那以来，两个人成了谈得来的朋友。美砂在研究所工作后，藤野曾多次邀美砂吃过饭。他们一般去的都是学校附近的小西餐馆、四喜饭馆等，这天藤野却把美砂带到了市中心一家叫“相川”的一流西餐厅。

“到这么高级的地方要花很多钱吧？”

藤野还没结婚，每到发工资前总是手头拮据。上个月开工资的前三天，他已经花得分文不剩，向美砂借了三万日元，才勉强维持了下来。藤野虽然说不上挥霍无度，但是他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对酒又有感情，所以一到月末总是难熬。

“不要紧，发工资才十天嘛！”

学校十二月初发工资，到现在只过了十天，藤野还不至于把钱用光，但到这样的地方吃饭他确实有些逞强。

“咱们自己付自己的吧。”

尽管是藤野把美砂邀请来的，但是美砂不好意思让人家破费。如果是像纸谷那样自己以身相许的人，倒也无所谓，但是藤野只是一般的朋友。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砂在和其他男人一起吃饭时，总是自己付自己的餐费。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今天就由我付吧。”

“那可不行。那样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真犟。”

藤野看着菜谱，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最后也没说到底怎样付款，但是两个人都点了好久没有吃到了的烤里脊，藤野还要了葡萄酒。

“偶尔见识见识这样的地方，是不错啊！”

藤野四下望了望，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店里的设施确实非同一般，地板上铺着地毯；桌子、椅子都光亮亮的，露出原有的木纹；桌子中央放着橘黄色的烛形灯；音乐声轻轻地流淌，令人感到非常安适。

“您经常到这儿来吗？”

“哪里，以前只是叔叔带我来过一次。”

藤野的叔叔是札幌一个银行的董事。藤野没钱时，按说应该去找他，但对藤野来说，和自己的亲戚反倒不好开口。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儿来呢？”

菜谱上写着，一份烤里脊六千日元，再加上葡萄酒等，两个人看来得三万日元。

“总吃学校附近的便宜西餐，也太没脸面了。”

不管有没有脸面，美砂觉得来这样高级的地方，与自己的身分不符。

藤野的老家在小樽，祖辈都是海产品批发商。他从小娇生惯养，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他每天都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旧西服，但唯独领针却是特别高级的蛋白石的。藤野时髦却又不修边幅，这种不协调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优点。

不一会儿，服务员给他们斟上了葡萄酒，端来了烤里脊。菜刚出锅，盘子里的肉吱啦吱啦地响着。

“来吧！”

藤野端起酒杯，轻轻地和美砂碰了碰：

“干杯！”

为什么干杯呢？两个人互相注视着，微微地笑了。

因为美砂好长时间没吃这么好的牛肉了，这又软又香的肉使她心里很高兴：

“真好吃啊！”

“以后我们经常来吧。”

“那样的话，一到月末您又得借钱了。”

可能因为空着肚子，美砂只喝下一杯酒，便有些微醉了。藤野狼吞虎咽地吃肉，大口大口地喝酒，还不时望着美砂的脸，不好意思地笑着。藤野生来就是一张娃娃脸，虽说已经二十五岁，但一笑却像婴儿一样天真。美砂第一吹见到藤野时，一下子就感到他是个好人，从他的脸上便可以看出小时候良好的家庭环境。

自从美砂和藤野相识之后，藤野对美砂一向热情、亲切。最初开车送美砂到网走时是这样，回到学校之后，他也在关心着美砂。当美砂因护理纸谷有时上班迟到时，藤野便替她看着电话，还糊弄别人说美砂已经来了。

研究所里的男同事们为人都很好，但最容易接近的还是藤野，美砂感到对他可以无话不谈。

“今年冬天不去纹别了吗？”

每年冬天的冰冻期，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都差不多有一半到纹别的研究所去。去年，藤野等五人去了那里，在纸谷的领导下工作了一个阶段。

“现在还没决定，但我今年不想去了。”

“为什么？”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您以前不是每年都去吗？”

藤野把微微放红的脸朝向窗户。

不知为什么，藤野今天无精打彩的。刚开始那一阵情绪还

很高，一会儿话便渐渐少了，现在就更加提不起精神了。也许他有什么心事，每喝一口酒，轻轻地叹口气。

“您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好不容易来一趟这么高级的地方，别垂头丧气的嘛！”

藤野似乎有些生气。他清了清嗓子，又重新望着美砂：

“寒假你去纹别吗？”

“想去呀。”

“纸谷在等着你吧？”

“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为了去看纸谷吧？”

美砂无法回答这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她默默把脸转到一边。

“寒假一直呆在纹别吗？”

“还必须得回家一趟。”

“那么先去纹别吗？”

美砂想，现在藤野为什么要特意问这些呢？自己有意于纸谷是研究室里人所共知的嘛！

“我寒假一直在札幌。”

“知道了。可是……”

“你也在札幌好吗？咱们俩去什么地方的山上滑雪吧！”

“这……”

今天的藤野确实有点儿反常。说话的方式、眼神与平常不一样，似乎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您怎么了？喝醉了吗？”

“没有，我说的完全是真心话。”

藤野说着，又喝下一口葡萄酒。

十分钟后，两个人走出饭店。

在饭店里，两个人的话终于没能说到一起。一出店门，冷风突然袭来，美砂把手插到风衣口袋里，和藤野并肩而行。

天冷得似乎要下雪。藤野扯起风衣领子，一声不吭地加快了脚步。美砂从没见到过藤野像现在这样沉默寡言。

“喂，到哪儿去啊？

“我们走一走吧。”

“这……”

散散步倒没什么，但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毫无目的地走，美砂感到受不了。

“这次让您破费了，下次我请您。”

美砂本想自己付自己的餐费，但是藤野说什么也不肯让美砂掏钱，美砂只好由他了。

“好久没去香地了，我们去吧？”

“香地”是研究室里的人常去的酒吧，美砂随纸谷、藤野等去过多次。那里的老板、女招待们美砂都熟悉。

“喂，我们回去吧？”

“不！”

藤野使劲儿地摇着头。

“再走一走！”

前方闪出一片光亮，再往前便是洞穴般的黑暗。光亮处是G宾馆的正门，黑暗的地方是围着北海道政府的树林。藤野不管美砂是否愿意，抢先朝着黑暗的地方走去。

这一带是政府机关，几乎不见行人，只有寒风不断掠过，似乎在呼唤着飞雪。

“喂！太冷了。”

信号灯由红变绿，两个人走过道路，右侧便是那片树林。夏天，政府大院为绿荫遮掩；冬天，树干都裹上了草包，只有落

光叶子的白杨伸向夜空。

“要走到哪儿呀?”

听到美砂的话,藤野停住了。

“美砂!”

在路灯的光亮中,藤野直盯盯望着美砂。

“我有几句话,你肯听听吗?”

在寒风之中,藤野的声音有些颤抖。美砂拉紧风衣领子,点了点头。

“可能你不知道……”

说到这儿,藤野朝黑暗的政府大院望了望,似乎要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爱你!”

“……”

“真的。”

美砂只是默默地低着头,一时间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两个伫立不动的身影,映在落叶滚动的人行道上。

“你理解我的心吗?”

美砂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该说“那不可能”。美砂感到,现在不管怎么说,都会伤害这个心地纯洁的青年。自己不论说什么,都只能是言不由衷。

“美砂!”

藤野那黑色的风衣逼到美砂眼前。

“不……”

美砂慌忙地后退着,注视着藤野的举动。

“我回去了。”

“请等一下。”

“可是……”

“是我不好，你再呆一会儿吧。”

美砂不顾藤野的恳求，朝着光亮的地方走去。

藤野为什么突然会说出那样的话呢?离开藤野之后，美砂的头脑里一直在转悠着这件事。

过去，藤野只是感情上投缘的朋友，现在却突然作为异性站在自己的面前。

当然，在此之前美砂也并非没把藤野看成异性。美砂在札幌没有亲密的朋友，开始时她便把藤野当成了最可信赖的男性。

但是，当藤野明确表示出对美砂的爱情后，她感到心理负担很重，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藤野不想把两人的关系停留在知心朋友的程度。

说心里话，即使是现在，美砂对藤野也怀有好感。藤野亲切、热情，对美砂宛如亲人。但是，好感并不等于爱情。美砂对藤野只是朋友意义上的好感，对纸谷却是真诚无二的爱情。从表面上看，美砂对藤野和纸谷的感情可能是相同的，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藤野说他爱自己，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

但是，不管藤野怎么说，美砂现在终究是不能接受的。她不能抛开纸谷而转向藤野这面。

美砂不接受藤野的爱，会辜负他的一片诚心，但除此又没有别的办法。刚才在北海道政府附近，美砂是迫不得已才扭头便走的。

当时两个人默默地沿着明亮的道路返回，在站前一座高楼的霓虹灯下分了手。分手时，两个人互相说了声“再见”。

从表面上看，两个人的分别方式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藤野在寂静的黑夜中确实说了"我爱你"，藤野本身也不会忘记。

美砂现在最担心的是因为这件事失去藤野的友情。过去，两个人一直处得非常融洽，如果为件事闹得别别扭扭的，就太遗憾了。美砂盼望和藤野能像以前一样愉快地、无拘无束地相处下去。

次日，美砂提心吊胆地来到学校。整个上午，美砂心里都忐忑不安，她老是在想，藤野会怎么样呢？自己该如何对待他呢？可是，午休时她发现藤野与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似乎已经忘记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刚见到美砂时，藤野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后来他和以往一样风趣快活。下午，他还让美砂给他复印了一份资料。

藤野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至少局外人无法觉察出来。但是，不可否认，他的言谈说笑有些是勉强作出来的。

一周之后的傍晚，美砂接到了明峰夫人的电话。

夫人开始时找教授说了些什么，后来又让教授把电话交给美砂：

"五点了吧？方便的话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夫人用的是街上的公用电话。

"他今天晚上要和过去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明人也不在家，就我自己。

美砂和夫人约好一个小时后在街上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三个月前在明峰家里，夫人曾就纸谷的事劝过美砂。夫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不行，只是说"尽量不要和他接触"，美砂当时不置可否，只是默默地听着。夫人说过之后，美砂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因此现在她心里有些负担。

美砂六点钟走进咖啡店，见夫人已经来到，正在里面喝咖啡。

“我们吃什么饭好啊？”

“我什么都行。”

“愿意吃什么你就说吧！”

“那就吃四喜饭吧？”

“我倒知道一家好的四喜饭店。”

夫人把美砂带到薄野附近一家叫“福四喜”的饭店。因为正是晚饭时间，饭店里顾客很多，夫人和美砂在一处雅座上对面坐了下来。

“别看这家饭店不大，东西做得可好吃了。想喝啤酒吧？”

夫人说着，让服务员拿来两个杯子。

“这段时间竟变得离不开酒了，因此越来越胖，真愁人。”

“夫人喝干一杯酒，向美砂指了指自己的腰。和今年春天相比，夫人好像胖了一点儿，但她原来过于纤弱，所以并不显得胖。

“寒假怎么安排呀？”

“想回趟家……”

“你母亲在盼着你吧？”

美砂不好说自己要去纹别。

“怎么样？这儿的四喜饭不错吧？”

“非常好吃。”

因为美砂中午只喝了一杯咖啡，没有吃饭，所以食欲很好，当她吃下一半份饭时，夫人突然抬起头问道：

“你最近见过仁科吗？”

“仁科？”

“当然是杏子了。”

美砂自三个月前在地铁车站出入口碰见杏子后，再没和她见过面。杏子没有找过美砂，美砂也没找过杏子。

美砂本来对杏子很感兴趣，但当她认定给纸谷送花的是杏子时，便没心思再和她见面了。

“前几天倒是见过她爱人一面。杏子有什么事了吗？”

夫人把剩下的四喜饭卷挪到圆木盒的边上。

“杏子不见了呀！”

“不见了？”

“今天下午仁科到我家说，杏子自昨天离开家一直没回来……”

“竟然这样……”

美砂吃惊地看着夫人。

“从昨天晚上开始，仁科四处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都回答说杏子没有去。”

“杏子为什么这样呢？”

“这还不清楚。据仁科说，杏子可能是昨天中午到傍晚期间离开家的。”

“带东西了吗？”

“只带了挎包和一个简单的衣箱。”

“看来是有准备的……”

“也可能是这样的。但据仁科说，杏子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难道遇到了事故不成？”

“已经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但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那她去哪儿了呢？”

“正因为不知道她去哪儿，仁科昨晚考虑了一夜。结果还

是不清楚，所以今天才到我家商量。”

杏子到底去哪儿了呢？再说，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事先不经过丈夫同意，扔下家一走就是两天，确实不合道理。

“为什么事呢？”

“仁科没有明说，似乎两个人发生了口角。”

“是在杏子走的那天吗？”

“以前他们两个似乎处的就不大好，杏子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人可能吵了架。”

“为冰上运动馆吗？”

“因为银行控制贷款额和其它方面的原因建设冰上运动馆的计划失败了。但是，两个人冲突的原因似乎并不光为这个。”

“那为什么呢？”

夫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仁科说他估计杏子可能到纹别去了。”

“纹别？”

美砂突然提高了声音，接着赶忙摇头表示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事，但仁科希望帮助他核实一下，所以刚才我给你叔叔打了电话。”

“叔叔是怎么说的啊？”

“说不要慌张，先等一等看。”

美砂慢慢地把目光从夫人身上移向柜台。

难道时至今日仁科杏子真的能到纹别去吗？

她有什么理由非要到纹别去不可呢？她婚姻美满，家境优裕，为什么偏要抛下家庭、丈夫到那么偏僻的最北面去呢？

想到这些，美砂眼睛里不由得涌出了泪水：

“太过分了！”

“唉，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仁科只不过是估计嘛！”

“可是……”

仁科恭平之所以这样估计，说明纸谷已经影响了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也许杏子离家出走前一天晚上的争吵就是因为纸谷引起的。

“阿姨……”

美砂把目光又朝向夫人，咬着嘴唇控制自己的情绪。

“纸谷和杏子有什么事了吗？以前他们不就只是互相还有好感吗？”

“……”

“他们两个人的事不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结束了吗？阿姨，您告诉我吧！”

美砂施礼恳求着。夫人歪着头，似乎在思考着说与不说。过了一会儿，她才慢吞吞地说道：

“结束是结束了，但是人的感情不是那么简单地就能割断的。”

“那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后来也一直在互相爱着？”

“纸谷的心情我不知道，杏子倒是这样的。”

“可她不是结了婚吗？”

“感情那么深，女人不容易……”

“深？”

夫人慢慢地点了点头。听到这里，美砂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她极力支撑着问道：

“既然他们爱得那么深，为什么不结合在一起呢？”

现在，美砂感到特别委屈。如果纸谷和杏子结合在一起，自己就没有这份痛苦了。

“当然他们想结合了，还不是因为有好朋友织部吗？”

“织部不是死了吗？不是已经不在了吗？”

“可是……”

“别瞒着我了，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夫人点了点头，安慰似地看了看美砂：

“杏子是被织部夺去了啊！”

“夺去了……”

“这么说不太好，织部用的是暴力。”

美砂闭上了眼睛。她明白了，尽管仁科杏子和纸谷深深地爱着，但纸谷的好朋友织部却强占了杏子。

“这件事杏子对谁都没讲，只是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杏子虽然也进行了反抗，但最终还是被他占有了，所以杏子说她想死。”

“那纸谷知道这些吗？”

“我想不会清楚。可能织部就是因此……”

“因此？”

“我和杏子都认为织部是自杀的。”

“不是说在观测浮冰时不小心落水的吗？”

“织部因为做了那种事，结果逼得自己走投无路了。”

六年前的冬天，昏暗的鄂霍次克海曾发生织部落水身亡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似乎还罩着另一层美砂所不知道的阴影。

三

不管过去纸谷、杏子以及死去的织部三人之间有着什么纠葛，都与现在的美砂无关。美砂现在想知道的，是纸谷是否仍然爱着杏子。

是在杏子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一直没断，杏子才去的纹别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一切都论不到美砂了。

不管过去怎么样，美砂确信纸谷现在爱着她。正因为美砂对这点坚信不移，她才能够忍受对纸谷过去的种种传言。如果这点不成立，美砂就无地自容了。

总之，美砂再不想这样糊里糊涂的了。

“阿姨，您现在就往纹别挂个电话问问吧！”

美砂望着夫人，毫不含糊地说道。

“我想搞清楚杏子是不是去了纸谷那儿。”

“这……”

“求求您了。往纸谷的住处或者研究所挂个电话，就会清楚。”

因为教授告诉夫人不要慌，先看看再说，所以夫人有些犹豫。

“我想马上搞清楚。”

“你的心情我倒理解。”

夫人轻轻地用手托着脸说。

“我想，杏子如果真的去了纹别也好。”

“别急，再往仁科家挂个电话看看，说不定杏子回来了呢。这种事有时候还真的没什么事就完了呢！”

说着，夫人朝门旁边的公用电话走去。

剩下的一半四饭卷美砂再没心吃了，她默默地低着头。美砂想，不管有什么理由，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抛下自己的丈夫追另一个男人，也太为所欲为了，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对这个问题，仁科杏子是怎么想的呢？

美砂抬起头，看见夫人手拿受话器，仍在说着。

说不定真的像夫人说的那样，杏子已经回到了家，她的离

家出走只不过是由于夫妻吵架的一时气愤。

“您还要茶吗?”

餐馆的师傅从柜台里面向美砂问道。

“再来一杯吧。”

美砂把茶碗放在桌边。不知什么时候，柜台那边的顾客已经走了一半。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姑娘给美砂斟上了热茶。

“谢谢。”

这时，夫人放下电话，回到座位，她的表情有些困惑、不安。

“怎么样?”

夫人慢慢地坐了下来：

“真叫人吃惊，到底是去了纹别。”

美砂一下子呆住了，直愣愣地望着夫人。

“真不敢相信。”

看来，夫人也吃惊不小，她的瓜子脸变得苍白。

“没想到……”

“怎么知道她去了纹别呢?”

美砂竭力使自己平静。

“从我家回去后，仁科用电话逐个问纹别的旅馆，最后在小山旅馆……”

“啊……”

“你知道那个旅馆? 杏子昨天晚上好像住在那儿了。”

“那么现在呢?”

“不知道……。对仁科来说，知道杏子去了纹别，也就够了。”

“够了?”

“是啊，也许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管仁科恭平怎样，都与自己无关，美砂现在最着急的是杏子和纸谷在做什么。她想，说不定两个人在观赏鄂霍次克海吧？

想到这里，美砂感到很痛苦，用双手捂住了脸。

美砂现在已经什么也不愿意想了，她只想一个人清静一下。

“人的一生，不知会遇到什么事啊……”

夫人轻轻地自言自语，似乎在安慰美砂。但是，看来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眼前的事态。

“我想杏子不过是随便到那里走走罢了。”

“对不起，阿姨，我回去了。”

“唉，好。”

夫人说着，自己先站了起来。

离开饭店，美砂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在初冬的道路上无目地走着。她不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要走到哪里去。

美砂想，就这么样吧，怎么都无所谓。被车撞上，被人劫道，什么都不在乎。她甚至想，倒不如发生点什么事好。

美砂胡思乱想着，头脑里不时浮现出纸谷和杏子在一起的情形。

现在，杏子可能正在纸谷的公寓里和他窃窃私语吧？不！也说不定杏子正躺在纸谷的怀里呢？美砂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决不能饶恕纸谷。对这样龌龊的人她感到厌恶。

突然间，美砂感到脑袋里乱糟糟的，里面似乎有几十副铜钹在敲，她已经什么都难以分清了。

他表面上对自己甜言蜜语，实际上心里却在爱着杏子。这样的男人，不能再理睬他。如果仁科杏子需要这样的男人，就给他好了。美砂在心里喊着、骂着，泪水夺眶而出。美砂现在

已经近于麻木，不知道委屈、悲伤，只是不停地流着眼泪。

八点多钟，美砂总算回到了公寓。

本来应该把煤气烤炉点着，但美砂顾不得这些了，她连风衣也没脱就靠墙坐到了地毯上。

美砂干什么的心思都没有了。

床、枕头、桌子，屋子里的东西无一不使她感到悲伤。留着纸谷体温的床使她气极败坏，恨不得把它烧掉。美砂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无法抑制自己狂乱的情绪。

美砂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着。最后，她出门来到楼下。

一楼门旁边有一台公用电话。美砂把口袋里十日元的硬币全部放进投币口，拨起了号码盘。

〇一五八二……

不用看手册，她也清楚地记得纸谷的电话号码。

美砂不知道为什么要给纸谷挂电话，反正她觉得有话要说，不说不行。至于是发牢骚，是痛骂，还是干脆宣布分手，她事先根本没有去想。

拨完号码后，听筒里传出接通的“嘟—嘟—”声。

电话铃不断地响着，五次、六次，一直响了十几次仍然没有人接。

他到哪儿去了呢？果然和仁科杏子一起出去了吗？美砂更加认为自己的想像不会有错。

行了！这样的人就由他去吧……

美砂又挂了一次，仍然没有人接，她生气地把听筒摔在电话机上。

美砂现在不想回自己的房间，因为一个人会发疯，不知会干出什么事。

美砂狂躁不安四下看着，突然想到了藤野。自从上次和藤

野在北海道政府附近分手后，两个人再没单独在一起过。上班见面时，藤野的态度虽然和以前一样，但却再没邀过美砂，也许那天晚上的事使他死了心。

美砂知道自己突然打电话可能会使藤野吃一惊，有些对不起他，但她没有其它办法，她现在不想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希望能有人在身边陪着。

美砂急忙跑回房间，从挎包里翻出手册，下楼拨起了藤野的电话号码。

第一次在网走时，藤野就把自己札幌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美砂。可能因为市内电话好挂，美砂拨完号码，马上就接通了。电话铃响过两次之后，听筒里传出藤野的声音。

"喂，我是竹内。"

"啊？"

"我是竹内美砂。"

"啊！是你呀。"

藤野似乎感到突然，接着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来电话，有什么事了？"

"现在有时间吗？"

"刚在附近的饭店吃过饭，倒没什么事。"

"那可以见一面吗？"

"当然可以了。你现在在哪儿？"

"在公寓。"

"那么就在中央大街的草屋咖啡店吧。我到那儿大概得三十分钟。"

"好，我等您。"

真不知道是哪一股劲儿，过去心里只有纸谷，现在却居然一心想见别的男人。过去一直尽量回避和藤野单独在一起，现

在竟然主动打电话去邀他。

美砂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她现在一心想解除自己的苦闷，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是藤野以外的男人也没关系。

美砂的风衣根本就没脱，她回到房间拿起挎包，又来到夜晚的街上。

就在刚才，美砂流着泪回到了公寓，现在她又一个人沿原路返回。无气很冷，似乎要下雪。

纹别也会下雪吧。

美砂又不由得想起了本想忘掉的纸谷。

但愿他和杏子什么事也别发生……

美砂那么恨纸谷，但还是丢不开他。尽管她认为已经无可挽回，但仍然怀着一线希望。

但是，紧接着美砂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纸谷和杏子两人愉快交谈的情景。

难道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在鄂霍次克结合在一起吗？难道从一开始两个人就有这种打算，是按计划进行的吗？难道杏子的离家出走是早就决定好了的吗？

那么，我又算个什么角色呢？只是作为他一时寻欢作乐的女人吗？

突然，美砂跑了起来。

如果不这样做，美砂就摆脱不掉烦脑，这简直要使她发疯。也许现在美砂真的濒于发疯。

前方闪出明亮的灯光，那里是地铁车站的入口。美砂加快脚步，赶紧钻入灯火之中。

时间已经将近九点，开往市中心的地铁空荡荡的。窗子很大的车厢里，除美砂之外只有三个人，一个似乎有些疲倦的中年男人和一对青年男女面对面地坐在长椅上。

电车开动，不久驶入黑暗之中，美砂又想起了纸谷。

对着黑暗的窗户，美砂告诫着自己：不要再想他了，就当没那回事吧！

电车轰轰地穿过黑暗，进入明亮的车站，这样重复三次之后，到了中央大街。美砂走下电车，目不傍视，径直沿着台阶往上疾行。

美砂想尽快见到藤野，只要见到他，自己的情绪也许就会平静。

美砂走出地铁车站，夜晚的天空里，飘飘洒洒地下起了清雪。

冬　野

一

美砂到达“草屋”时，发现藤野似乎也刚到不久，桌子上只放着一杯凉水。

“有什么事了吗？”

藤野有些诧异地望着美砂。

“没什么啊！”

美砂向女服务员要了咖啡。

白天，到这里喝咖啡和商量工作的人很多，一过九点，便清静了下来。

“这么晚了，真没想到你会找我。”

“对不起。”

“你脸色不太好看，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女服务员端来了咖啡。美砂望着杯中的黑色流体，脑海中又浮现出了纸谷和杏子。

“真奇怪。”

自己把人家叫出来，却闷着一声不吭。美砂也知道不该这样，但是怎么也打不起精神。

“喂！现在您带我去哪儿吧！”

“去哪儿？”

“今天晚上我想一醉方休。”

“咦？……”

藤野半信半疑地望着美砂。

在藤野看来，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美砂和藤野他们到街上来时，一过九点必定要回去。即使大家留她再玩玩，她也都以时间不早而拒绝。

没有谁强制美砂这么做，但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规矩，只有当纸谷在场时，美砂才肯陪到很晚。

“那就去‘香地’吧？”

“钱我这里有。”

“不！现在还不要紧。”

藤野喝下一口咖啡，站了起来。外面的小雪仍在飘着。

“到底下雪了。”

“是今年冬天第一场雪吧？”

“是的。今天夜里或许会积雪呢！”

藤野掀起大衣领子。美砂跟在他的身后，低声嘟囔说：

“十二月十二日，初雪。纸谷变心的日子……”

藤野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告诉司机到薄野。其实到薄野并不远，步行也用不上十分钟，但是在这么冷的夜间徒步而去，两个人的心似乎贴不到一起。

因为下雪，薄野的繁华地段反倒更充满生气，霓虹灯和白雪交相辉映。人们不断地从严寒中大步流星走进各种饭店、酒馆。下了出租汽车，藤野径直朝对面的大楼走去。

“香地”在大楼的地下，房子狭长，柜台一溜排开。这家酒吧的条件虽然极其一般，但是因为店老板和今井副教授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研究所里的人经常到这里来。

“喝什么？”

“喝威士忌吧。”

“今天是怎么了？”

“天冷，喝有劲儿的好。”

以前，美砂到酒吧来时，一般都喝果汁，顶多喝点儿啤酒。虽然在纸谷的动员下，美砂也喝过二、三次威士忌，但每次她都觉得辣得受不了，感觉不出一点儿香来。

“来两杯威士忌。”

藤野说过之后，随着电唱机的歌曲哼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美砂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对她能邀自己喝酒，藤野还是很高兴的。他兴冲冲地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歌曲的拍子。

美砂想，我也得提起精神，今天晚上就和他一直喝下去。想到这里，美砂把一杯酒一饮而尽。霎时间，一股灼热的液流开始从喉咙向下扩展，美砂等不及似地紧接着又干下了一杯。

辣也好，苦也好，美砂全不在乎了，她一心想快点喝醉。因为一醉就把一切都忘掉了。

“你喝得太快了！”

藤野吃惊地说。

“那么喝不要紧吗？”

“没关系，其实我是非常能喝的。”

美砂嘴上这么说，其实她全身都火烧火燎的。美砂知道酒劲儿上来了，但她觉得沉沉大醉心情更舒服。

“现在十点半，再走一家吗？”

“好哇！”

走出“香地”，在上楼梯时美砂绊了一跤。一个小时，美砂喝了三大杯，这对她来说，已经相当多了。

“前面那个楼里有家叫‘香港’的店，去那里吧！”

“‘香港’？真是个怪名字。”

美砂笑着，觉得自己的话多了起来。

“喂！这个放在你那儿吧！”

美砂边走边从挎包里拿出钱包。

“到‘香港’用它支付。”

“不用担心，到那儿可以赊帐。”

“您不接我就把它扔掉了。”

“哎呀呀！别急嘛。”

藤野无可奈何地接过美砂的钱包。

“既然你非要放在我这儿，就放这儿吧。”

美砂想在这两天上街买冬季的毛衣、靴子等，钱包里放了五万日元。对美砂来说，五万日元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但是，美砂想，如果今天需要的话，都用掉也没关系，花五万日元忘掉纸谷，便宜得很哪。

“香港”也是一家酒吧，一端有两组小雅座。藤野径直走到靠里面的雅座，坐了下来。

“哎呀！今天带来一位女客，可真稀奇啊！”

“别那么说，有时候我也有点儿吸引力嘛！”

藤野说着，向女老板介绍了美砂。

“真漂亮，果然像您说的那样。不过，和您在一起就太可惜了。”

“喂喂！别说些不着调的啊。”

藤野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看来，藤野以前曾对女老板提起过美砂。

美砂想，藤野是对女老板说他喜欢自己呢？还是把前几天遭到自己拒绝的事也统统讲了？

不管藤野怎么说，反正他不像纸谷那样靠不住，他只是认准了自己一个人。

也许因为以前自己的心全被纸谷夺走了，所以没有看到藤野的可贵之处。

“今天真太高兴了。”

“我也是啊！”

两个人轻轻地碰了一下杯。在暗淡的灯光下，藤野的眼睛闪闪发亮。

“放心喝吧！回去时我送你。”

“我知道。”

美吵又喝空了杯子。她想喝个酩酊大醉，进而忘掉纸谷。什么杏子、纹别，美砂想让这一切一切都离自己远远的。

为此，美砂现在只是想喝酒。至于以后的事情，她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去想，因为不度过今天，就没有明日。

“再来一杯！”

藤野朝柜台喊道。看到美砂开怀畅饮，他喝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两个人喝着、喝着，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小时。

“十一点半了，怎么办？”

藤野突然认真地向美砂问道。

“该回去了……”

一刹那间，美砂的头脑里浮现出自己那又黑又冷的房间。

这样回去能睡得着吗？美砂虽然想早些睡觉，但是精神却越来越兴奋。

如果回去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起纸谷来，那就太难受了。

“不管怎样，我们先出去吧？”

藤野首先站了起来。

走出酒吧，只见道路已经被雪掩埋。看来在两个人喝酒期间，雪一直没停。

“好冷啊！”

美砂缩起肩膀。这时，藤野悄悄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我送你回去吧？”

美砂知道藤野正用双手搂着自己。

除了纸谷之外，美砂没让任何人这样对待过自己。尽管美砂心里想不能让藤野这样，但是她醉得身子怠倦无力，懒得挣脱。

“顺便到房间里看看好吗？”

“房间？……”

“我的房间哪 。虽然不干净，但有暖气，很暖和的啊。”

“这……”

“暖和一下再回去嘛！”

藤野似乎告诉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开到自己的公寓。汽车沿着白色的道路前进，雨刷不停地来回动着。

美砂突然想就这么睡下去，这种诱惑使她不能自制，不能

顾及后果如何。

美砂以前所为之欢悦、所为之苦恼的东西似乎已经完全不复存在，她的思想中空空如也，一片荒凉。

美砂想，只要能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也就可以了。

美砂把头倚在藤野的肩头上，闭上了眼睛。

“到了！”

听到耳边的招唤声，美砂睁开眼睛，面前是一座四层的钢筋混凝土公寓。

藤野虽然一年到头都因手头拮据而叫苦不迭，但作为独身一人，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也够排场的了。可能因为他从小生活富裕，住不惯小房子吧。

“我的房间在上面，得爬楼梯啊。”

藤野扯着美砂的手朝楼上走去。

必须得回去……

在美砂的头脑中，理智又占了上风，但转瞬之间又被搅在醉意中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所淹没。

藤野的房间在三楼的一端。走到门前，藤野松开美砂的手，从衣袋里取出钥匙，把门打开。

“请……”

藤野从里面让道。美砂豁出去似地走进屋子。

美砂刚一进来，身后响起了沉重的关门声。

“暖和吧？”

“……”

“请坐在这儿吧！”

美砂坐到藤野指给她的进门的沙发上。

藤野住的是一个房间，约有十多平方米，一边有沙发、碗橱，另一边放着写字桌和床。到底是男人的房间，里面没有什

么装饰、摆设，但不像纸谷的房间那么乱杂无章。

“想喝什么？要喝威士忌可有啊。”

“不要了。”

“那我冲咖啡吧？”

“给我一杯凉水吧！”

美砂慢慢从大醉中醒来。不知是因为房间里明亮的灯光，还是因为只和藤野在一起感到紧张，她渐渐地恢复了理智。

“可凉了！”

藤野把水杯递给美砂。

“谢谢！”

美砂一口气喝干，觉得头脑一下子清醒了。

“好些了？”

“已经好了，我该回去了。”

说着，美砂想站起来。

“为什么？”

“这……”

“美砂！”

藤野突然挡在美砂面前。

藤野直盯盯地望着美砂，美砂一直默默地闭着眼睛。

“美砂……”

藤野的声音有些嘶哑。还没等美砂作出反应，她已被藤野紧紧地抱住了。在藤野的怀里，美砂显得出乎意料的沉着。

说心里话，现在美砂的心情和一周前的夜里在北海道政府附近时截然不同。那时，当藤野说出喜欢她时，她只是想拚命逃脱，而现在她却不像一周前那样又急又怕。因为那时作为她精神支柱的纸谷现在在她的心中已经模糊不清了。

美砂在宽慰着自己：既然纸谷那么放荡轻率，那么自己做

什么也都无所谓了。

“我喜欢你啊!”

藤野急切地说道。随着话音,一股炽热的气流触到美砂的耳朵,紧接着藤野的嘴唇贴了过来。

美砂无力地摇头反抗,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堕入无底深渊。

也许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堕落和背叛。对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来说,这种做法似乎是卑鄙的,不可原谅的。

可是,在堕落当中,美砂意感到有一种快慰。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堕落,就堕落到底吧,那样,心情反倒可以轻松下来。不知是因为带着醉意,还是出于对纸谷的报复心理,美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所顾忌。

在稍微的抵抗之后,藤野终于把嘴唇加在了美砂的嘴唇之上。在这一瞬间,美砂如果挣扎,仍然有逃脱的可能,但是她已经无力抵抗了。

美砂在渐渐堕落……。

现在,在美砂的感觉之中,不是藤野在强迫自己堕落,而是自己主动地越陷越深。

嘴唇与嘴唇紧紧地贴在了一起。美砂竟陷入一种错觉,仿佛紧紧抱着自己,强占自己嘴唇的不是藤野,而是纸谷。

但是,这种行为所持续的时间很短,也许还不足十秒钟。

“美砂!”

当藤野低低地叫着,想把美砂抱向床上时,美砂大叫一声:

“讨厌!”

这只能说是突然发作。美砂似乎是在沉沉大睡之中猛然醒了过来,手挣脚蹬,脑袋紧摇。

“放开！放开我！”

美砂发疯似地喊着，拚命地推着藤野。

就在片刻之前，美砂还顺从地让藤野吻了自己，而现在她却暴跳如雷，这前后的举动简直判若两人。

其实，美砂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竭尽全力地抵抗。尽管她觉得自己的做法过于反复无常，但想逃脱的念头任什么力量也难以阻挡。

驱使美砂这样做的，也许不是她的心，而是她身体的本能反应。

就连爱火正旺的藤野，也被美砂烈马般的狂暴弄糟了，他目瞪口呆地望着刚才还温顺得像一只羊似的美砂。

“你这是怎么了？……”

藤野无可奈何地松开手，有些扫兴地注视着美砂。

“我回去了。”

“何必那么急……”

美砂不由分说地拾起掉在地板上的挎包，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穿上鞋推门而去。

“喂！你……”

美砂不顾藤野在后面呼喊，跑下楼梯。外面很黑，美砂不知该怎么走，她跑到稍宽一点儿的道路上后，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

“到北二十条。”

美砂告诉完司机公寓的地址后，汽车开始驶动，她回头朝后面望了望。

透过汽车后窗，只见街面一片白色，一列路灯无声地立在雪中。汽车中放着暖气，感觉不到一丝寒冷。

美砂从挎包中取出小化妆盒，整理了一下乱发，用手帕擦

了擦嘴唇。接着，她靠在座背上，呆呆地望着窗外。

为什么会那么全力挣脱呢？……

当美砂被藤野拥抱并要求接吻时，确实可以说是她默许了的。不仅在当时，就在她邀藤野出来时，就已经无所在乎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藤野要吻美砂时，她顺从地答应了。但她自己也不明白，后来为什么竟突然发作起来。

很明显，最初接受藤野亲吻和后来藤野要把她抱上床时，美砂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开始时，应该说美砂是主动的，希冀着的，而后来却是坚决拒绝的。这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因为什么呢？

美砂呆呆地望着不断落到挡风玻璃上的雪。雨刷反复运动，把雪左右分开，形成一个透明的扇面，显露出雪中的夜晚。望着白色的空间，美砂又想刚才在藤野房间里的情景。

当藤野想往床上抱美砂时，她似乎感到一个人在命令着自己："不行！""快离开！"那么命令自己的人是谁呢？

当时，房间里除了藤野、美砂之外，并无他人，这只能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美砂当时只是一味地想从藤野身边逃脱，这种心情现在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

美砂的心在呻吟着，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越是想控制自己，眼泪反而越多。

"多么想你啊……"

黑暗之中，浮现出白茫茫的夜空。在低低的海鸥声中，流冰一直延伸到远方。夜色之中，远处鄂霍次克的地平线依稀可见。

"你是怎么了啊？……"

美砂心里反复呻吟着。

二

这入冬的第一场雪下得少有的大。

雪夜的黎明，美砂终于决定前往纹别。

昨晚躺在床上后，美砂没有一点儿睡意。一想到纸谷，她便无法控制自己，思绪宛如窗外无边的大雪，飘扬不断。

昨天晚上，美砂曾想过从此再不理纸谷，看来那并不是她的真实想法。那只不过是她在竭力强迫自己忘掉纸谷的一时冲动。

美砂想，不管纸谷做了什么事，自己的初衷都不会改变。即使他现在仍然爱着仁科杏子，把自己当成一时的消遣对象，也无所谓。

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一颗真诚的心沾染上任何灰尘。

"我确实在真心实意地爱着你，为了你我连死都在所不惜。"

美砂现在已经不再想其它的事情了，只想把这点告诉纸谷。只要纸谷知道她的心，她也就感到满足了。

现在，美砂对纸谷已经毫无所求。如果认为自己把爱全部给了对方，对方也应回报自己，那可能就是单方面的非分要求了。这种爱恐怕只能说成是自私的，有交换条件的。

如果自己爱一个人，就不应计较他对自己如何。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自己爱得真诚。即使对方做出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自己也应该感谢他。

因为喝醉和过于委曲，美砂曾想委身于自已并不爱的藤野，这也许是她为了遮掩自己的懦弱而采取的手段。这不过是她维持一时的权宜之计。

美砂只不过答应了藤野的求吻，但她现在却悔恨不迭。尽

管结果美砂并没有委身于藤野，但是当时她确实产生过这种想法。这一点在美砂的记忆中是难以消除了。

事到如今，美砂倒慌张起来，她又擦嘴唇又漱口。尽管她知道这样做并不能抹掉与藤野接吻的事实，但似乎不这样她心里就会更加感到不安。

随着太阳升高，美砂开始做出发的准备。她彻夜难眠，脑袋里老是转悠着纸谷和杏子，但是现在她却感到头脑格外地清醒。

美砂把换洗用的内衣和厚毛衣装进衣箱。连札幌都已经下雪，鄂霍次克一定会更冷。

乘哪次火车走呢？美砂想，反正傍晚到达纹别就行，不必非乘特快不可，何况纸谷回去时乘的那次特快现在已经赶不上了。

请假的事，本来往明峰教授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但美砂清楚地知道，那样的话，夫人肯定会制止她去纹别。

美砂想，既然自己已经决定了，就不能再让别人干扰，她决心打破常规，完全靠自己的判断去行动。

美砂最后决定乘十点十分的直快，这样下午四点前便可以到达纹别。

收拾完行装之后，美砂又整理了一下房间。

碗橱上的表显示出8:30。

昨晚大雪纷飞，今天却一片晴朗，地面上积有约十公分的雪，上班的职工在雪路上行进着。

美砂走出房间，下楼来到电话机前。要通大学总机后，美砂告诉对方接低温研究所门卫。

“我是海洋学研究室的秘书竹内美砂。因为有点儿急事，今天不能去上班，研究室的人上班后，请替我转告一下。”

"只是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吧?"

研究室里没有什么必须马上做的工作,如果一、两天内回不来,到纹别还可以再打电话联系。

美砂告诉门卫说可以,便放下了送话器。

三

十点钟,美砂踏雪来到札幌火车站。

开往纹别的列车本来十点十分发车,可能因为寒流的影响,所有列车都将晚点二、三十分钟。

美砂问准开往纹别的列车将晚点二十分钟左右,于是她走进车站二楼的西餐厅,喝了一杯咖啡。

昨晚的雪虽然积了约十公分厚,但是站前的向阳处已经开始融化,雪水汇聚到路边。

美砂想,如果在平日,现在正是自己上班后与藤野等人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昨天夜里,自己跑出藤野的房间后,他会怎么样呢?美砂刚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马上又感到无聊,她为了分散自己的精力,站起身走出西餐厅。

可能因为火车晚点,候车室里的人非常拥挤。美砂提着唯一的一件行李,排在等着检票的队伍后面。美砂跟着人群进入站台后,默默地望着铁路前方的积雪。这时,列车驶进了车站。

美砂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对面坐着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

几分钟之后,列车将由这里开出。

美砂想,这样默默地坐上五个半小时,就到纹别了。

随着列车开始驶动,美砂又一次感到,自己真的要去纹别了。

事到如今，何苦要去自寻悲伤呢？仁科杏子扔下了家，去了纸谷那里，自己有什么必要追她而去呢？

“为什么要去呀？……”

美砂望着窗外，默默反问着自己。

在阳光的照耀下，被雪盖住的原野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随着列车逐渐北上，积雪将越来越厚。

事到如今，考虑有没有必要去纹别已经毫无意义。既然决定要去，并且已经乘上火车，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对面的老夫妇不停地交谈着。从谈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是到网走的女儿家去。美砂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为一个男人耽误工作去纹别，会说些什么呢？

美砂又把目光移到窗外耀眼的雪地上。她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又拿起了在车站买的杂志。

但是，美砂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尽管她的目光停留在风景、杂志上，但心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车过旭川，老夫妇在车上买了盒饭，吃了起来。他们互相让着菜，感情十分融洽。美砂早晨没有吃饭，只是在车站的西餐厅喝了杯咖啡，但是她却不觉得饿。

随着列车不断北上，天空渐渐阴了起来，仿佛还要下雪。美砂想，自己是第几次去鄂霍次克呢？

今年一月和三月各去了一次，加上十二月这次，总共该三次了。

但是，这三次去纹别的目的却不相同。第一次去只是为了看冰，第二次是去看纸谷，而这次是为了宣布分手。

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可变化却是这样的大。

但是，回想过去，美砂丝毫也不后悔。不管怎样，自己总是倾尽身心地爱了一个男人。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结果怎样

不说，事实是不容抹煞的。

如果生命就是把逝去的岁月清晰地留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么这一年美砂可以说是真正地体会到了它的含义。

热恋、痛苦、分手，这虽然是无比残酷的，但是这一年的经历却令人难以忘怀。

从这一年的经历看，自己以前度过的岁月不能说是真正的人生，那时只不过是庸庸碌碌的岁月反复而已。

尽管结果没能如愿以偿，但是自己却感到满足，因为懂得了什么是充实的人生。是纸谷使自己认识到了人生的真谛，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倒应该感谢他。

以前，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姑娘，不知道爱的愉悦和痛苦。现在，终于明白了。仅这一点，对自己就不失为巨大的收获。

美砂望着窗外寒峭中的景物，不断地开导着自己。

美砂的想法并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一种真诚的感情流露。

实际上，爱情本身既没有加害者，也没有被害者，有的只是如何爱和被爱的事实。如果恋爱不成，就认为自己是被害者，而百般指责对方，那就未免太自私了。

爱情总是伴随着不安和失意。如果害怕这些，从一开始就不该介入。

车窗里不断闪出落光叶子的树木和盖雪的原野，在天地的尽头，黄昏渐渐压了过来。前方不远就是远轻了。

到远轻列车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去网去，一部分去纹别。

美砂所在的车厢是直行纹别的，对面的老夫妇和美砂道别后，去了别的车厢。

车厢里只剩下去纹别的旅客，变得更加空荡，美砂周围已别无他人，她又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一带虽然积雪不多，但却几乎渺无人烟，只有原野和低缓的群山接连不断。偶尔出现一、两户人家，旁边也只不过仅有几株凋落的树木，房子凄凉地立在黄昏中。

不久，列车甩开山岭，前方闪出鄂霍次克海。浓云之下的海水与落雪的海岸泾渭分明，显得更加苍灰。

“就要到了。”

美砂向车窗倾着身体，望着暮色中的鄂霍次克。

虽然已经十二月过半，但浮冰还没有来到，不过涌到岸边的白色波涛已经完全具有冬季的尖冷。

四点多钟，列车抵达纹别车站。因为发车时晚点，尽管列车一路都在抢点运行，还是比正常时间晚到了十分钟。美砂提着衣箱，独自来到月台上。

上次来时，藤野曾到车站来接她，这次只是孑然一身。

走出车站，纹别已在昏暗之中。地处日本最北部的鄂霍次克果然不同凡响，吹在脸上的风宛如刀割。

美砂不由自主地拉起大衣领子，缩起肩头。

“真冷啊！今天晚上也许还要下雪。”

同车来的人们说着话，三三五五地消失在新雪铺起的街面上。下车的人脚上都穿着长短棉靴，身上裹着厚厚的大衣。

美砂在寒风中止住脚步，四下望了望，接着朝车站右面的公用电话亭走去。

离开札幌时，美砂既没往纸谷的研究所打电话，也没和纹别的旅馆联系。美砂决定到纹别很突然，根本没有时间打电话，再说这次她也不想有什么计划，只想一切听其自然。

美砂想，到纹别如果纸谷不在，就一个人住一宿，看看鄂霍次克海。如果前两次住过的小山旅馆没有床位，住到其它地方也没关系。哪怕只是一天时间，只要能看到大海，也就死心

了。

如果能见到纸谷，对他说声“再见”就走。万一杏子也在，看到他们两个人之后，自己就随便搭一趟火车到附近的城镇去。

反正自己这次是既无目标又无目的的旅行。

在电话亭里，美砂轻轻地吸了口气，拨起了流冰研究所的电话号码。因为还不到五点，美砂想纸谷可能会在所里。

“喂！喂！”

对方一接电话，美砂赶忙压低了声音：

“纸谷诚吾先生在吗？”

“请稍等！”

接电话的男人粗声大气的，但却听不出简慢。不一会儿，隔壁似乎有人走来，响起脚踏地板声，接着，受话器里传出接电话的声音：

“喂！喂！”

毫无疑问，是纸谷的声音。美砂咬了一下嘴唇，重新拿好受话器：

“我是美砂啊。”

“啊，有什么事吗？”

纸谷的声音和以前一样平静。

“现在我到了纹别。”

“真的吗……”

“是的。”

美砂低声说着。

“我想见见您，可以吗？”

“那还用说吗？你现在在哪儿？”

“在火车站。”

“你马上来吧！”

“这对您不方便吧？”

“你说些什么啊！”

没等美砂回答，纸谷接着又说：

“要不我现在就回公寓，你直接去那儿吧！”

“真的没关系吗？”

“你认识公寓吧？”

“记得。”

美砂放下受话器，径直朝出租汽车站走去。

纸谷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昨晚杏子到纹别，他应该是见到了的，今天却又想见自己。

美砂揣摩不透低谷的居心，坐上了出租汽车。

“到流冰研究所那儿的鸣海町。”

汽车立即在微黑的街道上跑了起来。看来纹别昨晚也下了雪，白天融化的雪又被冻住，街上的汽车都换上了防雪轮胎。

“您是从札幌来的吗？”

司机看着前方向美砂问道：

“那边儿今天也很冷吧？”

“嗯……”

美砂望着昏暗的窗外，含糊不清地回答着。

不久，汽车驶出市中心，路两旁的房屋稀少起来。野地里的雪白天没有融化，在黑暗中悄然无息。

“照这个样子，今天夜里可能要来呀。”

司机望着左面昏黑的大海，自言自语似地说。

“要来？什么要来呀？”

“浮冰啊。你看天冷得多厉害呀！”

即使在黑夜之中，美砂也看到了在白茫茫雪原前方的大海。

“浮冰在一夜之中就能来到吗？”

“明天早晨一睁开眼睛，这一带也许就完全变样了啊！”

美砂默默地望着前方，不久，路左面闪出一个杂货铺，通往纸谷公寓的小路就在它的附近。

新　　程

一

美砂虽然只来过一次，但她却忘不掉纸谷的公寓。上次来是在今年积雪未融的三月末，这次又赶上新雪初降。虽然晚上路径难辨，但是美砂却清楚地记着心上人的住房及周围的情况。

美砂来到纸谷的房门前，屏住了呼吸。

天已经黑了下来，门旁的窗户里放出灯光。看来纸谷已经先回到家，正在等待着美砂。

美砂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终于下定决心，敲起门来。

咚、咚的声音在雪光中回响。敲门声刚落，旁边的窗户便有人影在动，接着，门打开了。

“啊！……”

纸谷大叫一声，说不清是惊讶，还是高兴。

“进来吧！”

“可以吗？”

“我刚回来点着炉子，屋子里还不暖和……”

美砂在门口脱掉大衣，用手拿着，走进房间。

房间和美砂上次来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东西仍然杂乱无章地放着。居室中间摆着沙发、茶几，后面是书架和写字桌。

刚刚点燃的煤气烤炉冒着红红的火苗。

“坐吧！我去泡茶。”

纸谷可能已经提前烧好开水，他伸手拿起瓦斯台上的铝壶。

“不冷吗？”

“不。”

望着站在水池前纸谷的背影，美砂感到他像以前一样结实、魁梧。

“好像稍浓了一点儿。”

纸谷两只手各端着一个茶碗，放在美砂和自己面前，然后在美砂对面坐下。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身体好吗？”

“嗯……”

“怎么了？这样无精打彩的？”

难道还用我说吗？不说你也知道嘛！美砂压在心中的怒火似乎要一股脑儿地喷出。

“你不是说寒假来吗？”

“不，我不来了。”

“不来了？”

“是的……”

“你今天是怎么了？”

纸谷向美砂探着身子问，望着纸谷那被风雪蚀黑的脸，毫

不含糊地说：

"杏子是怎么回事儿？"

"……"

"就是仁科杏子！"

"是为这件事……"

纸谷点了点头，似乎已经明白了，他拿起一支烟，叼在嘴上点燃。

"你是为这件事来的？"

"……"

"她应该是回去了。"

"什么时候？"

"可能今天早晨……"

"这么说，她还是到这儿来了？"

纸谷默默望着手上的烟，点了点头。一时间，沉默持续着。过了一会儿，美砂以郑重的口气说：

"只要明确这点就行了。那我告辞了。"

"怎么回事？"

"再见。"

美砂拿起大衣和挎包，朝门口走去。

"喂！你干什么？"

纸谷从后面追过来。

"等等！"

两个人一前一后站在门口。

"你是不是误会了？"

"没什么可误会的。"

美砂回头望着纸谷。

"真不可理解。"

“不可理解的是你。你还在爱着那个人吧？”

“你说的不对！”

“不对？如果不是这样，杏子会到这样的地方来吗？她是为了追你才到这儿来的。这一点，札幌的人都知道。明峰先生的夫人、杏子的丈夫……”

“……”

“杏子是有夫之妇，她到这里来是一般的小事吗？”

“的确不是一般的事情。”

“正是你使她这样做的。因为你叫她来，所以她才追到这里。”

纸谷什么也不说，依旧若有所思地朝门那边望着。

看着沉默不语的纸谷，美砂心中的愤恨潮水般喷迸出来：

“你卑鄙！狡猾！自私！反复无常！”

“瞧你……”

“你明明爱着杏子，却故意说谎。”

“这是谁说的？”

“明峰先生夫人、藤野都这么说。虽然你和杏子互相爱着，因为有织部，所以才没能结合，后来织部死在了海里。”

“都是些多余的话……”

“不是多余，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了。听到这些之后，你知道我是多么难过吗？……”

“可是，这一切早就结束了。”

“不！没有结束。正因为一直持续到现在，杏子才来找你嘛！”

“不对。”

“什么地方不对？”

“她结婚之后，我再没有见她。”

“既然没见，她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她抛开家，抛开自己的丈夫……”

“只是一时激动吧？”

“一时激动？”

美砂以冰冷的目光狠狠地看了看纸谷，他那生着一层薄胡子的脸就在眼前。

“你这样说还算是男人吗？一个女人抛掉家庭，抛掉丈夫，抛掉一切来找你，你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

“卑鄙！狡猾！自私！我再不想见你了……”

美砂用手握住门把手，想推门而去，这时，纸谷从后面抓住她的胳膊。

“等等！”

“讨厌死了，放开我！”

“等等！”

纸谷猛地把美砂拉向自己。

“转过来！”

“干什么？”

“你转过来就是了！”

美砂无可奈何地慢慢转过身，眼前的纸谷面色有些苍白。

“你不相信我吗？”

“……”

“我和她没有任何事情，她是来过了，不过只是默默地回去罢了。”

美砂感到纸谷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天际，她无法辨别它的真伪，只是呆呆地听着。

“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她到这里来，确实事关重大。对她本

人来说，也许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但是，在我的心里，过去的一切都已结束了。”

“可是……”

美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提醒自己必须冷静。

“既然结束了，为什么书架上还摆着她的照片呢?”

“……”

“上次来时，我可亲眼看到了。”

纸谷静静地点了点头。

“那时确实放在那儿，但是现在没有了。”

“你把它藏起来了吧?”

“放到了影集里。”

“为什么?”

“因为和你已经有了那种关系。”

“在那以前呢?”

“说心里话，那时还没有忘掉她。”

“既然这样，那我好好问问你。”

美砂重新朝纸谷站好。

“在去北极的前一天夜里，你喝醉酒突然闯到了我的房间。那天晚上、你在酒吧间碰到杏子的丈夫了吧?”

“碰到了。”

“于是，你为了忘掉杏子，才跑到我那儿吧?”

“……”

“没什么不好开口的，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嘛!”

“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了你还爱着她。”

“你理解错了，那是过去，现在我心里只有你……”
“你不必故意勉强。”
“不是什么勉强，是真的嘛！”
“你为了忘掉杏子，才搂着我吧？”
“开始时，不能说没有这种因素，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总之，你是把我当成玩物了。”
“你不相信我吗？”
“杏子也到你这儿来了吗？”
“她在纹别住了两宿，没到这儿来。”
“不过，你们见面了吧？”
“只是在研究所见了一次。”
“骗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就那么见一见，鬼才相信！既然你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她竟住了两宿？”
纸谷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好意思说吗？”
“既然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我当然不信了！”
美砂猛地把门推开，冷风一下子扑了进来。
美砂迎风来到门外，边走边穿上大衣，急匆匆地跑到楼下。当美砂踏上雪路时，不由自主回头望了望纸谷的公寓。
刚才自己离开的房间屋门紧闭，已经看不到纸谷的身影。
“混蛋！混蛋！这种人让他滚一边儿去吧！”
美砂独自叫骂着，沿着雪路向前跑去。
“烦死了，永远不再见他了！”
美砂边跑边喊，突然，耳边呼呼的风声使她停住了脚步。
美砂想，说不定纸谷会追来呢。她回头望了望，雪地中人

影皆无，纸谷房间的窗户忽闪着如豆的灯光。

美砂跑到大道旁，停下来等着出租汽车。

刚才下起的雪停了，寒风掠过美砂的面颊。黑夜之中，盖上薄雪的山使人感到就在近前。

美砂伫立在寒风之中，盼望着纸谷出现：他为什么不跑来追我呢？虽然他过去爱着杏子，他不是说现在心里只有我吗？他为什么不来把我紧紧地抱住呢？

他是个不知羞耻的、狡猾的家伙！是个傲慢的、为所欲为的家伙！他根本不懂得女人的心，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蛋！

美砂念咒般嘟囔着。这时，一辆出租汽车从远处驶来。美砂摆手叫住出租车，坐了进去。

"您到哪去？"

"站前小山旅馆。"

美砂不知那里有没有空着的房间，想先去看看再说。有空房，就住在那里，没有空房，就乘末班火车到别的城镇去。

美砂想，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与纸谷分手，事到如今不能再优柔寡断。何况他原来就是杏子的，自己强取豪夺是错误的。

可恨的并不是别人，而应该是自己。美砂目光凝滞地望着昏暗的大海，自责着。

二

美砂来到小山旅馆，正好有空房可住，前两次已经熟悉的圆脸女服务员热情地把她带进房间。

"冬天很少有人为工作到这里来呀。"

确实是这样，在严寒的季节，谁愿意到鄂霍次克来呢？

"您这次又是来看冰的吗？"

女服务员还记着以前美砂来这里的目的。

“今天晚上很冷，也许浮冰会靠岸。”

美砂点了点着，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朝外面望了望。

刚才的阵雪停后，天逐渐放晴，天空中闪烁着微弱的星光。虽然雪停了，但是寒冷却在加剧，窗玻璃的四周冻起的一层薄冰。

“我马上给您准备饭。”

女服务员给美砂倒上茶后，离开了。因为客人很少，整个旅馆静悄悄的。

剩下美砂自己后，她站了起来，用手指不断地在玻璃的边缘上蹭着。蹭着蹭着，手指的温度使得指尖周围的冰微微化开了。

“他也曾到过这里吗？”

如果确实像纸谷刚才所说的那样，那么仁科杏子也有可能住在这里，是从这儿去的研究所。

一会儿，女服务员用木盘端来晚饭，美砂打定主意问问她：

“昨天晚上，也可能是前天晚上，有没有一个札幌的妇女到这儿来过呀？”

“有，是有一位。记得她姓仁科，长得非常漂亮。您认识她？”

“多少认识一点儿……”

美砂重新坐下。

“她说也是为看冰来的，不巧她来早了一点儿，没看成就只好回去了。”

“真的回去了吗？”

“是的。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在这儿住的。前天到得很晚，

昨天在这儿呆了一天，今天起早走了。”

“她一直都一个人在这儿吗？”

“说是什么研究所有一位朋友，白天她好像出去了一趟。”

也许真如纸谷所说，两个人只是在白天见了一面。

“那么这两天，晚上都是她一个人？”

“是的……”

女服务员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

“她有什么伤心的事吗？”

“怎么了？”

“刚来时还看不出什么，临走时显得特别忧伤。”

“那她是今天走的？”

“昨天，札幌有人给她打电话，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回去了。”

看来，也许纸谷的话是可信的。美砂的心中又升腾起一线希望。

“请用餐吧！吃好后请招呼我。”

美砂正在沉思，女服务员说过之后，走出房间。

晚饭摆在美砂的面前，菜都是鄂霍次克特有的：新鲜的生鱼片、大个的盐烤扇贝等。

但是，美砂根本没有心思吃饭。

他们两个人之间真的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吗？美砂想再去纸谷那儿确认一下。

尽管美砂心里这样想，但她又觉得厚着脸皮再去太难为情。

就在刚才，什么卑鄙啊、狡猾啊、自私啊，把纸谷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还粗暴地拨开他的手跑了出来。

但是，听过女服务员的话后，美砂对自己鲁莽的做法感到

有些后悔了。

也许当时自己应该平心静气地听听纸谷的解释。

美砂想，也许纸谷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他过去爱着杏子，为了割断对过去的思恋，他投入到自己的怀抱，而现在他在一心爱着自己……

所谓爱，也许就是在不断的曲折中建立起来的。

为了摆脱一个人的爱而投身另一个人的爱，结果也许会和后者产生真正的爱。不能把这种做法为责难的理由。

不管对方当初出于什么动机对自己产生了爱，只要他现在真正爱着自己，其它也就无关紧要了。

美砂又一次站到窗前，用嘴吹着结冰的玻璃。

美砂在化成细水珠的地方用手指写出了“纸谷”两个字。

透过字形成的透明处，美砂看到了盖雪的屋顶和天空中的星星。

“还是去一下！”

美砂又一次轻声自语。

美砂想，尽管自己骂了纸谷并宣布与他分手，但是自己该去的地方可能也只有他那儿。

即使他真的卑鄙、自私、狡猾、虚伪、不可相信，但自己爱他的事实却是改变不了的。自己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管周围的人如何评论，如何指责，现在除了前进，别无任何道路可走。

在大千世界中，人做事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的人想好再做，有的人边做边想，也有的人做完再想。美砂所走过的道路说明，她属于边做边想的类型。

从美砂以往的经历看，她总是前进一段就停下来，然后考

虑考虑再前进，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作法固然值得称道，但是实际上往往想多于做，没有取得飞跃的进展。

但是，现在美砂却想闭起眼睛往前冲了，至于对与错，她想等做过之后再想。因为既然走了这一步，硬着头皮也要冲一冲看。向美砂发出冲锋命令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另外的一个人。

“这就去！”

美砂对桌上的饭碰都没碰一下。她起身穿上大衣，让女服务员给叫了出租汽车。

“我一会儿就回来，如果很晚不回来，就请把饭撤下去吧。”

女服务员为美砂的突然外出感到吃惊。

美砂想，既然决定去了，就不能再犹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应该往好的方面想。

夜深人静，外面似乎更冷了。路上的雪虽然不很深，但在寒风中变得结实、坚硬。

“快！越快越好……”

美砂在心中自语着。现在，她一心想扑进纸谷的怀抱中。她担心不快赶到纸谷那儿，自已的想法说不定还会改变。

汽车射着灯光在公路上疾驶。因为时间已晚，路上几乎没有其它的车辆。路两旁的房子静悄悄立在雪中，露出星星点点的灯光。

先前的出租汽车走的也是这条路，虽然看起来只是原路重复，但美砂的心情与上次却大不相同。

刚才，美砂满怀着对纸谷的怀疑、烦恼、憎恨；现在，她却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理解纸谷。

不久，小杂货店出现在道路右面。可能已经没有顾客，一

个男人正在关闭店门。从小杂货店往左一拐，就是纸谷的公寓。

“但愿他在等着我。”

美砂在心中祈祷着，紧紧注视着前方。二楼紧靠右面的窗户透出灯光。

走下出租汽车，美砂一口气跑上楼梯。

已经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一到纸谷的门前，美砂急不可待地敲起了门。

“纸谷！”

“有什么事了吗？”

门打开后，美砂发现纸谷就站在门前。不知为什么，纸谷竟穿着大衣，鞋也套在了脚上。

“我正想到你那里去呢！”

“到我那儿？”

“我往几个旅馆打电话，终于在小山旅馆找到了你，刚才旅馆的人说你出去了。”

即将外出的纸谷连大衣领子都掀了起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美砂。看着纸谷的眼睛，美砂心中的疑团如早晨的薄冰，在太阳光下逐渐消失了。

“对不起了。”

美砂小声说着，突然扑到纸谷的怀中。

纸谷用他那双大手亲切地、缓缓地抚摸着美砂的肩头。美砂感到纸谷的手是那样的坚定有力，那样的不可动摇。

“我错怪了你，原谅我吧。”

“真是个傻瓜。”

触到纸谷脸上的胡子，一种令人怀念的感觉在美砂心中油然而生。

“我哪儿也不去了。”

美砂已经忘记两个人还站在门口，紧紧地依偎在纸谷的怀里。

那以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美砂睁开眼睛时，见纸谷正深情地望着自己。他兴奋得脸红红的，眼睛有些潮湿。

“进屋吧！”

美砂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顺，走进房间。

“今天就住在这儿吧！”

“那旅馆呢？”

“打电话告诉一声，不要紧。”

“那我就住在这儿。”

美砂点了点头。

“晚饭吃了吗？”

“还没呢！”

“一块儿出去吃吧？”

“在家吃吧！”

美砂现在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呆在纸谷身边。

“我来做，米和大酱什么的都有吗？”

“只有方便面。”

“那也可以嘛！”

美砂走到水池旁，点火烧水，纸谷脱掉大衣，摘下围巾。

“喂！我把房间简单打扫一下。”

美砂上次来时，已经知道吸尘器的位置，她从壁橱中拿出吸尘器，接上电源。

“我把窗户打开一点儿，冷点儿不要紧吧？”

美砂打扫完房间，赶紧去做方便面。

“瞧！什么都没做。”

“不！非常丰盛。”

两个人隔着茶几对面而坐，互相笑着。

现在的这种情景，一直是美砂所梦想的。她盼望有一天自己能为下班回家的丈夫纸谷打扫房间，准备饭菜。而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我去泡茶！”

美砂收拾碗筷、更换旧茶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表明她再也不是客人了。

美砂现在心里只是想着，从此永远伴随着纸谷。

两个人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躺在床上时，已经十一点多钟。在纸谷仅有的一床已经滚包的被子里，两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

“以后能永远和我在一起吗？”

“嗯……”

美砂望着纸谷宽阔的胸膛，点了点头。

“不管到哪儿，都和你在一起。”

“我们回札幌！”

“真的？”

“织部那家伙也会原谅我了。”

“这么说，你还是为织部才在这儿一直呆下来的？”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也不完全是。”

说到这儿，纸谷宣誓似地说：

“让我们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吧！”

“好！”

美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答道。

接着，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冬季的夜晚静极了，以致令人感到恐怖。

"没有波浪声了。"

纸谷突然觉察到了什么似地说道。

"为什么啊……"

"也许波浪被冰带挡住了。"

在黑夜之中，美砂想像着鄂霍次克海深处的白色冰带。

"今天夜里浮冰能来吗?"

"也许会来的。"

的确，在寂静的冬夜里，平素那微微的波涛声已经戛然而止，渺不可闻。

"冷吗?"

"不。"

美砂说着，似乎为了重新辨识纸谷的体温，把脸紧紧贴到他那宽阔的胸膛上。

次日，鄂霍次克海罩起白色的冰面，从这天起，北国开始了漫长而沉静的冬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迷失的爱
作者＝（日）渡边淳一著　　陈岩译
页数＝３５０
ＳＳ号＝１１５４５５６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９月第１版